

梅花草堂筆記

梅花草堂集

吳郡張大復

筆談

品泉

料理息庵方有頭緒。便擁爐靜坐其中。不覺午睡。昏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琴瑟如松風響。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繞扁其門。而以瓶罌相遺。何來惠泉。乃厭張生饑口。訊之家人輩。云舊藏得惠水二器。寶雲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兒子快讀李禿翁焚書。惟其極醒極健者。因憶壬寅五月中。著屐燒燈品泉于吳城王弘之第。自謂壬寅第一夜。今日豈減此耶。

李紹伯夜話

辛丑正月十一日夜。冰月當軒。殘雪在地。予與李紹伯徘徊庭中。追往談昔。竟至二鼓。闌無人聲。孤雁嘹唳。此身如游臯古。如悟前世。予謂紹伯。二十年前。中夜聞霰聲擊射。亟起呼兄偕行雪中。冰凝屐低。高不可步。則相與攀樹敲斲而行。聞人鼻鼾。笑之爲蠢。夜來聽窗外折竹聲。亦嘗命奴子啓扉視之。酸風裂鼻。頭岑岑作痛。自笑曩時拍馬踏雪。不如擁絮酣臥。

畫

陳白陽畫山水六幅。所謂意到之作。未嘗有法。而不可謂之無法也。倪伯遠持視世長。相與絕叫奇特。予非知

畫者忽然見之。亦覺心花怒開。因與伯遠世長究問。今人不及古人處。其說不能一。予笑曰。自白陽此等畫出。所以今人不如古人也。兩人莫對。予曰。今日但見白陽意到之作。淡墨淋漓。縱橫自在。便失聲叫好。不知其平日經幾鑪錘。經幾推敲。大山長水。丘阜溪壑。一一全具于胸中。不差毫末。然後拋却影像。振筆直遂。所以方尺之紙。勢若千里。模糊之處。具諸生韻。所謂死骷髏上活眼再開者也。今人寫得一草一木一壑一丘。未有幾分相似。便從古人意到之作學起。都成澹薄。了無意致。又何怪哉。

章田鏞麻姑仙壇

章簡甫之從孫曰章田。嘗游益邸。時華亭季鷹守建昌。麻姑壇碑板久爲庫吏所跌。召田新之。旣入石矣。田忽病眼。因念言。姑仙許我從事。當佑我。詰旦。有老僧信步而至。狀似婆子。以絲係小瓶。腰下田懇焉。僧曰。可瘥也。取藥敷之。應手哲然。旣去。田問寓何所。曰。暫住從姑山斗母廟。有郭良醫者。知狀訪之。不得。更問廟祝。絕無老僧腰藥瓶者。田木訥少文。生平無妄言。嘗爲余語其事。今日見田刻于王孺和家。瘡眼之說。當不虛耳。

雨勢

大雨汪驟。如黃河屈注。沸喊不可止。雷鳴水底。碎碎然往而不收。如小龍漫吟。如伐濕鼓。電光閃閃。如列炬郊行。來著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雲。垂垂欲墮。道上無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入坎大叫。如偃啼深林。鬼嘯雲外。而裂垣敗屋之聲。隱隱遠近間。雨勢益恣。每傾注。食許時。天輒明。旋即昏暗。如盛怒狂走。氣盡忿舒。稍稍喘息。而後益縱其所如者。此時胸中亦絕無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歟。

樊父語

立春前一日。迎芒神土牛。野人競觀。以鋪張美麗。爲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者。亦號召妓女樂工。聲歌雜。結束鮮麗。然點皆亦有蚤綠爲奸利者。今歲迎春。武尹及廣文先生頗從樊父。父笑曰。有興者聽之。吾不禁。

也。有道之士。辭氣自別。

言志

淨煮雨水。潑虎丘廟後之佳者。連啜數甌。坐重樓。上望西山爽氣。窗外玉蘭樹。初舒嫩綠。照日通明。時浮黃暈。燒笋午食。拋卷暫臥。便與王摩詰蘇子瞻對面縱談。流鶯破夢。野香亂飛。有無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隴麥翻浪。手指如冰。不妨敝裘著羅衫外。敬問天公肯與方便否。

古人不知痛癢

歐陽永叔作文。每用故實。輒虛之。往咨劉貢父。乃下。貢父曰。好箇歐九。只是不曾讀書耳。張安道聞二蘇再看漢書。訝曰。文字尙看兩遍耶。明允退語子瞻曰。此老不知世間儘有看三遍者。古人不知痛癢。大率如是。世人笑何不食肉糜。乃是癡語。平其氣以觀之。此與貢父安道明允何異。

降仙

有張文芝者。知符咒。能運乩降仙。言亦多驗。人或謗之。以爲文芝自爲之也。萬歷丁亥。文芝降仙。周長茂家。能言其祖母強夢中所見事。未嘗告人者。余時方衣藍衣。急急如世人狀。以情叩乩。乩判云。急急亦來乎。某答曰。不來。又判云。急急亦不來。急急亦何用。余時竦然。以爲眞仙人語也。今日偶出古文示趙綸叔。綸叔亟稱之曰。誰以兄年來多病爲不幸哉。脫幸不病。必衣藍衣如曩者。急急時事。心境安得若此。以兄今日之病。棄去舉子業。知兄故不當爲舉子也。余因憶降乩語。書于蘇齋雨窗下。

食筍

凍筍出土中。味醇而滑。肥而不滓。蓋所謂純氣之守也。入春未十日。而筍理蘇硬。食後猶存齒頰間。豈化之漓也。出胎稚子。便解觸忌乎。書此一笑。

沈先生

沈先生自言其少時騎馬或騾。道遇橋塹。輒挾之而走。或言先生能格鬪牛。予不敢信。先生笑曰。有之。然非牯牛也。

謎

以布帛求染者。必書姓氏一角。染人疊而結之。不令占色也。主者來索。則按姓氏與之。有一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解結解窻結。見姓自分明。又臂鷹者。恐鷹之足傷其手也。必作一皮囊著手上。然後鷹立而手不傷。一謎云。爲這脚。做來著。做了脚不著。著了脚不著。

冤報

海上有撲殺其僕。而以石沈之。吳淞江者。其讎家得之。訟之官。而不白。以其屍置之殺者之門。棺既裂矣。一日有巨蛇出焉。其家之狗見而噬之。蛇且斃。盡其毒。螫狗。蛇嚙死。狗亦毒死。家人奔告殺僕者。殺僕者跳而視之。以足指伺死狗。不意狗之蠢起而噬殺其主也。或曰。此冤報也。死僕化爲蛇。蛇不自嚙而毒其狗。以雪負石不白之冤。亦奇矣。蓋聞之館于海上者云。

張燈

上元張燈。莫盛於唐。開元間。神龍以後。尤極嚴麗。士女闔塞。有浮行數十步者。自漢以來。但云宮中祀太乙。民冢祀門而已。嘗攷竺墳云。上元日。天人圍繞。步步燃燈十二里。又云。上元日。觀菩薩放光雨花。則知燈之盛。未有如極樂界者。予家居片玉坊中。猶記嘉靖丙寅丁卯之間。大梁王公爲宰。上元行學舉鄉飲禮。既畢。公使吏執牌許民家放燈。否者有罰。民競剪綵。按故事。作鳥獸人物。千門萬戶。星羅炬列。自後歲歲有之。大都先君子與許先生爲之倡。而里人杜谷塘金玉涵。又歛錢買燈。望門分派。一時里中頗不寂寞。自十二至十七日。烟花繚亂。金鼓

喧填子夜後。猶聞簫管之聲。今夕月明如水。獨立庭中。寂無啓扉者。蓋亦時運然矣。因憶昔寓長安。偶談燈市之麗。有一二官人。自號清節者。極惡之。以爲傷財廢事。無過于此。予謂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尙清素。終是衰颯氣象。雍雍博大之世。當不爾。衆皆愕然。

蘇齋紀興

臥聽啼鳥。忽雨墮瓦。裂裂然起坐。蘇齋蘭氣芬馥。地下蒸濕欲流。午餘開霽。萬里空碧。胸中灑然。若有得者。支頤坐梅花下。因念去歲正月十七。花已爛開。忽覺神爽。自謂人生意思如此。時絕少。乃明日遂臥病。淹流至今。今日大有情致。不審來朝又何如也。汎掃齋中。端坐待月。而濃雲倏布。雨意垂垂。且聞王伯符死矣。一日之間。天時人事之變。不亦悲夫。

王伯符

花朝雨甚。覓肩輿。唁伯符哭之。其婦出所遺囑語相眎。大都窮獨無聊之念。可涕也。因憶余年十七時。就試荆溪。姓名與伯符適先後。因是識面。遂相約爲兄弟。其中牢落。彼此何所不有。至今三十一年。而伯符死矣。嗟乎。人有三十餘年之交。老且死。亦安足怪乎。

貫休羅漢

景德寺澹雲房有十六羅漢。相傳是貫休筆。予聞之二十年矣。今日偶過。得觀其七。筆勢適簡。精麗凜凜。有生色。薛君淑云。不是說古人。便道佳。果然奇特。予曰。古人亦決有不好處。只是我與君淑不及見耳。是日戴孟千具齋選佛場。同觀者王世周。僧雲居。默全。定空。無念。

學安閒

病寒而咳。竟逾半月。風來著形。飢飢如裂。痰壅嘔逆。烟生舌端。向火則熱。偃臥則寒。一日一夜。不知生死之幾。

遷變也。偶檢真歇禪師偈云。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臥涅槃堂。門無過客窗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讀罷洒然頓覺鼻孔通利。眼花盡徹。從今發願。誓學安閒。但求自度。

欽李

長蘅好外。淚濕張筌曰。舍予無能好張生者。愚公好內。愁饒馮伴曰。舍予無能好馮郎者。異哉兩人。自謂子期之耳。而郢人之質也。而兩人者又更相笑也。此所謂吾輩情深。自是天壤間希遇者耶。而世共癡之而癖之。此繫風捕影之流。豈足語于道哉。讀窈窕閑情諸編。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記此以復兩人。

獨坐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燼之香何氣。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今日

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卒召黨錮之禍。故易曰。渙其羣元吉。不渙不足以治天下。又曰。君子以同而異。不異不得爲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流。妄生氣節。而上之人又開罽門以召之。今日之事。吾未知所稅駕也。癸卯二月廿六日書。

白民

萬歷甲午。朱白民讀書展桂堂。春初方食河豚。白民言烹煮之法未盡。乃脫帽衣短衣。手執刀匕屠膾。衆客稱善。白民亦掀髯。自謂得法也。嘗謂聰明男子無所不可。今日偶閱志林。見東坡在錢塘日。嘗煮魚羹以食仲天。脫王元直。秦少章。衆皆異之。謂此味超然有高韻。非尋常庖人所及。而坡亦自喜。便欲常作此。以發一笑。兩命兒子。

識之。他日視白民。更一掀髯也。

卮字

予閱妓多矣。豈必都無一長。然未有往來予胸者。獨時念沈生。納少橘皮口中。頃刻製卮字。細秀整潔。令人驚賞而失笑也。宋輔卿極稱王幼昭之俠。而不能舉其事。因念沈生益甚。然王生言諸少年冶游。不遺餘力。然絕無解遊者。予聞之戰然。

疑

里有疑盜者。患盜之入其室也。夜半隙其門而窺之。其僕出見之。以盜之睨己也。奮其臂擊焉。幾斃之矣。而其人以為盜擊之也。噤而不言。恐言而盜竟殺我也。張子聞之曰。智矣哉。是主僕之相盜也。聞者不省。張子曰。果然盜至而窺之。奮臂而擊之。噤其口而詐之。世末有不智之者也。夫人之相疑而智愚生焉。吾未知其果安在也。

眉公語

今日眉公見訪。會將嫁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嘆曰。大地一梨園也。伶人演戲。先離後合。人生不然。父母妻子。乃至骨肉齒髮。剛合即離。真可發一笑耳。斯語甚警。輒錄之。眉公與予言。大都皆日用切實之務。然別後每覺意思脩遠。寢食有味。真君子之言也。甲辰中秋前三日。

談語

范文正公黃蘗詞云。陶家瓮內。釀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讀之令人絕倒。方正人作談語。意味自別。

記先君子夢

萬曆丙子正月六日。先君子率予謁山人。憩狄婁雲陟帖軒中。軒故王氏墓屋。短垣瘦梅。庭中瓦石紛委。窗枕

峭壁。先君子惘然久之曰。此予夢中所見也。因話永叔夢黃牛廟事。既出見石馬相向笑曰。殆文忠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耶。今日讀子瞻書黃牛廟詩後。廢卷哭失聲。辛丑距丙子已二十六年。蓋先君子既歿之十四年也。婁雲死亦三年矣。

五十贈言

始衰之年。忽焉已至。馬齒日長。尊心正狂。上負所畏。下慚餘子。而世周孺和。士球季思。率吐珠玉。投我穢旁。漫錄其辭。以彰交好。世周詩云。幽徑蓬蒿滿。逍遙縱晏眠。將無因善病。翻更得長年。座有忘憂物。門多問字賢。蓮花一卷在。翻罷意超然。士球云。仲蔚閒居日。清風滿敝廬。故人一以過。高論在玄虛。左病非關史。虞貧合有書。百年俱半度。踪跡轉嫌疎。孺和云。五十風塵鬢色殘。爲君長嘯未須嘆。向餘彩筆千秋健。不盡玄言六月寒。俠骨每憑龍劍動。雄心欲耗唾壺難。百年天地惟杯酒。白眼何能世上看。季思云。量力守貧賤。曲士固應爾。誰能不羈才。脫蹤繁華裏。十年負病同。韞匱非君比。岐路四茫茫。頽波逝靡靡。燕雀帷幕間。黃鶴舉千里。擾擾競名徒。視我元長子。

煎茶

童子鼻鼾。故與茶聲相宜。水沸聲喧。致有松風之嘆。夢眼特張。沫濺灰怒。亦是煎茶蹭蹬。舟中書。

病瘧

水國多瘧。每每遇符咒而愈。小夫婦人奉之如佛。應亦如響。白面輒生。心知其不然。窘或用之。輒亦不効。張子曰。天下之言最無用者。其書生乎。眼中讀不上數行書。又不能深入其義。依傍古人成語。含糊似解。漫言吾道一貫。異學可誅。此甯不然。及其沾一災一疾。叩頭請命。以行其不信之說。豈有異乎。固不若小夫婦人。其誠實心有所注。而取効速也。昔中峯和尚嘗造麵以食大衆。大行菩薩下之。據獅子座。遶香積而行。中峯取麵板撲頭便打。

曰任汝作模樣。決不汝信。大解脫人。其手段自爾。若此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焦。彼江頭之鬼。敢拾其嘔噦之餘乎。中元日。僵臥齋中。自笑符水不靈。書此。

智量

文待詔好獎許後進。晚年。人有乞書者。輒云。吾老且倦。卽書亦不佳。盍往周公瑕。公瑕書不減吾。而神情正旺。于君何如。有乞畫者。輒又云。當吾世。而有錢叔寶。安用我爲。人謂二公之名。起于待詔。然不謂待詔之書畫。故出二公下也。吾鄉某某。皆藉弇州公以成其名。頗與諸英少往還。而人有稱後來之俊者。兩人絕無一字。然弇州終不以此少兩人。蓋智量之相。越大抵然矣。

結伴

學問到得有商量時。已自幾分相應。不可輕覷。否則惟默識有力。中阿含經云。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共住林中。後先乞食。各歸坐禪。至于哺時。先從坐起者。或汲瓶水。能勝獨舉。如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說法。或坐默然。雲栖曰。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

草玄

吳興老儒之女。小字瑞玄。頗解琴理。能寫山水竹石。予嘗以扇請之。爲書淡雲疎樹。而置一草堂。其下頗得空山無人之致。且題之曰。問奇人去後。寂寞子雲亭。蓋贈語也。扇亡久矣。女不知所在。夢中聞有歌之者。思之惘然。且起。公亮以竹紙百幅見貽。旁皆有硃文草玄二字。笑而記之。

陸小拙

嘗恨陸小拙之技。不能殫其歲月之力。淬成良劍利匕。以傳後世。而好掣小刀。縷文蠅字。輕若羽毛。蓋陸生之言曰。非是則莫我肯售也。予聞而辭焉。世人拙于用大工者。不能待時。固如是耳。予生平不好佩刀。然陸生每有

會意者。輒馳豚子。今日招而酒之。而王世周借僧海從持一詩冊相訪。會李季鷹沈衛安在坐。吹簫度曲。雜以諧語。海從呈一偈云。慕居士而來。見居士而止。長嘯不談禪。乃淨名師子。衆客歡笑樂甚。予亦竟醉。

中節

樊侯作旌孝匾貽孺和。孺和懇辭之。又云。辭者君德。旌者吾位。正不相妨。孺和囑主行者。默遣人攜以歸。予謂孺和之孝宜旌。旌宜辭。辭之不得。宜默攜以歸。此舉固恰中節耳。人生宇內。豈獨惡不可縱爲。卽善亦不可顯爲。至于年老居貧。尤宜退縮。節省一事。免見一人。其益無量。薛文清公曰。洗心退藏于密。以約失之者鮮矣。考若少能奉行。大地齊成佛道。

上牀法

高峯禪師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牀別了襪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悉明朝來不來。予年來頗學上牀法。殊恨未能。夜過景德寺。有嫗誦此偈者。不覺喚醒前念。顧視溝中。臥一醉人。鼻息如雷。大笑云。如此方是上牀法也。

摹古

昔有從雲間歸者。遺紙數幅。頗類苔色。而硃寫藻荇其旁。蓋裱竹紙爲之。不知何名也。今夜讀志林云。昔人有海苔紙。今世無有。予所見殆倣是耶。雲間新安人好摹古法。每惡其着跡可厭。然使後世得見古人之遺。似亦不可無好事者。按楊用修錄云。古人與朋儕往來者。以漆板代書帖。又恐其露泄。遂作二板相合。以片紙封其際。故曰簡板。亦云赤牘。嘗戲作二板藏齋中。見者莫識也。王孺和聞之。笑謂予曰。君倣此甚善。但俟君家惠書時。不作報章。吾事辦矣。予答云。千秋後謂吾以古物相貺。不亦可乎。

書田孫二監事

宦者孫降。以織造久住杭州。梵宇天宮。多所修建。的是西湖大功德主。築長堤。橫亘湖中。與蘇公堤相映。人

稱之曰孫堤。世或笑之。然其人故不可廢。非特闢尹中之好事者已也。杭城故無水。自李長源。白樂天。沈文通。陳述古。蘇子瞻。遞建六井以通水利。杭人至今賴之。而孫尹欲盡出其羨餘。開渠濬河。爲城中永永無窮之利。竟爲當道所格。可怪也。今年夏。士瑛從西湖歸。爲予言如此。士瑛又言。杭有監稅宦者某。進集翠裘一以媚上。田司禮抑之。不以進御。封送孫尹。且盛言此事不可開端。孫立訪織者。主名重責之。又罰銀三千。使重建湖心亭。宏偉特甚。世稱闢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骨者也。田孫所立。卓卓如是。詎謂今世無呂彊張承業哉。田司禮名義。其救免宰相某事尤偉。

詩句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此王文成公十歲時過金山詩也。虛幻超忽。如龍藏虎豹。怒飛颯張。不可捕縛之狀。丘文莊東坡祠詩云。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敬醉翁。亦是九歲時作。氣象和宛。蓋彬彬理學之士矣。

夜

王麀詰云。北陟玄瀾。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下上。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現夜春。復與疎鐘相聞。秦太虛云。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自普甯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二境澹宕淒清。真文中畫也。予少時喜夜游。務窮搜奇勝。老來怯風露。不復窺戶久矣。讀二公語。黯然欲涕。

罷鎮

武宗朝命宦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謁。得便宜劾奏府縣非法事。氣燄縱橫可畏。世廟卽位。春秋甫十六耳。是時永嘉驟相。君臣相得歡甚。每上殿。輒賜繡墩命坐。一宦者過殿下。永嘉故改容起立。上注目熟視久之。明

日竟罷鎮。曰。張先生猶畏此輩。况其他乎。萬曆二十六年。有詔加稅。諸省府黃頭使者。旁午于道。武康太守吳寶秀爲中使。誣奏。檻徵京師。其妻怖死。今年清明日。偶見科臣救寶秀狀。輒思先朝之盛云。

句法

項羽傳。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字爲句。則文義自出。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舊以南八爲句。不若南八男兒爲句。乃有味也。夏白庵亦云。

夢

汝甯蘇商巖。從其父司訓公議居岷五年。與予輩遊甚密。好作詩寫字。兼通畫竹法。既別數年。音問時至。嘗寄予隔江遙望圖。以通其意。又嘗作七言律悼先子。每感其情。至時念之。今夜夢商巖來訪。神情如昨。若有所待者。俄一僧至。演作天魔狀。高唱蘇子瞻大江東去詩。後又吟一絕云。佛印燒豬待子瞻。子瞻猶伴曉雲眠。醒時吃酒醉時唱。勘破人間棒與禪。

姦僞之辨

太公七害。其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文辨辭。虛談高議。以爲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雕巧素朴。兩者皆害。而素朴之僞。至于不可近。况可寵耶。然則僞與姦。蓋有辨乎。

紀文

經生入場。有集其說而不能下者。以其說告同舍生。將祈潤焉。同舍生默用其說而祕之。弗出其業以相詆也。其人方窘甚。會同舍生抱疾。亟呼曰。以爲若德。遂選是卷。爲禮經冠。後對公車。窘自若也。一生見其姓名。訝曰。吾故誦其卷。以爲一時治高唐生學者。莫踰之也。乃今日相見。幸甚。持其草再拜請教。生又竊之。遂登第。嗟乎。同舍

生忍其病以定寤者之魁而寤者又藉其餘以中禮闈之式功名出處豈偶也哉。

紀異

丙申苦脚痛。神思憤憤然。正月八日。忽見金冠真人坐牀上。將及予足。念痛且極。坐卽不能忍矣。心忤忤久之。睡熟而覺。痛乃大減。又半月。而僧性仁遣我淮香兩束。問所從來。僧答云。近禮雲臺。雲臺三元。真人道場也。知君脚痛。私爲祝之。亟問以何日往。答云。人日。聞之恍然。嘗欲作一小記。鐫石。因僧送至雲臺頂。多病未果。附紀其事。

食橘

橘之品出衢福二地者上。衢以味勝。福以色香勝。衢味與口相習。所謂溫溫恭人。親之忘倦者也。福產小露。尊重如遠方貴客。結駟聯騎。令人迎承不暇。洞庭有張樵海者。嘗貺予旬柑四顆。甘脆異常。然是一丘一壑之秀物。外道遙者耳。世長懷福橘相遺。剖而甘之。書此。

不幸

顧朗仲欽云。居常妄想。恨不見臙起鬪兵。賁育鬪力。龍施鬪辨。張許鬪法。倕般鬪巧。秋杜鬪奕。此數人者。非幸而不遇其敵。以獨擅其名。蓋不幸而不得其偶。以各盡其奇也。予讀之輒然。雖然。此猶各有所試。以成其名于後世。是未爲不幸者。祝允明作王昌傳曰。王昌或久虛其力。輒手足掉撼不自休。速奔山中。擢林木數株。連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雨無爲於室。則索絢如杵數十丈。寸寸搯斷之。力稍解。嗟乎。故有不幸。無所事事。而不見其奇之所止者矣。天下豈少王昌之徒歟。

試酒

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舌爲權衡也。今夜許仲嘉出新醕嘗客。予愛其醇滑。似不從喉間下者。蓋所謂

和而力。嚴而不猛者。然滑故應爾。而微少新興。豈出廐之駒。遂無翩翩試步之性耶。張時可曰。異美甚。恐其不耐久時。可之才十倍余。其言如此。故曰。余能以舌爲權衡者也。放飲酣甚。遂不成寐。戲命桐書之。

夢

夢中見行輩紛紛。悲喜違順之態略具。又有老人既死。強焉更生。又更死者。又一婦人衣其寶玉。端然自焚。已。惟餘兩手。余笑曰。活燒的人也。剩一雙空手。此語頗有省記之。

顧道民

江上顧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好也。一日復過之。見其人子母相抱哭甚哀。道民問故。其人曰。吾父小逐什一于下邳。有傳言父卒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寬。稍停當有的。耗後七日來報汝父甚無恙。則已索其父手書。出懷中款慰而去。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異人也。一時莫詳其異云。

許先生

子瞻在海外。携叔黨自隨。嘗語人。每幼子過出一篇相詠。便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父子情深。讀之可涕也。許公旦先生嘗冬月課其子。設短屏自障。曰。作文須意思舒展。方盡所長。一日會風雨疾甚。久乃呈稿。先生賦詩云。冬來文史未應疎。手掩寒茅試課渠。風雨滿堂燈火映。真成今日是三餘。一簷風雨繞書釘。忍凍呵毫意未降。若個珥貂溫室裏。初來能不困寒窗。又爲代和二首。雨撲寒窗點點疎。北風釀雪總關渠。書生耐識三冬味。坐煖青氈丙夜餘。膏火頃添續短釘。寒威縱橫也須降。夜深風雨歸何處。西月窺人到半窗。吟罷手酌卮。飲三子曰。今夕勞若不汝量也。昔蘇子美每夕讀書。輒盡一斗。有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耳。元倩兄弟常誦斯語。輒嗚咽不勝。

三姐

往寓長安。聞乘水巷有江岳者甚奇。然莫知其事也。今日過王祖玉第。見眉公道江事。其妾號三姐者尤異。江常往來華亭。以其妾併二箱寄友人家。而獨身走四方。每數月不歸。時有音問。必付眉公家一小奚奴誦之。率以爲常。主人且晚使婦女進饌。出卽掩其門。竟日危坐。三年而不變。會主人當賀。江妾具禮特甚。而後主人之婦女窺視其箱。多金寶錦繡。真奇事也。一日眉公見江老問曰。如夫人故秀。何所取公信。乃爾。江曰。此妾故大同將官女。十六歸來。能騎。會驢高不可上。倩驢者翼之。而驢者戲翼以上。行至水側。佯呼驢者欲驢。乃出鐵簡撲殺之。江中嗟乎。江翁卽奇。恐無踰其妾三姐矣。

第一不可說

李卓吾焚書載。康崐崙琵琶是天下第一等奇事。又載。若無母書是天下第一篇文章。却又着卓吾子曰。便覺氣韻索然。議論酸腐。此老胸中壘塊。下筆無狀。其種種可喜可愕之談。載在他書者。且與天壤俱敝矣。乃獨見短于第一奇文奇事之下。何歟。蓋唯第一則不可說。所以夫子之道。游夏不能贊一辭。此是游夏不可及處。語稱佛頭上着糞。亦曰佛頭上不可有着。着則是糞耳。

自警

續齊諧記云。陽羨書生寄鵝籠中。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并坐。鵝亦不驚。世間有如此可人耶。將北面師事之。東坡先生有言。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此又是如來心髓。未易輕覷。雖然。由坡之道。直入菩提。如書生旨。亦非二乘淨名經云。外道六師。彼所墮者。此與隨墮。何難入鵝籠中乎。吾礙世久矣。近頗學耐煩法。亦時時同得幾分去。無奈有物頓喉間。頸面亦時時發赤。危哉危哉。吾亡無日矣。

前輩

有一人形俯捺履行者。居尙書里。其主人刑部公自外歸。羣鵲亂噪于榜。刑部問故。或云捺履者取其雛。故噪。刑部召責之云。汝捺履而行。故是往生業報。奈何復取鵲雛。汝亟縱之去。免汝撻。捺履者取雛懸樹而上。納之巢中。仍懸而下。略無艱苦態。刑部嘆曰。天下之無是理。有是事者。豈少哉。吾爲刑部。脫有告訐者。云捺履者上樹如飛。吾豈信之乎。反覆自惟。民之冤于吾者多矣。蓋前輩每事警省。猶如此。偶憩東林靜室。舅氏省吾。爲余言如此。

自礪

藥氣蒸鼻。愁聲溢耳。僵臥床上。如坐釜甑中。起則蚊蚋撩亂。窗檖嫩攜來。啜人。徐步庭中。見月。莫和露。欲滴。曙光隱隱。東方新麗。奪目。心頗樂之。然自顧粟無徵君之瓶。薪無怪魁之山。庭無高安之菊。日且旦。室人釜而待炊。索我枯魚之肆矣。忽自念言。前境盡惡。已復啞然自笑。吾所居大是學問之具。奈何若受茅狂狙。愁喜爲用哉。書此自礪。

瘡

子璋燭髓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昔有病瘡人。誦此霍然者。遂相傳告。杜詩能已瘡。此不然。三年猶病瘡。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非杜陵詩耶。由此觀之。老杜正自不免。予今歲病瘡。稍寒而壯熱。如坐甑中。狂歌蜀道難。至飛湍瀑流爭喧嘩。砧崖轉石萬壑雷。不覺颯颯有爽氣。其明日則寒沁肌骨矣。方恨此苦。只自知。忽憶秦少游云。發于頸中。起于毛端。欠伸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如沍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穹螻窟。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方畢煤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臥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渤澥。酌以注噓。未足爲快。此老更道得吾眼前事也。醫經云。聖人因病而發藥。非爲方以待病。如病瘡而必求愈于子璋燭髓之句。幾謂文章無用矣。

唐子畏

我觀古昔之英雄。抗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死知己。所以與人成大功。吾觀今日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而未變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村莊。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蒼蒼。感君稱我爲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庸碌碌我何奇。有酒與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詩也。李青蓮云。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一片有心人。卽在三千珠履中。子畏此詩。定是徐經事敗後作。人言子畏跳浪不自貴重。乃不知其穢宸濠之席。投金灘上。竟以身免。輕儼人有此作用否。士抱不世之才。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艸澤。與賣菜傭編戶而處。而角巾措大。猶指之爲儼爲佻也。不亦悲夫。

習

人生以後。却無性。只有習。嬰兒墮地。貧者浴水。富者怯風水。非兒之宜風。非貧之拒。蓋所居則然矣。居之限而習成焉。浴水者肥黑多力。怯風者羸弱易病。酖毒胎于豢養。藥石進于窮勞。如是而曰貴賤殊稟。貧富異骨。謬哉。

顧而尹

松陵顧而尹。性度方雅。故有子美驚人之癖。每罷公車對。意不自怡。忽忽行吟。見者癡之。嘗謂予曰。某于此道良苦。乙未之役。主司擯予。予不能降。請故牘觀焉。其罪言曰。怪歸而屈首三年。未嘗窺戶。自謂得之矣。又不然。又得其罪言曰。庸嗟乎。吾無路矣。予笑曰。君無恐。悠悠者不足存也。若果巨眼。則兄之病不可療耳。因大笑別去。今復三年矣。癸卯春。偶讀其行卷。果秀雅。却微泥。苦心人也。不知造物者肯竟解其縛否。

悶題

子瞻題孟德傳。後述雲安嬰兒攝虎事。以信虎之畏不懼己者。其說有理。小生作悶題。便解開闔。擒刺而老儒下筆格格然。豈亦爲題所懾耶。題亦畏不懼己者乎。李宏父自言吐詞爲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安得起若人而問之。

釋耒

周茂仍性好閒適。率謝人事。卜居西郭外數里許。引流種竹。斗酒自勞。南有小軒。顏之曰釋耒。始是昔人觀田里所行。故以爲耒掌之資耶。杜少陵云。開門面場圃。把酒話桑麻。此老不解事。世間那得如許閒人。知者不爲爲者不知。境與人之不相值久矣。今日再過廟涇。凝望樹色。隱隱可見。又風雨暫停。桃花爛漫。想見七郎婆婆。其下把酒胡盧也。書此以爲相見時一笑。茂仍嘗語余云。村居故自人世。但入城時。見故人話時事。不覺莞爾有喜。此語真有味也。

巢居

雨氣淫蒸。浮紛几席之上。古簾繩床。無復着手足處。支頤默想。豈多生以前。吾其巢居之民歟。

三奇

果之橄欖。書之騷。卉之蘭。自是天壤間三奇。絕未有儷之者。友人某解衣質錢。願爲典花主。而念不及蘭。見騷經輒掩其卷。但能噉橄欖盞一枚。此舉又是強解事。不如無噉爲直色耳。偶在息庵下種蘭。思之不覺失笑。

蘭蕙

語云。山林間十蕙而一蘭。故曰蕙賤而蘭貴。蘭少而蕙多也。此不然。衆與少豈貴賤之徵與。蘭氣醇遠不射。而蕙豔發。蘭韻長而蕙微短。等是國香。故堪伯仲耳。必貴賤人物于衆少之間。則荀氏八龍。當以多故減貴。而李白蕭穎士。僅然有子。將亦曰少者固不賤耶。楚經云。旣藝蘭之九畹兮。又種蕙之百畝。蓋所謂有此內美。故不爲貴賤之證。

醉肯

偶粘樊侯小記于壁。一少年醉毀之。旣醒來謝。訊之則肯也。予告之曰。居毋憶記中有獵吏豪肯字耶。君其入

也。父茹冰蘖。一時從事。閉閣學書。久爲人間佳話。公等與有榮焉。卽君苦清冷。門可羅雀。獨不思數十年後。不逞之徒。有詐訐前件者。甯有樊父時事否。龐德公隱居躬耕。人有勸其立產業遺子孫者。德公輒謂之曰。吾貽之以安。此眞父母之心。不可忘也。其人感動而去。

薛捕

海虞有捕盜者薛某。能察人之顏色。而知其所向。卒然掩之。無弗中也。有盜四十餘人。主者使他捕私掠之。既伏矣。久之無驗。以問薛。薛請見之。羣盜敝敝然坐日中。薛呼主者曰。天寒甚。何不多市牛酒。市具縱羣盜大嚼。盡解其縛。盜亦驚泣而去。薛笑曰。監奴幾敗乃公事。脫四十餘人中。有一人曾爲盜者。卽啖以牛酒。必不去。脫不去。安所辭私掠乎。主者面然其說。私心怏怏。薛曰。姑遲我十日。十日來告。已得盜矣。問之。則主者之親某。又溫室也。主者益訝之。且疑縱盜情叵測。薛佯謝曰。吾過矣。然願勿泄也。夜半駕小舡直抵其所。指盜者家。盜聞薛來。神沮矣。盜方出戶。薛執其手曰。某家財願若分我。某尸居餘氣。無能爲也。盜手顫。亟命家人挈一箱來。箱至輒縛之。嗟乎。薛可謂知擒縱矣。海虞顧明卿爲余言。

書

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此善論也。字漸玄妙。方可草書。而世人競率意爲之。自謂天放。豈復有書意乎。古人云。事忙不及草書。嘗舉以戲草草者。其人輒安對云。章艸固不易作。此尤可笑。古來疾書無如懷素顛旭。古詩云。興來絕叫三兩聲。粉壁縱橫千萬字。讀此者要得其躊躇滿志之態。止不當先以豪放目之也。病久廢書。今日獨坐息菴下。戲取粉板作掌大數十字。如壯士囚縛。愈法愈野。不覺啞然自笑。吾書不減蝌蚪。當存之以俟識者。

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搏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歟。梁伯龍戲以彩繪作鳳凰。吹入雲端。有異鳥百十拱之。觀者大駭。伯龍死久矣。其新翻雜調。往往散入侯王將帥家。至今爲快遊少年所傳詠。其好事。故亦一時之冠也。

此坐

一鳩呼雨。修篁靜立。梳茗時供。野芳暗度。又有兩鳥啣嚶林外。均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駢忽止。念旣虛閒。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

舉業

舉業儘可寄興。予實無所得。嘗戲爲之。以詠練川李子。李子曰。君病應爾。何有以儒生酸腐之技。肆其從來未剖之談。不虞招妬何。予意不然。恨非儒生耳。果儒生肯拾已落之唾耶。李子笑曰。若者任爲之。今日澄伯書來道某稿多會心。乞之以去。歸時且問之。何語是會心處耶。

牡丹

洛陽人呼牡丹曰花。蓋重之也。東坡看花吉祥寺。指爲智巧便佞之物。正抑其爲時眼所逐耳。今托于修竹之下。叢梢破欄而出。窻接無餘。而花猶惛惛然試其本色。而不復自憐其力之盡也。智巧便佞。豈亦有時不幸耶。柳堤閑步。花氣迎人。顧謂兒子一笑。

南庭

雲情鬢鬢。石楚流滋。麥鳥駭飛。螻螻正咽。亦有怒蛙拱息草下。張口噤舌。若候雷鳴。狂颺忽捲。萬馬奔沸。疎雨墮瓦。忽復鳴琅。百道金蛇。迅雷如裂。氣散溽收。浮膩亦斂。燈火青煌。南庭閭寂。撐頤解寐。故自悠然。

張鬚嘴

髯者張某嘗舉網得一巨鯉額有硃文云。三躍龍門關。九飲大湖水。畢竟不成龍。付與張鬚嘴。陸仰山見凌醉樵嘗云。

晉翁

晉翁虞陽。余祖舅也。長先君八歲。其游如兄弟然。先君既歿。翁必迂道過予里。嘗謂予曰。如腹痛何。今年十月十二日。見翁里第。老屋瓦盆。敝裘短幘。楚楚如三十年前事。相與追論往昔。歔歔泣下。翁性慷慨。每飲輒醉。醉必放歌自快。至八十。曾然而年。來齒豁矣。會童子來報練水姚適之在舍。惆悵而別。翁送及門。浪吟云。眼前風景還依舊。世外人情幾變遷。

雲栖食

杭州人有其母溺江。求尸不得。計無復之矣。忽婦人踵門告曰。予夫某。先年墮潮死。予聞雲棲放食。無不度也。曾以銀五分附薦。事且數年。昨夢予夫告我曰。吾向與潮偕往來。藉汝願力。得爲行潮者。首一再得食。當離此苦。圖之不得。其便。吾行潮能取諸溺者尸藏之。則某人之母在焉。汝往告之。請以雲栖食相報可乎。溺者子按其言求之。果得尸于江之澚。蓋聞之陳繩伯云。

陸仰山

里中陸仰山。好辨六書。其辭堅不可屈。然作詩頗有俊句。其感懷詩云。漏入夢回枕。寒生愁際衾。紙窗殘月上。應照未磨心。又云。一室淒涼况。半生牢落人。冷澹蕭瘦。頗似賈孟風骨。許元倩偶誦其語。燈下記之。

嘉善廉吏

許鏗。號石塘。雲南人。世廟時。以進士令嘉善。剛介直廉。多惠愛。歲大饑。囊空不能覓肩輿。竟跨驢而去。至邸中。杜門待命。與人絕無交涉。後徵入爲御史。隨以年例僉憲。不久致仕。偶談樊侯清操。古今希有。朱硯山曰。往見許

公如此。

應卒

耿天臺提學南省。行縣至崑山。長至習儀。有狂生出班白事曰。糾舉某生員大不敬。天臺頓足。少頃。徐曰。如此大節。乃爾狂躁。大不敬。即汝當之。誰爲不敬者。付吏繫去。後亦竟不問。語云。卒觀量。頓足時。正復難。

效嘯

子瞻桃花詩云。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予嘗令童子裹核投之。文筆疊浪間。偶發一枝。輒爲樵者亂拾以去。頗恨之。今日讀此詩。自幸種桃不成。不作效嘯婦也。

讀酒經

數朵薔薇嬌嬈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香氣濃遠。舉酒五酌。頽然竟醉。命兒子快讀酒經一過。并書中郎所作醉鄉謔笑引于末。吾觀畫工寫生。大都于梅花下着水仙。蓋其臭味則有然矣。

梅庵柬

戊子春。先君既歿之二日。諸備未畢。雷聲隱隱起西北。電光如綫。予時哀號踣地。奴子持一束至。則先君之友周梅庵先生柬也。其略云。延陵季子之喪。其殮也以時服。則既有聞于君子矣。予每感其意。自愧久不報。今年先君大痛之辰。飯僧蘇齋。追憶往事。而僧有問周先生故居無恙者。輒揮涕紀之。

東坡作墨

志林云。己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按年譜。己卯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蓋元符二年也。攷之外傳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趣之。

或問其季子過。過大笑曰。先人在儻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中夜遣火。燄焚廡。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爲錠。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叔黨此言。可信不謬。而坡公饒興致。兩于獎善。故云爾。然聞衡墨自佳。可與九華朱觀相上下。借坡名以行。故是墨。賈常態。不足怪也。

夢

有徐應祿者。白皙長爪。嘗爲縣胥。又嘗賣藥于市。予亦嘗過其肆中。相與語。歡甚。今死數年矣。夜夢至道院堂。有三額。中曰紫薇宮。左曰仁義之民。右曰池仁義。皆金文大書。舍字鮮潔。應祿着帽。衣青衣。楚楚出迓。歡語如平生。旣覺。侍慈氏。予問故人吳文秀家慈曰。此徐應祿兄也。相對恍然。記之。

渡巴城湖

巴城湖蓋湖之小者。辛丑深秋。予歸自海虞。阻風湖口四日。去冬將訪公亮。舟膠崇甯寺下。堅不可動者亦復五日。誰謂尺水無波。天下事可以憑臆而斷也。今日風厲甚。過湖坦然。此甚常事。然予心自喜。蓋由往時之膠阻爲之緣影耳。默默自照。亦足以破流轉之妄矣。膠之日。公亮以露輿相迎。欣然乘之。過田間。老婦稚子。無弗竊笑者。道遇仲純。相與藉草而坐。老氓出茶餌食予。拉往馬涇庵。遂留宿。詰旦。求診于仲純。爲定兩方面別。同游者邵兵部蓮城。繆仲純。譚公亮。公亮之子元龍。

戲書

今夜被酒。得鄙公履書。恨僕不宜病廢。全其微尚。須與驕奢淫佚消磨殆盡始得。故是此兄盛念。吾自秋入冬來。無日不病。無病不劇。頗覺意思都盡。今日慶長載酒相邀。與王幼昭恣意歡譁。亦旣驕矣。奢矣。淫矣。燈前捉筆作文一章。詩二章。頗有生韻。始知驕奢淫佚。不足消吾之富。還能豪吾之興也。記此以復公履一笑。

許家郎

許家郎名士紳。十三能文章。未及炊黍時。三題立就。風義適上。頗有落地食牛之氣。三年後。崐山又名士也。此道真如積薪。後來者上耶。

戒殺

有烹魚而蓄其子水中者。以爲所全多矣。孰若并其魚不烹之得乎。東坡買一鯉。長尺有咫。置之盎中。俟其死。然後食之。不卽縱之去也。此可爲吾輩食葷者之法。傅孝玄言。鱸魚就烹時。必以首尾抵釜。護其懷中之子。念之心。怛怛焉。誰無父子之性。而謂水族癡暗。獨不然耶。宋神宗見一羊。特起道左。問左右曰。已取其羔。進御。遂不御。羔予嘗見光祿寺側。有羣雞亂撲。鳴不成聲。視之。則其股已充膳矣。侯王宰官。福盡每受業報。豈誣也哉。里貴介子有好食鱉者。庖人思悅之。乃置數孔釜蓋上。文火煨之。鱉燥甚。其首向孔中出。則取酥與漿沃之。沃數次而鱉乃大醉。其味美特甚。貴介子後病火症。索漿甚急。輒昂其首如鱉狀。其庖者之死亦然。如居士曰。生前吃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幾滴。亦可以少懲矣。况果報若此之昭彰乎。可不戒哉。

陸翁承

陸翁承名應鯨。先君之友也。蒼面棘鬚。多癩痕。笑輒搖首攢眉。所居處曰白魚段。老屋木器。庭中小藝花竹。攤書危坐。意酒如也。年六十時。先君與陳員外王道往賀之。歡醉竟日。先君詩云。未敘寒暄慚予懶。亂呼茶酒愛君忙。其後先君歿。每見予輒相對而泣。曾作挽詞三絕見貽。有一度花開一斷腸之句。

樊侯

朱仲卿爲桐鄉裔夫。有德于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旣而桐鄉祠之不絕。此所謂沾沾自喜者。樊侯治崐三年。將入覲。誠父老不得攀送。有四人持紅紗燈。傍輿至水側。揮淚再拜而別。樊受之唯唯。竟不問爲何人。

墨窗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玉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從雪浪來。顧予墨窗下。時小雨甫晴。秋氣漸肅。相與談無生理甚淡。語不及之。默坐若忘。似一無知識者。又有觀如。亦學於雪浪。議論壘壘。而面有不齊之色。爲言其師教人。只是空諸所有。實諸所無。伴雲唯唯而已。未一年。雲死蓮花庵。如亦不知所往。

送春

己亥適長安。三月三十日臥于德州之逆旅。土床溼蒸。遂不或寐。明晨跨馬將行。命侍者書二絕于壁。其一云。燈魂隨焰死。居人斷不禁。中有傷春客。披衣看啓明。一云。東方有啓明。行人不成寐。攪馬亦長嘶。疑爲春歸去。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折得牡丹着瓶中。忽憶前語。而燕子偶入予室。若將營巢者。又戲賦二絕云。萬卉爲春忙。春歸卉亦老。獨有雙雙燕。尋春拾春草。吾聞雙燕子。不入愁人家。何事偏追逐。應知問落花。

罌粟

罌粟。花之無香韻者也。朱宓侯種之盈畝。萬朵爛然。亦足奪目。鮑我生問予。此堪作何比。予昔過盧溝橋。一莊院僧驅騾百許頭。縱食樞下。其色相錯如繡。始知昔人雲錦之比。殆非虛妄。今日所見。頗爲似之。二生皆絕倒。

鄭筆峯

新安鄭筆峯名約。以泥塑有聲。彷彿人佛像。住往逼真。多于神處得想。嘗與予縱觀南朝神像。問誰最者。鄭指金乙總管曰。此其最矣。周太尉次之。予曰。何也。鄭曰。凡神像耳目口鼻。其高下大小。皆板對。而二像不然。不然則神活。所以最也。會左髻曇陽子羽化婁東。祈塑者相踵于門。竟以悴死。死之時。眼根先絕。或曰。以塑故。多得錮。神弗佑之。此不必然。神竭烏能久視人世哉。

文移

今之文移。古訓誥也。羣胥會言。某官行文移。將倩某往。衆皆從臾之。一胥嘆曰。不可。此人去。彼中民受其害矣。衆莫然之。有問。復曰。某三家村訟師也。訟師告許。主于紮陷辨駁而已。豈念彼人利害乎。文移則不然。必須委曲婉轉。兩無弊而後即安。故凡胥之老于供者。庶足辨此。衆皆嘆服。袁中郎爲吳縣。其弟小修自楚來。見案上招申。譚觀不置。中郎問故。小修嘆曰。常恨國朝無文章。乃在此。世廟時有大獄。招擬宵物處。不減太史公。聞周孟起家。有抄本。當借觀之。

談言微中爲英雄所窺

高皇帝時。有僧受法于師。博通教乘。高皇欲迎入大內供養。詣師言別。師無言。但云。上苑已無蘋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僧方盛氣欲往。不能省。後召對不稱旨。將殺之。僧笑曰。悔不用吾師之言。高皇究得之。檻其師至京。問所以。其師曰。偶誦大藏中偈。何意也。按藏中果得此偈。遂捨之。僧慕上苑。見殺。故不足道。彼師殘命。蓋亦岌岌矣。故談言微中。鮮不爲英雄所窺。而世競以智先人。曉曉咸輔。乃欲久居人世。無災禍乎。隰子家之樹。蔽田成子之臺。田子未言也。何爲乎伐之。斧離數創而止。智矣哉。智矣哉。

放生

宋天禧中。宰相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萬萬計。此王侯宰官今生作者之因也。吾鄉亦有放生會。每朔望輸錢於櫃。至期買羽毛水族。放之。亦是一事。第流浪陋劣之徒。乘機捕逐。甚有伺其釋放而網罟之者。又不知作何慈悲。可免此厄。可度此等人也。正且放生。人競逐之。論者以爲不如勿放。此亦一時不得已之談。廣大教化。當不如是。僧本源欲建放生堂于玉桂塔之側。不知何時可了此願。塔在三江口。地闊天空。即不能禁民勿捕。于此放生。必多得所者。

古歛王民輝。字惟華。以傳神寓居世長許。嘗令寫先賢遺像可七十餘人。方購王理之先生鏡容。趙綸叔言。鏡容藏夏氏子。果訪得之。夏氏子云。二十年前。先君龍衢曾夢王先生偕顧梓齋周秋汀高歸田朱遜庵數十先輩列坐堂中。既覺。嘗私識之于曆。出眎余。手跡宛然。因與綸叔嘆夢見二十年前。而數十先輩遺像聚於一卷之間。乃在二十年後。誰謂事非前定。偶然而已也。龍衢善諧謔。而聲奇峭。如鬼嘯猿號。聞者絕倒。然好讀書。喜作詩。嘗見其從薛君淑借書一帙。手攜以歸。疾吟其所自爲詩。有無奈廉纖下。傷情怕倚樓之語。龍衢死久矣。其子號青岑者有父風。

交情

萬歷戊子。先君子歿于家。有傳訃李先生者。先生卽爲位中門外。哭盡哀。齋三日。而後遣使齋文來弔。其辭酸楚。令人不能竟讀。又七年。不肖始克葬。先生會有黔陽之役。休沐里第。不肖以誌文請。先生揮涕許之。其明日來奠。一牲一飯。必令家人滌器再三。而親視其烹調之節。自辰至未。不欲嘗食。曰。吾所自通于亡友者。此一念耳。又明年。使書記陸弼持誌文來。不肖且拜且泣。弼亦揮涕言曰。自參政之爲此文。旦起伸紙和墨。輒嗚咽。不勝其淚。灑長江者。不知幾何所矣。丙申冬日記。

自逆

債負山積。鼠雀雲擾。對境惘惘。自念處堂之燕。不知作何結束也。境遠念息。復是洒然。誰不爲燕之處堂者。于是遊覽古初。返照無始。不復知吾喪我也。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凡夫哉。凡夫哉。夫誰與接搆。而不以心鬥者乎。袁中郎有言。學問須從逆字長。人不吾犯。卽須自逆。有味乎其言之矣。

初二月

朔之三日。月始再魄于西。所謂側視之則粉處如鉤者也。戊戌中元二日。月有輝。里父老皆見之。予未之信也。

今歲三月七日。至五月一日。霖霖傾注。見日者僅四五。而夜又無月。初二晚。忽然開霽。萬里空碧。顧此時獨不得月耳。仰視林間新鉤斜掛。時有赤英射人。久之乃落。豈日月之行亦與時異乎。抑所云歲差者乎。往在京師。嘗見己亥新曆。閏五月已。又刊定閏四月。或云是歲差。果然。奈何其弗之正也。

北亭梅花

宋廣平作梅花賦。清便豔發。得南朝徐庾體。皮鹿門怪之。謂此老鐵心石腸。與賦不類。是不知梅花者。世無鐵石人。堪作梅花賦否。譚公亮北亭外有梅一株。倚窗敷繡。白如擁雪。恨脚痛不能坐臥其下。時候消息于童子而已。今日奇香破窗而入。而侍者來報。雨意垂垂。豈梅將別我乎。令桐快讀宋賦。酬之。梅哉。梅哉。應不恨我隔斷。前月也。

夜坐

月色如銀。信步至景德寺。聞淨院禪誦聲甚肅。心樂之。遣童邀守源。源輒誦而出。然默持不懈。已邀雲居。謝曰。少須吾完課也。已默全至。三僧意皆自得。相與談頓漸法門。予笑曰。天下決無頓教。悟處皆頓。學處皆漸耳。雲居曰。六祖不頓耶。予曰。此爲宿根。元來是漸。四人相對大笑。因念二十年前。予讀書大樹齋寺中。作課者獨本源一人耳。然不能談。今日爾爾。可爲拊掌。

黃沅

古赤壁在武昌嘉魚縣。予瞻在黃州時。所遊者赤鼻磯。非赤壁也。坡特借之以了弔古一事耳。其賦云。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則直指嘉魚之赤壁矣。不然。武昌在黃州西南境。安得云東望耶。此老胸際洒落。故黃州可以有赤壁。而臨文攷索。便爲千古不朽計。故是宇宙間討便宜人。金先生汝礪。自楚反。嘗至黃州赤鼻磯下。有堂三楹。祠子瞻。旁刻趙文敏手書前賦于壁。又嘗泛沅江。見斗崖上石洞深闊三四室者。所在多有。其一曰鐘鼓洞。此地流

平徑闢。易爲登覽。中有二石乳如柱。使童扣之。一鐘聲。一鼓聲。石之鏗然者。緣江處處有之。然未有若斯之洪亮悠遠者也。酈道元石鐘山註云。上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坡老常與子邁夜乘小舟至絕壁下聽之。謂酈元之說信然。而唐應德氏亦云。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鏗訇鏗駮。驟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爾。二公所見。殆是宇宙間一段議論。決不可易。而由鐘鼓洞觀之。又不可謂石鐘之說皆非也。唐李渤得雙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其所見不逮鐘鼓洞遠矣。

上元

東坡夜入延祥寺。爲觀燈也。僧舍蕭然無燈。大敗人意。坡乃作詩云。門前歌舞鬧分明。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閑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此老胸次洒落。機穎圓通。聊作此志笑耳。崔液云。玉漏銅壺且莫催。鐵關金鎖輒明開。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來。方是真實語。老盲不能夜遊。晚來月色如銀。意欲隨逐行輩。稍穿城市。而瘡鬼惱人。裹足高臥。幼女提一蓮燈戲視。亦自燦然。書之以爲壬寅上元之感。

夢

楚中有師弟二人。後先舉於鄉。嘗夢人語之曰。先生是弟子中。弟子是先生中。萬曆丁酉。翰林馮有經典試。其弟子先中式。庚子。其師亦舉于鄉。出兵部。張其廉門下。其廉故馮翰林門下士。戴仲豪候兵部于京師。楚中二舉子來謁。聞之云。

人面桃

桃之品亡慮數十。絳碧天緋。總堪極目。然天天者其正色耶。至人面桃而變極矣。瑩白如雪光。豔白外素者。故豔不豔於此。方之梅花。則今古雅俗。正復迥然。藉使敷臚。一時堪作梅花嬖。天天者雲從可也。

徐公善謔

傅海墟狀貌魁碩。讀書多遠略。晚歲貢爲博士。徐五湖與人書云。適晤海墟。氈帽絨裘。據胡床而坐。儼然一戎王也。乃就廣文選。意思太貶損矣。徐公善謔。多識字。嘉靖辛酉。吾鄉大水。雨十日不止。公作書寄燕客云。故吳越之區。魚龍雜處。今雨勢如此。天意殆欲復古耶。見者失笑。

燈下書

歲己丑。朱密侯從予萬卷樓中。蓋贈公顧闕南實主之。樓去翁舍幾三百步。每旦必肅衣冠揖予。寒暑陰晴無間。是時予方讀禮書。不甚親舉子業。公輒爲溫語相督。曰。日出事生。天下甯有無事之日耶。且先公旣捐館舍。從此欲求無事。更不可得。辛丑十月十九日。與叔顯送公之葬。偶記于此。

王伯欽

王伯欽三上公車不第。庚午。其弟幼文舉於鄉。伯欽瞿然曰。何有遮陰帽。先進資冠而走者乎。乃避喧樹中閣。改竄經義。一目纔就。卽呈家先尊。偶及生財義。尊曰。此經國體面。好舉子手下見得。乃佳。以吾而論。生衆云云。可。彷彿州里四段爲之。伯欽笑曰。遲我十年當能。今無及矣。明年。怕欽中式。鄧卷出。伯欽以爲非人間物也。而終身誦先尊語爲不可及云。

雪夜

小飲周叔明第。雨霰紛集。默念疇昔。此時便著屐登山去也。歸擁牛衣。寒燈無焰。展轉久之。乃遂酣臥。遠雞亂啼。紙窗如畫。啓扉諦視。則雪深半尺矣。昨歲孺和臥病。予亦倦遊。窗外玉塵。無情照管。曾作調瑤華相詠。檢之篋中。墨痕未舊。忽忽又一年往矣。頭顱如許。半事無成。言念童遊。猶如昨夢。偶檢中峯語錄。有雪夜示衆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窗猶看玉琅玕。

口業

辛丑臘月初一日。王孟夙約會放生。世長先往。予與陳繩伯沈修幻。至西禪禮白衣大士。然後登舟。偶言友輩中有夢遊地獄者。不覺出一戲語。孟夙云。方與世長約會。日勤勤念佛。不作戲語。如兄言。依約受罰。予聞悚然。年幾半百。尤俟人鞭策。然後知戒。可愧也。因默自觀省。三十年來。口業種種。不可勝懺。所持平日絕無譏刺短長之心。第事觸于前。言衝于口。恰中戲解。卽心知其非。是莫能禁也。從今懺悔。永不復作。然恐強制口業。增長意業。書此以自惕。

東坡石竹

文與可寄子由書云。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襍材萃于子矣。時坡守徐州。故戲云。予故未見與可墨竹。而竊謂坡翁之作。決不依倣與可。不然。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謂章七書必不佳。正惡其從門入耳。自寫墨竹。乃必有派耶。今日得石刻于吳郡陳雲卿。簡遠蕭放。絕類坡之爲人。刻本後又載姚江錢德洪跋。頗恨蘇氏之學。雜于藝而未精。德洪嘗遊陽明先生之門。意欲借竹以排蘇氏。夫使陽明見此竹。必好之矣。予然後知從門入者。果不佳也。

戲書

梅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水。是一時絕新光景。花之有鬪。果之有橄欖。書之有離騷。亦是從來絕異滋味。若夫花之光。水之色。舛茶之氣。世界都空。無所着其耳目口鼻矣。

牡馬之貞

癸卯季秋五日。訪雪浪師于海音庵。師問牝馬之貞如何。予舉朱註順健以對。師笑曰。不然。大地衆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然却無正知見。故曰衆生馬則否。予家廄中畜一牝者。牧人言他牛騾等行淫無度。獨牝馬受妊。絕

不與牡相交。故知坤不取牛。非從順起義也。牝必言馬。謂正知見也。吾少時從先府君受易。嘗問小過之飛鳥。廣震之戒。反生。府君曰。如此如此。聖人是真語者。實語者。

范文穆公

范文穆公成大。岷山人也。讀書邑之薦巖寺。十年不出。嘗取唐人只在此山中句。自號此山居士。今寺左有范公亭。老桂扶疎。相傳是文穆手植。晚又號石湖居士。有集一百三十卷。郡志稱公吳縣人。始此亦猶李青蓮慕謝東山。自稱東山李白。而劉昫修唐志。便以白爲山東人。曾子固據成都志。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稱白蜀郡人。范傳正志李白墓。謂白父客西城。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亦稱蜀郡人也。古今人物名垂宇宙。爭欲得其人而鄉之。斯無足怪。范長白得石刻于石湖之陽。有文穆田家雜詠四十八首。語逼中唐。字亦適媚。知爲百三十卷中物也。長白遂就其地爲崇祠。龕碑四壁。此舉亦何讓古人。獨肖其父兄遺像于左右。使人怏怏。范氏世譜。文正後何得不信古。而直行其意耶。

王性海

王性海現身宰官。既參雲棲。便修苦行。擔水斫柴。和衆作務。斯亦根性之最利者矣。常作戒殺文以勸世。其言淺而易曉。通而無礙。販夫稚子。無不了知。然袁小修語人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參透此語。于修行更是着實。雪浪師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嗚呼。盡矣。

試茶

茶性必發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試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貧人不易致茶。尤難得水。歐文忠公之故人。有饋中冷泉者。公訝曰。某故貧士。何得致此奇貺。其人謙謝。不解所謂。公熟視所饋器。徐曰。然則水味盡矣。蓋泉冽性駛。非扁以金銀。未必不破器而走。故曰。貧士不能致此奇貺。然予聞中冷泉。故在郭璞墓。

墓上有石穴罅。取竹作筒。鉤之乃得。郭墓故當急流間。難爲力矣。况必金銀器而後味不走乎。貧人之不能得水亦審矣。予性蠢拙。茶與水皆無揀擇。而云然者。今日試茶。聊爲茶語耳。

紀遺

永樂甲午。岷庠起送生員止五人。一曹瑜。一戴義。一陳劭。一王永和。一夏昶。是年皆中選。而永和昶皆爲名臣。此亦一時之盛矣。邑志詳列姓名。而不及起送者止五人。五人者。皆中選。事載偶武孟醉吟錄中。

寒食

介子推被焚事。左史皆無之。其說見于劉向新序。司馬彪續漢書。周舉爲太原令。乃以寒食禁煙。人多疫死。遂移書子推。止禁煙三日。真是白日說鬼話耳。子推有知。未有不笑倒地下者。晉文公封子推綿上之田。曰以志吾過。夫旣信而可徵矣。安有恨于無祿。逃之介山不出。至于燔木以死乎。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此是寒食的據。

三老

孫雷。號懷角。卒時年七十五。少客魏餘。能言恭簡公事。亦能歌。能簫。能絲。長指爪。雪鬢。面微紅。狀如世間所畫。東方曼倩者。手操斧鋸。營丈室。壁牆棟椽。皆以意造。而與法合。雷時時坐嘯其中。又嘗製柏如意。以相貶。頗工巧。其婦甚孝。雷往信義村。婦問其夫。去此幾何。夫曰。二十里。婦亟熟餅餌。倩童子追之。毋令翁餒也。吳豫。號心田。其父默田。以裝潢起家。師事屈可庵。得畫竹法。其佳者。雜大常公筆墨中。或不能辨。豫亦善畫竹。洒然有致。狀貌魁碩。如武人。介士軒軒行市中。項出人頂上。好啖餅餌。不飲酒。其言粗爽闊大。聽者鼓掌。年八十。猶與小兒爭沒。經時伏水不出。卒時年八十二。黃彪故嘗貌之。真得性情者也。伊伯陽。號古峯。長而碩。少縱酒及色。絕不喜談養生事。卒時年九十四。八十時。陳員外王道貽之杖。伯陽持而往謝焉。歸則曳之而行。明日不復御矣。人問之曰。

空手行何不便。而以杖爲年九十餘。始絕慾。所噉食頗多。而飲亦不下數斗。予嘗過之。伯陽方噉西瓜。其大如茶甌。笑曰。安期之棗如瓜。此瓜欲棗矣。

沈桐

杭州沈先生桐。妙解佛法。偶與友人五六輩詣山中。遇巨蛇當道。或欲逐之。或欲避之。沈曰。是必有異。將往問焉。問曰。汝非有響欲報乎。願解之。蛇昂首向沈不去。又問曰。汝響將毋在我輩中乎。願相與解之。其蛇昂首如故也。又問曰。卽吾非汝響耶。吾莫知其因。吾恐讎讎相報。無已時也。願終解之。蛇俯首去。沈歸就寢。夢一人持刀欲殺。沈驚覺。已復寢。又夢持刀者斷其一指。楚甚。頓覺。則一指爲蛇噬矣。覓之牀。卽山中所遇蛇也。戒從者勿逐。遂去。不知所在。

吳因之語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許穀

薛方山應旂。乙未北上。謂天下才無予過者。荆川翁語之曰。兄居榜首何惑焉。雖然。白下許石城。其文溫潤典雅。元品也。兄謹備之。薛訪得許。乃大服。是歲許第一。薛第二。語云。文章如金玉珠貝。自有定價。然惟作者知之。

林春

靖嘉壬辰。林會元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老母。嘗日中不炊。林拾穗行歌。愴然自得。後官吏部。卒于邸。橐中僅餘四金。幾不能斂。先是大學士張玉陽評其卷曰。布帛菽粟之文。此必篤行君子。

張民表

大梁尉氏縣張林宗。名民表。自言十七歲時病且死。忽自念言竹林之勝在汴城。將往生焉。其神遂出尉氏北。

門入汴東門。且至竹林矣。見鞠母。遂托之以生。甫洗沐。輒言曰。我故尉氏縣張民表。慕勝地。來此。母大怪。將殺之。有神人被甲者。言曰。汝家世有善根。故付此兒。若欲見殺。請攜以歸。遂雙手捧兒出。汴東門入尉北門。則林宗。暝一日矣。既甦。使人至汴訪之。鞠母曰。兒墮地。忽言將加害。輒死。異哉。佛言。隨念往生。林宗其證歟。陳古白之父。嘗爲尉氏尉。聞之。林宗云。汝南王楨伯亦爲予言。林宗夙根甚異。自結襦至今。夫婦設榻相對。晨夕禮佛。其母劉夫人。默察之。皆童身也。伯楨與林宗同舉于鄉。其人疑遠真素。苦心學道。今之友輩。罕見其儔。

齒豁

韓退之云。髮禿齒豁。不見知己。故自此老上書時語耶。知己何容易乎。予嘗有言。豪傑無平交。真人無知己。近世以來。如張江陵。必殺何心隱。而心隱自謂必就江陵之縛。夫心隱何如人耶。當其面面相覷。不交一談。一恢彌天之網。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淵。馴其機殼。目精相喻。肝膽盡出。心隱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寬不得一籌。所謂真人之知己。非耶。今日食櫻桃。亡一齒三分之一。無端冷風。閒閒從隙處入也。因憶退之齒豁語。慢及知己。用解其無聊云爾。

周友山

周友山思敬。江陵門下士也。與耿天臺友善。天臺忤新鄭家居。侍郎嘗爲江陵言之。穆廟改元。江陵以郎署起。天臺田間。遲遲不進。江陵謂侍郎曰。爲語耿天臺。當一出及吾在事。侍郎顰蹙曰。天臺老矣。豈復能婆娑郎署間。僕僕作聲折熊乎。江陵目侍郎良久。未幾。改太僕少卿。天臺乃出。又鄒南臯劾奏。政府奪情非法。政府怒甚。欲斃之。杖下侍郎憂之。請與解圍。遂入見。問江陵何怒。語之故。侍郎笑曰。豎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烏有矣。天下事大此者。凡幾。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下之身。爲一豎子伐性乎。不慮天下窺喜怒耶。江陵色定。侍郎出。語人曰。已解圍矣。鄒竟免死。

論文

作文無他法。只要深入題髓。跳出題外。深入題髓。觀題之意。跳出題外。寫題之情。觀題之意。下語不疏。寫題之情。運筆不滯。馮先生教人深處更深一步。直入針孔。然後盡從筆尖上拈出。近世文士亦知深一步法。欲從筆尖上拈出。非大圓通不可幾也。

趙道人

庚子冬。律僧洞十禁足玄祕閣。趙道人年七十餘。事師甚謹。每夜半。輒煮湯溫餅餌候俟。雖禁寒不懈。其徒從外歸。有遺道人棗栗者。必盥手藏之。以奉洞十。洞十益不自安。謂吾何德行。徒勤苦老人。吾甯高枕臥。不經行念佛矣。而道人意彌虔。不少怠。願僧孺言。但看玄祕閣僧兩頤翁。如洞十師。則道人之虔是不虛耳。

心月

趙玉林之徒孫心月。白皙微斑。舉止恂恂。昕夕持圓覺經甚誠。年二十餘病死。將寂。始取衣置榻上。忽笑曰。着何衣。某初墮地時。着何衣來耶。請留之以供堂衆。何遂得而殉死人乎。速如法毗我有問及者。但云朝海去矣。遂瞑。

度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嘗聽張伯華吹簫。王季昭度曲。庶幾至無。而供其求。將聘而要其束。今日納涼。張時可北亭上。聞徐生歌。大有故人風味。不覺快然。季昭歌者也。微言冷諷。雅冠一時。後爲尼。數年化去。五月廿六日記。

沈生

少不解事。頗好狹邪游。每與沈生清吹劇飲。往往達旦。有居先生東玉者。年七十餘。與生狎。客多笑之。而子獨愛其婆婆自喜之狀。生或怒。輒與解圍。或又笑子。君奈何。左袒老人。子曰。正恐後人復哀後人耳。衆客皆大笑去。今已二十餘年。予忽五十。沈生來自吳興。觴于草堂。坐客幾三十人。無深識者。孺和爲歌一絕句云。滿堂絃管聞清歌。宿昔風流較若何。暗指少年都不識。故交一別已無多。

仁脈

達摩而壁九年。影留石上。魏恭簡使人鑿之。深三尺。有血濡濡出石端。工乃止。聞者驚相訝也。優填王思佛。命刻旃檀像。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三喚三應。世尊云。無爲真佛。實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脈耳。易中孚之辭曰。豚魚吉。解者曰。豚魚無知之物。以况不可化誨之人。覽之失笑。

顧惟訥

故人顧惟訥。好求遺書。能識字。士風世故。多所抄錄。嘗藏一篋。甚祕。其妻莫能見也。惟訥且死。妻往視之。僅秃管數百枚。抄錄雜記可萬餘紙。命人也。故嘗爲立一小傳。今日得備倭始末一卷。載任公寄子二書。辭旨忠壯。附錄于此。其一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些也。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無貽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奚必一堂哉。其二云。我兒細細叨叨。千言萬語。只欲乃父回衙。何風霜氣少。兒女情多耶。你老子領兵不能討賊。多少百姓不得安家。齧齧裏革。此其時也。安能學楚囚對兒等相泣。韓楫耶。以後世事不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樂。不幸而戰不勝。則夫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可與汝母言之。不必多話。

王伯欽

王伯欽先生古貌慧心。好吟喜飲。嘗自號醉愚。又號倚梧吟叟。辛未釋褐。卽遺先君書云。秋風漸肅。池上芙蓉。

爛開。兩人徘徊山中。若蓬壺仙島。相知三四人。舉酒相屬。叫呼烏烏。甯復念王大拘迫拳擊之苦乎。又曰。黃花白酒。偃仰泉壑。何日忘之。又曰。麋鹿野性。終在長林豐草間耳。已令歷城遷臨安。竟以懶罷。時提一壺。與張師文周芝孫輩酣飲山阿。吟詠不輟。視世事泊如也。與弟德安守幼文。至性友愛。晚年彌篤。篤邀先君過西園。坐臥萬梅館中。輒懷母太夫人德安公不置。其詩云。狂風號五月。一夜水澄澄。細竹烏雀度。閉門霰雪飛。所嗟母子遠。復嗟兄弟遠。如何酒未醒。夢逐淚沾幃。又嘗與先君書云。暇則縱軼獵奇。倦則擁姬酣臥。大丈夫不得志。便當聲色自娛。情辭聲聲。累百千言。予嘗集其書。置一篋。高可三尺。字畫適遠。不減率更令。惜爲人取去。今日偶得倚梧吟。追想故人風味。遂不成寢。其詞曰。飲酒未必醉。倚梧便長吟。涼風吹苧衣。逍遙開我襟。朝朝白雲飛。飛彼高山岑。暮暮孤禽還。想在中樹林。白雲共飛鳥。孰知浮與沉。朝朝復暮暮。孰知古與今。

論交

四方兄弟。歡劇累日。紫翠互施。官羽迭變。真有無量快活。無量進益。今夜舟中被酒。達旦無寐。忽思里中五六兄弟。怒如調饑也。乃知附近深交。如飯如茶。如肉如酒。但有醉飽時。那有厭棄時。不知味者。妄謂常品無奇。此倉臯下咽。不經齒嚼者耳。海內慕尙之交。譬如親賓設席。雞豬魚鴨。大略與常用等。第一經庖人俎膾。賓人鋪設。便增氣色。令人有且敬且感意。若夫意氣之友。故是山海奇錯。率然遇之。食指自動。雖裂鼻析吻。縮舌濫齒。若自見其所甚。欲不能不食。然亦不宜久食。至于真正相知。則人身之元神也。非飯非茶。非肉非酒。無色無聲。無香無味。但覺有之。則肢體輕安。肌腦滿壯。一日損之。神氣消縮。緩急失之。腰背麻痿。吾烏乎知其所以然而然耶。故天相知。談何容易。管鮑之交。遇其匹。子長之傳通。其意。漆園之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傳其神。

三境

抱影寒廬。夜深無寐。漫數樂事。得三境焉。其一曰。禪喜。一室十圭。寒蛩聲暗。折脚鑪邊。敲石無火。冰月在軒。燈

魂未滅。攬衣獨坐。如遊臯古。意思虛閑。世界清淨。我身我心。了不可取。此一境界。名最第一。亦有倚紅大師。蓮花不染。苦吟乞士。不礙真空。一動道場。方斯邈矣。其一曰。人殺窮。陰殺節。悲笳亂鳴。撲面驚塵。穿骨飛雪。唧枚寂寂。搗截陰山。萬里沙場。僅餘鬼哭。肅陣歸營。冰月當戶。滿引清嘯。指墮膚裂。此一境界。差足神王。亦有專城老將。出境便還。長勝名家。尙留殘孽。非曰能之。願姑舍是。其一曰。豪舉。畫屋曲房。擁爐列坐。鞭車行酒。分隊徵歌。一笑千金。擣蒲百萬。名妓持箋。玉兒捧硯。淋漓揮灑。冰月流虹。我醉欲眠。鼠奔鳥竄。羅襪輕解。鼻息如雷。此一境界。亦足賞心。亦有年少王孫。擁姬酣臥。蠹魚墨士。典衣論文。既腐既酸。所樂不在。

陸彥先

彥先怯蟲而怖鬼。性不好洗沐。友人強之。掉臂遯去。嘗行山中有螭集其裾。截裾而走。喘行百十步。猶不能休。偶夏月宿友人家。誠主人必使兩童子候伺。毋令鬼矚也。俄而覺。則童子已視其寢。休沐矣。彥先怖甚。取被蒙其首。屏息門間。後童子至。惶遽從門間出。持童子肩。狂叫欲絕。童子疑其鬼也。駭汗病幾死。客謂彥先曰。君怖鬼。而鬼乃憑君爲童子祟。非鬼祟童子也。君直鬼耳。彥先第曰。吾故幸童子之來。以爲脫于鬼矣。而烏知爲祟耶。

先輩

予自卯角及冠。侍先君子往來親賓家。絕未嘗有抗禮之交。每見朝列大夫王先生。揖後北向坐。方令童子布席。呼予就位。少呼行。長呼字。至予年五十猶然。見葉先生雲嶼。稍稍款曲。予心懼甚。以爲先生之外我也。今世少年。周旋長者間。言笑自若。豈人心之不昔歟。予與吾鄉名兄弟間。猶及侍四王三顧。如奉政之和毅。朝列之清真。臨江之古渾。德安之坦亮。莒州之豪雅。甌甯之沉敏。孝廉之開霽。許人如禮。無惕于心。

見玄

僧見玄周姓。坦質無他腸。自少重聽。見人則笑。人或語之。不能了。則笑不可止。喜從予語。知予病目。玄心憐之。

今夜予乘月色訪古松于玄舍。予却立柏影下。使童子問曰。松師在乎。玄掉頭不顧而去。予心知爲玄也。亟呼之。玄大喜。遍告其徒曰。元長眼差矣。乃能從柏影下識予。因跳躍不自休。予笑曰。借使君能酬童子問。幾失君矣。因與松師齋澄輩話其事。不覺悽然。昔龐安常病聾。求診者必相眎以筆。東坡居士云。君以眼爲耳。吾以手爲口。皆一時異人也。萬歷年月日。

安孫

龐德公釋耕壟上。不就官祿。劉表問之曰。何以遣子孫。公笑曰。吾遺之以安。至哉言也。吾指衆食窮。曾無十金之業。而朝來桐復舉十指。可呼其乳名曰安。蓋吾故有以遺之矣。若能渾其好醜之見。而免于黑白之勞。吾之所遺。較德公更爲勝之。乙巳正月廿三日書于息舫中。

登惠山

瓊州三山庵。有泉味類惠山。蘇子瞻過之。名之曰惠通。其說云。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二年前。有餉惠水者。淡惡如土。心疑之。問之客云。有富者子。亂決上流。幾害泉脈。久乃復之。味如故矣。泉力能通數千里之外。乃不相渾于咫尺之間。此惠之所以常貴也歟。李文饒置水驛以汲惠泉。而不知脈在長安。昊天觀下。鮮能知味。大抵然耳。今日與鄒公履。茹紫房。陳元瑜。登惠山。酌泉飲之。因話其事。顧謂桐曰。凡物行遠者。必不雜。豈惟水哉。時丙午冬仲十二日。月印梁溪。風謾謾着聽松上。公履再命酒數酌。頽然別去。

王先生召張伯華吹簫

大梁王松筠先生。治岷山。酌泉茹冰。風流自賞。至今人猶思之。立祠江干。口碑載道。先生嘗聞鄒民張伯華善吹簫。使人召之。誠不得辭。伯華窮甚。着布帽。衣青衣。僂行而前。先生揖之入。命吏設酒脯慰勞。談言歡謔。令奏新聲。伯華彈技馳騁。先生倚歌和之。有白金純棉之賜。明旦伯華移家匿吳門。聚徒授書。竟先生之任不歸。先生亦

不復問。

月能移世界

邵茂齋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澗。梵剎園亭。屋廡竹樹。種種常見之物。月照之則深。蒙之則淨。金碧之彩。披之則醇。慘悴之容。承之則奇。淺深濃淡之色。按之望之。則屢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濤。遠于巖谷。草生木長。閒如坐臥。人在月下。亦嘗忘我之爲我也。今夜嚴叔向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華可愛。且視之。醬盎紛然。瓦石布地而已。戲書此以信茂齋之語。時十月十六日。萬曆丙午三十四年也。同游者朱白民。邵茂齋。顧僧孺。茂齋之弟仲範。嚴叔向。沈雲父。予子桐。姪櫟。

我輩怕老成

丙午冬。虞山錢受之初試鹿鳴。予見之舟中。着澣衣甚敝。心疑之。以語瞿元初。王季和二公。曰。不然。受之卽年少高捷。肯着意耶。今日方有外祖母之戚。故爾。予笑曰。故疑之。非我輩人得意怕不老成。我輩人得意正怕老成。耳。二公絕倒。

雲霧茶

洞十從天台來。以雲霧茶見投。而煮惠水。潑之。勃勃有豈花氣。而力韻微怯。若不勝水者。故是天池之兄。虎丘之仲耳。然世莫能知。豈山深地迤。絕無好事者賞識耶。洞十云。他山焙茶多夾雜。此獨無有。果然。卽不見知。何患乎。夫使有好事者。一日露其聲價。若他山。山僧競起雜之矣。是故寶蓑于知名。物敝于長價。

喜泉

早起發惠泉。將蕪火烹之。味且敗。意殊悶悶。而壬辰主來告。朱子將所得近業。小有花木可觀。清泉潄然出屋下。甘冷異常。石甃甚古。聞之喜甚。當遣奴子乞之。名曰喜泉。他日過子將齋中。當作一泉銘。以貽好事者。我之心

淨安往不得歡喜哉。病居士記。

吾不知

歸季思死。吾輩無此清真之友矣。獨居修行。遠絕塵囂。吾決不如季思。托志簡逸。固窮自完。吾決不如王孺和。兩歲之中。二人者皆全其傲。而吾以殘敗之面目向人。日受其顏色而不得自休。悲夫。東坡有言。此處有甚麼歇不得。要是談理不談事耳。雖然。夫事則何窮之有。吾言妄矣。

里節

予友許公舜。忠雅多情。徐叔行。翩翩自喜。皆一時快士也。亡何。後先天歿。而公舜之婦汪。撫遺腹子孺瞻。未三十年。諸孫繞膝。叔行之婦朱。嚴冷自持。三孤迄有成立。麟趾振振。今年丁未。皆五十。善飯無恙。操作如常。此亦里中一盛事也。嘗因是觀之。吾與賢里。不過數十百家之聚。志士才人。往往比肩。而女子之祥。如汪如朱。如周汝蕙之婦孟。如曹秉鑑之婦朱。如周迴之婦葛。或倚嗣子。或撫稚女。皆白甌自保。冰玉讓清。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堯之時。比屋可封。于斯特盛矣。

別澄伯

澄伯從雪浪師將歸白門。過予言別。予方患脚氣。受諸痛楚。不能發一言。澄請教。爲書東坡遊廬山詩一首。貽之。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峯。是處看山迥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却因身在此山中。雪浪庵聞于天下。他日澄歸。請問此行作麼看。

千葉綠梅

梅之品。葦綠者最。然予故未見千葉綠梅也。昨歲正月二十九日。遇于魏孝廉書舍之南。奇香鮮綠。英英逼人。燃燈照之。光態浮瑩。時有吳生擲彈。沈生吹簫。李生度曲。予素不解飲酒。竟沉醉。今忽一年矣。寒威且轉。梅萼再

敷。偶想見其處。以語虞山王維烈。輒寫一幅見投。命兒子掛息舫中。潑洞山峇賞之。覺香氣馥馥從壁間出。蓋丁未之元日也。

人日

俗以人日陰晴占一歲人物休咎。出田家雜誌。然杜子美詩。一日至人日。無有不陰時。則憂憫之情。直現乎詞矣。朝來雲物澄。和日光明麗。偕子將子琴。步西林。憩默全僧舍。因話顏子亦足以發。正是春和之色。偶得句云。天機發于會心之候。顰笑舉止。忽改其平日之常。形容變于快意之時。神情意態盡更其步趨之舊。笑謂二子。此吾人日氣色也。徐步抵舍。月印澄潭。覺風物一新。無所不適。

張先生

黃門張先生伯任。面冷腸剛。投閒物外。可謂涉世之雄。其詩曰。大隱從教近市城。浮雲無迹與同清。只愁史氏搜遺逸。擬向深山護姓名。又云。懶病須從習懶成。餘生無事可關情。幾迴欲把魚竿弄。猶恐人疑似釣名。千杵萬鍛。非念念不忘天下。不作此語也。昔周茂叔借費令遊山。亦有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學道之人。更覺斌媚。

東坡賀誕

丁未臘月十九日。命桐持瓣香過容安館。爲東坡先生賀誕。僧蘊虛澄伯朗僧仲遠各誦圓覺經一卷。相與禮白衣大士。憩精舍。久之。過澄浴室。洗次。已與客飲數盞。頽然竟醉。因思坡在泗洲浴。雍熙塔下。作如夢令二闋。記之。攷其時蓋元豐七年十二月。豈亦歲俗滌除之意歟。從遊者。陳元瑜。陳純伯。周雲甫。朱子將。子桐。侄價。隸而從者。石氏子坤。

容安館

蘇子瞻取淵明語。欲作一小軒。以容安名之。多患未果。予嘗以所得子瞻像供奉蘇齋。不久齋廢。已寄守源僧舍。未久舍又廢。然則容膝之安可易而談耶。公之存也。既不能酬斯語于流離轉徙之鄉。而歿數百年後。又曾不得安一小像于僧俗方丈之地。此無與公事。而感重有感矣。今日澄伯來。云有丈室。迎子瞻常住。快哉。澄又言。公謫惠州。寄居佛寺。隨僧一飯。吾免一飯之供。而晨夕與公共享容安之適。道人憐閱。其許吾。予嘉澄意。取世長所臨龍眠本。併長洲文文起書容安館三字付之。且與之約。凡良晨永夕。願燕香茗。若如儀。否則貯清水爲供。戒一切妄庸人不得嬉戲。盪睡其旁。何者。吾悲哀庸人爾。時不自安耳。上可侍玉皇大帝。下陪卑田院乞兒。則子瞻故言之矣。

水勢

巨浸不十日。市中犬羊肉不論錢。聞者怪之。然莫知其故。朱簡庵云。茅簷四壁。魚蝦雜處。而犬羊雞鴨。與民競爭寢息之處。用是不免見殺。其多宜矣。憶昔己卯歲。吳中大水。然猶有薄熟游青二項。冬初有老氓輸租。求免曰。念某插秧時。無所得羹。殺一貓以充之。予時慄然嗟乎。己卯之亂。民家猶存貓以代羹。而今僅僅數日之間。爭殺犬羊雞鴨。以謀寢。較論水勢。今昔竟何如耶。

貓

萬歷庚辰。先君從濟上得一白貓。尾黑如漆。時奮五爪。聲如吼。鼠輒從壁上墮。扼其吭。死輒棄之。先君愛之特甚。家人具食。必先飼貓。卽坐有重客。勿問也。既八年。而先君歿。貓伏不見者三日。既殮。敝敝然從倉間出。伏柩左。飼之。輒哀鳴數聲。終不食。凡五日死。嘗戲謂貓者虎之流也。人力不能馴虎。必畜一貓。以存其武健。尙有典刑焉。自此貓死。弗忍畜也。昨歲光甫弟貽一黃者。貌甚庸。然能騰空搏鼠。又能騰躍而下。追得其已逸者。亦力矣。戊申五月十九日夜書。

適

向苦頭風。未能除服。朝來謀之小婦。盡其囊質錢。亦足爲先大人禮懺。行除服禮。兒子桐爲我製葛冠野服。修見客之儀。吾事豈不小康也哉。蚤起沐髮。方髮甚落。童子訝焉。倩郎歌曰。隨梳落去何須惜。不落終須變作絲。此三事亦吾今日之適也。

運水

有人運惠水于白下而車致之句曲者。且誇于衆。明日當會茶。車至而亡其水。主人詰之。對曰。相公故蓮鰓水耳。何運焉。坐客大笑。主人怒不止。然因是以水癖特聞。拙者之功不可沒也。戊申四月十五日。榜人顧三能爲予買罈置水。得二十斛。喜甚。戲書所聞貽之。

船不坊

虞山北關外曰李家橋。竹樹參差。河山明豁。其勝與西郭之湖田相伯仲。邵兵部墟蓮厭園。置別業於兩地。造一舫濟之。來往莫定。榜人請作坊蔭舟。兵部不可。曰。吾以舫寄吾浮踪。興至則棹矣。何用坊爲。且計坊之費不下廿金。吾存其金而買田。收其息。歲歲新之。何如。洗吾案而膠吾舟哉。吾聞兵部負英雄之略。不可則止。有船不坊。殆是寓言也。夫昔有倦游而名其室曰壑舟者。此夢後思夢之侶。較之兵部。竟何如耶。

燕壘

禮部丁長孺。布席中堂。誠家人輩。卽客至不得移席。有雙燕欲壘其上。正營度時。丁喜。心念燕主我。不與客等。嘗徙席護之。然未言也。明旦燕營東偏。度其地剛避席耳。志壹則動氣。豈不信哉。此聞之陳惺源云。惺源性惰忿。善鼓琴。嘗主禮部家。見其如此。後客死長安。

劉夫人

婁東張起潛先生。以雄文素節。表于世宗朝。海內宗師之。配劉夫人。志性公勤。尤稱伉儷。夫人在室時。家壁立。有議姻非其族者。父以窮故將許之。夫人與兄相待。對月而泣。月英射人。忽見桂樹浮空。森發丹葩。翠葉諦視。愈真。久之乃滅。後配張先生。榮名福祿。至今上甲辰考終。予與袁在心爲文祭之。有云。御龍鍾瑞光。騰月內之輝。其子蒼崖公。與孫九服讀之。泫然。夫人兄名大綸。有學行。晚歲鄉貢。通判嚴州。

二仲

近有二張仲。一華仲。一聲仲。華詔穎可喜。見人斂容不發言。更似有致。嘗偕予看月。恨不識王孺和。予告孺和如月色。政復冷淡耳。華喜。孺和聞之。作詩酬予。其詩曰。點點高花貼地霜。西風一雁下寒塘。故人此夜思顏色。落月應憐照屋梁。碧天如洗月如霜。遙憶相看共話長。我欲將心寄明月。清光落處到君傍。孺和死。風流頓絕。而華仲亦流寓他方。遂不復見。年來聲仲時過予。與人談。備諸款曲。而絕無遠心之色。貌娟好。多詩料。惜乎孺和不及見此郎也。

度荒

每日但吃陳米粥六甌。渴則煮菜豈湯飲之。煮豈法。俟一二沸後。取粥器之淨者。瀘去其殼。存實煎化。少許蜜和之。除煩解渴。極與神氣相宜。水鄉多芡。稚女日剖其實升許。以佐午前。後寂寞。兒子命倩錄香山絕句百餘章。時一歌之。吾意中事。無所不能。寫此亦夏秋間度荒之一適也。

邵仲書

海虞邵仲書。隱居竹村。圖史外無長物。而急人貧患。嘗有揮金不顧之略。讀書破萬卷。意殆不可一世。而俛首灌園。隨乘作務。不以爲苦。神氣不能當風日。而科頭萬竹坡下。臨流清嘯。竟日夕無倦色。斯其人亦奇矣。仲書之兄茂齊。雅務經濟。坎壈不偶。吾未嘗見其悶鬱之色。弟叔文。恂恂言若不出。諸友季狂游于酒人而不放。何邵氏

之多才歟。或曰。其家太丘先生實成之。予嘗過茂齋西爽閣。流水鳴琅。風鳥雜和。先生匡坐高歌。隨風水聲上下。爾時如遇君家康節於洛陽橋。低徊不欲去。

顧明卿

顧明卿長不滿五尺。喜談諧。偕予至吾谷看楓樹。明卿驚喜曰。何物滿庭芳空爾干霄。予笑曰。君言干霄。當是滿庭芳耶。明卿亦大笑。明卿名國賢。作字端楷。而面多不可之色。雅通岐黃家言。

服藥自在法

吾少時好事。多服藥。了不知勞苦。年來畏事如避敵。而飲藥之時。不啻茹荼齧蘗。肌骨俱動。此吾衰甚也。華亭李恩甫能以手按諸穴。而知病之所在。募運數番。不藥自愈。服之亦頗有驗。嘗自笑衰野之習。不堪法縛。人亦無有以法縛之者。獨服藥一事。如法而止。頗不自在。李生之術可久。又得服藥自在法矣。

眞

嚴中翰道普。不務結客名。而客有登其座者。如飲醇醪。心骨俱醉。如噉哀梨。喉吻欲仙。殆是眞性多情。表如其裏也耶。山人金雅少。素負驚人之辯。而多酒過。至中翰所。脫帽岸幘。箕踞自便。坐客訝之。而中翰禮意如平時。一日不見。輒候無恙于山人。饋遺勿絕。予嘗與山人語。溫溫耳。而覺其中有不能自吐之壘塊。被酒輒發。中翰心知其非酒過也。惟眞感眞。惟眞忘眞。不亦信夫。

識字

倩郎粗識字。讀書嘗不能句。問何故。予曰。只是不識字耳。倩曰。能句者已識字耶。其言有理。書之。

自憊

夜來與朱白民自憊往業。吾等自是天壤間討便宜人。卽不敢自附清名。不可不謂之清福。如此受用。更一傳

二傳。倘帶夾雜。基德蕩盡。吾後世必有不可知之禍矣。教養子孫。甘心埋沒。庶幾少損愆尤。斯吾等今日討便宜之上策也。戊申四月廿五日。

姚孟長

姚孟長將有所之。拉友人同行不得。亟命菩提子作伴。吾悚然有動其言。真正學問人常應無消受處。三月十二日月下書。

夢

邵茂齊既有子。心念之。夜宿嚴中翰家。夢其子跌。驚焉。亟走歸。子方與乳母戲。無恙也。茂齊喜置懷中。繞行庭除間。無何失手墮地。茂齊大驚。豈人生小小撲跌。故不可免歟。夫如是。則茂齊不歸。兒未跌耶。雖然。誠不免跌。茂齊必歸。萬歷丁未初夏日。

馬士龍

湖州馬柱耘士龍。鐫石爲業。喜飲酒。戊戌冬。過予請鐫先府君誌墓石端。勁有法度。孺和賞之。別十年矣。昨日率其子白眉來。拄杖聲歷歷然。訊之眼翳三光。已週乙歲。醫經云。鐫刻蠅文。一不治。此殆是耶。時方流火。士龍衣麻衣短襦。囊中惟印色數十兩。且云。受異人腦漏諸奇方。將以施病者。士龍故信士。其言當不妄也。

偏頭風

偏頭風之苦。病者莫能自言。方亦多岐。而罕効。戊申。予忽病此。政悶鬱時。周叔明以餅法見寄。未服也。五月五日。顧民服貽二餅。貼太陽上。一夕良已。法用南星半夏白芷三味等末。爛搗生薑葱頭爲餅。不服不吹不薰。視諸方更簡徑也。頭風與赤眼相表裏。患藥氣相觸。而數味獨不觸。朝來真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但右眼微赤耳。民服語我。留以濟人。故記之。

過海虞

今日過海虞。舟從田間破浪而走。水光接天。盧舍半浮水上。每葦聲漸瀟。涉涯如瀉。舟人不辨南北。但望虞山。時忽不見。蓋雲水掩映。諦視乃隱隱得之。然相訝以爲迷失道者數矣。午炊抵虞。偕叔向過竹村訪邵仲書。始聞桔槔聲。相訝爲祥。

吾力

吾力無如之何矣。不得不痛自儉削。以存吾恥。但親賓喪事。不敢不勉。過此恐無所用吾情。要之。意到可也。

青溪犬

有自青溪來者。舟經古墓。前有數十餓犬。徬徨其上。見舟至。競躍而入。依依作乞憐狀。蓋垣舍陸沉。犬無所歸。過此將擢人。亦不復搖尾矣。而我城中諸貴游。日來多市犬食之。以爲肥而美。此犬殆未及塚上而粥者耶。聞斯語想亦投箸。

洞山茶

王祖玉貽一時大彬壺。平平耳。而四維上下。虛空色色。可人意。今日盛洞山茶酌。已飲。倩郎問此茶何似。答曰。似時彬壺。予灑然洗盞。更酌飲之。

王先生

王先生長幹昂首。吐音清暢。與人談。必固城壘。不能相下。不勝便有忿忿之色。其人既去。但稱說所長。不訾其不及。人以此思之。垂老家益貧。而被服稽潔。無慘悴之儀。許仲嘉嘗訪之。時已病甚。須杖乃起。然猶盛修杖容。俯而不頓。又嘗作書與予。訣曰。歲月逼人。亦復何怖。但恐杖頭之贈不及盡。雅負多情。言之梗咽。不三日。先生死。先生名廷璧。後更去非。

盜有子

張某者。販棧溪。聞婦病。囊其金而馳。中道呼舟。有父子並櫓搖者。渡之。張取囊納缸中。仰而坐。舟父問張所往。來。頗以惜對。父有欣躍之色。有頃。至漫水江。多斷岸。寂無履聲。父奮櫓床撲張。張中撲墮水。其子驚呼曰。父被祟耶。若者欲自予。且以遺兒子乎。亟持其囊投岸上。指張曰。從此取道而北。不須舟。有問及者。亦勿言。吾翁疑若此。其父噤無語。張行既遠。猶詬讓不止。嗟乎。盜可謂有子矣。使天下之父聞其言。不泚然汗者。亦盜也。

周先生

王孺和讀周先生傳。作詩歌之。覽者如見其嚼齒罵坐奮肘爭言之狀。末乃云。元長有舌在不律。寫公神情得公癖。臨楮呼之驚欲出。嗚呼。芝孫不死。死亦得。此殆相好之語。先生不死。正由孺和之歌耳。每憶先生屬纊時。予見之春和坊小樓下。喘喘盡矣。強執予手言曰。吾生平多酒失。都無所恨。但氣不平時。頗亦開罪於未必不善者。則吾死有愧耳。又曰。往從傅孝雍讀。公悟言吾眼中未見此人。嘗欲倩之寫一通。今已矣。公其勉之。又以予所贈七十壽言付侍者小三。竟腹。

東臯

出海虞小東門五百步。得徑豁如。則何季穆之東臯在焉。疎林修竹。精宇廣道。嘗與邵茂齊。瞿元初。龔淵孟。王季和。錢受之。陸孟臯。沈雨若。飲其下。歡甚。有荷一畝。碧葉亭峙。一花初出水上。日曜之愈麗。如仙姝暫住人間。羽蓋簇擁而立。予樂之。笑謂季穆。昔王廡功居東臯。與仲長子光爲友。此地故隸醉鄉。今君負濟世之略。世必不能相捨。故不似三升美醞。主人諸君子大笑。今去此忽忽一年餘矣。昨日季穆來過。與予談。亶亶不欲別。予正病癘。亦復不覺痛。謂季穆曰。東臯主人好結客。非瘖則盲云何。季穆復大笑而去。

木之有瘦石之有鸚鵡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見貴于世。非世人之貴病也。病則奇。奇則至。至則傳。天隨生有言。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傳其形。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于俗。吾每與圓熟之人處。則膠舌不能言。與驚時者處。則唾與迂癖者則忘。至于歌謔巧捷之長。無所不處。亦無所不忘。蓋小病則小佳。大病則大佳。而世乃以不如己爲予病。果子病乎。亦非吾病。憐彼病也。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多者吾不能與爲友。將從其少者觀之。

世長初度

予一生善病而神全。病亦不及胸膈。以故旋作旋止。止卽忘之。凡一切時俗占驗。都無關涉。世長力不及予。不免爲諸惱所怖。病輒作。悶喘喘不能吐。思之殊令人骨戰也。今日是其初度。雲物澄和不覺洒然。豈從今不復病之驗歟。然回視往年。予所見不及爾。此何故。記之以問世長。俾有省發焉。戊申孟冬二日書于嚴叔向齋中。

沈雨若

沈雨若恂恂耳。而筆下乃有如許輸瀉跳促之勢。迴旋往復而不肯自休。奇哉。雨若好讀書。無寒暑晝夜。時嘔血數升。面輒如土。頃之作紫青色。觀者大恐。則雨若已搆思作文矣。今日讀其稿三篇。語語嘔心。殆是青紫時作耶。

獵心

徐于玉居恆齋素。動止翩翩。可謂素心人。非獨一時佳公子也。嘗出其文相示。多不衫不履氣色。讀之喜。迴旋室中。石倩忽罄墨汁不肯休。予詰之曰。主有獵心。頃之呼子琴口焉。琴腕下時不給咎。餘得二題。亦頗有致。然不得其似也。琴取一書讀云。王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疾讀一過。覆咏一過。予默不敢應。

錢先生

錢先生景行古貌赤心好談名理聞之者如從避秦人話桃花谿中事心形俱遠煩悴都消嘗下帷與其子孝廉治春秋家言冥志搜討忘餐檢括每雨窗闌寂互以所得題決賭作酒脯慰勞太史公云其遊如父子然蓋觀先生而後見父子之遊令人慙負欲死或曰先生處大事引經據傳議論鑿鑿雖賁育之勇弗能奪之矣

王祖玉

蘇泗水初到婁東鑄價未定祖玉爲置佳石伯十枚語之曰但爲某作衆始翕然某向蘇索烏絲紙祖玉聞之輒投三千幅諸人偶集某許揮灑略盡

沈參政

參政沈全吾歸德門下士甚相知愛參政雅自重都無所請其孫雨若幼孤意憐之令就童子試貽書歸德祈其獎成答曰公善人也後必有與者都無一字而是歲雨若補博士弟子參政愈益誦歸德之相成至老不替焉某嘗從雨若游參政喜爲置酒具樂歌闌舞罷不肯止性又不飲對客危坐啖菓微笑而已嘗夜罷酒天且雨與客着屐而去客強之輿不聽曰毋令後生輩笑老人憊也

阿聲

吾每思阿聲半蟬臨池令人欲忘灑櫛嘗得句云世間亦有傳神筆誰識披襟解帶情

高杏東先生

高杏東先生予祖行也豐頤長眉清約爲務多質古之儀一冠十年不換爲鼠所傷補綴而冠之或以他冠進謝弗御也嘗爲予父講說經史號稱淹博習戴氏禮爲遠近所推譽會稽陶文僖公嘗延致之還得杜氏通典一部唐子畏所校也子畏每夜盡一卷用朱黃識其旁卷盡輒寫山水人禽竹木其端或書小詩或括前意爲一二語或紀日月賊一時佳玩也先生甚加祕惜不欲示人予特愛其繪像請之輒得憐予稚小故今書不知所在矣

馬天閑于藝無所屈。心獨下予。嘗尊稱之于人。此天閑所以未至也。予何藝乎。天閑負靈秀之姿。意在淺出。而未盡深入。此其未至也。今入矣。至矣。筆之所到而境開焉。若有使焉。我何以益天閑哉。昔者梁丘據問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甚異于人也。常爲而不休。常行而不息而已矣。

夢張伯起

生平不識張伯起。己丑之歲。一邂逅李仲和舊居而已。其弟幼于之亡其身也。伯起誠不發喪。予聞而正之。客歲晤孟長子故王孝子宅。與文起期。久之乃至。文起曰。會與張伯起訣。故遲。因言伯起都無所苦。殊不失潔清之概。予又聞而善之。予與伯起如是焉已。昨夢款伯起別署。容止都雅。居然己丑所見。謂予言五味之節。可以養生。其要在均調之時。不偏其用。斯保合太和山澤之民。不食鹽醢。終于羸憊而無力。又言物有土有人。土和者上。人和者次。如蟄生于海水能傷人。經某俎則不傷。推此類具言之。其言駢聯而不可窮。其儀楚楚。自貴而遺物。殆是伯起也耶。

夜書

伍子胥知王僚好之。每入與語。遂有勇壯之氣。稍及其讎。而有切切之色。讀書至此。未嘗不憤懣而嗟吁也。丈夫須具膽成天下事。竟不免向人喉下取氣哉。偶有所撰牘。令子琴誦之。欣然自得也。而門外隱隱呵導聲甚壯。小婦曰。有如蒙子進賢冠。則必有就矣。安所得紙上快人事乎。又曰。有如此象意物。足可無愁。然不免。雖曰安貧。吾斯之未能信矣。爾時深有愧其言。

平淮西

韓昌黎平淮西碑。政堪與段碑並傳。譬之舉業焉。韓者程義也。段者墨義也。後生強解事。往往左韓而右段。非

之非者也。不見程義以式士不以取士乎。韓子曰。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又曰。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由是觀之。然則韓子既自知之。又知其人。有以取之矣。而左右袒焉。何哉。

奉養

人子之所不能自必。以致之親者。進士也。既登進士。則其力可以無所不竭。無不可必之心。然有一焉。匏繫官守。地遠睽隔。而國家功令。得予告終養。皇祖以孝治天下。恩孰大焉。然制曰。一子許終養。有以其弟出爲人後。請之而得者。吾鄉刑部主事王先生執禮也。制曰。母老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准歸養。有以孀子既歿。庶長子請之而得者。上虞康憲鄭先生一麟也。噫。寬奉養之路。廣求忠之門。其至矣哉。而世又有借以行巧者。朝廷亦往往知而不問也。

衛叔寶言

言發于心。而衝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子。與其逆子也。甯逆人。故卒吐之。此東坡養生之說也。予每逆人。而久之愈不能平。逆子而頃就消落。斯知東坡之膽。斷乎不可及已。夫既不及之。而猶爲其事。豈不謬哉。衛叔寶有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吾將行之終身焉。蓋年老境逼。苟動于氣。自知其不能堪。故雖所尊信如東坡。要不以其說爲是也。

劉管

劉遣民就舡作鱸。雖曰不要名。吾不信也。管幼安懷寶遁世。灑澡手足。始闕園圃。噫。幼安秀。幼安真。

朱夫人

顧莒州妻朱夫人。女丈夫也。性挾風霜。尤攻文藻。雖復流離顛沛之際。朱黃不去其手。慘悴不形其容。求之近

古楊用脩婦莫能過也。有集未行世。知者憾焉。偶檢其送茂儉之楚一律。漫錄之以俟璧合。茂儉。莒州初字也。長亭柳色漸移陰。一曲驪駒酒漫斟。春夢每驚巫峽遠。離情還共楚江深。無魚羈旅休彈缺。有鴈來賓好寄音。別後試看清漏月。關山千里鑑同心。

爾章痘

今日遣訊爾章。且悲且喜。吾女能留一塊肉人間矣。往歲婢子荷花言。吾女大病時。乳母劉二遺立于旁。相視流淚。尤不能忘其子。今幸脫此關。覺人情安妥。須其成也。爾章痘疹。自月之十七日。陳興培貽書來告。卽稠密猶堪勝載。吾爾時眼光落江南樹色矣。今日敢筆其事。豈不幸哉。捱過三十刻許。當又得痘回消息也。小者雖未然。顧神氣可仗。吾且必之于理無恐耳。

世長

先世長去年此日。猶着新衣。觴予草堂。予謂之曰。君宜自逸。不須便作主人。世長依依久之而去。步步回頭。是日午餘。繆仲醇自婁東聞世長病來訪。予喜甚。偕詣西林看之。冠幘儼然。意亦甚喜。仲醇爲好語慰藉。而私予曰。元長何得無弟。除赤身入山。便能無念。乃活耳。予固強之。仲醇曰。此症釀久所致。但患其發。今發矣。如之奈何。既別。予步不能前。而世長迎予笑曰。竊觀仲醇之色。我已知。倘猶事在我乎。兄毋恐。予歸草堂。而座上三十二客競相勞問。予唯唯不能措一詞也。蓋予之憂世長。自知其病已切。而雅信仲醇。聊試以其言卜之耳。自是以後。亦屢見減可。予憂之甚。自世長歿。而後痛其相好神完。不似便止于五十三歲人也。悲夫。甲寅六月二日記。

故鄰

里人七十有請爲祝詞者。率爾應之。不暇深思也。七十翁豈所謂許老名堂者耶。予與賢宅後凡六姓。曰瞿。曰許。曰吳。曰陸。曰湯。曰吳。皆小有坦屋。多墳墓。互相婚媾。頗能自食其力。而瞿爲之長。故比部伯陽先生裔孫也。

後徙而東不百步許氏常賣卜祀玄武至虔予髮未燥輒祈之許老多語言之贈乃不意其郎便爲七十歲人也陸老名尙文遇事輒辦與許隔垣而處而許氏房巍然獨存不啻魯靈光矣吳老文秀墓賴其甥名壽者保之壽之子今給事縣庭不復食其力如初湯子恩侍光甫弟爲縣守城卒其一吳某故攝者頗有風儀恂恂然言不出其口後絕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予不免率爾于許氏之請毋乃非其義乎

破山長老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適爽有氣開士中了人也達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署其册云某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亦爾長老曰貧道爲十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禪師默然蓋其鋒穎如此其後破山常住爲鉢菴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力純以身教化人不久謝世其徒六空者威眼辯舌盛有血氣能言其父爲何心隱所連繫江右獄中事神情都往今亦稱古人矣人之云亡破山寺安能無寂寂乎無着故具眼然見子輒多俊語可追而憶也鉢庵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爲予指授方藥則疊疊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豈其有夙因耶伊君鼓自破山歸具言今日狀爲之慨然蓋去來本無而情鍾吾輩東坡故言之矣

真澄

川僧真澄號海宇募造旛檀佛像一座請予疏焉予昔與洞十師約貧人念無可捨意欲以筆墨作佛事無問根智師許之迄今不敢忘然予言故不足重而事各有緣往往願而不至澄勤苦晝夜具四威儀將必就眉山有高明者嘗於西林燃指供佛務苦瘠其身具足諸願而去予亦稍施筆墨助之不知別來精進何如澄順慶人家興福寺嘗爲王平倩先生主能言其居家孝友狀又能誦其所作諸義累牘不遺澄亦可喜人也

支和亭

昔與沈元澄戲多流連彌日支和亭嘗與焉丙申而後遂不復見今日與仲開季淳同詣某所鬚髮皤如而言

笑舉止宛然無異。蓋其人但取自適。而無甚感慨不平之傷。其懷得之故有道矣。元澄適然天放。今之古人。昔之吾友。見和亭不覺傍皇竟日。

王世周

王世周先生。捫蝨談詩。故自脩遠。而雞骨支床。俯首便睡。時有帶夢飢飢之容。哺啜亦不及盪時。可念也。可惜也。邦有先生所謂山川之秀。而世未有能安之者。真隱之于人遠矣哉。錢受之爲關尹馬仲良言之。意欲相滋聽其談義。不知如先生者。政不須談。豈二公知之不盡耶。王右軍晚歲與人別。輒作數日惡。某于先生蓋有甚焉。

二奇

今日得二奇士。曰魏肇曾。曰支世程。皆終童之年耳。魏揮灑自如。無不滿志。其博浪椎門。蟋蟀諸論。琅琅有作述意。支醇遠華腴。才料可兼十人。自有耳目。未見如此。眉公曰。魏如鳳鷁破殼。虎子食牛。某亦曰。支如孫策遇劉。便恐英雄忌人。

顧先生靖甫詩

某作日記。意欲隨所得多少書之。然終不能盡。今日偶閱顧靖甫先生詩。則又未恐其不盡矣。先生詩文至多。而世未有傳者。此卷得之。謝舍之所藏云。舍之事先生久。能周旋于貧苦患難無聊之中。又嘗自賣一吏部家。爲先生自冤狀。而先生用是卒顯於時。及先生之歿也。舍之繪像而祠之。飲食必祭。語及則淚溼溼不可止。世人謂飲食談笑之交。未必可仗。豈盡然哉。然因是。可以知先生憐才之素矣。詩十九篇。

重來歌舞地。一望一魂銷。楊柳樓前塔。芙蓉院裏橋。夢餘今夜枕。曲遠舊時簫。縱有空梁燕。誰能認玉鑱。一感舊。

憶昔千金散。頻將百寶裝。厭厭成夜醉。點點是春光。大樹烟迷席。雲屏月映常。試看今日徑。甯似舊時堂。虹

玉光俱盡。飄珠影尚懸。一朝辭畫棟。何處照華筵。撫已知膏鑠。逢人悟火傳。所嗟違壯志。乘興覽韋編。一燈歎
壯志辭塵鞅。禪心就法林。入山春欲半。去路雪猶深。茶乳時來雀。花香屢變禽。不知長誦處。幾度綠羅陰。送
張仲立讀書虎丘

地遠機能息。羣鷗狎不飛。漁人催鼓閏。蠶女抱筐肥。雨氣來峯色。烟波散月輝。平生湖上意。於此澹忘歸。過
柴疑甫湖上新居

念爾居偏寂。經旬長綠苔。隔城看月過。出徑問花開。扶病惟餘骨。題詩忽擅才。門前新景合。春水泛渠來。含
之病起貽贈以詩

入秋常作客。向晚尙尋僧。榻與雲同臥。臺因雨未登。寂喧俱幻境。去住總離形。夜半看明月。松蘿色滿庭。宿
鏡湖上入房

海色逢君思不禁。共攜經履快登臨。客迷芳草春初半。人問桃花歲已深。坐久城霞微斂黛。晚來山翠尙成陰。
尊前惜別須沉醉。每負年華折寸心。孫齊之招飲桃花澗

同游流落恨如何。轉惜年華逐逝波。青鏡罷窺違壯志。綠樽頻御且狂歌。書從庭下披芸草。衣向山中戀薜蘿。
書靜掩關無過客。祇堪趺坐學維摩。東張仲立

仙郎標格玉壺清。綠鬢青袍烏帽輕。展墓已酬人子志。到京重喜大官迎。山中不飲茱萸酒。天上惟調芍藥羹。
明日登高君已別。何緣笑語嗣參軍。重陽前一日送孟光祿

少年報國欲從戎。萬里長驅逐塞鴻。誤被鑠金成精毀。羞論射石建奇功。櫪前荒草無嘶馬。匣底寒霜有蝮龍。
問道君王方拊髀。誰將魏尙起雲中。賦得乘將一首

傷心萬事獨淒涼。貧賤那堪別故鄉。名愧仲宣還寓楚。才非賈傅亦浮湘。雁書天外憑妻寄。魚鮓江頭憶母將。芳杜汀洲隨處綠。祇飛春夢到池塘。（別家一首）

春山西礪幾登臨。坐倚長藤玩夕陰。客至可方招桂隱。遠來何異撫松吟。纏綿心事滋新蔓。俛仰風光隔舊林。縱道南枝懷越鳥。亦將無住臥禪心。（山之西有藤蘿春凡四宿其下感悟命篇）

東郊已見三陽歷。比苑仍看五出花。應是隨風迷蝶舞。還疑照水傍梅斜。避寒祇許扃袁戶。乘興無須訪戴家。縱有妍辭能作賦。梁園今不重才華。（春雪詞）

夜月驚烏影寂寥。隴雲飛處下亭皋。羣飄孤寺迷蒼徑。亂洒重河響碧濤。客謝平原珠履散。兵殘楚帳鉄衣凋。誰將薄命題詩句。流向春溝出御橋。（詠落葉）

江水風吹最可憐。隨春飄泊向誰邊。飛成小蝶猶疑夢。散入羣鷗亦是緣。謝女才情疑夜雪。魏妃愁思亂朝烟。韶華未離人間劫。滅度無餘始悟禪。（尼院楊花）

人世流光總易逾。芙蓉欲放又驚秋。山中到處攜輕履。湖上重來浮小舟。百里土風元自合。五陵豪興未全休。逢君妙曲當杯訴。忘却平原十日留。（攜沈生泛秋累日詩以贈之）

扁丹桃葉倚吳歌。秋思如春可奈何。神女臺前弄雲雨。漁郎溪上狎風波。宜顰西子容顏在。苦踈東鄰歲月多。自是鵲橋非易度。笑將澤國比銀河。（無題）

比邨山頭啼破春。野田棠梨愁殺人。松枯石碎麒麟死。風乾草露吹行塵。千年碧土埋香玉。有酒無魂向誰哭。垂楊裊裊逗輕烟。下馬東城挽新綠。（北邨行）

金翁

先從姑嫁金翁。名汝礪。少與支有功。張伯任諸老稱爾汝。交賦詩飲酒。凝然有大家之氣。諸老既起家爲大官。

翁獨浮沉諸生間。時蹶時起。不甚屑意。伯闇既知名當世。便謝去。其諸生。掀髯萬卷中。邑人自推重之。嘗游楚黃。歸爲某道。其江山之勝。歷歷在目。今日讀翁大樹齋詩。如見古人。輒爲紀之。叔闇能文章。定有紀錄。爲翁頰上加三毫也。從姑甚愛于王叔健甫君。擇壻得翁。齊眉舉案。至老勿衰。說者爲有梁孟之風焉。

嚴公調

往在沈先生許。見嚴公調陳公虞王孝然作義。歎爲方今之俊。而公虞孝然逐相繼脫泥塗。雖未完局。可俟旦暮。公調獨飭儻諸生中。意思都盡。昔孟夙讀嚴義。深相賞識。謂可當世一人。今日閱貽清堂諸篇。故當不負孟夙。

狹邪

某年少時。頗好狹邪游。然未嘗不自貴重。所以往往詘其強有力者。而絕未嘗有辭色之傷。花風柳月。豈必召侮啓羞。時以求爲富家。奸行小慧。則不免僂辱。不然。倩女歌兒。將成長物也哉。李世民不衫不履。褻裘揚揚而至。遂令天下有心人銷殞殆盡。韓淮陰驅市人而用之。提百萬兵。如使左右臂。是遵何術乎。虎有畏。火有燄。皆物之不自知者也。

崑山社

吾鄉文社。最盛于顧文康之十一人。其後皆去爲大官。得諡者三。腰犀玉者四。其規人受一目。目之難就者。必方奉常魏恭簡受之。予猶及見其社刻一編于顧元宰之東園。彬彬質有其文者也。歸太僕有南北二社。同日並舉。太僕卯午之南。未酉之北。飲酒談笑。寬然有餘。于時文學之士。霞布雲蒸。如李廉甫方思曾張自新。其最著矣。而又時就政于吳孝廉秀甫。今文而步古文之脈。自吾鄉始也。穆宗章皇帝初元。有詔限字。短調聿新。則陳晉卿許公巨顧茂善主其盟。王伯欽顧實甫王幼文踵其盛。二社人文。後先熠燿。邇年以來。多以廢閣爲老成。狎主爲迂妄。四方修文之彥。聞數鹿城。豎指而過之矣。攷其藻麗。豈曰無人。而合志者寡。有美不著。王淑士張宗曉輩。力

振其衰。旗鼓相望。無出處後先。社友離合。暉映先哲。領袖後進。其在遺清堂。諸君子耶。癸丑之冬。有介金伯關。俾予爲序者。會先世長之變不果。自今觀之。鐘鼓管籥。箏瑟琵琶。叶唱齊鳴。而某欲操豚蹄。盎漿爲諸君子一擊缶也。豈不謬哉。讀社草孟義之四。漫題數行。以謝不能作序之過。非獨爲先世長之變而輒止者也。

元神

寒暑之變。至于折膠流金。而人能堪之者。元神在也。童子琢冰以爲樂。田峻賈豎。赤日焦面。飲噉如常。此豈有異術哉。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謂吾性怯暑。久而彌甚者。此諱老之談也。降地之魄。事須則堅。夏死之人。不日而腐。今吾喘喘之形。所爭不能尺寸矣。危哉危哉。

悻

少事尹吾。苦心擬議。戊寅在大樹齋。每構一目。輒扃其戶。有十易草不得者。政營度時。狄仲魯相詢。聞呼厥然而驚。悻悻若墜。仲魯曰。此悻也。故警有之。但食荔奴乃止。然亦旋已。不知奴之効也。又一日。侍先君子。弈。落子發之。醫者教服天王補心丹。未竟而已。止不竟服。自是每有驚悼輒發。不藥自止。癸丑先世長之痛。發漸數。今年四月十五日。至于今。發不可止矣。若騎追。若椎擊。若帶夢。相視惘惘。不知身何處所。若有不得已之出。總之。無深楚而有久悶。茫昧愴怳而已。或對客談笑。或聽童子讀書。或潛思小令小詩。則差減。久亦大劇。不知何爲也。所藏方書。旣漫漶不可檢。童子不健于視字。又不能句。不知檢。但憶經云。心痛九種。悻處其一。又云。久病無寒。暴病非熱。予所患。殆熱厥乎。予自二十歲後。無月不病。無病不劇。所最苦。一脚氣一怔忡。腳氣類傷寒。其楚無類者。顧守中云。衝心則不治。爾時多服楊梅仁。及膠而止。遂不復作。今之爲患。其與生俱者乎。死而已乎。

鄧文潔

鄧文潔公爲舉子時。屏處山中。獨與李某爲友。李至。必出所構義相商質。遂命局。其後但命局耳。李訝之。公笑

曰。會元文難就。更不易看。辛未在場中。與王伯欽先生連舍。王頗自負。見鄧卷愕然。出語人曰。未見鄧時。妄意場中無如予者。既見鄧。場中莫須盡如鄧者。

夢王季和

夢訪王季和山中。臨澗依谷。頗極野宕之致。季和敝服亂頭。教小學生數人。聞某至。徹講而出。已入畢講。床上圖書紛披。庭中小桂爛發。粟委香浮。逼人鼻觀。某爲致南香水兩罈而去。昔與季和別。在癸丑正月之八日。今歲正月十日。詢受之。知季和山居耳。如水之交。夢寐無異。豈晉孟嘉使還。當有山中人消息耶。南零之餉。殊有異意。更覓便羽告之。

孟光祿景淳

某與孟光祿交幾四十年。每見其門戶之擾。意外之事。多有非常。光祿處之晏如。絕不見其矜盛之容。未久輒定。故是可用之才。非資郎之匹也。家仍素封。世眼所矚。而徵仕公當晏然之日。厚施戚屬。爲力頗易于光祿。斯亦彼此各一時矣。由是觀之。甯能免參差之舌乎。藉使光祿爲一介書生。當在有志之列。卽不然。富非指名。亦必與于厚倫睦族之品。欲以吾說作一祭光祿文。病甚未果。乃因弔而志之。

朱懷東

舟行熱不可忍。興杜醒陶小憩于魚郊園。則朱明卿在焉。晤言之際。默然久之。念懷東先生見某嗟賞。將有郗公坦腹之觀。雖未竟約。終不忘北海偉器之待。丰神談笑。宛然在目。而某一生坎壈。使先生不名知人。慚負何極。既別去。猶復卒卒自語。

三文

昨公亮攜三文見訪。未嘗吐音發韻。酬答之際。虛室冷然。或難其暑月僑居。羸瘦之甚。政不知籠禽婉瑟。故由

樊縷中取勝耳。

許寅季

昔許寅季訪某草堂。甫入座。便奏新聲兩闋。笑詠而去。某甚重之。愧不能操阮千里琴與之相答響也。寅季上虎丘石。歌吹寂然。斯亦獨詣于此道者矣。又有李奉虞者。貌古渾聲若老人之咳。且譁而寅季自以爲不及。此意未深解也。某嘗識李于鄒先生座上。周旋竟日。其意亦自云爾。腔推崑山。音稱無錫。而許李皆吳中人。政猶文在鄒魯。而風必吳會也耶。

病暑

人有病暑者。不健匕筯。肌肉暗削。仍至不能自言其所苦。某則不然。見家人具食。徹體都汗。性好茗菴。滌壺列水。動以數十次第引啜。童不暇炊。至五六月。都不得盡一器。烟生喉舌。腑膈焦枯。少噉時菓。差覺小潤。膚汗額泚。如荷繹綫。拍蚊沾血。竟夕無眠。清蟬嘶露。皮毛蝟起。而體不加羸。心情殆盡。此則某病暑之候也。加以頽年害悻。百感具興。空谷乍響。如追突至。談笑喧湛。不異平日。被髮朝吟。俯首思睡。涼風短夜。或不就床。又餅儲嘗恥。黃口噉噉。計算米鹽。朝支暮詘。甯有好懷。消此永日。然而紛床盈几。無非蠹冊。開徑延賓。時來英彥。砌卉盆花。奇香馥鼻。池鮮樹嫩。足比蓴鱸。雖云寄視坤筠。故自洋洋盈耳。敢晷不足。妄有遐思。偶三伏之云徂。聊支頤而紀日。

陶寫

謝太傅疲暮之年。賴絲竹陶寫。王右軍觀田里所行。故以爲拊掌之資。此二境真攝養之妙旨。某佩王理。自入春。不詣游晏。間課弱孫句讀。旣成誦。亦自欣爾有喜。今日聽周小一歌。覺謝理更優。然終不欲以寒儉向人。使陶寫之致未秀。

玉柱塔

經玉柱塔下。聞鐸聲鏗然。徒倚久之。念建塔之議。始于江右劉先生文正。其說云。岷無百年之家。難爲長族。建此則一變矣。今李中丞濟美。實聞此言。其後二十年。白之觀察刑子愿。得贖爰八百金。而侍御劉在田。應龍爲縣。命性長老董其事。十年而成。其始末。中丞之力多焉。長老故汝甯人。饒血氣。有爲之功。往往而就。晚歲始畜徒。持誦。竟爲僧。戶長。然非營私所致也。徒呢匪人。不免破碎。或疑長老之果無招迂曲。因此不然。長老端然坐化。自因自果。而比匪破碎。則其徒之因果明矣。某與長老爲世外交。幾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王房仲故宅

路逢九服使。知在陳道安許。願詣之。則房仲故宅也。長廊棲鷗。穴鼠竄瓦。問所爲房仲嗣者。則以不類歸宗矣。潘嫂亦老病。力支故業。多買金。爲房仲收拾遺文。可敬也。延道安課其從子。聊以遣昕夕。庭戶肅然。問逸季所居。則闕無一人。門施扁鐻。獨三殯在焉。傷哉傷哉。昔游房仲逸季間。甚相欽重。其後祖玉視予。真有通家肉骨之誼。間一候之。必迎予曲巷中。握手之情可掬。每過予。極歡乃罷。但以一童自隨。便令給役。曰張先生家故貧。毋令奴輩從旁揄揄也。一日與子顯偕訪。予默坐聽其兄弟自相往復。各數十交不倦。真王謝家佳子弟也。嗣玉已逝。子顯病且久。使人不欲以刺字通。此日我心何如哉。

偶紀

有孝廉將對公車。以素篋留別所私妓。援筆書云。我攜長缺赴神京。君向秦樓理舊箏。已袖手久之未下。一同游績之曰。正是將軍不下馬。果然各自奔（去聲）前程。

金子魚

金子魚方強仕。去不詣公車。居鄉務行其德。不求道廣。故是陳太丘以上人。宅後有園。因竹樹于隣舍。週遭菁葱。參差翁鬱。獨坐彌月。時呼子柔叔達。歡飲其間。境與人嘗相得矣。予至。見其二子。止予宿。不可。子魚曰。吾與若

皆老矣。地且隔。安所接。听夕而輕別焉。予曰。然。故不欲冒暑相就。作一番交際耳。既別。予亦依依久之。因憶子魚無子之時。意甚憂。子柔獨否。今兩家郎已見頭角。子魚指其長郎額。乃出乎頂上。子柔郎見予。令小坐。開同舍生讀。頃馳去。前際後際。甯有窮乎。

子柔

子柔櫛而揖予。予知子柔。休夏不櫛也。見所知何櫛焉。子柔曰。不櫛非例也。取適而已矣。子來我不能爲主。然必有主者。子在我必爲客。且勿問主矣。今日不解櫛矣。已而仲和至。予果以休夏不及子柔。而子柔至。于是衆客大喜。江生援搗而歌。其聲泠泠然。輕重疾徐。無不均節。訊之。則江文宇之子。雜歌新令者也。座客凡六人。叔達實甫。公路。吉父。子柔。暨予。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睇飛鷺。跼跼水際。故不減武陵長壘。夏秋間。龍吟湖底。烟霧翔湧。吳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予每想至其處。一水之隔。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笑也。長倩許我。導絲千縷。當乘輿訪之。

王公子

故侯王松筠先生去。岨五十年。吏民幾無在者。聞其郎至。爭雨汗觀之。咨嗟載道。無問所不知何人。此可以占人心矣。神明之後。行李蕭然。不知有大力者將何以謀之。先生晚歲得子三人。而此中訛傳先生無子。驚相告語。謂天之報施何如也。李中丞保釐東郊。始識其次君。一見宛然。嘗語某。舉體無弗肖者。先生辱與先君善。而某亦以童子就試。得當于先生。僅能隨諸父老。咨嗟惋嘆而已。可不哀哉。二子名廷樞。廷棟。天啓甲子鄉薦。

修梵

訪祥符二王。因過晉長倩許。修梵出遊。既揖。不知涕之何從也。先世長頤物色修梵。謂可成名。而梵與處三事。世長危急之中。周旋甚力。動止之際。捨二士無當者。世長既歿。二士哭之慟。可謂方外情深。今不知其近詣何如。方便咽時故不及詳也。

秋暑

是月之五日。至于今年來。無此秋暑矣。今日頗有風。而無涼颺。然樹杪時作淅瀝聲。藕花瓣亦稍露筋脈。秋後熱爲時幾許耶。爲之慨然。

曹周翰

曹周翰患風疾。勢漸平復。躁更非常。顧端木云。恐無瘥理。予謂不然。凡症惡相反。周翰之非常固其常耳。端木笑曰。乃不畏盡耶。周翰蓋功名之士。雙眼不可一世。其才故足相當。老而彌困。而世人競以富人之苛禮責周翰。卽非周翰之才性將不免躁。猶憶乙巳歲。周翰別某詣長安曰。設有盡得吾產者。奉我二頃村田。三畝園圃。數廬精舍。萬卷圖書。至老而不間。吾安肯衣蓋衣。冠僕頭。僕僕長安貴人馬足間耶。某聞惋然。去今九歲矣。藍衣如故。能無慙乎。昔王逸季既歿。論房仲事者多異同。周翰在青丘梅花樓上。墮樓以白其不然。此何如肝膈哉。世人欲殺周翰。惡其驕而自矜。故誠有之。然某與孺和。務以氣凌周翰幾二十年。無間言。陳登曰。所敬若此。何驕之有。

聞蟋蟀

候蟲時鳥。所知不過春秋晦朔之交。所居不越灌莽庭戶之際。然猶爲天宣化。應時而發。雖復悠揚均節。自詠其成。若自喜之情。而田夫閨婦。爲之感動。奮起不忘其所有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獨老不復振。如某者矣。夜聞蟋蟀於砌下。搔首慨然。但喜暑隨三伏去。不知秋送二毛來。

西瓜

夏秋間多病肺熱。沃以瓜液。則頓然而消。昨在練川。問瓜于柵橋。色味淡惡。不及常品。某怪之。疑其非種。土人曰。不然。直是土變耳。今其派在黃慶。出練川之北城門五里。曰黃慶也。往購之。亦不佳。連啜數十箇。皆曰。黃慶皆無故柵橋者。既抵舍。晉長倩見貺數顆。稍甘。令奴子索之。玄明村甘而脆矣。吾鄉土故得不變耶。有問邵平瓜當何所。似某噉不徹。又問曰。如后妃葛。如九畹蘭。如東籬菊。如天隨蟹。如小龍團茶。如簞簞谷筍。

姜顧

某好自放。少嘗問射于顧生。惟訥。多所指發。終不能身其事。又嘗問數于姜老雲峯。廣試射覆。以爲樂。隨所觀變。必布之以卦。如郭璞王早隗炤之能。所言立驗。雖久遠無僭者。自姜老歿。而某所試射覆家無慮十數。大都取噤而已矣。言無當也。丁亥之歲。周仲昭求卦于先春館中。得乾之亢。其占曰。龍亢而戰。血玄以黃。陰陽相搏。五歲偕亡。爰此宅兆。無首在堂。不六年。夫婦相繼天歿。堂更他主。中祀一陣亡者。今塑像在焉。可異也。庚寅秋。姜老在某許。有醫者楊。擁蓋策良。揚揚而至。見老蹙然改容曰。翁真仙人耶。某問故。楊曰。三十年前。翁肆如市。予抱一兒往觀之。翁笑曰。此非若子若苦無金。吾政憂若無子耳。後十五年。吾肆且東。吾門可以羅雀。而若黃金滿籬矣。吾隨兔走。當與若相見。翁斯語常在心頭也。今日再見翁。真仙人耶。第兔走云何。老曰。吾行在卯。君不知明年辛卯乎。卒如其言。楊亦終無子。老好黃白之術。爲之輒敗。不剩一錢。某嘗戲之曰。神仙恍惚。不如粥數。老曰。吾數不可粥。縱得金如山。終不給殮耳。嗟乎。翁豈自知其無成。而故以黃白耗其日月哉。要之亦數矣。惟訥論射。以心手眼。若一爲用。養氣爲體。某嘗語惟訥。昔人射牛。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豈心手眼到耶。惟訥曰。養之將自及。吾愧未能也。惟訥好異書。又能曲其才力。得之手自抄錄。寒暑晝夜不輟。噫。前後際人。多不相逮。昔者吾友已成古今矣。傷哉。夢裏音容。歡然如故。困援筆記其一二。某嘗爲惟訥作傳。猶未盡。而雲峯之奇。不可殫數。當若之何。

夢

冷枕單床。未酉而息。多夢山石玲瓏。與之曲折上下。而絕無林木之觀。意亦不怡。若有所赴而求至者。解者曰。此勞力之象。米鹽追逐之應也。頃風流得意之事。憑仗夢神。政可得半。及其衰也。山骨都來。礙人欠伸。而覺兩脇殊苦。

里社

吾鄉之社。始月之十三。竟十六。邑乘所謂喧填三日。一國之人若狂指此。予自少不喜觀社。而好當其時。蓋淑氣清和。卉物條暢。鼓吹近遠。士女雲集。亦歌風賁俗者所不廢也。亡何國丁其戚。吏息其民。素車踰躅。以避滯濕。鼓函胡而乏響。言念曩昔。感茲舊筍。筆墨如新。日記可述。甲辰開卷。註子女婚嫁之期。乙巳空文。垂海虞顧李之號。丙午失恃于護庭。何知歲月。丁未剖書于雙鯉。獨紀南昌。戊申大雨。如澍魚蝦雜處之災。爲之兆也。己酉好賦閒情。有美薜名花之詠。樂忘死矣。庚戌珠沉掌上。誰能對景不傷心。辛亥茶鬥同人。喜聽擲彈邀夜月。壬子之歡會。合尊促坐者十二人。甯知豆蔻花先埋塵土。癸丑之索居。冷僻閒吟者如平日。不信同林鳥且欲離羣。淚灑空花。燈寂寂。游魂昨夢漏沉沉。紫豔離披。霖雨洗來香獨膩。烏衣嘯喏。麥風吹起燕將雛。自喜門前息交人。傳籬外賽會神。面自新。衣冠禮樂。日增其舊。民情漸減。狂歌醉舞。寢失其初。何人能致貧病老。敢信十年閱世彌窮。丙庚癸那堪三疇。感時序之無情。悲週甲而猶載。

雨洗

雨洗碧落。多作青錦。翠玫花鮮芬照日。風流近遠。如噉陳家紫甘。香不可定。重羅楚楚。指端時有冰氣。

奚亨之

奚亨之。浮沉諸生間。懨懨耳。一行診視。裘馬增色。儒家無小康。方技多速效。此定理也。吳趨張五河元舉爲諸

生庭可羅雀。及以繪顯。其門如市。先是張有弟元士。號支峯。眇一目。善寫生。爲時人所物色。張頗憐之。其後張顯而支峯之價稍落。蓋技之上下不可誣云。然舉用山水顯士以花鳥著。政不妨二難舉。先世長所從受染者也。

經元坊

方奉常曾建經元坊于興賢里。曰念吾姊歸于張。甚貧。有婦而嫠。堅柏舟之節。里人倘以予之故莫侮乎。其後。銅仁公徙坊于北塘新第。先君嗚咽不已。顧謂予。異日倘足于貲。必復之。毋忘奉常之誼。而今已矣。會有問經元坊下張家者。輒紀之。

討便宜人

世間會討便宜人。已是世間會喫虧過者。何也。會討便宜的人。靈利玄通。其于天下一切情形。精微透脫。無不照了。然後熟審便宜所在。而力就之。如老聃馮道之徒。胸中壘塊。無所不抹殺。故無所不便宜。此豈落地便宜也哉。僧孺曰。故不如沒孔竅人。飢食渴飲。夏葛冬綿。胡亂酣醉。隨地昏昏睡。爲討便宜之尤者耶。予曰。誠如君言。一切眉眼唇舌。惡乎知之矣。僧孺曰。此非我所謂便宜也。其必眉眼唇舌之所必不及。而終其身象養圈牢。不知喫虧便宜爲何物者乎。快論快論。

杜醒陶

杜醒陶見訪。輒揮涕。非今世人也。醒陶言。去年此日。世長求診于顧昌甫。頗自危。卽昌甫亦爲世長危之矣。獨予不知耳。經云。諱疾一不治。痛哉。今世長早自寬。無料理之勞。莫須免。醒陶曰。誠不免。必不肯自寬。必且勞。痛哉。痛哉。甲寅四月十七日。

李公嘉

李公嘉生不失權量。對人不能款曲。殆與予同年。未五十。便能移家僻壤。欲以農圃自老。較予故爲勝之。公嘉

云。惱人情性。莫如館賓。必免此。然後眠食有味。吾不能不記其言。

梁伯龍

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家所宗。豔歌清引。傳播戚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奇技淫巧之贈。絡繹于道。每傳柑襖飲。競渡穿針落帽。一切諸會。羅列絲竹。極其華整。歌兒舞女。不見伯龍。自以爲不祥人。有輕千里來者。而曲房眉黛。亦足自雄快。一時佳麗人也。獨詩文不敵古人。駢贍而已。今日得刻稿于其從孫雪士。雖不盡讀。覽其品目。多勝游名侶。居然不俗。中有甲寅二詩。亦多傷感之致。摘附于此。

晉世銅駝荆棘滿。石家金谷水雲屯。白頭空作江南賦。青草誰招塞北魂。此日燕歸空有樹。當年鹿去已無臺。憑高一望千山暮。零落浮雲天際來。

水學

嘗與王先生夜談水學。及會通要害。先生曰。汶接東平。有戴村壩云。蓋前爲漕梗。乃導百餘泉入汶。築壩戴村。橫互五里。遏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南流。達於淮泗。六分北流。達于漳衛。而國家數百年芻輓之利賴焉。其計乃出白英。白英者。汶上老人也。永樂中。宋司空禮。尋勝國會通故道。英乃獻策。永便國計。亦奇矣。至今分水廟廡中。有英木主。而戴村又有英專祠。世給冠帶。其子孫一人主祀。庶幾古鄉先生。歿祭于社者哉。王先生故經世才好。談治河事。語及之。津津欲吐矣。今日閱汶志。見檀戶部芳蘧序云。圖湖泉源流。併悉漕渠利害。不覺心動。因錄汶志五則。以便查攷。先生又言。遏汶流。便漕。不便于汶。擇利莫如大利。大不得不計。故未又錄漕壩如左。

邑之川爲汶。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仙臺嶺。一發萊蕪原山之陽。一發于其寨子村。會泰山諸泉之水。至靜封鎮。合而爲一。謂之大汶。又小汶出新泰宮山之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于大汶。乃西南合流。逕桃鄉無鹽及壽張。故城北。由安民亭合濟瀆東北入海。此故道也。永樂九年。尙書宋禮始築壩于戴村。遏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

南流達于濟甯。會沂泗諸水入淮。六分北流達于臨清。會漳衛諸水入海。然秋夏水漲。猶得自坎河入故道。漕與邑俱利焉。

汶之自戴村入漕渠也。委折數十里。隨所經流。有異名焉。在戴村以下爲蓆橋河。西南流至草橋堰。受龍門諸泉。及蒲灣灤水。爲草橋河。又西南流爲白馬河。聖泉河。爲鷺河。至南旺分流。爲會通河。南抵嘉祥界。首北抵東平。靳家口。凡七十有二里。夫水一也。其源之發。則爲泉。委之匯。則爲湖。導于隧。而通焉。則爲溝。域于隄。而止焉。則爲窪。爲泊。溢于堤堰。而決焉。則爲口。

泊之關于漕者。爲蒲灣。距邑北三里。一名仲勾泊。一名五花池。蓋魯溝自軍德橋而下。遂爲堤岸。水因漫出。合于停潦。民田多沒焉。其水出相浪橋。逕周家河。入汶邑之東南。爲塹。王石橋泊。拔劍泉水匯焉。西南爲釣臺泊。則馬踏之餘浸也。若魚營石樓二泊。秋夏水漲。禾用不植。然來弁之入。常備餘田。是稱沃土矣。按南旺會通河之脊也。元人遇汶。奉符以達任城。每至此。而舟膠焉。自宋司空分汶于此。而漕始利矣。然汶之禱于漕者。八十有八之泉也。非潦也。故壩於戴村。以防其洩。而坎河歲築沙壩。以聽潦之決焉。蓋以潦水汨濁。性復湍悍。勢惟分洩。則力之所衝。始微。淤之所挾。始寡。堤不歲潰。淺不歲填。民田亦不歲沒。厥利溥矣。萬歷戊子間。歲旱。泉涸。疏濬復廢。而漕艘始梗。行水者見四汶河身。漸以淺狹。上流之勢。俛欲西趨。石壩聿築。潦始爲害。畚插之役。無歲不勤。夫額弗充。漸及里甲。崇原平壩。變爲沮洳。結茅積稼。或隨浮苴。舒司空開渠河口之下。蓋深知前人之非。而重毀其功也。然汶水挾潦而注。西觸于石。驟折以南。其勢彌怒。故患終不免耳。或疑潦盡洩。則湖水或減。不知沙壩之時。潦須盡西也。若今之氾濫。則盡啓諸閘。及斗門洩之。猶襄隄沒岸。舟禁不行。豈湖之所能蓄耶。願司水衡者。濬泉防湖。監臨閘座。復于泗汶河身。務求深廣。如宋司空時。則南注之勢。駛矣。若流潦是需。待命于天。脫值亢旱。將何以濟。詎所以爲國家長計哉。按漕之壩。一曰滾水石壩。汶之壩。二曰何家石壩。曰草橋土

壩。其接隣境而關于邑之利害者三。曰坎河石壩。曰戴村土壩。曰長溝石壩。按自沙壩廢。而汶流入海之道。遂塞于坎河。濁潦怒湍。沃壤爲浸。長溝之間。又私增土壩。以捍其壑。此邑之所以嘆懷襄也。陸水部撤土壩。害減十二。乃汶猶挾潦。括沙底于分水。以爲漕梗。故大挑之役。歲爲民病。而始則築隔。繼則起水。終則挑隔。每用力于無益之地。曷若于上原築壩之處。建石閘一座。欲行濬撈。札板斷流。不用椿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卽不能如沙壩時淺不歲。終不猶力少而功多乎。

譚公亮書

譚氏篡嗣于草野之鄉。而公亮夢其父風泉。靈顯告誠于燕臺之下。皆以癸丑八月十七日。公亮既覺。卽爲沈洪老言之。非已事而神之也。公亮面冷頭方。常若不可一世。世人競拾其闊達高華之好。以相警誦。有識者或和之。然而非也。大德不踰閑。今日友輩中。吾信之公亮矣。頃得其書云。父子恩深。音容相召。三千里外。如對面談。弟是以拊心自誓。糜爛爲期。決不敢爲自全之計。乃不意抄家斬嗣之揭。反出某氏。夫挾通神之資。連銷骨之舌。其勢應爾。我又何辭。但不爲知己羞。無憾耳。覽之欲涕。漫紀于此。

董解元西廂

董解元西廂。吳中百年前罕全本。文壽承家得之西山汪氏。首尾俱缺。其後何柘湖得完書于楊南峯。而三吳好事者皆著一編矣。又數十年。袁石公爲吳令。酷嗜之。稱爲几上之書。而此譜益著。海虞嚴伯梁。索周氏全集。付之剗厥。然急于成書。疏於攷訂。未爲善本。識者憾之。予嘗見顧明卿手寫一冊。字畫適楷。圈識截然。云錄之馮嗣宗家。今不知所在。顧全書旣出。繕寫不難。惜乎世未有傳其法者。先君云。予髮未燥時。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絃數十人合坐分。諸色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未有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天雨無爲于室。偶與李季鸞梁雪士談。因紀其事。

袁陶

袁石公遊盤山記。如春花美女。婉媚多風。陶周望台宕路程。綽有烟霞氣色。

燕

燕夢相恐聲。磬音驟然。然未成聲也。朝聽之。媿媿兒語矣。核而花。卵而飛。胎而走。皆宇宙至奇之變。而人以爲常也。

祈禳

祈禳之說。吾所不然。近見五行家。按星辰飛流躔次之度。爲休祥之符。往往而驗。此又何也。豈昔不然而今然耶。氣盛時不然而衰則然耶。將氣盛之時。一切抹倒。則我旺而神衰。而今反是也耶。毋病瘦死生貧惱憂患。惕其中而神憑之也耶。遲暮之人。歷日所不載。與俗委順。斯理之常。每聞日者言。焚香薰掃。正襟危坐。此吾祈禳之法也。必不免視力所能爲行之。久之病患亦良己。吾欲推之人事。輒紀於此。昔有苦獅子吼者。或告之力與之角。將毋免。周公馳先生笑曰。俗言凶星遇度。側身修行以禳之。凜不可犯。此河東者。吾凶星也。敬之禳之不暇。而角之也哉。聞者絕倒。然而此非戲論也。

朱子魚

朱子魚超穎可喜。時有諉氣。頃見之。又似擬遠。已讀其可禪草。紫金政與瓦石相錯。較是寶色勝。不可滅也。聞之趙九如。子魚方治園亭。竹木紛委。匠石喧雜。料理之下。不廢研席。斯真可人矣。紫金光相要從瓦石中洗出。

破戒

里中多飲酒之會。而吾家特貧。賓而不主。吾齒特長。首而不二。吾面目語言特不祥。穢戇而不可近。吾匕筯不能自主。寄與人淋漓而不穩。便念春秋六十一一切謝免。而支季淳設席徐天倪館。邀之必赴。曰不令君破戒而行。

吾意焉。予亦欣然就之。二鼓乃別。已自惟吾舍近而就遠。去故而卽新。辭雞豚之雅。而詣聲歌羅綺之歡。何論人非吾。將毋眊耶。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無錫恒

今歲三月念六日。無錫人忽恒擾不知所定。守城卒捍之。蹂踐益不可止。卒亦乘機相煽。暴劫民家。姜侯勅守者縱開城門。民乃息。然未午至西。舟亂于河。尸橫于道。棄子女相枕藉。死者不下二百餘人。而北城門尤甚。或曰。蓋孟河鹽徒相搏。訛傳至此。江陰一帶皆然。或曰。鹽販殺人潘葑。自潘葑始。已按之。絕無殺人之事。亦絕無被劫之家。此殆不可曉也。軍中夜驚于傳有之。然是帶夢惘惘。未有白晝若狂。蓋粉二百人者。往歲辛卯七月某日。吾鄉訛言寇至。驚擾踰時。民多棄子女而遁。然未嘗相踐死。慘烈如此。不知爾時士大夫作何解乎。日月之食也。陰陽厄也。宋儒猶曰。聖人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士大夫作何弭乎。陳按察榜掠城卒。爲倡亂者戒。雖不然。今日事勢故應爾。金雅少言。嚴中翰雇舡無錫。舡上人指其舡言曰。是日曾渡一百五十餘人。伏湖口。舡相接。如窟窟汀。晃顧視天日。一片幽巖。陰風襲人。姓姚矣。

祝侯書

祝侯述之。有所取士某。貽書乞憐者。侯答書曰。憂之而不能去者貧也。却之而惟恐其復來者俗也。貧俗二字。橫據胸中。豈有清風颯至乎。侯與人多沃澤。故旣去而人望之如此。錄其言爲讀書自守者式焉。

石巖花

吾鄉傅家。舊有石巖花六株。傅君植之數年。每歲花開。鮮豔奪目。傘州先生歸其所。售田數十畝。取置小樓下。用雲母石紙裝四壁。花光浮昱。都作映紅寶色。此亦風流之極致也。年來市花者。頗多易得。絕不聞有如此好事者。人與花不相值耳。花出溫台間。江陰人偏解南中花木意。接植頗繁。三四傳輒售。售輒萎。而花故不逮溫台。或

曰其地氣云。偶與晉孟嘉談。得種花訣。訣曰。種用黃泥細細揀。夏日遮陰冬不管。羊矢浸水續澆。歲歲花開枝枝滿。

壁箴

多情爽口。是汝之質。易事輕怒。是汝之習。汝乎老矣。汝既不識。何物靡靡。層籬重棘。

姚孟長

姚孟長爲諸生時。嘗草疏盟于佛曰。某甲自知黑業深重。白法輕微。叨覩人間。踟躕天地。何敢爭衡皇路。問徑雲達。但母氏劬勞。涓埃未報。而今病軀多瘁。淚眼欲枯。松柏徂冬。桑榆傍晚。儻此生不資于世福。將捐糜何當於顯揚。覽之令人淒咽。孟長既舉於鄉。而行益加修。可謂孝子。當節婦始娶時。人謂節婦婦於姚。而女于文。卽少寡可幸無患。乃不知孟長以十月之孤。幾困重役。節婦乳之。哭付大母。大母抱之。哭于公庭。其當日情形何如哉。蓋是孟長爲諸生。湖南先生致少府歸。而節婦始得安其孤寡之常。距其始十六年矣。予嘗讀黃節婦旌門銘。頌嘆姚氏門輝。代有節婦云。金華宋文憲公銘曰。寒飈蕭蕭。青燈在壁。月落參橫。猶聞夜織。眉山蘇編修頌曰。霜風淒其。落月照帷。間關機杼。形與影隨。覽斯言不淒然泣者。無父無母之人也。今天子仁聖。顯貞遂良。表厥宅里。姚一門雙節。豈願問耶。

夏德元

夏德元久不過予談。眉宇間多感奮之色。而口不言。所言皆後來英妙。無貧戚容。真白菴先生子也。試義清飭。闡然而不耀。當必有進焉。

王孺和詩餘

孺和詩稿。猶存什七。癸丑以後。詩餘殆不復見。辛巳歲。曾閱其手錄一冊。幾半咫。菁華豔發。號稱得體。壬午而

後遂不多作。壬寅歲端陽日。有點絳脣一闋。雖復神情蕭散。而感慨有餘。不無張氏愛姬雙鬢黃冠之意矣。先世長睡不可止。正在去年此日。無聊檢閱。復得此義。我痛何如。

大母生忌

晉大母閨生。其後七十年設脫之辰。都不相值。先父母以觴進。笑曰。待閨月始爲之。後六十當賀。會三姑喪未久。先父母不敢言。今上辛未。爲大母七十。在床褥四寒暑矣。先是母四十。病痞輒劇。至五十大劇。不絕如絲。然猶淹淹二十年。至屬纊。神氣湛然。不亂分縑析釧。井井均適。曰。若爲奩中物。若爲姑家物。絕未嘗有絲縷銖兩之廢。先子泣曰。母少孤貧。更大病三十年。非艱心倍人數等。某輩安所得先世手澤而見之。卽曩者更窘乏。不可縷狀。亦絕不見母出此質錢也。小子識之。守成者不當如是耶。先子言猶在耳。而母亡三十一年矣。近死之孫。母忌不能謁家廟。命桐代之。因述其事。甲寅五月三日。

偶句

剛腸難忍英雄淚。死地誰堪兒女憐。

病眼

癸巳。予館周元裕家。四月十六日夜。里社送神觀焉。眼迷炬。翌日發腫。心患之。而南昌饒先生適行縣。得失之念擾擾矣。饒至病假。又二十日。爲五月初六。始試崑山。目已皙然無恙也。甫就位。不辨天日。豈非數哉。時有同學生沈玉涵名存孝者。忘其試。翼予見饒先生。又有王司訓名體仁者。爲先生具言某平日狀。饒頗惋惜。免色詞之辱。未午放歸。又有兩堂役顧某。沈某送予歸舍。亦一時患難交也。歸至草堂。先母憂惶。不知所措。先世長從外入。面予無言。先叔父多好語慰藉。吾爾時已不復作全人之想矣。其後十七年己酉。不免爲銑鞋道人所給。床頭金殆盡。病者思起。其信然乎。然予故知道人非相給。技盡無復之耳。脫逃而去。則真可笑。既去。先世長語予曰。每見

道人視眼。其始漸有欣喜之色。後額漸顛。搖首頓足不言。知無能爲矣。

山神廟

慧聚寺四柱有張唐繇畫龍。陰雨晦冥。鱗中加潤。詔僧繇畫鎖鎖之。此吾鄉異聞也。嚮公方經營寺址。山神役五丁助之。一夕而就。臺名鬼壘。自縣官建崇功祠。而所謂廣十七丈高一丈者。不知何所矣。其存者獨山神廟耳。廟建于唐中和。著于梁天監。更額于宋。秩祀于明。燬而復新。若持左券。豈神効一夕之靈。非幻不滅耶。顧元錫請作山神廟募疏。檢志慨然。大凡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也。慧聚寺崑山一隅物耳。如楊惠之之天王。李后主之書額。張僧繇之畫龍。嚮公之講堂。竟何有哉。

龔張

先甲寅倭寇。吳中前輩張仲起龔瑞周爲寇所執。令擔。張擔而龔不能忍。語多噉嗜。張指地曰。此豈若死所耶。龔終恨恨然。寇飲輒令之歌。張取所憶詩歌之。語言動止。輒以身翼蔽龔。一夕令漁。張以蓆置池中。奮手擊水。魚躍而上。寇喜而張又睨旁舍。有釀方熟者。取以來。釀而飲之。大醉。遂與龔遁去。其後龔偃蹇仕路。終杞縣令。不能飲。張經紀其事甚悉。王奉常爲作誌。曾見之。其從孫季弘家。龔可謂孤憤人矣。始教定州抗州守。入籠抗主試。司大理抗理卿。後令杞抗御史。豈古之強直目遂者耶。張生曰。龔先生不能忍寇。孰可忍乎。仲起名振之。瑞周名起鳳。

居自菴

歸先生居項脊軒。輒扃其戶。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意。當時人知之。謂之蹈井蛙耳。乃不知其有丹穴隴中之想。如先生真功名富貴人也。予所居息菴。不減項脊。每旦計米而炊。不繼則縮步僂行。與小婦躊躇久之而出。豈復有他念乎。獨燕坐寂然。鄰家樹能分綠蔭。娛人春鳥滑滑如簧。則先生所謂揚眉瞬目。謂有奇景耳。有沈嫗者。時

賈絲子家。多見予坐起庵中。闕若無人。嘗私于小婦曰。郎老矣。猶類閨閣中物。子聞之。唯唯否否。

性

扶善鋤惡。人之性也。予性鄙不能鋤惡。然願扶善。微顯闡幽。文之道也。予道淺不必微顯。但務闡幽。

文墨

南充王都御史廷。作侍郎王思質傳。頗詳密。已讀李于鱗作。如盛暑臨流。披襟解帶。又如乍脫冬衣。徹體輕利。文章故有定價。非世人之憎愛所能損益也。弇州爲父叩閣。冤沉痛至。其情結鬱。而文功條暢。援引舊例。卒用其言。其言曰。查得先年尙書王文于謙。因石亨等奪門誣枉重罪。伊男王宗彞于冕奏辨。各復原職。欽賜祭葬。贈諡。臣父事體。委與相同。循覽顛末。要知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文墨也。大喜峯口一擁。至于遵化。當時之慘亦烈矣。而城塞故未陷也。相嵩父子。安得妄引條例耶。至兵部附葬弇州一疏。可謂弈葉重光。其言曰。臣父屬纊之際。遺書戒臣。濫受國恩。死不瞑目。不可復希身後之榮。裸身而葬。以奉先靈。是吾志也。嗟乎。王侍郎真不死矣。

文章獨行

睡菴兩孫文序云。時文者。撰時之物耳。髻之高下。眉之廣纖。媚者之笑顰。賈者之貴賤。朝更夕易。而不能以自主。且人亦走其便秀易與者耳。迎世之心急。而獨行之思寡。豈惟舉業哉。嗟乎。夫子齋可謂獨行于文矣。往歲求子齋文不可得。癸丑得之王元孚。以爲非復人間世人也。王鴛部書云。此中如郭爾光。孫子齋諸人。雅相慕尙。尊稿至輒便持去。此何解歟。豈亦不與于便秀易與者乎。眼中識字以來。靈異莫如孫郭。皆出睡菴門下。真最奇事。周自淑嘗言。高玄圃先生其人。可方子齋。惜不見其作義。然亦湯先生門下士也。先生評兩公卷。數言耳。令人無限洗發。錄置几上。爲獨行者之助云。

今人舉業。從坊刻入。從試錄策論入。安得有佳。子往往獨造。其入處居然先輩。無復嘉隆以後模子。孟義尤

最百年來惟歸太僕先生差解此也。(子蓄)

韶年耶。老宿耶。才子耶。學人耶。總之。其目中不曾留一書。留一人。空空如也。云爾。吾是以驚就之。(爾光)

思二遺

女若有乳母。子甫三歲。母棄之爲乳母東倉。與其兄依怙居。而怙故縣邏卒。守城。每夜輒依他媪。無常處。予視之。眞萍梗飄飄。不知棲泊何所矣。駭稚不知念母。皇皇逐眠食耳。予每見其顛躓離披之狀。心憐之。未嘗不思吾江南二遺也。大遺養於嗣母。就外傳。光祿言其讀書時。能以意旁曉他旨。小者整秀如其母。絕不肯向人索棗栗。繼亦慈撫之。然而眉眼之間。吾不忍轉吾念矣。

此女

汶志烈女傳有此女。蓋正德中流賊掠西南村落。獲一女欲污之。女大罵賊。遂見殺。賊感悟。以衣踐血。書此女可旌四字於壁。王又新先生作志。特表出之。且云。漆室憂國得名以地。義姑退兵得名以屬。而此女絕無姓氏。可憑。里井可據。特系之烈女之末。噫。亦良史矣。先王雅志。維風闡幽。爲務錄白英于人物。存此女于貞素。諸家志乘。未數數也。吾鄉有房氏者。嫁于顧。甫結褵。而夫客外境。鄰家失火。延燒里中。氏居小樓。夜倉皇起。亡中衣。將出戶。忽自訟曰。吾婦也。且倥偬時。而奈何以髮見舅姑。且不令外人睨耶。亟入樓焚死。明旦。出其屍瓦石間。燒過半矣。面目儼然。上衣如故。亦烈矣哉。

女仲

女仲乙酉生。其明年丙戌秋。孟光祿將問名仲。詰朝行矣。予時讀書大樹齋本源之僧舍。卜之夢。夢仲四歲死。意乃大惡。念欲罷約。而有成言。且期逼不可遂。許之。常欲自忘其夢。甲辰仲嫁孟氏。夢無驗矣。而于心終不忘。庚戌春季。仲卒。其子爾章方四歲。豈不異哉。今日讀歸先生所爲母夫人志。自言見家人哭某亦哭。然以爲母寢也。

又曰。家人召畫工畫出脉某。某曰。鼻以上畫某。鼻以下畫大姊。以其肖也。吾爾時大慟。幾欲絕。憶庚戌之日。聞仲計。檢篋中不得一錢。解衣質之。亦不滿半兩許。而風狂雨暗。不可渡。呼舟無應者。其明日始往哭仲。姆抱二遺於側。問之。亦云母寢無恙也。予既不能贈仲舍。與予婦淚眼相對。留婦視舍。而予亟馳歸。光祿送之。予再叩首而別。竊欲以無使後人悔祈光祿。且知光祿之德長女。且愛其孫。不令其既長而遺之憾也。其地卽令孟主簿攘奪之處。予性絕憐愛兒女。而仲特慧。又絕愛之。然于仲死。絕無所自盡于仲。念二遺特甚。而家貧。又竟無所致。撫時感事。潸然流涕。嘗謂吾父子之情。惟枕知之。卽同臥者。莫能知也。仲死五歲。絕不忍聞仲死時何所言。予婦云。仲方無恙。抱爾章問曰。兒將以何報母。兒長盍爲母持三歲齋。仲死而予婦齋。至今不肯罷。豈念爾章幼不如約乎。予亦不忍問也。當年風雨倉皇。惘惘而出。惘惘而歸。其他一切。皆成涕淚。而又不能召畫工留以脉二遺。若歸先生以上畫某。以下畫某。則予更添一斛淚矣。偶與桐語。書而藏之。令爾章異日者得以觀焉。

擬古

擬古之作。常患其類。徐昌穀五言詩。學漢魏而不類。所以爲高。故常欲另寫一編。雜漢魏歌之。北地信陽。多類之矣。或言昌穀無近體。故亦宜然。

王子顯

王子顯絕無少年傷生之事。而一病幾危。殊愁朋友。是何故。子顯措意周謹。于事都不能忘其稟受。或未必爾。昨又遣人致粟于某。覽其書。訊其使。其爲霍然無疑。而予不能不嘆惜于拜賜之時。人既去。而猶爲之躊躇却顧也。子顯于四方合志之交。何所不適。寧獨某。卽某之無似。或必不能忘念于子顯。今何時乎。甫脫萬有一起之危。庸情所好。爲之肅書運米。周急以時。則豈非不能忘之性歟。使還。某無所致。子顯但附語袁夫人。無令而郎不自逸。一切其後身圖也。甲寅五月十二日。

恩宥

恩宥。天之施也。然不能及良民何也。良民于法無抵也。于租無逋也。昔人愼無赦。豈無見耶。近詔徒流以下。量加寬恤。猶以爲恩之未曠也。此非君子之言也。

勝場

古文大家各有最勝。如昌黎之志。柳州之記。香山之絕。端明之表。更無一篇可參。因知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則全體無可參訂耳。然勝場之中。又有最勝。如昌黎殿中馬少監志是也。李獻吉頗爲諸王志墓。亦無所不佳。其志傳順王云。王好夜宴。鐘鼓管籥。闐喧徹霄。鷄鳴月墜。蠟粉銷落。鳥履雜糅。而其興愈酣。或勸焉。王弗之從也。竟以此殂。殆非高華公子游閒少年酒色之事。斯亦化工之筆矣。

海漕

海運必由淮踰青萊。多山少壤。舟避之則益迂。有內地經膠萊河二百餘里。差近三之二。而忘覆溺。有故陟可復。江陵初。山東漕河闕。海虞徐少司寇栻。與其長劉公應節上疏。具言海運事。劉公萊人也。徐公倚之爲信。遂秉憲職。往用軍興法。不能亡所調發。人以爲擾。爭言之兩憲臺。其後劉公秉戎政。詔往勘處。鄉人狎公。噪而從之。江陵亦不能決。議遂寢。徐公旣謝政。雖暮年猶扼腕談天下事。每及海運。輒曰。天乎。以一時害而廢百世利。固難與慮始哉。予嘗聞江陵在政府。集諸門下談治河。刑曹商公爲正。獨無言。公問之。商曰。河不可治。江陵默然以爲得。遂遷入御史臺。出按山東。江陵身天下之重。而敏于用人。類如此。當時枝江陵者。謂欲立奇功自固。朝端爭言治河。便不效。又紛紛爭言海運矣。嗟乎。譬之操舵于江河。風掀浪舞。豈能刻程而趨。卽多方行之。而有一便。顧不快哉。而况乎海漕並運。皇祖之法。斷斷乎不可易者耶。

懼心恕心

子悻不櫛聲遠與祥治過之問所疾苦祥治曰大抵靈利人多作悔無及事而又曰某政不免故知之而又曰韓某有言垂老之禍莫大于偶然試之而不覺其習之反常也此猩猩之反也其始有戒心焉何知其醉也張靖孝先生曰欲心起當以懼心制之又曰常要認得他人本無忤我意思恕心自生此兩言者易曉耳其孰能知之雖知之臨事忽焉失之矣

趙御史

江山趙御史方泉先生鏗以嘉靖壬子督學南畿受命迫期三閱月而事竣所閱卷不下萬有幾矣明年歲試先君餼于庠御史校文但得機牙不責聲句或彈削竟牘而名第乃獨冠或次少後而獨于衆中抽揚之聞者不測後乃大服先君卷蓋彈削而所賞之者也嘗聞之大父云先君領牘時始無不削者竊訝之經義未始有批識及韓非作說難一論則硃鉛互覆賞識殆盡矣又大署其尾云此傑才也癯斐該博有傾山倒峽之勢右先君者何公天衢陳公王道周公穀馬公致遠陳公允升先君御史第六人也其後某浮沉靈校落落無所向偶一合于德清房御史寰口用第六人增廣右予者狄紹程張振得沈廷用陳夢龍徐紹伊先是辛巳歲予就郡試祈韋蘇州祠夢學掾胡守朴者語予子所得半尊人予心莫善也自今觀之先君授餼而予增廣先君膠庠者二十七年予十四年不半載夢學掾語者先君晚貢入太學而予濡首疊宮病廢也

城居之樂

周茂仍嘗誇我村居之樂莫最于不聞戶外事但苦索居乃不知城居更有樂焉莫最于索居不聞戶外事也須其來語之

息

寢之義息也息則生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冥息記曰鷄初鳴咸盥漱聖人垂世之書後世養生之節也王龍溪

先生有言。今天全靠夜來一覺。酣酣睡足。備一日之用。所謂後天安樂法也。今寢而不睡。睡又不能起。息乎。睡夢擾擾。若勞極飢飢。不知身何處所。息乎。意煩肢楚。唇燥而口不潤。息乎。醫經云。順之徵生。逆之徵死。夫既息矣。而若是。順乎。逆乎。生乎。死乎。莊子曰。其寢不夢。息也。孔子終夜不寢。不知老之將至。息則生也。有問卻老方者。答曰。但眠食恰好處。噫。後天而奉天時。中庸不可能也。或利而行之。其庶乎。

清和社

先君早歲。每逢花開鶯囀。蛩吟。散集。乃至寒食重九。坊燈里社。爲歡如不及。惟恐後時。既往而黯然自失也。予既病。于事多不相關。清和之夕。獨喜開穿街簫鼓。隱隱入座。輒思與陳更生王孺和顧元宰輩。取間道。逐燈火。豈可得哉。前月有令民家不得賽神。而今夕亦寂無繼者。蓋藉口于上之令。以藏其貧乎。爲之慨然。

理官

陳鄂州理台。予病悻不能送。爲書咎繇篇寄之。六經之言。于今世未必可試。試亦不盡效。其可然可試而立效者。惟好生一念耳。生死之門。宜屬老吏。而此官必筮仕者爲之。庶幾寡過。不在此念耶。往歲與王又新先生夜論文。極稱王文恪公充類至義之盡篇。而劣馬孟河子問故。先生曰。文恪主開。孟河入之。豈義也哉。予笑曰。理官之言也。先生亦大笑。

張馬談

偶閱馬君常澹甯居刪而爽然自失也。譬之避秦人聽漁父說漢晉事。不覺欣爾有喜。作食慰藉。求與之浹而驚避之也。技至此耶。庚戌以前。果哉末之難矣。君常言寧爲缺陷。毋爲圓滿。夫未有缺陷者。不圓滿而效也。張治生曰。效則效矣。何與十八房事。祇費一揣摹耳。快論哉。雖然。二兄故武陵溪上人。何得相愕。晉代衣冠事。

三念

嘗欲作一文弔王孺和。如有物梗塞喉間不能吐。吐亦不出。弔歸季思。則廢卷而屢歎。如臨流傷逝。不若無言。弔顧朗仲如觀玉碎。驚魂動魄。而故匿其憫悼之狀。不忍示人。此三念始未曉何故也。蓋茹素發願。作而復却者數矣。姚孟良曰。方今友道衰薄。但作一篇祭文。便結一重公案。吾深有惕乎其言。

八文

譚公亮有歌兒八文。皆極一時之選。後來如馬如費。更自適舉。或云物聚於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強。此不盡然。聚而不能盡其才。卽盡其才。不免淫焉以騁。雖得之必失之。公亮故有家法。諸伶歌舞達旦。退則整衣肅立。無昏倚之容。止舉恂恂。絕無諛語。談氣考訂音律。展玩法書。濟如也。八文見于至。輒大喜。多擗伎以待。今日偶與文箏語。箏出其主所爲。歲寒篇相眎。口誦無遺。且曰。主人倦于筆硯。聊試一曲爾。客至乃具樂。否則竟月習字耳。友輩如公亮亦樂矣。彈力徵歌。乃不忘貸金急友。年來才料俱老。厚自檢押。故是天壤間有心人。非有情癡也。其歲寒篇首云。世多脆薄之人。而又值尋常之會。婆然聽命于造物者。有由然矣。每誦斯語。不覺眉豎。

十損

有從不佞談者。其損凡五。面目殘破。對之不祥。一損也。語言率直。無益於數。二損也。世之所是。我之所非。三損也。向人翰寫。了無避匿。四損也。衰老無心。過卽忘之。五損也。不佞與人談。其損亦五。未見顏色。動悞深衷。一損也。多言損氣。削越神明。二損也。談言無味。衾影懷慚。三損也。吐之逆人。茹之逆予。四損也。老人嘍喏。旁鬼挪揄。五損也。具此十損。而來者不已。應者不休。不亦癡乎。聊書此自警。

龍

驅駕風雷。騰驤禹狀。而物不傷。此應龍之所以爲神也。發屋拔木。驚怖有情。而席捲之。委諸莽蕩之野。人物遂死。則蛟虬之事。龍無與焉。易曰。神武不殺。蓋神龍之謂歟。然使鞭劉累久豢之物。令從事風雲之勞。其勢必不得。

故夫天下之可象者非龍也。

父子兄弟之樂

王淑士有二弟兩郎。皆擅人倫之雋。麟斑熠燿。一時罕有儷者。近日休沐里第。讀書不輟。如諸生。多研丹砂。爲子弟批閱。竟日達夜。耳目應接不暇。其年固未四十也。快哉。父子兄弟之樂。古來多有。文章相聚。莫如眉山蘇氏。東坡自言。子由之文實勝僕。又云。幼子過。每出一篇見娛。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此殆近之。然叔黨文妙時。坡年且暮矣。

張氏

屠者沈蕃負責死。妻張氏年二十一。抱二歲孤。嗚而泣。淚盡流血。蔽面垂纓。見者悽慘。既三年。孤已斷乳。其舅姑爲蕃禮懺。擾擾不知所爲。張抱孤復乳之。孤不吮。張泣曰。兒今夕以往。安所得汝母乳而不吮耶。抱以貽其姑而入。既入復出。復抱乳之。嗚咽不成聲。其姑未之察也。懺畢。呼張寂不應。竟閉閣縊死。服衰執杖。惸惸如生。事在萬曆己卯前後間。邑中頗有知其事者。而蕃死責事不可白。更有人持之。遂寢。張與子同里。嘗召其奴李鉞者。問之道如此。今麗澤門外有市房面門而峙者。張死節處也。乙巳秋。爲晉陵沈先生言之。先生欣然欲敘其事。付庫中。以便查照。會遷去不果。或曰。其孤六歲亦死。嗟乎。使張幸不爲屠家婦。卽歸於屠家。而夫不死責。或其子有成立。則名不沒。卽無子。而當時有大力者。不畏強禦。力任之。則名亦不沒。然而沒不沒于張。故無與也。三年茹荼流血自矢。以乳別子。以衰見夫。風霜不寒。芒刃不利。張亦烈矣哉。

孫道光

同學生孫道光。與子同年生。居同里。既長。徙居濫瀆村。不復相見。一日。見道光被髮行市中。子拱揖。光不顧而去。或云癲。或曰佯狂。不癲也。予念道光故渾渾爾。無佯狂性。趙綸叔亦居濫瀆村。近語予曰。道光可謂孝子。予驚

喜問狀曰。光赤貧。隆冬衣鶉衣。足無履。而時時買鮮以奉母。其母或窮愁不欲食。必多方勸慰之。盡鮮乃止。每入門呼母。柔聲下氣。聞者多感動之色。異哉。予亟訪之。則道光死一月矣。

周霏霏

張葦如別我游吳興。且曰。遲圓情客來。當往虎林。看盡西湖落花。乃返。快哉。圓情故是少年場一法。而葦如樂此不倦。殆是一癖也。朱白民云。橋李有周霏霏者。名文。作詩多佳句。近游十八澗。詩云。烟深鳥不語。歸路正漫漫。格力適上。絕無兒女子可憐之色。又好讀書。見燈輒不欲寐。時時達旦。此真可人矣。葦如自恨不識字。誓願隨念往生。作蠹魚萬卷中。使一時文人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橋李現有嘉賓。慎毋交臂失之。

業錢

海虞邵茂齋。元初輩。以除夕運米六十斛來。曰。爲子三月糜飯之資。夫使盡室不糜。午炊不輟。三月間亦安用許多粟耶。窮陰殺節。蠶疊紛然。粟至應手而盡。乃得晷刻清曠。自笑從今三月枵腹。愈於衆口憐噪者多矣。戊申之水。黃州樊季常使兩奴。間關數千里。賣二十斛相餉。予命家人舂而藏之。取供山僧野老。游女韻士。不充他用。較是去歲之情。聞于今日。今年之囊。貧於戊申也。語云。不使人間作業錢。無事而食。其爲業也。又多乎哉。奈何。

婁子柔

婁子柔。既齋素。不飲酒。晨夕噉糜。飯不過六器。稍飢。輒用錫糕少許。不食餅餌。子柔曰。餅餌難化。糕猶有滓也。吾欲取糯米之良者。炒熟置瓶中。仍泔炒胡麻伴之。置無風處。以備午前。後未舂之用。蓋風則韌不可食。其說有理。然予于養生二字。故未之及也。子柔與予同庚。先予一月生。其言若此。而予方從聲酒間。跳浪度日。以舒其憤。適牢騷不平之氣。人之智量相越。故爾耶。珠玉在傍。覺我形穢。聊用識之。

蓮葉巾

朱白民著蓮葉巾。多風韻可喜。要當用荷衣芒屨行若耶溪上。韻乃全也。白民于世都無所染。而食物服用。多
好行其意。不便于人。而人亦不見其相礙者。蓋其所須者簡。而于物無必。人故樂而忘之。昨勸予省事自便。以安
晚節。其言甚有味。白民不能忘世。自丙午罷試。不復談舉子業。將買山築室。寫竹自給。省事自便。此其得力處耶。
世呼白民仙人。而白民亦自謂散人。仙耶散耶。竹耶蓮葉耶。蘇子云。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矣。

彷彿會真語

張彞如能琴能歌。能圓能騎能博。而恥言其長。語及之。輒不應。但不能識字。而能解文義。喜聽人說書史。不能
發言。而能辨答。款款微中。可以解紛。不能見俗下人。而能容順。予曰。此老不時可與語。微者不能容。僕之小疵。務
逆予所從出。而夾擊之。忿若不勝。而世所訾予者。輒以爲佳。亦奇矣。故嘗欲寫數行紀其概。臨文輒止。今日讀會
真記。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詞則敏辯。而寡于酬對。張之意甚厚。未嘗以詞寄之。庶幾彷彿
其人。亦彷彿吾意中語。

馮允生

馮開之先生喜飲茶。而好親其事。人或問之。答曰。此事如美人。如彝鼎。如古法書名畫。豈宜落他人手。聞者嘆
美之。然先生對客。談輒不止。童子滌壺以待。會盛談。未及着茶。時傾白水而進之。先生未嘗不欣然。自謂得法。客
亦不敢不稱善也。世號白水先生云。

偃松

外舅顧孚承。藏得東坡先生偃松圖。根翳草中。其段偃根左。都無枝葉。一新枝怒發根上。針筆蕭散。意欲挺茂。
而力不可段。作蒼鱗翠蘚。具諸生意。亦有一二欲菱處。此真化工手也。予于他畫無所好。而此圖獨往來胸中。去
今四十餘年矣。畫亦不知所在。

游松陵

連日飲陳孝將來雲閣。風和氣明。果鮮茶癩。頗極友朋觴咏之樂。夜來周季侯使其侍官者周臣。雜歌新令。臣時苦脅。謝不任。強之歌一闕。冷冷鸞鶴聲也。衆客樂甚。舉酒相屬。臣亦竟忘其脅而彈技焉。予謂季侯歌若此。不乃混鷄羣作苦耶。季侯笑曰。有之。願受一卮。沈知樂曰。松陵俗以賽會張水戲。有歌者趙無瑕在。兄豈有意乎。趙伯邕曰。誠得請。計安期亦從虎林歸矣。孝將科跣狂叫。如是如是。毋敗乃公意。予心念顧蔡與約。不果留。既抵舟。漏五鼓矣。遂不成寐。書以寄周安期。有便羽到分湖。併寄葉仲韶一笑也。

記徐公語

南昌王先生。間訪予。談言甚淡。同事者訝之。栗水公徐某曰。世棄元長。于未病之先。而止敬獨收之。既病之後。夫又何疑。蓋予聞之受之云。爾時不覺內自慚。奈何以某故。汙諸公齒頰乎。今月汶上王先生。惠然見顧。命爲館賓。且曰。聞之釋氏。稱孔子爲儒童菩薩。請援此例。于君何如。爾時更不知愧。自內生矣。吾何長。輒溷海內異人耶。

記朱白民語

朱白民讀書。展桂堂時。與孺和輩常詣予。時僧孺方年少。多在某所。裘馬鬪豔。解音善謔。白民輒嗟賞。不置。今日復會某座。訝曰。君面多不可之色。豈復吳下蒙耶。然而吾殆老矣。昔歐陽永叔謂石曼卿。予乃見君盛衰。某聞之。惋然而僧孺心竊喜。謂白民知我也。世人棄僧孺。僧孺亦厭而去之。于事都無所涉。年來甚得閒居之適。益好讀書。不入城市。必予呼之一命履而已。

午睡

睡魔惱人。最是當午不可止。稍置思。便結爲境。時混時清。悲喜違順。其狀多端。今日館人告飧。強承之。放箸而鼾矣。夜就寢。鼾聲頗怪。耳驚輒省。省不復睡。臥聽衙鼓。瑟瑟徹明。湛然。梳櫛後昏昏如也。或云氣濁多睡。或云血

衰少睡。云何當午血不衰。暮夜氣乃得不濁耶。神懶境淺。今而後故不知所止矣。壬子四月。壘雲軒中記。

暑蒸

暑氣蒸濕。礎汗交流。枕席衣被間。如帶膠黏。餽癰潰疽。敗至使人以手承之。眉眼口鼻俱盛。悒悒無歡境。與情之不相安甚矣。何物老龍。鞭駕雷電。令在必行。而風伯雨師。承而行之。轟騰澎湃。了無吹生滋長之形。須臾氣收。雲物清朗。神情舒暢。豈不妙哉。世無無忌憚之君子。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而下多有忌憚之小人。舉前曳後。首鼠兩端。欲使天下人情釋此。紆臆。斯亦難矣。

王先生善交人

汶上祝時齋瑞王覲。擢登封。皆一時異人。王先生莫逆友也。先生善交人。不守一行。兩公者喜就先生談。兩必命屐。宵必張燈。退而各自得也。祝性周謹。讀書外泊然無所嗜好。顧獨好石。其癖乃不減米南宮。而蒙山故有異石。兩後輒露光氣。土人按而求之。紅黃青白五色燦然。祝裹糧時往購。工者就石大小製爲環玦簪佩。乃至鎮墜之屬。窮工盡態。輒佩之以行。其聲鏘鏘然。自謂衣褐懷寶。莫如予者。友人間奪以去。亦不復念。所製方圓視尤奇。予息庵中藏得烏石圓硯。黝然如漆。蓋得之王先生其一也。覲擢有兼人之形。不拘小節。好諧謔。矢口縱心。罔與世合。卽世人競欲殺之。弗爲動。嘗以書抵元孚。令具載僕之性情狀貌語言。勤止以來。予笑曰。昔曹孟德云。豈有四目兩口。其言甚大。若僕者。卽兩目不能有此。外更何有乎。先生又言。周自淑。鄒人。曹惺倪壽張人。其人決定無疑。當從先生求之。

談局

談文則讓。談局則爭。世人之情也。吾每見國手推枰。默然無語。而文章大家。惟所讚頌。頌之而已矣。乃知價定者忘言。拔萃者多暇。

易醉

朝來飲酒不滿三蕉葉。徹體都醉。當由左臂作楚。神氣不足以堪之邪。吾寓清暑中。多卯飲。飲常五合。陶陶而已。今何爲至此。吾蟲臂也。被之以年。而楚若是。飲宜削耳。倩語我。風日甚新。因移席庭間。昏然便睡。聞鵲噪聲。內自喜。謂可占今日疾愈也。吾衰乎。吾衰乎。壬子十月記。

憐才

夜來語次。偶及後來之俊。愈出愈奇。受之因誦其所識周君名迪文。不下數題。凌厲顧盼。真一時雄才也。然而受之之憐才。亦少概見矣。合香視草之客。翩翩年少。甯復念繩墨間浮沉顛頓。未列青衿之士。而口誦其辭。惟恐一日不聞於世乎。近日王又新先生行縣還。喜甚。蓋得一莫生云。生名汝璵。且謂予曰。此生文有首尾。都不作秦以後調度。而世未有知者。將使就龍城會課。心念生方淺落。應童子科。而令婆娑諸多士間。恐損其氣。遂止。此老婆心。更是真切。顧惟桐識之。且歸告吾鄉朱子魚。海虞馮已倉。晉陵蔡九敘。弘獎之路。于斯方盛。君等不落窠如前矣。

王鳴臯

雲陽姜清源。與弟長源。偕王鳴臯詣予。王故武將。饒臂力。夙閑名理。三人徐商文史。稍及品目。王委聽之。嘗恐其盡引觴低回。狀如美人。不勝盃酌。鼓動促別。雖復不能少留。覺中懷自吐。都無所恨。

詣張

閨初詣張治生。庭除閨寂。一童子候門。不滿五尺。云主人且起。久之。張出迎。止予云。劉元美當來。已元美至。予識治生元美始此。已馬君常與弟君閨及翟公琛至。遂命酌。供食鮮芬。盃巡雲瀉。張都不作主。予等亦復不知爲客。歡噱久之。予告去。君閨曰。主爲咄嗟之具。而客無信宿之歡。于情不勝。予欣然聽之。及隕分手。猶復步步惜別。

將還

歲晏將還。元孚邀有之觴焉。杯酌之際。各敘所懷。元孚警敏殊異。有之深情獨往。予謂今世丈夫。皆從個裏出。然須有先天在。可無疑于二君。元孚曰。某于此道中。有志未信。他日必爲師門弟子。則所自許。至于表裏皆真。不能不推有之。有之退然。色若不足。予歎謂元孚。如君言。政復真。于是洗盞更酌。嗟咨良久。惜乎凌雲既東。不聞斯語。吾近與凌雲箋。舞雩一片石。定屬元孚。志行不飭。請以有之。凌雲自礪也。暮年形影。何妨岑寂。雖復飲酒歡噓之談。豈虛也哉。并記于此。以貽桐兒。漏三下矣。時壬子臘初六日。

周自強

鄒縣周自強。貽書王先生。倒書名諱。用筆鉤轉。先生笑曰。此事吾未嘗作。予觀自強書。簡淡凝遠。靈氣襲人。當是見影而馳者耶。倒鉤書誤。正從清淨流出。故可喜耳。自強名頗孔。與兄自淑齊名。

杜小韋

杜小韋不施膏沐。舉止恂恂。殆非風塵中物。所居面錦峯。石骨玲瓏細皺。類高房山畫。所謂伊人。知其所止者也。有至性。孝事其母。會葬冠蓋相望於道。小韋躡踊如禮。送者肅然。

醉生

夜與諸公飲甚歡。有醉生敗之。意殊不懌。偕元龍蔡與輩閒步庭中。猶聞朱元越與醉生辯。從門間聽之。生語不可了。而意似旁皇。頗知自悔者。或云深夜醉後。不宜復呼與語。予曰。不然。此必不更事人。因醉而發。醉醒則慚耳。盍以少言慰之。不爾。將令之展轉終夕。豈吾意乎。且或有他念焉。乃啓扉出。微言冷擊。不數語輒遁去。且起亦絕無影響。使人偵之。果善人不更事者也。生平嘗不能忍于此事。頗自覺其有進。然而氣衰矣。壬子十一月望日記。

爲子將喜

今日聞朱子晉髮婦。心竊喜。蓋爲子將喜也。子將悼亡時嘗詣子。形懶神悴。如餌鉤之魚。倘倘浮水面上。予謂君無婦有母。且糊口四方。將奈何。子將曰。故讎之天不欲令某有室。不二年奪之。敢與抗耶。近累數金。將爲弟聘婦。但有一婦事母。母情不大傷。某可無家念矣。予曰甚好。君家事體合如此。但恐聚沙成塔。力正不易。今日塔就矣。

杜夫人

蘇才翁官尙書郎。夫人劉封仁壽縣太君。卒年八十一。孫曾男女五十七人。才翁與弟子美聖欽。旣名家。其子孫多郎官大夫。可謂盛矣。吾鄉李中丞羅村之配杜氏。以公貴。誥封夫人。死時年九十三。子孫曾玄幾五十八。女孫二十餘人。苦次林列。班行相向。蓋亦一時之盛歟。今日偶讀劉太君墓誌。信筆書之。杜夫人少歸中丞。日夜織紉。雖貴顯不輟。然衣無重帛。所居處竟日不聞擘欸聲。孫曾有不見其笑語者。又不知當時太君能如是否。劉志云。薄于養身而厚於施人。嚴于教子而寬于御下。蓋古今命婦。享其福祿榮名者。大都非偶矣。

東坡改樂天詩

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壘壘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此東坡改白樂天詩。使郭生歌之者也。而祝和父便謂郭生改樂天詩誤矣。坡嘗言寒食重九。不可挫過。今觀其感時傷悼。悲歌泣然。真能盡四時之樂者。

齊雲書石

齊雲巖奇瑰尖秀。天門石罅尤勝絕。但碑碣填塞。不遺卷石。袁中郎極厭之。謂當與盜山伐鑛同科。然聞石壁上有二句云。道人控臥龍虬背。寒露滿身披月華。雖無勝情。却是勝語。此等當從未減。

顧三娘

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此李丞婦顧三娘詩也。顧蔚有才華。尤閑女則。母皇甫淑人。絕憐愛之。所遺資裝奇服。不下數千金。而李多外嬖。不軌于物。數年揮斥殆盡。顧視之泊如也。兄懋仁靖甫。並擅菁華。每加欽重。晚歲葛披練裙。荆飾整髻。與嫂朱夫人讀。不輟。絕未嘗有自憐之容。

別元孚語

元孚東矣。所欲與元孚言者無窮。猝不能盡。念之有一二欲吐者。雖腐不能默默也。天與元孚如許才情。如許志局。政以磨礱之具厚元孚耳。自謂吾性固然。惟其意之所至。不缺則割。

嘗怪世人讀書汲汲。以及程限爲意。凡書隨意繙閱。當無不可。要須必有所入。速則易終而無味。

吾鄉徐尙書素奇其子。謂是必得之技。尙書旣貴。見其子羅列圖史。肅整玩好。訝曰。失之矣。凡讀書如爲官。東西南北惟上所使。心在長安者得焉。吾入子之室。而知八股文字中無汝心也。其後言竟驗。元孚在家。未必作文。但所見無非舉業。乃得之耳。

門第清峻。鬼神且將矚之。况天下之耳目哉。元孚抑大蔭。政復難耳。循理無過。故是甚高論。雖復飲酒談笑間。易爲世眼所物色。雖然。若者非元孚事也。吾過矣。

奴子束裝且行。復書此紙。有之凌雲相訪。可令一見。

仁言

粵東劉喬黠士也。以讎誣告廩生談大韶盜掘祖塋。論死。時傅爰者。亦莫辨死骨之爲男女。而徒以黠取勝。人頗冤之。然莫能決。累年未白也。韶旣繫獄。子某爲諸生。坐從惡免。孫某聘某氏。亦以家難故。不竟約。吾峴李晴原先生分守某處。當按獄。讀爰書。悶然。乃溫語劉喬曰。汝即與談有隙。今已殘其兩世矣。而所發之塚。不辨男女事。

不可結。汝故有口。豈能無心。試自證之。得毋有默默不容自欺者乎。汝爭地理。吾與汝言天道。汝心謂何。喬口噤不發詞。徒叩頭請罪。曰。劉喬從此不敢置對矣。先生旋以其言白觀察某。觀察召喬詰之。喬叩頭請。如對先生語。談事遂白。時學道某聞之。從先生問狀。先生語之故。某曰。烏有大詔非首惡。而子乃以從免耶。予誤矣。遂檄縣復其子廩餼如初。其孫婚事亦如約。嗟乎。一點者能殘人三世。而先生以敷語全之。仁人之言。豈不溥哉。

栽檜

先壠檜柏爲大風所拔。先君偶有觸。樹以杉。不數年。挺而茂。先君大喜。已焦然枯。色如赭。殆不曉何故。過客某曰。杉性高。不宜水壤。然須水而發。宜其不數年挺茂。不數年焦枯也。其說有理。今年春。予受豫章王先生之惠。召山人顧璵栽檜柏如初。而又以其餘建風木軒。左松右藤。玉峯在望。憩者歡甚。亡何。巨浸稽天。舟人破漚而渡。棲泊軒下。洵洵不知所爲。予橐且盡。工亦停止。

關

與關俱化。故有是言。然而非也。今日倚關而坐。游香氣。隨風近遠。時有爽致。逼人鼻觀間。急起從之。則不知所如矣。無人自芳。久而愈奇者。關耶。

士風

一少年初與科試。予聞之喜。問名第幾。答曰。苟不至落格耳。已按之。則高等也。爾時不覺欲嘔。至今羞見此人。新羈之馬。須有翻翻試步之興。異日者可望絕塵。前出廡。使作昂首悲鳴態。豈吉事之祥乎。是故士風之鄙。莫最于詐老成人。貌之薄。莫天于妄言不得意。

恤囚

濱州杜公。欽恤河南。沈先生爲裕州。往見公。公問裕州。慮囚有平反否。先生曰。如郭某者。合反。公問何也。先生

具顛末以對曰。安有殺人無驗而辟者乎。公欣然取册示先生。則已刪抹如先生旨矣。辛亥夏。先生將恤山東。爲予述其事。且曰。此事大難。除是一寸心可無悞耳。予曰。昔歐陽崇公夜治書。屢廢而嘆。鄭太夫人問故。公曰。此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耳。夫人問生可求乎。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矧求之而有得耶。先生欣然曰。吾意也。

釣雪

趙凡夫倩人製茶壺。式類時彬。輒毀之。或云。求勝彬壺。非也。時彬壺不可勝。凡夫恨其未極壺之變。故爾爾。聞有釣雪藏錢受之家。僧純如云。狀似帶笠而釣者。然無牽合。意亦奇矣。將請觀之。

顧蔡與

顧蔡與飲酒不下數升。時或潦倒。一言勸沮。便能減削。自言近來頗得少飲之適。與人弈。不能對手。求讓數子。卒不可勝。四十日間。便能勝之。今反饒二。誦習香山詩百首。手自抄錄。字畫清潤。居然不俗。此予別後之快也。今日過草堂。強之使醉。亦復欣然。

甲寅元日

年來不復知賀節之禮。獨世長早詣臥所。起居眠食便馳去。各閉閣謝客矣。今日目斷窗際。那得履聲如爾時耶。且恨當爾時。焚焚相對。神多不怡。何知白首兄弟。對景述懷之樂乎。日滿南窗。雲物依舊。不覺無言之涕。自零一往之痛欲絕。

臘釀

臘釀頗烈。誠家人不得浪飲。留候梅花。朝來取三升。令三倩灑庭中。卉木然不能盡。笑曰。袁石公詩。花無百枝亦藏鳥。茶到三鐘也。醉人却爲某作。

問元孚

樂天寄書微之。作詩云。五聲宮漏初鳴夜。一點窗燈欲滅時。此善道相思况者。吾久欲致書汶上公。苦無羽使。既得泗水力矣。臨書却不能下。下則不能止。膏燼漏沉。展轉無寐。何故。記以問元孚。

陸士彥

小步城西。觀羣少年躍馬。青紫紅黃爛然。已謁武穆王像。凜凜如生。徘徊久之。與客相携而返。路逢故人陸士彥。自言去鄉二十三年。今已歸故里。且將訪予。予甚喜。復念二十三年間彼此况味。亦何所不有。爲之慨然。

自在賞心

崑山一卷石。不至其巔者三年矣。今日與僧孺輩飯訖。鼓勢而往。怯風而歸。循城坐者再。倚堞者再。晚歸過限。左右脅隱隱作楚。逾時喘息。請佩世長臨逝之語。兄且老。春花秋月。但宜自在賞心。不須共少年生活。

中表

中表兄李紹伯善叔。皆一時開爽士。予少無侶。獨與中表游最密。其後各居守貧。落落不復如曩時。每相見。慨然太息而已。昨除夕。紹伯語予。見叔而自省。不免墮淚。後四日。叔亦念伯病。匍匐往候。依依不能置。善哉。然予聞紹伯一病。輒見城郭宮室。市橋田舍。老幼子女。雜然更換。此氣衰之徵也。善叔遣其子聚徒村舍。亦復嗚咽不勝。醫經云。先富後貧。病自內生。甚爲二兄憂之。

夢

予不識臧古渚。安識其子。夜夢與一人飲。面色微蒼。美髭髯。善談謔。年可四十許。人云是古渚之子。盃巡甚促。談笑以時。遙望路傍一帶。皆杜鵑花。方開。鮮麗可愛。又有似榆莢錢。而白如雪者。芳馨襲人。臧云。此滇中銀錢花。與江南不類。展玩間。一小舫聲波而至。顧見瞿元初。陸孟堯。招予。趣馳之。遂覺。

春雪

春雪不盈咫。光着軒幔。亦便似明月窺人。童子持米汁候帳前。曰。風厲甚。飲此可以釀和。欬枕一吸。盡五合許。暗想當年僵臥人。劇有慚色。

我三人

子柔子魚衝寒來訪。予意欲小飲。不可。輒辭去。期以春和日再渡婁水。子柔與子同年生。子魚後三歲。其生爲丁巳。然皆老矣。吾年來對客不復問後期。如我三人乃可期耳。

移喜泉

朱方黯宅有喜泉。每齋中惠泉竭。輒取之。其味故在季孟間。而炊者不知。悉以供盥濯。貴耳賤目。古今智愚一也。

三適

荆溪史翰林家藏蘇子瞻自寫三適圖。梳洗摩按。皆有法外之適。世長得之以眎予。相與嘆賞不置。神逸品也。朝來梳已而摩適矣。客至。竟徹洗。三者故不可得兼耶。

玫瑰

玫瑰。花之最濃豔者。而好腴壤。得壤則香韻尤絕。人多笑之。此不然。若耶溪上浣紗女。三三兩兩。曾有幾夷光否。凌寒耐瘦。古今之品。獨梅花耳。水仙花雖凌寒。已不耐瘦。今日乞玫瑰于紹伯。書此。

顧影

友生招飲。雅不欲以服爲解。而攝衣顧影。則不知涕之何從矣。匕筯間。那堪他人作相耶。伯玄聞之。吁嗟而去。

處三

處三學染於世長。服勤如禮。而皆發于情。世長德之不減。修梵今日相對惘然。亦由人事多端。匪獨死生動念。

薔薇

薔薇花最古。美而豔。三十年來。種類競異。至于今。麗極矣。其叢生路旁。花四出而香特媚者。曰野薔薇。近亦有千葉紅暈者。香差減。樂天栽薔薇詩云。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疑是前品。蓋東籬黃菊。故未與乎茸幢之觀。想當然矣。

薜如蘭

張薜如寫蘭相贈。世長稱之曰。如此風調。會須拔起。但恐未脫羈縻。不免向人作應酬文字耳。薜如黯然。其明日。世長病漸劇。蓋癸丑十月十三日也。展扇悽絕。聊復記之。

歌

予于歌無所入。但徵聲耳。然聽還魂傳。惟恐其義之不断。聽西廂拜月。則按節了然。豈初盛盛初之說乎。湯先生自言。此案頭之書。非房中之曲。而學語者。輒有當行未當行之解。此真可笑也。諸君會歌于元。越西第。酒醒後。耳中猶自作響。

雲水詩

寂上人惠示雲水放言。多羈旅窮愁感憤栖屑之致。而自恨不閑于藻。則未免有作詩之意也。夫篇名雲水。于世宜若泊然無所起。而卒不能自匿其真。詩以道情性。庶幾近之。

夏東隱

夏東隱立愈脩情三齒。便能飲酒數升。快哉。吾日來政患此。食冷則痛。噉熱亦痛。試問東隱。我何如脩情。本不祈飲。脩情愈。故不當獨後耳。

噓雲軒稿

王坦老徵噓雲軒稿甚急。質明且函其板而歸之。念家無藏本。此中友人。有請之至再而未如約者。將柰何。聞之太質云。小築方更事梨棗。不識就否。

庭梅

庭中梅花爲陰雨所勒。半粧輒止。朝來霽色可喜。花亦爛開如雪。陣陣游蜂。作深夜笙篴聲。戲取昨歲贈語。令倩函雜歌之。命酒再酌。僧孺誇吾山頭萬樹。何如此三尺地一番香雪也。詩句歌如左。千卷不憑雙眼獵。寸心長吐萬珠寒（王世周） 鴻鵠翔遙海。不飲華池漿。麒麟躡崑崙。不服千里箱（薛君淑） 半生皂帽堪圖畫。一顧紅綃借品題（陳眉公） 爰挹仙掌露。和以玉井漿。携歸當遠餉。蘇齋佐一觴（朱白民） 蒼茫愁日月。瀟灑動江湖。倒屣憐才子。調箏狎酒徒。貧緣金易散。健以藥能扶。靜籟時聞竹。疎陰欲據梧（夏士琰） 松濤浣耳清。吹濕菱荷衣（徐元果） 草堂日落飛香雪。蓬鬢春深映蠟龍（龔季弘） 酒結孔融貧後客。興乘王子雪中舡。何必有錢稱俠骨。肯因無事廢婆娑。草堂今夜春風滿。幾樹梅花發舊柯（沈雨若） 別有文心供汗漫。任將俠骨付支離（王開美） 清時見丘史。白屋隱田文（顧民服） 瓊漿擎出花奴手。白苧纈來倩女裾（顧仲從） 靜聽松風常對客。慣移漁艇作浮家（張叔維） 玉峯一卷秀。興賢五世廬（張伯安） 夜雪挑燈閒縱履。春風閉戶促飛觴（僧朗僧） 源口共談秦世事。城居聊着晉衣冠（王爾瞻） 香清塵尾僧題句。花落檐頭客送貲（鄒榮公） 短髮未愁暮。長吟以不朽（曹襄仲） 海內豪俊望顏色。門外饑寒乞恩澤（張夷令） 病裏烟雲居士觀。醉中風雨謫仙才。西山爽氣藏秋籟。北海殘樽濕暮烟。彩筆鸞傳鸚鵡賦。紅牙新按鳳凰歌（顧端木） 風來松徑詩初就。月在梅花意更閒。籬落纖雲流紫翠。苔階新雨弄潺湲（沈庸之） 綠尊呼夜月。白雪賦梅花（僧涵虛） 季鷹秋老一杯酒。仲尉春深滿地蒿

(顧良弼)

沈雨若

沈雨若病後。索居不通賓客。入春一月。便了二十七題。見予口誦其九。皆辯爽可喜。顧盼偉如也。問何以益我。雨若不聞乎。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收歛得。

春蘭

春蘭出陽羨山。一名與蘭。土人叢移者。久而芬茂。枝植者不再歲。蓋氣聚而根不傷。散而失其故。此易曉耳。南郭有傅家蘭。可藏十許年。花葉競爽。里人趙氏嘗竊其法。亦頗驗云。妙在若予若棄。間予用之。輒敗。知非九畹中人也。栽蘭不成。書此一笑。

顧九扈

張愼其傳。眎顧所建郎九扈文。終軍之年耳。風義若此。芝蘭蓋有種耶。所建故將家子。氣橫才飛。然知天下事無可爲者。去縱情山水文集間。嘗與夜語。多瑰異可喜。當世偉男子也。汗血之駒。三日超其母。郎之謂歟。

夢女仲

女孝仲殯。張浦舊地。既五年。杳然未有夢也。辛亥秋。一見夢於虞山十五松下。嘗有紀錄。昨夢仲復甦。貌莞爾。氣不甚舒。既覺。欲言未忍。且方午。聞其族之黠者。既已據仲之宅。又謀所以移仲殯而盡有之矣。仲靈在媼焉。可誣哉。今日詣光祿請之。許以事白。乃窺窳焉。勢故如此。然聞黠者將縱火。仲之禍。未知所稅駕矣。生則孝嫻。任睦。周于三黨。歿不能庇其一身。仲乎仲乎。命耶人耶。

謁方改亭先生墓

從家父抵南新瀆里。因便拜改亭先生墓。仰視松楸。悲涕橫集。其少譜二方先生與先半閒手劄。弟兄姊妹間。

悲喜憂快無不相關。四傳耳。過甲之孫。乃始識先生墓道耶。先生有知。應念當年張德升（高祖字）有孫。而傷若此。悲夫。悲夫。

齒脫

己酉清明日。臥蘇齋中。無端脫一齒。對客惘惘。竟日不怡。未久更生。及半輒止。人皆見某之已脫齒也。今歲上元日。患齒痛。至今既勝。咀嚼內逸其半。吾舌自覺。而人不知。亦便安然。六十人脫齒不足言。而欣戚易情。故以知吾意之減耳。

謁方長史墓

垂髫時。父祖課某下文字。必稱方師曾先生。一代雋人也。九歲未鵬文。侍御公取白簡。令試破。先生以意爲之。書簡而破不休。名言絡繹。侍御公喜。戲稱作者。肅皇帝庚子。魁南服。意殊不屑。獨好神仙冲舉之事。坐臥百尺樓上。往往竟月不窺庭戶。與同里歸熙甫。季子升爲莫逆交。該達強識。號三傑云。死時年四十。至今人猶思之。今日拜古巖長史墓。聊識其概。古巖先生尊也。

坐息菴

舟行兩日。百事悽感。深夜坐息菴下。悒悒爾。小婦爲置茗筍梨橘。而侑之以蘭。盡圖書所前後。花影凌亂。香魂夜發。予亦飄然而喜。燭既燼。而不能寐也。昔李端叔一生坎珂。晚景更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蘇子瞻聞之曰。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

海上

嚴海濱參補陀還。同飲徐氏拂石軒中。具言海上諸庵勝概。如百花之精舍。梅福之丹泉。修竹之蒼翠。碎篠。令人心目開爽。濱又言。世長所畫龍樹菴紫竹觀音大士像。與予庵記。頃爲武弁貂璫山人香客所購。僧意苦之。將

奈何。世長既死。一片石猶復苦人海外耶。雖然。像米流通。僧必不以爲苦。

吾女

沈聲遠門工甫畢。復爲隣火延燒。其家老少女。爭保囊橐。而吾孝伯獨移二稚避火竹林下。動止如常。斯亦不愧吾家女也。人言貧累重。乃不知以處憂患故獨輕。乙卯元日。

先

歸季思得氣之先。落墨成趣。可冠春闈。惜乎其年不至。自後爲朱濬吉。爲戴仲豪。爲周伯繩。爲顧元昭。爲葛方錫。皆宇內先手。所謂出塵良駒。見鞭影而行者也。徐稚昭先而不至。竟阨于年。馮開之先生言此道但虛心養性。人人可學。然學者多不至。惟聰明人至之。則某一人焉。是已。張宗曉顧九疇殆其人耶。綺思層疊。俱從筆尖上拈出。意盡而詞不傷。

良龍

白止祥夢其母夫人更生。問何得此。母曰。以葬良龍故生。時雉衡方謀相地。待其客謝明宇至。或云謝已物故。雉衡憂之。而是日謝以書來。則病未故也。謝廬州舒城人。孫子桑嘗稱其術可以壓倒名下。良龍之夢。莫須待謝。然後得地耶。雉衡攜其七歲無母之子。共客夜話。乃不知某寸腸欲絕。魂飛江南張浦上矣。白家郎與兄戲。不勝訴之父。情詞岸然。而吾爾章見人輒低頭。稚女雖復作驕。終有視人顏面之情。箇裏誰能放下得。

飛霧

飛霧如雨。或云雨也。旋止。傍午又作。亦時聞滴溜聲。竟日愜愜。但濡土成漚耳。王與遊嘗言。數月以來。多十日一雨。不破塊。可稱皇古。從此漸縮而微。乃至如霧。早極矣。安所得月離畢施滂沱耶。

諠

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虐者。詞不雅馴之謂。太史公談言微中。謔雖不害矣。晉人嘲謔。都以一言案之。更翻一案。則不復作。令人可思而不可究。故足述耳。活剝生吞。盡意醜詆。此何謔乎。善耶。虐耶。然有才情滾滾。聯翩絡繹者。不可無一以供噴飯。炫甚。無觀書想。聊紀連枝秀。募疏一篇。或云華亭陸宅之居仁作。

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中圈子。雙攤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閑人。赤緊地有事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疾死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劍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紉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卽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裏。草履麻衣匾身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逍遙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魂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撥。心卽道。道卽心。無非妙用。牢着眼看烏飛兔走。急回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梅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口。宣揚老子經文。發科打渾。不離機鋒。課嘴撩牙。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胭脂。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宮商入盡。誇七真堂。添上箇小麻姑。我只道五城山。册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鍊。不問萬夫。難敵。嗜昔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裝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

陸地神僊。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玉磬金鐘。晨昏報德。

西施乳

東越有西施乳。狀類舌而長。瑩白。頑然一物耳。但能捲舒。饑則舒。有數十小蟹。旁行覓食。飽則聚舌端。乃捲。蓋此物之饑飽。寄於他物飲食。或取置數蟹。不令復聚。則死不復捲。往周伯繩從新會歸。爲予說如此。今日與朗僧言。一人食時。衆人飽否。嗟乎。故有衆食而一物獨飽者乎。爲撫掌一笑。

山谿泉

山谿橋有新泉。味極冷澈。日可濡百丁戶。聞之孺僧云。雨霽且訪之。

夜飲

夜與子顛子器子彥孝若飲。子彥請與孝若對壘。各往復數交。談言清幻。子器把盞。胡盧而已。某旣易醉。子顛但飲少許。樂酒輒止。袖手以觀之。默想當年識子顛。政在韶歲。不啻劉玄德見孫仲謀也。一經病患。居然老成。石火幾何。隱几三嘆。

三上人

古松晉蒲州人。年九十餘。貌似阿羅漢。膚凝脂。常參少室。受具戒。戒師命取庫錢。使知人事。松伏地不敢仰。淚蘇蘇沾具。戒師憐而受之。持如律。旣九十。有侍松浴室者。偵之。故童身也。松參訪遍五嶽。多結廬其間。常爲某言天柱峯之勝。且曰。吾蛻後。猶當遊此。又自言舊題壁云。飛泉數點雨。非雨。空翠幾重山。又山。

洞十。楚當陽人。爲縣諸生。性流逸。然知自懼。棄之出家。乃至持戒律如儀。猶自言猿心不滅。嘗掩關海潮菴。某訪之。揮扇與語。十游目圓光見。能舉扇端十絕。而分其好醜。旣相語。又默然揮涕。自懺也。某承慈旨。甚悉無所進。

然予數年方外交。獨心推十。十奉戒。不肯以手捉錢。有持銚金固請者。倩人捉之。呼渡。輒授金渡者。此事于律甚常。而他律者弗能爲。某故獨心推十也。

董白。楚人。嘗江夏守源僧舍。見人將與語。輒深匿。人莫能近。某以此故異之。每持鉢乞食。食已輒休樹下。晚乃就源舍宿。質明旋去。某與孟夙常飲食之。甚久。不問主名。人有碎其鉢者。詣某草堂求食。既畢。語某甚面善也。嘗訪洞十關次。故爲箕踞而觀之。十不能堪。呵彼少年。威儀安在。白低頭作禮而出。知之未忘境也。白與古松後先低峴之時。學人謂之老松少白。病居士曰。某喜交方外人。顧自幸識此三上人者。猶謂其獲未艾也。今日與澄伯語。才難。不其然乎。

朱伯還

朱伯還抵暮相訪。數語別去。何似不停橈乘夜發乎。孤舟淺沙。風寒甚厲。乃力辭知己斗酒之歡。于伯還自爲計大非。便深爐緩坐。中懷耿耿。

蔡藍田

陳眉公嘗謂予言。蔡藍田老而篤學。胸中多奇字。夜來同宿慧文閣。乃端然危坐。徹明而去。斯真得力于學問者矣。拿州洞庭記。有蔡丈人年踰九十。能登縹緲峯。爲衆先導。藍田丈人孫也。王氏子弟周恤之至今。

梅花下

盡日梅花下。白民寫竹不下數十紙。某據石頽墮而已。世間適興事。一有程限。儘只作懶。不免沾滯。語云。日長似歲閒。方覺事大如天醉。亦休。豈易哉。方欠仲岸側。而背後有相呼者。促視之。則姚孟長偕王鳴臯從郡城迂道而至。挑燈縱談。不覺午夜。

楊扇

灑湖西曰楊扇。以楊氏名扇。方語也。或云地名冷灣。環湖而處。冰堅時多得不凍。或曰地暖故。此不然。左右皆湖。長風破之。不成冰耳。土人言三十年前夕大風。夜聞摧崖裂石聲。又有若版築而譁者。或啓扉矚之。若漫天大雪。多紅燈蠕蠕其上。且視之。則冰山也。高五丈許。蒼觀古木。狀宛然。中多徑。犬牙錯互。僮人攀陟。此異事也。楊太權又言。萬歷壬午七月十三。大風雨。湖水東吼。壁立如城垣。湖西立涸。居人亂走其上。所得古器古錢甚多。亦有得金寶飾者。久之風止。湖水汨汨而下。無倒瀉狀。或云河奔海立。政可不作形容語。

此君

朱白民攜此君相過寒齋。四壁都作青翠色。風颯颯然。當得數日簞簞之游也。

西林

晚食訖。借雪士子琴三。倩步至西林。龍燈無火。臺殿寂然。雪士作曼聲數闕。棲鶻答響而已。俗以此夜占月影。隔岸可望。而不甚辨。斯爲大有年。庶幾近之。更餘月出。更復宜人。

陳元

葛隣陳元者。饑餓所迫。自縊羅漢松下。此松是先人手植也。有勸某伐松者。某謂不必。然元卽餓死不肯爲非。於松又何患乎。但恨某力不能調之于平日。又不能盡理其送死事耳。已告先靈。去其所縊一枝。然未免有俗之見矣。是夕五更。時夏鄉夢有乞者。踉蹌入墓門。肩一樹枝而去。亦奇矣哉。萬歷乙卯正月二十六日。

王子彥

王子彥筆陣玲瓏。關捩敏便。故云天縱綽有家風。再檢四義。靈壘近人。

歸季思

歸季思一見姚孟長。覺胸中悶塞。頗有開省。而孟長之念季思。彌久益敦。可稱存歿之誼。昨出季思贈貽詩三

首情文休書之。某錄其詩於此。白民見文休作字。極稱其有法。于竹則否。人各愛其鼎。故是爾爾。然白民之竹。殆未易相比也。

道同不用結。氣同不用求。神在未有先。彼此潛相投。感君嚶嚶志。高廣無匹儔。慷慨燈前言。奚止情綢繆。男子患無志。有志良難酬。懷居易隨俗。安樂生煩憂。可憐早春色。風雨維揚舟。不知何所牽。行止不自由。殷勤孟秋約。期屆無淹留。

顧民服

顧民服約飲。孟長王爾瞻攜兩生侍酒。吹簫度曲甚歡。未幾沉醉辭去。而李生歌益酣。惜所憶杜女還魂傳不什一。孟長云。自有此傳。遂令古今學步。不免蹣跚。某笑曰。言及此。已是斌媚。

元昭書

得元昭書多自悔。一悔不知養身故病。一悔不知治生故貧。一悔不知讀書故無成立。受此途窮之苦。某謂資性如元昭。但恐不知悔耳。誠悔事政可爲何患焉。又云。太尊念其深至。恨友便不借來。太尊沈汀州也。此海外狎遇。無忤倉皇之語。不爾。乃不知某精已銷亡。惟茂林松柏耶。

出

每出輒悔。本不忤物。物亦無加于我。而然者。今非應出時。卽是可悔事。冷煖自知。故不以相觸。不相觸爲斷也。幾番起念。畢竟不可罷。是何故。蘇子云。此處有甚麼歇不得。雨後晴霽。輒思野步書此。

恥

待福不可處。處而無患。終慚兒女。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或問雲棲師何功課。答云。但一句彌陀常生慚愧。

春光

九十日春光。半消風雨中。人皆惜之。不知風雨中。春光政自佳。但笑世人不能領取耳。某無寵辱憂歡之事。而晨起急急。不知所爲。至與白民周旋。風木軒亦僅了。友朋談款之具。故是真負春光人。夜別長倩。與安期元玉子魚同飲數盃。舟泊信義村。官舡伐鼓聲徹曉不絕。我何爲于此。

霽

朝來霽色可喜。庭間卉物茁然。豈所謂怒生者耶。陰寒所勒。得雨而滋。見日則長。物之道也。作詩云。閒看草木生如怒。戲潑湯茗味政新。從此韶光知幾許。風風雨雨莫愁人。

月華

風雨如晦。竟日坐息庵中。無佳思。既就寢。而小婦言月下五色雲爛爛如綺。其初白雲飛耳。着月則麗。而色各殊。周環如輪。蓋月華也。月者水之精。其華應在雨後。秋冬間多有。春亦爾耶。豈久旱而雨。水氣映發。固亦宜乎。乙卯二月十六日。

王怡菴

王怡菴教人度曲。閒字不須作腔。閒字作腔。則賓主混而曲不清。又言諧聲發調。雖復餘韻悠揚。必歸本字。此宇宙間不易之程。非獨一家事也。王在長安。薄遊營妓間。戲演張敏員外。識者絕倒。諸部聞之。競相延致。至馬足不得前。斯豈無挾而然耶。然諸部政不知此劇。其一班耳。擅場事故。在崔徽傳。予嘗叩之。兩頤翁翁自動。稽談阮笑。誰不自喜。周旋竟日。絕不及牡丹傳。予問故。曰。政復難。然難處最佳。又問難處。逡巡久之。曰。益下數十餘閒字。着一二正字。作麼度。予笑曰。難難政復佳。

燕薇

三日前將入郡。架上有薔薇數枝。嫣然欲笑。心甚憐之。比歸。則萎紅寂寞。向雨隨風盡矣。勝地名園。滿幕如錦。故不如空庭嫋娜。若兒女驕癡婉態。未免有自我之情也。

花木事

花木事。當家人以消遣心爲之。動得其理。不更事人。以急就心爲之。必乖其節。孔子曰。吾不如老圃。未嘗經歷。而能爲是言者。真聖人也。每見僧孺栽蘭。闌而不花。其植玫瑰。則不如某。豈其消遣之興。故不勝急就之心耶。如某者。卽幸有獲。亦所謂鹵莽報予者耳。蘇氏父子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純是消遣。此謂當家。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蓋計功謀利之極。而自然生焉。孟子勿助勿忘。不覺道出。

有耳

有耳不得無聞。嘗試接之。凡吾耳之所有。都爲心之所無。故嘗忿盈不可吐。至竟日。週行屋壁間。格格如在者。伐生之事非一。惟怒爲甚。安得洗耳莽蒼之野。清淨自快。昔人云。請君堅塞兩耳。勿聽言者。是或一道。然塞已怒矣。簡出以當貴。抑其次乎。

志幸

女仲卒。取材于千墩沈氏。僅周衣。衣亦周身而已。權殯所居右廂。無銘無幃。無郭。未一月。所居房又爲孟主簿見奪。辰午之奠。禁不得舉。每年某一省其所。揮淚三爵。擔榼而出。傷心慘目。忍不欲言。香山所謂年年寒食一開門。不意身之。然自念寒儉之家。子女無命。其境應爾。了無所恨。今日再往。聞婿有改殯墓傍之意。從今其母嗚咽。亦可得失聲野外矣。豈不痛哉。然五年來都不欲言。而今云云者。實志幸耳。夜歸書息菴下。爾章長亦令見之。

徐道士

真君殿故有徐道士守之。道士號樂閑。面瘦而一眼白。某嘗質錢爲亡兒饑。道士與其徒周敬山者。輒婆娑其

間。去今幾四十年矣。頃過之。有道士捧茶而出。自言乃敬山子。問存歿。則敬山亦已物故久矣。白香山言。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

白龍

有白龍見西方。蜿蜒食許時。朗僧呼倩觀之。頭角隱然。冉冉而上。雨絲霏霏。風光澹蕩。或云龍見不卽雨。必且滂沱。果然。此野人所願也。但二麥之占。又在月八。雲上于天。莫須不出此三日間雨耶。

稠雨

微明稠雨。不沒馬足。簷聲亦愁而不揚。如悠悠輩人。竟夕相語。了無滿志之事。易所謂屯其膏。施未光者耶。雖至治之世。雨不破塊。顧久旱非治象也。田者布種。麥而未拆。驟則有決溢之患。此可喜耳。

病甚

病甚。然不能自言所苦。腦中昱昱浮動。眼光灑灑無定色。步不知所如。往每過限。婢子停紡注視。予故自知貿貿然行也。念他日落暗界。亦當如是。但須省得。如覺婢子注視時。求省得。須如東坡老人所謂第一五更起。可以當自家將得去者。

沈子誨

沈公路以其郎子誨來訪。故是濯濯之器。非屋宇下物也。公路久病。後不堪與人作緣。聽其辭去。然公路病根。故可量。不似九服雨。若子顛纏縛而不可見也。

賣花

賣花。古之遺事。然未有無所不賣。如今日者。少遊白下。聞賣花聲。心樂之。吾鄉故未有也。然止茉莉一品。玫瑰時一二賣。而其人皆有聊試高華之色。無得失想。年來老婦稚子。敝敝于道。典花取錢。市買無異。插串繆種。非意。

所及。至有豪右之族。閨房之雋。轉相效慕。與倚門兒女。爭半錢之息。拔葵去婦之風。哆爲迂浪久矣。好華而甘僞。世貧而情窄。烏乎知其所終也哉。

十姊妹

十姊妹。花之小品。而貌特媚。嫣紅古白。嬌媚欲笑。如雙環邂逅。嬌癡離落間。故是薔薇別種。伯宗云。折取柔枝。插梅雨中。一歲便可敷花。故知其性流豔。不必及瓜時發也。

渥丹

渥丹。俗名石榴。紅色似安南。且相先後。政當照眼前鋒耳。先君植之砌下。種猶不絕。今歲一莖數花。特肥豔。着雨脂透。燄燄欲燃。掘置几案間。可取醉五日。石倩曰。金谷園中。甲乙者多。把玩者少。不乃非其倖乎。

作解

女仲奄忽。怕看兒女婉孌之歡。世長背捐。無復友朋讌喜之適。非獨觸景生情。兼之解人不再。自分今生已矣。轉思前境茫然。若云歿後有知。可信重逢不遠。則膝下樽前。較是現在少而將來多。何如戀生離而忍死別。依此作解。似落便宜。

苦瘥

窶人之子畏寒。誅負者多也。伐生之家懼老。作敵者衆也。吾三日苦瘥。其始髮鬢焉。已若有壓者。洵洵欲崩屋矣。賴有人焉。墜壁而守之。任其拔木揚沙。四面受敵。而不敢小開隙穴以延之入也。久之而條條而刀刀。集慮視之。逆旅之館。巋然。然視其棟圯而不支。其礎頽而垣敗矣。客曰。子何孽致是。予唯唯且忘之。客笑曰。彼惡得忘然。則柰何。客曰。墜壁其人何在。請與謀之。

酒政

梅雨既時。心情舒暢。偶閱中郎酒政。大都依倣宣尼無量不及亂之旨。溫克爲務者耶。然不知政有方。而飲無方。譬之稽談阮嘯。各盡所長。斯爲聖耳。如中郎言。殆是遊方之內矣。至其評列諸人。亦何嘗不自適其適哉。政何用焉。雖然。大雅不作。瓦缶雜鳴。則願請中郎爲政。評附後。

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

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

方子公如遊魚狎浪。唱唱終日。

丘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

胡仲修如徐娘風情。追念其盛時。

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

袁平子如武陵年少說劍。未入戰場。

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著勝地。

袁小修如狄青破崑崙關。以少服衆。

放螢

隋煬帝聚螢火數斛。登山放之。光照林谷。誠賞心戲事。顧難爲捕耳。然不聞羣臣呼萬歲。頌功德。其風朴略。一至于此。偶季弘談劇。書此一笑。時五月六日乙卯歲也。

枇杷

文選。廬橘夏熟。註云。廬橘。枇杷也。色正黃。味甘。而差小。一核。曰金丸。瓢作蒼黃色。膚淡白。液多味蜜。曰白沙。二種爲異。吳閩市上多白沙。而少金丸。吾鄉王氏清夢軒旁有金丸一株。以噉客。多懷其核而去。然不聞有他本。豈

亦貴重之徵歟。或云秋萼冬花。春果夏熟。備四時之氣。東坡枇杷多核。以爲恨。至與文字雅俗並稱。蓋貴之也。昨食枇杷而酸。客有進者。置之都不復作甘想。今日啖可三十許枚。瓢如飴。核亦纍纍然。笑語若曰。此雅俗間文字。政未俗下耳。

境地

少年悲憤。總屬多情。老去多情。轉主悽感。嘗之落紅春沼。增其點綴。遠砌寒花。助其吁鬱。又如載生之魄。吾見其新下弦之光。倍爲慘悴。非獨人心爲之境也。故爾。

天竹

秣陵勳衛家多植天竹。或云能辟火。不知何據。寒窗素壁。雪壓丹丸。腥紅映發。良可愛賞。先府君嘗植之。間雁齋中。一時特豔。後落他人手。輒萎敗。至今恨之。籬間數枝。植可四五年。悴悴耳。昨歲始發。今盛敷榮。可異也。己卯庚辰間。嘗遊碧梧僧舍。見枝上珊瑚纍纍如斗。大驚詢年月。政與某甲齊生。後數載。同孟幼嘉再訪之。則爲墟矣。身與物形氣相值。偶同年歲。不無僖倖之感。合此數枝。亦復羨于甲寅之年。心獨喜。輒紀其概。生平不解南中花木事。辟火之說。尙更攷之。

聞夫人

許元倩之嫂。聞夫人畢竟不復起。傷哉。或言夫人信巫。其疾不可治。某謂殆將不治。所以信巫不然。嫂一生拮据。了不以門第自逸。其肯容心于不可知之神。作無益損有益哉。往年嫂善病。且亟。元倩負汗旁皇。召工爲櫬。多呼先世長與偕。爲世長曾爲禱。自防。度用材幾何。當知之。富是時。世長寧自念先溘。朝露耶。電光幾何。河清難俟。癸丑以後。覺歲月逼人。眼前多淚。

庚戌紀

偶曝亂帙。得庚戌紀遊一冊。載是歲九月十二日。別邵茂齋于嚴道晉舟中。是日訪薄味玄外第。自今思之。其與二兄。此後皆不復見。蓋永別也。一日之間。別兩知己。生死之隔。此豈細故哉。冊紀云。夜泊南關。將詣郡。念茂齋久病。飲噉不甚。異曩時。而面鰲黑。時有呆狀。然自謂病已去。不煩人念。可慮也。味玄神氣索如。音亦稍變。動止間多強免之色。載酒徵歌。故是情勝。然恐只此是病矣。昨歲八月五日。復于神情間。重憂愚公。竟于不起。動乎四體。或遠或近。可不懼哉。頃飲徐伯衡第。伯衡覺某神不洽。退語僧孺曰。吾驚焉。豈亦有先告之者耶。但此日我心自知其不甚洽。差足自解云爾。夜夢大不佳。又覽斯冊。不覺惘惘然。自念生平無一事當不罹世網。如夢如夢。定是生死關捩也。鷄豬魚蒜。遇着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即行。且守之。

王仲宣

金沙王仲宣見。秋洗近社。一時翩翩才也。今世佳作多高華矜喜之色。不務透出題髓。間有入者。必另鑿戶牖。無關本目。袁伯修曰。子不見繪者之貌。人乎豐幹。玉立風標。秀舉頎然。美也。然而不肖其人。觀者爭噓其弗工。諸君子直肖之矣。神情骨態。間尙少如生在。仲宣許我。將訪艸堂書之。以俟其至。社者四人。龔季常（銘）鄧爾建（之皆）鄧晉伯（藩錫）及王仲宣（明俊）

乙卯初度

某以癸巳四十。方病目。甚悶。家人故洗澳召客。以相娛悅。草堂初度之會。自此始也。是日偶問先世長。顧敬亭家。盆中山梔。何以年年如雪。世長援筆作山梔圖。以進。殊肖衆客大噱。又十年。癸卯。時年五十。飲者不下三十人。世長爲作怪松圖。真有龍蟠虎踞。壯士囚縛之致。癸丑六十。世長病且甚。猶欲爲某鼓勢作圖。而喘喘倦筆。視矣。今年夏。常不能理薪水。客有如期至者。採葵蓼佐飲。意亦甚歡。漫追往事。注視目前。當年會飲之客。亡者幾半。世長外如芝孫。文園。孺和。幻聃。季思。行可。沈文卿之徒。更堪揮淚也。

六月五

己酉夏。朱美甫在顧叔來許。搗彈清嘯。各暢以懷。篠夫人在焉。夜半輿出關。雨甚。火燎明滅。雜燒銅花以佐照。予又輿而尾焉。視其鍵然後歸去。今七年。曾復有斯致否。今日會飲叔來。雨如前。屐弢解履。行溽泥中。而暗特甚。燈熒熒如鬼火。自笑境惡。匪徒意滅。乙卯六月初五日也。

俞娘

俞娘麗人也。行三。幼宛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頓。十三疽苦左脇。彌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容。愈不可逼視。年十七天。當俞娘之在牀褥也。好觀文史。父憐而授之。且讀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還魂傳。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達意之作矣。飽研丹砂。密圈旁註。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註云。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着鞭耶。如斯俊語。絡繹連篇。顧視其手蹟。適媚可喜。當家人也。某嘗受冊其母。請祕爲草堂珍玩。母不許。曰。爲君家玩。孰與其母寶之。爲吾兒手澤耶。急急令倩錄一副。本而去。俞娘有妹。落風塵中。標格第一。時稱仙子。而其母私于某。曰。恨子不識阿三。吾家所錄副本。將上湯先生。謝耳伯願爲郵。不果上。先生嘗以書抵某。聞太倉公酷愛牡丹亭。未必至此。得數語。入梅花草堂。併刻批記。幸甚。又虞山錢受之。近取西廂公案。參倒洞。聞淡月諸老宿。請俞娘本戲作傳燈錄。甚急。某無以應也。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斯無足怪。不朽之業。亦須屢厄後出耶。挑燈三嘆。不能無憾于耳伯焉。

促輿

富勢之家。偶沾一疾。百計醫禱。惟恐無他謬巧。以苟活旦夕。此亦天理所安。而東街老媪。無端仰藥。命如腐鼠。不幸過之。故知其猶在呼吸間。促輿忙進而已。何也。吾力無如之何也。客冬聞寡婦夜哭。低回無奈。發意不復聞。

遊。兩月病瘵。裹帽強出。又有不忍聞問之事。此土缺陷不淨。何處安身。

此方

凌晨怯冷。雨氣混濛。故似小滿以前。涼風蕭蕭。天亦迴寂。又似秋分以後。城社之鼓喧填。岐黃之舌同異。斯乃天之道。不可得而違。吾欲薰掃以當祈禱。節齋以養天和。抑正法乎。稟弱不喜睡。每夜啓燭。火炷蘭艾。赤坐帳中。左右挽募湧泉百十次。少汗乃止。亦時觸床臥。不及甦。覺神血清穩。夢亦無異。故嘗爲家人布告此方。聊復紀之。東坡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傳。吾意一切如此。

偶憶

古壇蜀人。其學止靜爲務。每七日與人一交語。或自吐所欲。未期卽貴。勢人問之。莫對也。嘗參訪聽受。後亦弗往。時應坐期。輒跣趺百日而去。

蘊輝。南畿人。住虎踞關側。種竹及韭各數畝。以給往來。瓶錫衣履。垢敝不更。爲問佛法。弗應。坦直而已。時人呼爲懶輝。

竹壑。住天界寺毗盧閣畔。年三十。參牛山。爲惡黨所怖。輒禁足。日念豆兒佛教升。或訪之。輒以相與。爲客供。而客之施豆者。亦源源不絕。不出山者四十年矣。不知在否。

月山。住旱犀門內。結屋數間。以安行脚。一麻一豆。無不平等。匱則忍飢。常至數日。居人信之。施捨絡繹不絕。未嘗求募。

艾衲。住天界寺。唐宜之。好與游處。衲性敏慧。孜孜力學。澄伯言。後生可畏。吾于白下必以衲爲首。

印海。住石門檻。警敏絕人。聽受晷刻。可兼十人之悟。而法侶未有振之使竟學者。利根人應須自至。

止非。或曰指非。金沙人。工行草。嘗衣垢敝衣。自免而光愈瑩。識者曰。梨花浴月。不足當其麗也。

覺月玄秘閣僧温克之性宛宛可掬。故嘗欲書酒歸月下以名之。幻初荐嚴僧嘗自祕精舍中勿令看殺。時有蓮生者相伯仲。謂之幻蓮。

夢因

夢生于因。故多見生親亡友。而談笑舉止。則自成境。不必相襲。蓋借因爲端。而游魂變焉。或曰。勞心漏血。多見疇昔。故氣盛夢獵。腹饑夢取。類可推也。先君常與顧惟訥處。張華陽至。必命局。其交沈子行。歲不數矣。然張沈之情特昵。出處必偕。昔者之夢。華陽爲主。子行爲客。惟訥雁行。先君秉禮甚恭。各不相期也。卒然相遇于林麓之間。華陽拉先君往。惟訥從之。子行側身詳視。拱揖于道。雖當年未有此境。而宛然四公之神情。進反旋折。各肖其度。既覺。令人依依猶在目中。則豈非因之徵耶。然而吾衰甚矣。

紫筍茶

長興有紫筍茶。土人取金沙泉造之。乃勝。而泉不常有。禱之然後出。事已輒涸。某性嗜茶。而不能通其說。詢往來買茶人。絕未有知泉所在者。更不聞茶有紫筍之目。大都矜稱廟後洞山漲沙止矣。宋有紫茸玉。豈是耶。東坡呼小龍團。便知山谷諸人爲客。其貴重如此。自今思之。政堪與調和鹽醯作伴耳。然莫須另有風味在。古人當不浪說也。爐無炭。茶與水各不見長。書此爲雪士一笑。

譚公亮

譚公亮一片熱腸。今盡無色。皎皎八文。亦復作羊叔子之鶴。毛羽種種而已。丈夫不與阿堵作緣。大無活計。相視惋然久之。願見若坊者。士耶石耶。世長在耶。長寢萬事畢。公亮曰。此兄應復笑人。命倩書之。風木軒中。此地夜別。孟長不復至。忽忽不知夏之徂矣。

祖孫

朝來先世長得一孫。檀鳴咽不能仰視。予亦且悲且喜。錫之乳名曰祖孫。往歲壬子。檀生次女。世長過草堂。語次甚憂。予心疑之。未老望有孫。何急急乃爾。明年世長卒。故凡皇皇促促者。非壽者相也。往時予無子不憂。後舉安轉二孫。亦不加喜。頑鈍之性。政堪戀世耳。世長不得抱孫。且祥而檀不減感。雖甚貧。備衣食于外。故不爲無子也。予自視于人世所有。無一有者。每父子兄弟夫婦之適。他人所或無。無一無者。倘更有望焉。天且殛之矣。

今歲

今歲二麥如雲。薪可給爨。甫旱輒雨。桔槔在懸。瓜茄蔬藟之屬。蔓生駢實。斥圃充畦。而物力大減。斗米百錢。里多蕭條之色。人無自固之謀。倘亦氣運所驅。一二年不足償其銷燹耶。往歲辛酉大水。先夫人時坐某北軒下。蒸麥噉之。共相娛樂。己卯又水。日令某輩食豆粥一器。畧知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戊子先君歿。歲比不登。疾疫相繼。某初爲政。未諳情形。戊申之亂。可謂涉歷無餘。然未有茹苦含辛。親歷其境。如今日者也。始謂一家之事。與替何常。稔觀四境。年非饑饉。民實阽危。豈所謂脈病之人。美好長大。秦越人望之而却走者歟。

問客

往過閩關。問客料娘何似。而譽之甚。客曰。與談家具。則神旺。餘無所異。又問有劉壽者。昔爲松陵小史。旣入郡。價重千金。其人則奚若。曰。常過舍主人。而雨食已不肯別。謂主人且具輿。如是如是。某笑曰。壯哉首郡。故有家具。娘子乘軒小官。容大矇而去。

聽受

勉詣南城。往還不二里。支牀輒睡。喘喘作暑態。家人具食。石倩以所錄文字進。且噉且受。不覺過多。膨膨作脹。夜半洶洶矣。來日苦短。每有千里之別。都不問後期。所御服食。常生慚愧。恐踰其分。獨聽受一事。孜孜不及。或復作數年想。老不戒得。有如是耶。

勦捕

王鳴臯聲如裂崖。力可伸鐵。儘其才分。足敵萬人。而落落皮弁間。長爲百夫長。所如不合。甚且有楚辱之者。近把截海口。統兵三百。無非沙戶僮奴。橫不可禦。小有差遣。輒以主家作務對。不至也。又上官每聞海盜。輒言勦捕。鳴臯曰。勦捕易爾。但所勦者無非護勢之徒。勦之者無非同盜之伴。雖有韓彭。將若之何。鳴臯好讀書。識道理。與人談義。寔寔不自休。某以此尤難之。今日過草堂。往復數交。慷慨自壯。安得有大力者。養其生吞活剝之氣。不至發聲作識時務語哉。

蟬

昔人咏蟬之作。葩藻聯翩。無能具紀。余獨喜虞恭公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宛有俯視塵寰之致。予友許元倩。擬作憎蟬賦。以反曹謝諸人之什。謂是附炎鼓噪。意亦有激而云。正不知不幸處。炎炎之世。居高欲露。斯何品格哉。淮南子曰。蟬無口而鳴。三十日而死。斯亦神通變化。不可得而緇涅者歟。予家園閭之中。苦無美蔭。隔隍疎柳間。有蟬嘒嘒。若爲永晝破寂者。因書蟬噪林逾靜于壁。且以見不必憎之意焉。

蚊

意甚觸。遂不成寐。起坐庭中。聞人聲近遠。若咳若嘻。謂且旦。久之無履。殆是帶夢人。苦蚊相語。夫編戶之民。多無衛蚊之具。故忍夢以就風。而吾獨以處境之惡。至于棄帷而宵坐。性情甘苦。則必有間矣。施肩吾詩云。任君繚亂錦窗中。十幅經綃圍夜玉。故是得帷之適者耶。俗以多蚊少蠅爲有年之兆。連宵徙倚。眞所謂江頭夜起如雲哭。午餽盤匝時寂然。田家占不妄。又是一喜也。

盛暑

許仲嘉邀莫胡仍侯。雖盛暑。不能不往。數武八拜。遂有昏倚之容。汗如雨。自頂達于腰。連服香茹。飲數甌。不能

止也。往見老人。偃而蹒跚。自言曳踵如千鈞。腰臂與足了不相用。心竊憫之。念人生至是。便當脫巾疊跣。勿令筋骨楚人。忽忽不意。今者親之矣。

冒暑

昨晤夏士瑛。將詣江上求試。自言他少年或可不往。吾所處勢不爾。否者。何以慰老親朝夕。頃又晤晉孟嘉。亦以求試故。還自諸暨。信宿便行。某對之喘息而已。二公翩翩筆藻。終能自奮。于功名不沒沒。予獨異其冒暑馳驅。了不以爲病也。深山松柏。凌冬愈茂。汀蒲岸柳。未秋而零。志與氣。天與人。豈可強哉。

紀若夢

某少時苦腸風。用醫師言。食團魚不覺遂多。後夢羣魚延頸。若相齧者。因不食至今。蓋殺羣命以祈療。不仁之念。應償此夢。而况縱口腹之欲。忘刀几之苦。則豈人哉。女孝若噉食絕少。于味泊無所嗜。亦夢一豕躑躅。意欲操刃斃之。覺而大恐。遂斷豕肉。或言兌女鮮罪。當有善根。故以夢相恐。某曰。不然。多生以前罪。惡乎知之。但堅持此念。充類其餘。庶幾夢中之恐。永不復作耳。昔與沈先生同食。聞廚下切肉聲。續續然。頃之以肉圓進。先生投筯曰。不知何罪。乃至于斯。嗟夫。此仁者之心也。乙卯七月一日。

睹憶

鄒媼。姓金氏。便體倩輔。美流盼。而藏所靡。多穎秀之侶。久而彌連。客有稱其柔膩者。法不宜微。媼竊竊自憐。嘗誦之。非其好。卽久與處。勿善也。後稍牢落。悒悒死。

臧一良家女。性不喜岑寂。居閣中。軒窗微觸。目周游不定。旣嫁夫。縱而安之。光態驟溢。若昱若浮。又諳曉房中之事。曲情取憐。無不婉至。稍會意。而目精爛爛。着人靡矣。久之。爲梁溪人婦。見者都不得前。臧凝睇猶多一往之色。

項五少有殊色。初寄居竹林下。不知者以爲彩雲間飛仙也。嘗扶醉踏月。亂頭踞步。無不人人欲狂。性豪麗。悉以所贈遺爲旁緣者飾。又多召倚門娼。大醉之以爲樂。晚不得志。冠女冠爲尼。行遊不定。

金淑貌麗整多愛。所居輒擁香自衛。翠袖金釵。珊珊有大家之氣。飲性中下。好促坐。徐飛履膝。綢繆婉嫵。特至有女。美豔而天淑。乃敝服自晦。光態彌出。

徐燕燕行四。識者恨不見潘淑妃。疑莫上也。善鼓琴。撫絃動操。別有愁思。妮妮兒語。閨閣無異。客謂燕燕豔中之豔。閒外之閒。久乃聞知。意甚得也。有俗子薤羶之。輒翫去。

病居士曰。以予所睹憶如此。蓋不無質文之代矣。香山有言。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有味哉其言之也。

二翁

紹伯己酉生。猶能負汗疾。馳入城。遍歷親知。致所欲語。又負汗其返。計其辰酉往來。日可二十餘里。不喘不頓。神明湛然。望七人于吾黨。未一二也。善叔後伯一歲。生齒無毀。缺髻不改。玄視伯更爲勝之。而步履之際。不無適回。較其老健。正相伯仲耳。昔吾中表。飾劍聯騎。華豔一時。又天性孝謹。不期忤物。至于交歡貧友。以奉太僕先生好客之志。雖日費數金。勿間。方以爲樂。于時又不能盡取之宮中。皤皤兩翁。今人故難其比。

于麟文

世稱于麟五七言律。而文章不甚。甚至不得與元美子相諸人等。以予所見。于麟之作。故當伯仲獻吉。馮開之所謂深入無垠。一筆透出。疑爲于麟言之耳。徐子與文章老。自知于麟輒誦之。故不知于麟之自言之也。今日讀王侍郎凌節婦諸篇。令人反覆不能已。

梁頤

往見梁伯龍教人度曲。爲設廣牀大案。西向坐。而序列之。兩兩三三。遞傳疊和。一韻之乖。觥罍如約。爾時騷雅大振。往往壓倒當場。其後則顧靖甫掀髯徵歌。約束甚峻。每雙環發韻。命酒彌連。顧翁翁而不敢動。伯龍已矣。靖甫豈可多得。梁雪士將詣白門。來別。輒與鄒瑞卿按拍竟日。甚有愧乎予之不知其事也。

許君實

許君實椿芳。丁卯生。偉軀豁度。談笑有適。嘗與予爲氣類交。嗜酒結客。貧者至以君實爲歸。君實亦仍其父兄之故。無所別擇。獨不肯無禮于其客。尊賢容衆。坦如也。孺和故主其家。相得歡甚。嘗夜詣之。爲設廣被。共臥閣子下。且起有寒色。君實獨露頂坦腹。揚揚而至。衆大笑。目之而神血人亡。何。庚子病死去。今十六年矣。君實與婦顧同年生。今亦死。予往唁之。入門恍然。意是故友地。詢宋輔卿。則予友王伯符舊宅也。三易姓矣。人生六十年。人世遷換之感。何處不爾耶。悲夫。

蘭

蘭之味。非可逼而取也。蓋在有無近遠續斷之間。純以情韻勝。氤氳無所。故稱瑞耳。體兼衆綵。而不極于色。令人覽之有餘。而名之不可。卽善繪者以意取似。莫能肖也。其真文王孔子屈原之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者耶。徐伯衡採蘭見贈。微風適至。歌曰。薰爽南來。虛室生白。漪漪幽人。觀此大國。觀此大國。吾愛吾廬。級斯佩斯。冥彼枯魚。

顧九扈

顧小侯郎九扈。字農長。文筆滾滾。有飛湍激洄之致。某故未識其人。閱其文異。謂是凝遠之器。道民云。其人長身玉立。而神耐性溫。茂稱其家兒。昨再晤道民起居。小侯及農長。則病且亟。若頽瘵者。昔年道民爲小侯求婚于某。受之從叟之某。以勳衛故不敢許。更不得凝遠者不免折耶。文不足以知年乎。天其佑德。且無論農長。當不令

小侯一子。輒天秋杪。過毗陵。再就治生詢之。倘或霍然起耶。治生農長。今歲師也。道民湖海之性。久別無異。又構歌童自隨。且欲裁其婦。他年歸天之費。令縱覽西湖。沾沾自快。如道民亦奇矣。

陳迹

見原。周氏子。出家積慶庵。少時重聽。對人輒笑。和衆作務。常爲諸行者先。意所不愜。脆如也。或謂原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閒是非。原欣欣如是如是。

一明。徐氏子。出家棲雲房。性便爽。笑語劃然去。無所慙于懷。晚更靜重。見人道故。時有歛歔之色。年五十。自懺無裨于佛法。悲涕不勝。未久卒。

惠心。方氏子。出家樹中閣。嘗慕雅宜山人之筆。摹輒肖。多取名下文錄之。毋令辱吾書也。秀目有神。膚冰雪可念。然厚自持。不肯以言狗物。久之。遇諸途。聞其聲。喑矣。亡何死。

病居士曰。往在大樹齋。每一明披襟而至。問所往來見聞。未嘗不動色相語也。慧心如玉人。臨池自喜。猶能想其循牆間往之處。見原非公事不出。語不及之。則低回過之矣。予嘗以憶月下得原。而原真以予見也。喜欲狂。然斯稍前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豈浮屠人善幻。而人者戀戀耶。悲夫。

螢

陣陣流螢。穿雲暗度。便令小簾生涼。齊紈欲老。杜子美忽驚屋裏琴書冷。真有味其言之也。一莖腐草。偏吐寒火。向人除煩解熱。亦復拖星芒。騁殘月。斯亦腐之至奇也。而世以所化微之。夫誰非腐化者耶。暴明空飛。不愈于櫛。穢走炎。馳驚不止乎。莊生夢蝴蝶。蓋猶有輕華之思焉。吾取流螢時一見。哉。向人生冷可矣。梁簡文詠螢詩曰。本將秋草並。今與夕風傾。騰空類星隕。拂樹若花生。屏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不怯此身輕。覽此有餘輝矣。

秋暑

暑酷至今日止矣。昨猶有間也。片雲駕輕雷。旋風逐逐從之。若空遊四壁。而人無與也。朱霞半天如榴火。煙霧籠之。作愁鬱也。蟬聲急直而不收。有收文字責候報者。據案如附煬竈席。如沉醉人酣臥其上。湯湯焉而代之也。喘喘鷄骨。誰能堪此。吾每思王右軍北窗風曾至。自謂羲皇上人。徒聞其語耳。

鳴鳶

有鬼車軋軋黑雲間。居人譁而向之。方言曰。懼以狗乃得不下。此未必然。傳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注云。鳴也。彼軋軋者。鳴耶。世以其聲之高下。徵風之狂恆。其說特驗。夜苦熱。棄室而處。有少女嗒然起于窮巷之間。自謂庶人之雄也。比就寢。颺可發屋。車之聲亘以長。不亦徵乎。

肺熱

十年肺熱。每盛夏。如燻火之將烟將焰也。自脛達于咽。蓬蓬上指矣。腦滿湧。皆空無所賴。足如凌虛焉。踈蹶而不赴者。猶在我也。然如穠葉之旋風。三却而反矣。其始蓋日月至焉。已日至。已時至。湯沃之。去者什五。膏什七。西瓜水什九。張子曰。吾蓋仰視吾廬而傷之。吾始見楹丹渥。而壘如黛如雪也。非必有蝨蠹蝕之。日遷月化。木理筋立。垣色若瘡。樞失其居矣。故夫左闔而右闔者。礎敗也。首進而步退者。火上也。人無閱世之能。百憂煎心。勞之以寒暑。雖有容彭安往。而不得頽圯哉。是故無揖讓而磬折。無怒臂而虬揚。其言噉嗜。其步蹢躅。近死之聲。譬如寒蠶。登木啞咽。咽而不張。

早計

風雨如晦。虛堂致有爽氣。顧不知煩暑何之矣。朱方黯謂且冷。輒思着新脫故。此太早計。見卵而求炙耶。相視一笑。乃別入臥閣。子下。紙窗晃然。風來疎樞訝甚力。雨絲灑灑。幃幕盡濡。雲安君蓋兩手裝之。輒颺去。或附骨而

穿其中。猶髡窗也。則相與支潰抵決。何不至焉。張子笑曰。吾已知招不來。麾不去。風乎。雖然。其事也。大塊噫氣。徂秋則鳴。木葉將脫。威之以兵。巽女戒塗。告子靡寧。予何迂朱子之早計。其有感于白露之將零也耶。

王孟夙

涼颺驚秋。甚有類孟夙其人也。衝泥踏水。冕而莊言。桁楊鎖鈕。糾紛雜選。奚翅蒸熱悶人矣。朝未及夕。晞髮松陰。灌纓若水。掀髯長嘯。與山川相映發。宜何如魂夢哉。癸丑夏。先世長臥病僧舍。孟夙訪之。勸食人乳。以滋榮衛。而世長顧見孟夙。面目有光。毛間膚際。多作紅玉色。笑曰。相君之面。殆是耶。孟夙不答。退又謂予諄諄言之。自悔其晚也。孟夙解組時。語人云。一官匏繫。髓竭神疲。入山之日。便不欲茹芝餐柏。聊試築基焉。此語龐巖。然可信世長之所見。于孟夙不謬矣。

田者

甫旱輒雨。既渥乃止。田者大悅。不二日。猶有憾焉。曰。其誰灼我以火而噓之。又囁之以蚊。我何不爲西北之民。予爲解之曰。令爾爲西北之民。其將囁汝以蝸。不日而滅。汝無苦熱。又將凜汝以冰。使汝膚裂矣。故曰。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得隴望蜀。人之愚也。故曰。君子委運而不爭。得少既足。是爲遁天之刑。

志遺

志遺一卷成。亦了却心頭幾許事也。吾家素業。無論今日。此僕僕作勞者。總苦海男女。錄而有之。毋使泯滅。安知其後不邁種起乎。卷首數言。實出肝膈。子孫不信。鬼神信之。嗟乎。嗟乎。昔昔夢爲僕役。昔昔夢爲國君。其夢一耳。夢中之事。易生顛倒。君乎牧乎。哭乎笑乎。斯亦惑之甚也已。

好古

有以好古貧者。披杏壇之席。執虞氏之器。策鄧禹之杖。曳東郭之履。而乞于市曰。誰與我園府錢也。有擔者投

之李不顧。擔者曰：仲子李也。瞠目而謝之曰：我始以王戎李故弗納，謂是漢以下物也。

害飲

有嗜飲者，夜夢壺焉，驚喜，亟呼其妻燥之，失聲而覺，自訟曰：冷飲之何不佳，自是不復呼燥酒矣。以爲呼之害飲也。

合釀

甲請合釀，謂乙曰：我水若糶，乙愕曰：然則何如取之？甲曰：亦水者取水，糶者取糶耳。猶是水與醕也。水入糶而糶亡，糶出水而水貴，此未易得其解也。一人曰：吾備其糶而啜其醕，合甲乙不失貴矣。釀可合也。

小閉

茂仍以閒詣予，知予久痲也，自言初夏病小閉，法宜食桂，而醫者持之，凡五日，悶幾殆，思飲而盡，溺如常，飲方如常，不多于用桂乎哉？經云：血虛則氣不升，不升則關，關則水不降，而醫者莫能及也。嗟乎！學醫人廢乎學，豈有是哉？茂仍以飲導閉，溺如常矣，乃至今不得見風，久閉之潰，利于決川，夫其艾之人不能勝之歟。

囊螢

書生以囊螢聞于里，里人高其義，晨詣之，謝他往。里人曰：何有囊螢讀而晨他往者？謝者曰：無他，以捕螢往，哺且歸矣。今天卜之所高，必其囊螢者，令書生白日下帷，孰詣之哉？

頓

雨無爲于室，索漿飲之，不知其過也。頓焉，始以過其飲，頓也。旦日未嘗飲，頓如期，此有頓習矣。頓者，形神之迷也。一蹶開之，莫覺于此，其將老于頓而遊焉，卵之殼歟，胎之叻歟，捧之喝之，不足名其割也。故頓而覺者，形神之大覺也。

此日性情

不與僧孺語甚久。顧嘗集念以候交。既見輒失之。但出此册聊爲一笑。而僧孺以予之真有樂于是。夫予則何樂焉。要以如意而云。大言浮語。都非所屑。令覽者知此日之情性面目。不假于人。故以爲撫掌之資。嚶嚶草蟲。不自意遂傾人耳。

狗

乞者投股日中。而臥狗舐之。叱曰。畜。故是汝家物。何不待也。不知有待之而非其物者。狗多也。以爲不如今之舐之也。

夢管先生

管先生號虎泉。故李中丞壻也。先生弱冠時。嘗辨莫逆云。先子之喪。管先生來弔。哭甚哀。且曰。將詣太僕長安。當爲子計。予泣謝之。是夜。夢太僕與先生同在魏恭簡祠下。遣邀先子。泣而省。私自念。此何祥也。先夫人曰。汝家大考。嫁汝先姑。而娶吾爲婦。中丞亦嫁女于管。而娶汝姑。皆同時日。往來之誼。自此始也。三人者。既情好。又苦次之語。豈有因焉。何惑乎。管先生既抵長安。因訪故人居庸死焉。而太僕亦以是歲十月歿于京師矣。偶憶往事。用識於此。

中秋

山桂盛開。明月如晝。天香飄忽。花影凌亂。與元初輩小飲山房。呼雪崖間。步野田。陟仄徑。有小犬伏葦中。作豹聲。民廬佛火。聚散村塢間。念初秋。吾谷雪後。破山畢竟一了此願也。歸附小舟。旋風忽起。而月色愈淡。愈麗。雨中秋如此。豈來年燈夕之占乎。

秋葉

秋葉純黃者上。斑衣次之。水紅又次之。卉之品百。無麗於此。乃其憔悴之神。多在爛熳之際。其紅鮮以倖微縮。其綠膩而紫暗。其黃特韻然無餘。籬落之致殆盡。而韶華不存。豈相家所謂色嫩者耶。老猶履霜。不安甯也。夏初乞之朗僧。甚早。不堪其愛。今盛敷榮。致足撫掌。持螯拍浮之。酣十餘日。豈願問哉。

今昔

雲安君露香于庭。修中秋事。兒童皆有欣肅之容。緬想先夫人整衣達旦。誠侍兒更臥起。然無寤者。今昔心情。卽兒童亦稍異矣。念此遂不成寐。宴坐息舫中。冷螢穿戶。捉得半床秋水。

不作客

病眩三月。有折柬相招者。隨掣一短刺謝之。故有旣謝而聞者矣。以此頗知不作客之適。爨貧。客至落落。又略諳不作主之儉。獨耳根甚貪。未必日知所無。居閒快快。然有一法。溫故而知之可也。

論脈

夜來與季弘論脈。殊悔十年不讀書也。安身立命。誰切于此。世于君子。自謂恥一物不知。卽浮屠老子外國之說。或能強記。而浮沉遲數尺寸之候。未有聞焉。偶沾一疾。舉吾親與吾身付之脈者之五指。此寒此熱。此死此生。彼是相持。而吾茫乎莫能自名其所以也。夫與圈牢之養。何擇哉。

王奉常誠子

王奉常誠子書云。自今以往。杜門省費。惡衣菲食。我爲汝先。汝爲我守。子願蓋嘗誦之。今日閱其全書。不覺赧汗。世祿之家。才名滿天下。獨諄諄以好事好客爲戒。况乎產不及編戶。名不出四境者哉。稽生謂讀莊老。益重寡過。故嘗心惡斯語。草草匆匆。慎勿輕看過古人書也。

陶周望與弟書

陶周望與弟君奭書。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江河風恬。氣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此古今跌撲不破之語。其意非造于陶。至陶始暢。真令人讀之可盡。而味無窮也。末又云。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篇七篇。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又一味妙悟。惟周望能爲之。惟君奭能聽之。以語中下根人。則不可。王文肅公常言。做人做到閤老乃妥。作文到閤筆乃佳。如是方爲識癢痛之語。周望猶未免資實用事也。良工苦心。此事難說。

王安

安元旭先生以內艱歸。聞訃便行。屬下吏有不及弔者。此于事理宜然。而世莫能爲。告別上官。動以旬月。廉敏之用。豈有異術哉。裝儉不欲溷人。又庭無滯事。一身如葉矣。昔在癸丑。王坦老以十月初七日聞內訃。十二日行。衣裝書籍。皆留署中。至明年五月。始從萬通府送去。此亦近來未有之奇也。

吾戒

吾境甚閒。心獨擾。吾念尙強。神獨昏。擾則滋妬。寒儉屑嗇。皆以爲情之常。昏則迂遠。衰容習懶。皆以爲老之症。蓋有生平小自振勵。而暮年不逮庸人者。吾見其人矣。戒之戒之。

許子洽

許太公治生之暇。讀書不輟。其持論以長厚無競爲本。子洽兄弟恂恂。明經涉史。多所纂述。亦人倫之至快矣。比聞其魚軒賢德。爲能順適子洽之意。令人慕嘆而已。故不知其通曉文義。爲子洽左右掌故也。物生不齊。福不可備。而子洽處之。真有謙謙不足之概。天之厚子洽。何如哉。

白陶

傳孝玄好取景于盆盎之間。有白迎春不盈尺。甚加愛護。至與淵明集並列。額其齋曰白陶。孝玄自謂卽嗜陶。不勝其嗜白迎春也。嘗臥病舟中。冬初微熱。而病體又怯風甚。水窗夜不扃。曰恐慍吾白衣。繪圖而歌之。使其爲記。某政不得其解未下也。孝玄方病腸癰。有潰決之苦。而案記甚急。患難寂寞之交。有如是哉。吾知所以記白陶矣。

登尹山

過吳葑。抵松陵。嘗往來尹山間。時多早暮。今日蓋一至焉。棟腐礎頽。從破壁讀高皇帝御製落魄僧詩。又讀姚少師塔銘。真可並垂不朽。而管大夫爲和御詩四章。多感慨透悟之語。令人悵然。有僧如山者。疊躡繩牀。納履起謁。問尹丘所在。則云已寄死甫里寶勝寺。低回久之而出。

古栢

自震澤西。有普濟寺。寺有古栢一株。大可數圍。而屈偃山門之上。若中斷。而倚者枝葉扶疎。菁葱蟠鬱。久乃與屋相得。條皆上指。若游龍盤螭。欲竄欲突。其勢可望而盡。其槎芽穿互。不可名狀也。寺傍有三賢祠。亦不審爲何人。壬子歲。曾經其下。鬪風不欲停止。今日又風利不可泊。夜宿東阡。稍開問沈千秋。土人云。臥病如昨。風流蕭散。人那堪五年藥爐邊也。

老桂

苕溪施水庵。有老桂。本可合抱。枝覆兼之。其高十仞。周廣三十丈許。每秋盛花。香雨繽紛。黃金滿界。庵僧編帶。擊春。忙忙作掃花使。數日乃已。顧莫知其勝也。而溪上人亦絕無賞之者。酒盆茶椀。皆未所嘗。何論題識。然此樹竟以是得全其天年。而僧亦無害。卽不韻。何患焉。然則苕溪俗賢于他方遠矣。未遠。又有圓證寺。丹桂合圍。秋風

細雨。狼籍不收。較之施水。卽不以香自伐。未免勞人。

靈蒼

瘦居士刻靈蒼一卷。皆羣仙附乩之作。絕幻絕奇。然非真有仙人爲之也。居士負邁往不屑之氣。釀酒如河。揮金如土。不足快其致。去窮蠹萬卷。務廣博物志。以抗張茂先。而又不足。乃溢爲離奇天矯。不可究詰之事。如居士者。援筆爲詩。人運乩爲仙。爲開元皇帝。爲陳王子建。爲李供奉。杜工部諸人。乃至爲徐掌。爲獨角山鬼王。斯真異人也哉。雖然。當其時。卽居士亦必有不得而自主之者。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仙人乎。仙人乎。卽乩而是。卽居士而是。焉可矣。舟中無事。漫摘其句之最者于此。

擊楫中流靜。雲光翻蒼茫。(采菱。陳王子建。)

廣陵一曲淚。八月沸江花。(無題。嵇叔夜。)

月出燕山冷。風飄雁影愁。(秋閨曲。)輕衣依葉舞。疎影淡波光。(白蓮花。)風吹蟬語數聲秋。古木陰森隔酒樓。欲任涼風飛不去。午鐘隱隱促行舟。(卽景。)倒開明月冰千里。浦口漁舟不掛燈。(無題。)(李供奉。)

孤燈織就機中雪。(蟋蟀吟。杜工部。)

送雲澹如烟。長天逐秋影。(夕鳥。李新卿。)

烟飛光若水。漠漠澄林樾。(南莊秋夜。王右丞。)

石臺拂露花如草。溪樹生烟白乍青。(秋夜卽事。)新泥拂地梨花舞。(白燕。)野戍悲荒草。黃雲帶晚晴。(游下菰城。)雲迷低樹冷。雨散落花青。(何山廢寺。)月落挂瓢僧入定。梅花欲舞松梢雪。澗石時鳴雨後

翠。(歸雲菴。)春風如入遼陽郡。應傍征人臥鐵衣。征鴻似得邊城意。夜夜空庭帶雪飛。(閨怨。劉隨州。)

俠氣千秋貫白虹。丹心六月飛紅雪。（睢陽府君）

三尺飛虹開綠玉。雲枝天矯石根促。天目山寒山樹小。谷中百歲花初老。（庭下天目松。李協律）

何處扁舟還擢歌。深楊樹杪落魚箋。回首荒村不相識。逢人錯問洞庭波。（戊申紀事。升庵）

忽然睥睨天地空。鶯聲啞啞落春風。（少年行。青草仙）

五侯結客能知客。俠士論恩不論讎。殺人甯似飛輕箭。隱躍微茫看不見。戰士無聲走白沙。中軍奪色迷

青電。吳鉤悲夜月。易水擊寒聲。報恩心未死。俠骨氣還生。千載遺編猶飲恨。令人空復憶荆卿。（讀劍俠傳）

千金買笑不盡懽。百金擲地頻呼酒。顧盼只餘今日意。紛紛終是路傍情。（平陽伎）園樹飛香不見花。

紛紛落葉遙歸路。（看梅。桂瓢堂主人）山雲黯淡天欲低。草衰石冷空迷離。（短歌。獨角山鬼王）

二遺

怙恃之子畏而驕。卽教亦驕也。失恃之子頑而畏。無教故頑。非其母之顏色不時及之。故畏。吾徵之舟人之子矣。寒飈乍起。吾江南二遺。不必寒于家之兒女也。母在而寒。雖寒何病。吾念二遺。政念其伺忍顏色。默默低頭就之。可痛也。可念也。

小憩

風日明麗。黃雲覆畝。信步鹿城。遂依巖岫。小憩王氏墓傍。逢故人。問存沒。非獨人事多端。幾欲陵谷遷變。六十
七甲子。信亦人間世之一局乎。悲夫。

王管

管席之王國重。皆真乙榜。而國重卷尤爲范東昌所識賞。諍不得解。遂以落格。可惜也。士患不遇知己。旣已知之矣。又不免品序之阨。然文章故自有定價。而通寒疾遲之數。人力何與焉。國重驍膽力多。磊落氣不妨耐久。

好菊

王文肅公喜菊。多畜異種。杜醒陶造之。卒見白剪絨。不覺身入花叢間。都不交一字。文肅笑曰。君與故不減。吾乃贈與之。常夏六月。文肅科跣據地。手捉菊盃。鄰叟意花丁也。頻呼不應。直入蹴之。文肅曰。叟愛菊耶。亦贈與之。此二事可稱佳話。如文肅可以言好矣。吾鄉魏孝廉善價訪菊。既得多羅置倉中。不肯眎客。有求看者。輒出之袖中曰。此甲此乙。其好更不可解也。

海盜

海上有巨盜孫繼宗。榜檣數年。不能獲。而王鳴皋赤手縛之。身被四創。受杖幾百。愈力不捨。鳴皋曰。吾但見其手腿便利。故其意窘逼。脫知端爲繼宗。則不可得矣。然就擒之後。吾處此甚難。海上三百健卒。誰非繼宗耳目。嚮導耶。某問。如是何以成擒。鳴皋曰。彼直盜賊之雄。實無心腹可仗。吾所難處。政在內地爭功之輩耳。鳴皋雅好讀書。識道理。故其言如此。又曰。太湖總練楊國柱者。與某同起家。其武健故不在某下。

速化

儘此色力。可未衰憊。無柰痛心之事。刺目。笑獨之戚。怵懷。晨夕間。覺精衛毛裏。都無所賴。譬之曉霜秋葉。忽忽憔悴。令人不復別識。乃知形生之候。其變也以漸。其化也必速。

人生

嬰兒離母而悲。見母而喜。索棗而啼。得棗而笑。嬰兒之智已此矣。歲月逼此矣。晝動晦息。暑露寒居。醒治醉亂。人生之智已此矣。而歲月逼此矣。豈不大可哀哉。

眞哀

過眞義。送顧夫人之喪。因謁丹谷先生墓。敗棘鈞衫。黃茅割面。墟墓之哀。無慘于此。而左旁更穿一小穴。當是

魏氏之子孫。魏故兵部督婿。受產主祀者也。荒涼野草。實有所歸。而穿穴其旁。猶曰魏氏守之矣。既死之蹟。總屬輕塵。不祀之藏。尤堪酸骨。吾爾時虛願難期。真哀自涕。

許曲陽

許杞懷爲曲陽。寄脉恩綸冊。覽之使人生敬。中冷先生。丰度詳雅。居心寬潔。應有此兒。曲陽故有殊俗之性。可兼名實。一行作吏。乃爾清勤。觀諸薦剡所云。不愧廉直自遂矣。曲陽嘗自語。與吾囊金帛。令子孫多過。孰與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也。斯亦無言不酬。卓然有念者歟。親在捧檄。樹沒寶綸。此豈人子細事。觀中冷夫婦兩勅。備寫至痛。雅非草草完局者所能微矣。風之下也。揚名一念。亦所時有。不能不三致嘆焉。

周先生詩

世稱海門先生。都不曾聆其作義。今日始讀其所爲挽李禿翁詩。知真正學道人。持論極平。眼界極寬。憐才極切。其詩曰。半成伶俐半糊塗。惑亂乾坤膽氣麤。惹得世人爭欲殺。眉毛狼藉在囹圄。又曰。天下聞名李卓吾。死餘白骨暴皇都。行人莫向街頭認。面目由來此老無。有一字破綻否。有一字不墮淚否。

天忌

張賓王耳熱後。細誦新義。大有遲暮之感。更復自疑筆底頽索。其意殊可念也。某謂天生才具。除自免外。決無甘休之理。賓王墨楮間。晶晶寶色。豈終埋沒。李衷一自癸丑開榜後。誓別長安。家居自老。然目光四射。持論壘壘。不休。恐須一戰。李愚公內外憂阻。故不礙其邁往之氣。葩經一人。定自虛席。人言袁小修篤疾。賓王云。此妄傳耳。丁未之役。當事者競覓小修。至取薄躡戲書袁胖卷已落吾手。務相矜眩。今復十年于此矣。天與之。天忌之。此真不可解也。

茶菊

甘菊單瓣。味香。甜性。宜分植。駢久則瓣漸稠。香亦漸減。寒菊差小而滿中。小鈴簇。湊成枝。俗謂之金鈴菊。予所意東籬故種。不過如此。顧未聞有茶菊也。黃介子自顧山來。貽茶菊一本。花似馬蘭。中滿不鈴。而香韻清遠。殊有金石荳花之氣。絕不類菊。名茶當不誣耳。顧山菊冠江南。其小品亦自超。

武夷茶

武夷諸峯皆拔立不相攝。多產茶。接笋峯上。大黃次之。幔亭又次之。而接笋茶絕少。不易得。按陸羽經云。凡茶上者生爛石中。中生樑壤。下者生黃土。夫爛石已上矣。况其峯之最高最特出者乎。大黃峯下。削上銳中。周廣盤鬱諸峯。無與並者。然猶有土滓。接笋突兀直上。絕不受滓。水石相蒸。而茶生焉。宜其清遠高潔。稱茶中第一乎。吾聞其語。鮮能知味也。經又云。嶺南生福州。建州。詔州。象州。註云。福州生閩方山。建詔象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豈方山即今武夷山耶。世之推茗社者。必有桑苧翁。豈欺我哉。

九月雪

秋冬間風氣如暮春。知必乍冷。頗誠家人爲寒具。但吾力不能具者。且止。夜臥敗絮中。覆肘漏足。酸風淒其透入。念即冷常不遂。如歲宴。乃不知雨雪霏霏。幾封條也。九月雪江南絕少。或言令已初冬。即初冬江南豈遂雪耶。寒暑速變。人事參差。恐冬春之交。不免疫厲。則如之何。

脾濕

醫經云。秋傷于濕。冬生欬嗽。又云。因傷肺氣動于濕。則爲欬嗽。吾每至六七月。烟生喉舌。覺肺氣脹滿。夫安得清。每秋飲茶。髮不暇梳。輒索茗。少可三十碗許。肺氣不清而動于濕。其欬嗽宜矣。昨晚食後。欬不及輒唾。唾復不可止。而噉食殊不能少。所吐痰涎。亦略相當。倘從此日甚。終爲肺傷脾濕之症。即內關七情。此二事故。其根脈矣。閒時書此。以待忙用。可不至大錯也。

李魁

有百歲老人李魁飲于鄉。其二子以竹與昇之而行。觀者塞路。蔣適老令詣某巷。滿不可出。乃就與執手與語。神明湛然。手微顫。或云尙未着絮也。老人不知書。亦不識城市。自言其少時以賑貸曾一至縣。有長女年八十。老而死矣。吾令人熟觀老人。貌殊不鄙野。但瘦甚多斑。長不滿六尺。庠友周之從。因勘租至其里。物色之。歸以告侯。遂延致賓飲。一時盛事也。國朝魏候守郡。周壽誼爲上客。年百十歲。自後毛尙書亦年百十。皆吾鄉人。今復見此老。豈易哉。

張如

月下遇張如。光逗衿際。所著青衫。政與瑩肌相發。敏便之性。都從閒閒中出。

李超無

李超無負異人之姿。而有無賴之性。酗酒發狂。易爲世眼所物色。浪得慶忌荆軻之名。卒以賈禍。豈不冤哉。超無聰明。小孺子雖復顛癖。要爲禮義所可遷化。視之太奇。疾之太甚。宜其及矣。所遺詩若文。儘輕脫可喜。受之云。令後世讀其義。謂詩人故嘗作賊。雅亦不俗。

懶城

形神不親。讀書無所感發。俯首輒睡。豈昏默之守乎。將齒骨既朽。不復浸灌歟。昔人擁書萬卷。不假南面百城。吾且辭百城之王。退老睡鄉矣。王子曰。八埏之內。蓋有懶城云。邊孝先稽叔夜嘗至其境。其後屠文之士惡之。遂與懶城絕。噫嘻。安所起斯人于九原而問津焉。

陸懋仁

家先尊與陸懋仁先生善。甲寅之寇。先生爲賊所執。令擔戟髻而走。僕僕然。先尊遙望見。呼之。而走益疾。既脫。

語先尊曰。吾爾時謂不免虎口矣。其後見某。輒嘗言之。某猶憶先生村居。好藝花果。每冬月。輒懷橙橘相餉。猶衣白紗衣。風度樸略。與先尊弈。必竟日而去。去則步步惜別也。今日再見其子純卿。問其舍。則爲墟矣。然純卿客游二十三年。能自立。得返吾里。二子皆束髮授經。苦心哉。

甲寅遁囚

將詣海虞。長年艤舡相待。與約曰。黎明當出關。明久之。關不發。使人偵焉。曰。方大索遁囚。誠守者三日不啓關矣。蓋有酒繫者。獄卒皆大醉。因乃縛之而去。去者十三人。隨獲七人。旁午。從民舍草間獲一人。皆折其足。未獲者五人。故曰三日不發關。言必獲乃發也。昔彭侯爲縣。外府災。侯率僚吏救之。囚蚤緣爲亂。多脫走。市人縛之。取市者刀砍縛者。中面不死。事在壬戌。去今五十三年。猶憶家姥負某東望。火光燭天。委巷中。翼翼有金革聲。意色大恐。然無弗獲者。或言囚何以知不免獲而故遁爲。乃不知政猶知不免而故盜也。此所謂行險以徼一倖者也。天下無倖民。則天下可無事矣。

仁

每思仁以爲己任。令人茫然。此非有大力者不能。長樂老所謂佛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可念也。腸熱手冷人。何益此世界毛孔事耶。

怪

雖有富人。不能金屑其目。言外之無與也。每煩暑爲虐。須冰片少許。眼得不脂。乏內藉外。果有此理乎。冰片政與黃金同價。與屑何擇焉。吾終日視而未嘗觀。脂則猶人。用則過人。非怪何哉。

求自見

從來此道中人。大都求自見耳。何論稽談阮嘯。各用所長。卽元之輕。白之俗。郊之寒。島之瘦。李之鬼。皆務自見。

而作。病處故是佳處也。文有俗筆決不佳。無俗腸亦決不佳。故嘗欲子居更求之。徐聲遠云。文字須一目一機局。導而伸之。乃至如鹿角之與菖蒲花。其類甚幻。然非聲遠之言也。東坡曰。一身不成二佛。一佛能遍恆河沙諸國。是在道中人矣。

訪白民山房

或告某。宋白民淹留公亮許以俟公。或曰。計行矣。某謂不然。白民卽淹留俟某。當不在公亮。且不行。亟訪元初山房。白民聞予至。隔牆笑舞。某亦笑舞于外。空若答響。某語之故。白民笑曰。何以知不公亮而元初。某曰。故知不城而山中耳。已相視黯然。淚淫淫交于頤。痛某之失世長也。元和與雪崖倒屣而前。四人相顧。都失其所欲語。已何非鳴至。旣飯訖。白民索紙爲作一竿相覘。而元初之侍者爭就几席。舍者煬者俱有求贈之色。某笑曰。漢川脩竹。賤如籬。于君何如。白民掀髯酬之。無貴賤老幼。各得所欲而去。

訪公亮

某與朱子將訪公亮東城之寓。地頗囂雜。更不宜暑。而公亮處之晏如。知公亮之進乎忍也。然其侍者形貌甚削。蓋不能以其所忍達之所不能忍矣。受之偵某在公亮。借其猶子仲侯。暨許子洽。徐叔美相就。望之如玉。有不衫不履之概者。仲侯也。公亮命酒。使諸文雜歌新令侑之。某方病眼。爲盡三蕉葉而罷。涼風亦旋旋起。仍宿舟中。

分關

頃爲高陽氏作分關。陽嘗累日。何有蕭山公成進士。擬三十年。畝不及千。死又三十年。其家賢子弟。更直辦事。不自與。庭無間言。至繕部貴顯。孝廉鄉薦。久之始議均析。析又讓所美而就所下。欣然自喻適志。如其家今日者。或曰。夫如是則關可無作。是不然。吾頃者故言之矣。其家兄弟叔侄。毫無背面異同。何煩口類。長此空言。然而事係分析。理合謹始。不爾。故恐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張氏之忍。徒釀乖離。故不如分荆荆枯。存荆荆茂。曉然

知修讓之道也。孝廉每見其尊。讓腹居瘠。意色都快。高陽氏方興。更在斯人矣。陽氣寤於大夏。故其成萬物也。力夫豈虛語。然就中更有一事。今仲所授產。李氏物也。李翁以重培故。不欲取贏於蕭山。故當翁既歿。其子亞夫。稱自父命。析券完璧。斯亦古人之高誼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無已夫。

有年之象

澍雨崇朝。幾尺有咫。而風不大烈。真有年之象也。七八月之間旱。雅非田家所堪。然不知水潦風狂。將生蠹蠹。其害政與大旱等。五行占驗。要在中秋前三日。過此以往。卽時時破塊無憂矣。天其福人。杞憂何補。政如在媿之婦。見花之童。常欲其順不害耳。

白氏子

白超宗文有來脈。才情之家。故所絕少。其卽子祥。妙有凌厲之姿。收以真穴。爲甲爲鱗。爲雲爲雨。復何疑哉。吾輩婆心正切。欲令其句字皆調于適。不至拔木發屋揚沙也。紀其一二爲將來之券云。

私試

戊寅。某讀書大樹齋。始與闕允揚。爲文字交。而允揚方授經童子。晝日未遑。但卜其夜。鷄鳴而至。平旦而畢。要以一月爲限。方初秋時。風燭淋漓。莎鷄鳴咽。更相憫已相樂也。未匝月。而大母晉孺人感風疾。蓋中秋前之四日也。倉皇就舍。侍先君子。迎醫檢方。未嘗解帶。重九後。復修其事。顧視明月而樂之。彼一時。妄謂人生不得意。未有甚于此時者矣。今夕何夕。較視前念。更何如哉。

張時可

張時可揮金自喜。意有所愜。雖傾其囊勿恤。甫三十。選爲閭寺參軍。未久懶罷。亦游戲胡盧中矣。年來種種釀酒。不樂城市。其鄉之人。喜就黑頭郎飲。而齒乃大豁。今日詣某語其故。頗用自恐。某曰。剛強者死之。徒君何用焉。

時可笑曰。公乃自喜吾存耶。命酒更酌。刺舡載月而去。甲寅八月十二日。

捉月

標指見月。畢竟屬明眼人。盲者無與也。吾每喜雙眼不拒三光。自先世長之歿。餘明殆盡。萬里孤懸之鬼。不復了然于目矣。小婦忽有寒暑之患。夜中不免一起。彼熒熒在地者絮耶。乃不知故人相視窗際也。以手捉之。啞然大笑。無眼人帶夢猶復拾得這些。

月

月明如晝。殆是女中丈夫之云也。故有丈夫所不能至。而女子至之者矣。何疑月乎。何也。日之光不韻而月韻也。日之明了了。而月不可了了也。不可了了者。其韻何如。

貪

八月十五雲遮月。準備來年雨打燈。故有是占。然未必驗也。又况方暝而雲。既更而月乎。人生幾中秋。幾燈夕。奈何以片時之雲。失兩清夜。料爲造物者所不忍矣。人年三十。如下弦月。然則六十而羸者。將猶載生魂耶。人言貪。吾見月始欲貪。

殺不辜

劉真長言。小人不可與作緣。雖然。更不可與作敵。作緣之禍。如引蔓草。如近婦人。作敵之禍。如犯猛獸。如服毒醫。諸君以嬉游之故。不自重。而與之敵。雖至于殺不辜。猶未知所稅駕也。

已殺

達師棒下多度人。而世有用其術于家庭父子之間者。吾見其懟。不見其度也。卓老紙上多罵人。而世有借其口爲意氣肝膽之用者。吾見其荏。不見其意氣肝膽也。大冶鑄金。金踴躍曰。吾且必爲鏤鏹。大冶必以爲不祥之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以爲不祥之人。嗟乎。人耳人耳。猶不祥。况肝膽意氣哉。而非其有乎。不祥之實。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雖然。其上入殺。其下已殺。悲哉悲哉。

甲寅秋分

昨秋以八日分。今以潮生日較遲十日也。日者言。每分至多不利病人。昔嘗爲先世長憂之。而此日獨不然。未冠幘儼然而至。侍予草堂。言笑之間。爲加七筍。吾爾時真覺日月清朗。神情開滌也。時移物故。我愴何如。加以暑毒未消。西風相苦。謀質晨炊。未遑其夜。紙窗竹屋。新火悽惶。方欲掃此四壁斂痕。修補窗隙。而楊長倩誇我湖上樓記。便覺境往心開。不知今夕何所。

秋老

錢仲侯報我。山中桂發。始知秋老。吾窗前一片月。俱在屋外。庭中亦有木樨二株。幹不暇枝。葉如卷耳。向人愁縮。了無吐粟意。年來貧病相習。未嘗作厭離之想。入秋已還。伸脚偃臥。輒思異境。得之欣然。隣鷄破夢。悒悒不樂。是母是子。

故侯王松筠先生之二子。偶來省謁。寓西林僧舍。有結髻者。持百錢跪以進。二子訝之。問故。其人曰。小人有母。荷侯之德。不果失身于強宗。後舉吾等二人。臨終誠吾等。汝曹料無能報侯。請侯瓣香。告之。大山長谷。侯之靈必在焉。且訴且泣。二子亦泣謝而遣之。其人必得請乃去。嗟乎。此母以不失身之故。憫侯。而結髻者不忍忘其所以。有此身以白母志。斯兩賢矣。若夫侯之德在民間如此者。可勝道哉。吾鄉十萬戶。五十年來。誰非休養生息于侯子之子孫之孫。應若而人。使盡如是母是子。則亦非王侯父子之意矣。侯居官不肯以手捉錢。而五十年後。能以百錢遺其二子。亦榮矣哉。

率爾

空翠滿庭。秋蛩四壁。容膝之座。頓爾虛閒。白日沈彩。雲情闌淡。身憶香山舊房詩云。遠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初寒欲夜時。暗步徐吟。黯然欲涕。而龔李弘適來相詣。張燈小坐。爲設枯魚乾。荳數酌而罷。覺一飽之味無餘。率爾之歡易盡。

朱子魚

朱子魚文不盡才。功不及志。而疏宕通明。綽有千里之致。多情少至。亦不失快士氣色。倘有諸佞之物相遭。終益其過。決然捨去。下幃謝客。縱復頽辱自放。故可令人刮目。

智量

朱白民游黃山。取貲於竹。用不盡。輒以飯僧周急。某持十指。乃不能給一身。與家人分拈針緝繡之利。而索文者日盈其門。人之智量相越。焉可誣哉。

知命

黃葉無風自落。某之時。秋天不雨常陰。某之境。遠境易時。不祥莫大焉。湯先生有言。公逾知命。知之而已矣。命之而已矣。僕年耳順。耳之而已矣。順之而已矣。

金葛

張子松言。葛孟文已死。不覺慢然。孟文與予交。甫弱冠耳。其文滿而有力。儘可命中。已好爲艱澁之語。心甚不然之。既予病廢。亦不復見。孟文作義矣。先是有金仲瞻者。其制舉業。略與孟文等。而入處過之。旋亦天歿。惜哉。仲瞻。多情人也。凡文不滿者不發。氣索者不壽。予于二君子失之。

掩骼

徐嶽生以冰清命。來請作掩骼疏。其言曰。州故有漏澤園。而人諱其名。貧無葬者。多不欲往。乃至裂棺蕭寺。暴

骨原野。烏鳶螻蟻之患。慘目傷心。夏五六月。穢薰天地。較諸釋氏荼毘之法。真清淨大海矣。可勝痛哉。語有之。骨肉復歸于土。儒者之道也。吾儕頂立天地。于時何補。請置高阜地。作義阡掩之。然不敢專也。將白當道。子豈有意耶。嗟乎。此仁者之心也。仁者之言也。人生世上。何富何貧。卽裂棺暴骨。總歸於盡。但以語焉。昔生之人。目擊其痛而不爲之所。不尤甚于烏鳶螻蟻無知之噴噉乎。吾聞吳興有朱叔紀氏。精誠堅固。行之數年矣。合請其收埋錄。觀焉。觀既。乃焚香紀其數款于左。期以來月之朔。爲諸君子。踈之。嗟乎。某既貧且病。動不敢爲福先。觀喜讚歎。尙亦無所礙於世乎。

一時節 凡埋屍。隨時昇至。卽埋爲妙。至于大收合葬。必于十二月三時之暇。人肯効力。且臘中百無禁忌耳。一報官 凡屍棺之經官驗者。俱封記南義塚。決不誤葬。然恐地方刁橫者出。須具呈道府。委之縣捕。責成各坊總甲開報。并令具結狀方可。

一屍骨 凡屍有四種。一者棺。二者骸。三者枯骨。四者煨燼餘骨。棺不堪昇。易以新棺。不則駕以堅板覆之。以薪。仍以兩新具夾埋。無棺之骸。捲以草薦。亦以新棺夾埋之。骨雖零散。不可使錯。須市綿肆中舊蒲包盛之。一柔軟無觸。二潔淨不朽。三價廉易得也。所慮土工貪多。常有一人之骨。析包爲二。則當以頭顱爲記。無頭顱者。須滿包量與之值可也。煨燼餘骨。已置瓶中。誤損者。斷不與值。總之身親爲政。不容輕托人者也。

一殮法 凡埋屍者。尤當惜地。其法從地之儘北處。開一大溝。從東至西。盡地則止。其闊八九尺。其深三尺。然後以棺。鱗次中藏空處。以包若瓶實之。南去丈餘。復開一溝。卽以新開之土。先掩初溝。至第二溝亦埋訖。于兩溝之中。復開一溝。卽以其土增掩。兩溝以漸而南。法皆例此。不傷本地。不借客土。法無便于此者。

一酬工 土人開懇掩埋者。計一屍棺銀二分。一包銀五厘。一瓶銀一厘七毫。土工船載殯斂。則一棺銀三分。一包銀一分五厘。一瓶銀七厘五毫。用力有難易故也。

一施食。凡餓鬼無地不有。何況積屍之處。雨啼夜哭。見形聞聲。掩畢之後。須齋戒禮。請僧就其地建立道場。爲懺罪業。夜則嚴淨供俱。多備斛食。延一大德登壇。庶使無主孤魂。不沉九地。有冤怨鬼。且昇三界。其功德豈可思議者哉。

己酉。以十二月念二日動工。至正月念二日止。計棺之埋者。爲數八百七十七具。枯骨七百四十一包。焚餘九百六十一具。

庚戌。以季冬朔日動工。至廿三日止。計棺之埋者。爲四百五十一具。枯骨四百二包。焚餘一千一百八十二瓶。辛亥數目。半于庚戌原錄。云不具論。

壬子。十二月初五日始事。念八日訖工。計屍棺之埋者。四百八十有五。枯骨三百十九。焚餘九十。

僞君子

有詛冤者。頌其先之得意。而詛其子孫。觀者曰。此昨是而今非。信乎不然也。此其先蓋不誠之極。詭說以塗目前。而微倖于其人之終不較者也。其頌也。詛也。不詛其死。而詛其生。死復何謂焉。然則不鞭其後。而嫁禍于孫耶。夫世安有行其意。爲子孫計。而不嫁之禍者。故父兄僞君子。不若其父兄真小人。著真小人之惡。陽僞君子之惡。陰且得長厚譽焉。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夢王李

年來多夢故人。覺而思之。輒潸然泣下。昨夢李亞夫。衣麻衣。危冠而殊製。談言疊疊。皆其平生好異之情。王孺和僕頭儒服。斂手相語。恂恂如昨。其言皆所未嘗。吾久無好懷。不知日月去人。昨與張甫孟揖。始聞桂花香。有餽乾豈者。而後知其落爲箕也。暗苔漠漠。無所與語。養秋葉數升。啜之。蹋壁便臥。不謂故人來思。共此歡劇。既覺得句云。夢神若許常相共。何不于今歸去來。

曹懋思

曹懋思好房中之術。不精其理。削木人爲戲。能驚椎魯人。癸巳之疾。頗賴懋思作伴。好風涼夜。無不偕也。嘗戲爲之。額曰。曹某春方無真。戲法無假。懋思亦大笑。甲寅。懋思年七十四。顧予草堂。以手爲予按。熱如火聚。負子而運。左右換。不失其法。久之不喘。期以明秋。再罷鷹揚試。乃辭弓馬。亦奇矣。豈房中術年來頗有得耶。凡懋思所爲。游世者。皆非所長也。其易學。先天數。真可以買田築室而老焉。然而賣數之術。故未諳耳。其真實心。可質衾影人。皆信之。樂與之游。不須粥技而活。其壽而康。豈非天道哉。懋思嘗有僕應門。能以躡佐懋思飲食。無所自顧。戊申春。予意甚惡。應門事予草堂數日。低回不忍去。予意其且病甚憐之。不一月死。

李縉仲

李縉仲自敍。自稱編年。亦稱實錄。其百義可稱。几上之書。述而不作。李氏多才。嘗疑茂才。長蘅用其才不盡。如縉仲所謂。能盡其才者。非耶。縉仲每脫稿。必政之長蘅。長蘅之去之。取是信。可謂得師矣。婁子柔意。不欲縉仲之文數變。而茂初亦耳。予曰。吾家千里駒。風氣日上。而家長蘅信之。不知所裁。恐其決溢而遠于世也。嗟乎。此皆愛縉仲之甚。而過焉者也。縉仲之才。如川之方至。豈惟日變。抑且時化。而不見黃河之決乎。怒濤拍天。崩沙陷聚。落而後稍稍爲奔流。爲洪無渠。久之復爲河也。諸君子毋憂縉仲將自及。然予以爲几上之書。其惟百義乎。其惟百義乎。縉仲自謂丙午義。世人目之。平平無奇。此縉仲欺人語。由百義觀之。卽縉仲亦自平之矣。

桂梅

桂吐一粟則香。一樹則酷。梅開一萼則清而芬。一樹則更清。蓋桂近而梅遠。桂觸而梅開也。雖然。同寒而酷。非桂不能。凌寒誇天地之秀者。梅乎。桂爲味。梅爲骨。桂爲黃金。梅爲玉。

夢霍道南

某少與廣德王景南學。長某十年而近。師事周先生。雅相習。王嘗言其鄉夏官明買金藏書。狀甚悉。又有霍道南者。亦游學於崑。嘗見之。李紹伯座。交臂之。歎耳。霍俊于王。年亦相埒。動止馳騁。多自喜之態。某視之。意其年長。非儕輩人也。庚午而後。不復聞問。而行卷中嘗一見霍道南名。姓。覽之慨然。迄今四十餘年。不甚措念。而夢中見霍。舉止如平生。意爲先府君客。束裝將行。某禮送之甚謹。而時及其往時嬉戲之事。此不知何徵也。週甲外人。忽不自老。夜聞安淳讀。自謂有孫且長。而寤寐之間。年少無異。某曾見外家薛宜人。年九十。多見其子兵部公盛。時事。望空自語。或云。人衰必復見其故。夢而見者亦衰之自耶。

揚善

昔歐陽文忠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負之者。輒曰。是罪在我。非其過。夫然可謂真好士矣。某平生了無寸長。惟揚善一念。每過其實。往往爲親知所呵。而臨事忽焉忘之。庶幾自附于孔子。其有所試之義。豈吝改過哉。夫何人之難知也。受某揚者。居之不疑。見某揚人者。嘗某多譽。甚者望某之揚。已不至。而疑人之揚于某者。必有說。造誣騰謗。漸且以某爲非人。清夜思之。求所謂在我之罪。不可得。然而使其人如此者。殆是某之罪耶。昔有相歐公者。曰。耳白過面。朝野聞名。又曰。唇不拈齒。無事得謗。蘇學士每見公。恨不請其唇齒之說。嗟乎。某無歐公之耳。豈亦有其唇乎。書此爲將來一戒。

鮑馬

鮑我生少負飛揚之才。稍有談氣。頗爲一時所物色。而浮沉黷校間。莫能自見。嘗與談藝。多磊落之思。然而感慨係之矣。某于慧業無所窺。妄擁皋比。初得我生。旣得天閑。便謂將來且未艾。而往苒年華。驅馳南北。如兩人者。政復絕少。然則穎如元孚。沉如有之。秀如凌雲。豈可復得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天閑不釋于俗。謂功名可立就。某故抑之。而不以爲懟。故知天閑畢竟可喜人也。

小雨膏和不及破塊。杞花承潤。半吐輒止。嚶嚶之蛩欲暗。棲畝之雲損綠。草煙近遠。迷離桂子。黃金銷落。九月授衣。愁看鬢絲如雪。重陽在望。誰家遍插茱萸。香山詩曰。鬪蟲切切夜綿綿。况是秋陰欲雨天。猶恐居人暫得睡。聲聲移近臥床前。

包儀甫

包儀甫。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然人有稱其作義者。隨所擬議。笑而承之。無讓甚矣。儀甫之自知也。從來文章之脈。信在儀甫。馮先生曰。此事須結聖胎。而儀甫結也。吳無障曰。要須有春和之色。而儀甫春和也。韓止修醇腹多寶光。周玉繩匹之加豔焉。其盛矣乎。然此數公者。皆得之。則人皆知之。儀甫獨否。故曰。世人知儀甫不盡。不如儀甫自知。

相

相家必有奇中。故能鳴于時。李鬼眼一見申文定。便與人決賭。此必壬戌鼎甲。後雖憂阻。不二其說。卒以是年魁天下。陳新安爲布衣。郁候潮許爲五品京朝官。新安竊笑之。時僉憲方四歲。適在庭中戲。郁愕曰。公所以貴者。殆是此郎耶。後因子貴。封如兵部郎官。周參政澱山方詣府。郁曰。此必本兵。擁而觀之。聞與太守語。訝曰。惜哉。兩司耳。此三事某少所嘗聞。庚午。猶及見李于闔闕。府君令予揖。李却立久之。徐曰。耳白過面。名滿州縣。然吾老不及見此郎成名矣。因指其地角。謂先府君曰。還憶某十五年前語耶。吾于法當餓死。今噓矣。先府君好相人。多稱郁某云何。李某云何。然而府君之物色人。多不減李郁。一時如楊夢洲。俞海山之徒。皆不及也。戊辰。馬參政一居某里。府君笑謂座客曰。甲子之歲。方載道歌鹿鳴而還。鐘鼓懸吾右脅。此郎當作黑頭公。右脅鼓動矣。馬果以庚午解省。其後園屋未五十也。陳僉憲既貴。問吾官何等。府君曰。子必師貳。然不免貧。其後視學三楚。服御甚都。庚

廩相望。而府君私于某曰。此老如斯焉已。法宜貧而驟富。且有德色焉。雖然。官則不至。獨安所免貧乎。試楚返。竟謝政。多聲伎之樂。而常有塵釜之憂。李中丞爲諸生。辰起詣府君。必卜其夜。或問何語之多。府君曰。其人政可與語。郎毋少其貧耶。秩二品。貲十萬。其剩事耳。且必有相繼爲元魁者。其眼鳳眼。其唇塗丹。其指筍而玉。其神藏而厚。故知之。府君奇中人。未可悉數。然而非獨法也。蓋多參之人事。而觀其文焉。戊子。始識顧元昭。去府君之大。不十日矣。問某此何郎。予以元昭對。府君頓足曰。咄哉龍巖。今年又中一郎耶。乃元昭以貧就廣文選。似未償府君之相。不知竟若何。

前輩

弇州翁見人售古玩。惟恐其不真。不能長價。王世周觀戲法。恐人言其非信。多斂容焚香而後觀之。此皆前輩至誠惻怛。非獨好事者之性也。人有睨弇翁之藏者。曰奇而賸。翁笑曰。人慕弇翁而來。安有弇翁也。而不聽真賈之數。弇翁豈不知之。其人愧謝而退。

小橫山

吳中土木之工。半居南宮鄉。其人便巧而少冒破。其地有小橫山。袁中郎嘗以勘災一至。小有紀錄。而不能知其桃花之盛。不減蟠螭。去橫山不五里。又有法華山。每歲梨花盛開。一帶浮綠中。燦如積雪。此亦吳中佳麗之區也。里有善民者曰徐東疇。年九十餘。能馳馬截衆。望百考終。今其子守耕。亦年九十。里稱善人。如其父神明。步履不異盛壯人。每獨行山中。遇其鄉之工于四方者。輒問山川土俗。與其所翔堂宇塔廟。有會意則欣然而喜。或其人所得值稍贏。更大喜。小橫山綿亘二十里。多稱徐氏。徐氏云。今日偶見工者王某。問守耕知之特詳。則其祖若父世相往來者也。王某父鶴。與其兄鳳。皆忠實人。能竟其業。訊之。皆老壽考終矣。

錢御史纂兩晉南北史。其家太史公爲之序。大要言世界棋局也。史者棋之譜也。史滿爲正局。故可究。房玄齡諸臣之晉書。李延壽之南北史。爲變局。故不可究。御史好其變者。而盛年謝事。不無局外旁觀之感。故有是纂云。以某觀之。人心之變。不可究詰。而史家之言。實關文運。某自少見老儒先生。好讀司馬子長書。惟恐不及。取材模畫。乃至剽竊文詞。往往而是。其後句櫛字比。忽出于班氏之書。然而不能盡讀者多矣。再變而子。又變而佛。牛鬼蛇神。爭出爲政。于是目班馬爲芻狗。詆書史爲無奇。譬之雲擾之代。莫適爲主。久之而清言遞起。無論房氏正史。不入魚腹。卽世說語林。半供殺兔。又久之而漸綺也。則李延壽南北之作。稱艷史矣。某少讀馬班之文。心好其說。于他史多無所窺。晚見南史而悅之。自笑不免爲風波之民。今觀御史是編。竊嘆人心之變。不可究詰。如是李雲杜自言欲合南北史爲一。縮朒未敢任。第作小識。不知何時得請觀之。

諸史皆一統一代。兩漢與晉唐宋元是已。雖其末分崩離析。而一統虛號猶存。三國分矣。然漢獻帝延康元年。明年卽昭烈章武元年。後主四十一年國亡。間一年。卽晉武三分天下有其二。又十七年吳亡。吳故非正統也。漢亡之後。統不得不歸之魏。陳壽之志三國也。以尊晉故耳。宋之繼晉。與齊梁陳之相繼。宜屬南。而南北史中分之。李延壽世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今一書兩史。合而又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 (李維楨敘)

始爲晉書者。蕭子雲。虞預。謝靈運。王隱。臧榮緒。朱鳳。徐廣。于寶。鄧粲。檀道鸞。王昭。曹嘉之。劉謙之。張敬。傅暢。何法盛。習鑿齒。孫盛。苟綽之流。凡二十餘家。而唐文皇詔玄齡與許敬宗。褚遂良之屬。共刪緝之。大旨以臧榮緒書爲本。而皆附諸家傳記。爰及晉代文集。靡不博采兼收。乃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二傳。又帝自稱制以成文焉。是時玄齡爲司空。雖裁定多出其手。而兼集衆人之長。要亦無難作者。至若南北史。則延壽追終先志而獨成。中間卽不能無雜采。然提綱列緯。命藻吐詞。井井有條。既精且潔。以一人之手。籍而成一代之言。此未易

治矣。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言往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人詆北爲索虜。北地指南爲島夷。故其史往往譽美失傳。略于他方而詳于本國。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于是延壽追終之。以成其書。彬彬乎雁行陳氏。而紹明前人之功。豈遂出子長下乎（錢受之敘）

詩義

周子居將詣白超宗。請觀詩社。超宗詩學淵源于唐中丞。而海虞諸人。皆自詫文懿嫡派。國朝葩經之業。宜萃於此矣。某嘗以沈雨若作議咏王又新。又新大喜。亟索其書義觀之。又新莫善也。又新雅以詩自負。屈指當家。不及白義。某問之曰。人解白義不減易之有太僕。又新言如是。將不令島賀齊稱李杜耶。

在貧

在貧之日長。老去之年促。吾每不堪其憂。未信不改其樂。

讀書

先府君教某。文選熟。秀才足。故嘗熟讀文選。至于今。盡卷可憶。又手錄唐文粹。八大家集。讀之皆可成誦。至于司馬子長。班孟堅。蘇子瞻之書。則如饑渴之於飲食。其他泛覽而已。或謂某多讀內典。正不知某于此道。如學佛沙彌。俱從耳入。乙未之歲。館婁門郭氏。空花日增。忽念從今以往。吾眼中恐不得見。如是經典。亟就圓明庵老僧。借得華嚴善本。誦玩各一遍。又僧慈濟。持示馮先生。倡刻楞嚴圓覺維摩經。亦各誦玩數遍。予無目見者。如大慧中峯語錄。或其他律論。皆授之學人兒。桐居多。晚好聽香山集。則半出于石倩之口。不暇數過矣。然猶不能盡舉其詞。人言讀書。豈晚歲事耶。

文

黃貞父白門九義。羅玄甫一言蔽之曰。竟不曾做。然斯難言之矣。昔有禪客欲指示人門版牆壁。到處嘗一心。

字一人曰。我則不然。門上還他門字。又一人曰。我則不然。門上不必還他門字。不還門字。恰是見得。然必有心字。斯有門字。有門字。斯有不還門字。此未易徑造也。某讀真父靈鷲山房刻。便有不還門字之意。至于今乃得。竟不會做。豈易而談耶。孫子齋。初讀真父義。疑是成弘間物。真父之爲成弘。何必子齋後知之。然謂文必成弘。必嘉隆。此言非也。某嘗見嘉隆初學人士。猶庶幾椎魯。無妬心浮氣。則嘉隆盛矣。而子齋輩。何必減嘉隆。每讀成弘間文字。古渾簡練。成弘盛矣。如真父輩。又何必減成弘哉。故夫人之不成弘。不嘉隆。則必有爲成弘嘉隆者。夫文亦若此矣。其不然者。聽其自趨自至。而斐然成章焉可也。

代殺

宋王欽若。請以杭州西湖爲放生池。功德無量。而蘇子瞻黃魯直諄諄戒殺。尤極懇至。子瞻食蘆芥詩云。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讀之自令人心動。五雲開山主戒人妄殺。多引孔重鈞弋。孟遠庖廚。而馮開之屠緯真諸先輩。又借西教以警發人心。其間因放而起捕心。因戒而開賣殺之路者。故亦有之。然而所全者不爲不多矣。友人黃經父將還京。見眎飲食代殺論。某讀之而心怦怦動也。經父通明儒術。現身宰官。乃能搜取草木之實。詮其清芬。揚其淳潔。而勸引古之騷人。達士。詩章語言以示。必可用而有味。其心良苦矣。有富者子藏白粲。而患其糶之無用也。爲說糶入腑臟。不煩兩脾運化。糶爲立盡。周公馳笑曰。此巧爲方便。以賣糶者。然而糶之易化。誠有此理。富者之言。豈欺我哉。世人但不能善草木之用。見爲相苦。有經父之論。在不知何苦食鷄豚。人人言之矣。經父以書抵予。謂服官之始。如入暗地。但持代殺心。夜光明月。甯耀于此耶。

僕嫗

戊申張智死。僕無違事先王父者。今年金嫗死。嫗無事先王母夫人者。傷哉金嫗。夫曰金愛蒼而蓬首。有兼人之形。性嗜酒。雅不失事。然嘗爲里甲。賦于民。多結繩而辦。亦不廢醉。後貧死。嫗無恆德。又不能其婦。某心憐之。嘗

召嫗使就某飲食。久之輒請去。蓋其分定。人莫移之如此。晚歲重聽。而漸于視。某所出入。必停紡注視。伺某過。限而後紡如故。某嘗舉以詔。後來給事者。終莫如嫗。爰其死矣。傷哉。

雷震

沙村有婦姑相得。而其子不孝者。父死。母再醮。而婦姑之愛不絕也。歲時伏臘。相貽甚歡。其子恨恨。只如昨。今年七月十三日。婦薦蘋藻。使其夫邀醮。母飲食。既抵中途。乃墮其母水中。蘆葦叢之。莫覺也。扶服歸。伴恚其妻曰。吾固知其少顏色。當不來。何邀之爲。妻莫疑之。十七日。雷雨大作。其人懼甚。語其妻。必伏我盪下。妻不聽。乃柔身而夷。覆其盪。自盪久之。雨霽。妻往出之。則不知所在矣。于是里人共其妻踪跡之。至蘆葦間。其人跪醮母前。而口就母乳。若吮者。震死矣。天眼如電。彼且謂覆其盪。遂可自盪乎哉。顧草甫曰。此聞之非幻云。非幻者。西林僧是日作佛事沙村。詳知之。

張元玉文

松陵張元玉稱某文。或堪酸鼻。或堪絕倒。此自昔傳神之手有之。吾文豈能如元玉言。已觀元玉寄示六義。如蔡少霞入異境。人俗潔清。卉物鮮茂。又如武陵年少。裘馬翩翩。要自有揮金不顧之概。如元玉文。政堪絕倒耳。

顏仲先

石門顏仲先以書抵予。得盡觀其所爲。玉樹山房刻。及甲寅十義。蓋苦心此道。而漸近自然者。周安期嘗言石門三顏。當不虛耳。仲先云。自幼聞人說某姓名。疑爲嵇阮陶謝之流。聲施千古太過。又云。已讀某文。疑爲得志于時者之所爲。夫得志於時者。則安肯爲某所爲哉。要不願仲先有如此癖好也。末云。昔人言太虛爲廬。日月爲燭。吾與諸君日相往來。甚善。蓋某所欽四方兄弟。相聞而不相見者多矣。嘗語人。吾面如須菩提。僅存枯骨耳。見所見何如。聞所聞耶。仲先聞之。應爲撫掌。

桐夢

桐夢世長誠家人汎掃。意若有待者。已而樊季常至。已王父新先生至。遂具樂。沸然而醒。時已得黃州信矣。桐告子。莫果有東方客來耶。未轉盼而童子持兩函至。則又新與湯先生之書若敝也。先生之序。吾七世之神血在焉。安得無夢。世長正性在天。意亦喜其得先生之作歟。客歲寄書臨川。世長猶堪與元孚飲。但不能終席耳。幽明之感。日惻我懷。故未能少狀其厓略。遂請不朽于先生。則予不免滋懼也夫。

卜者

卜者言。某自今至來月之五。應有非意相干。法宜居外。政不知老人宜居外。爲耳邊嘈襪故。貧人宜居內。爲資斧無懷故。請齋心而盟于佛。一切作非意觀。則許之乎。雖然。世間之人。世間之事。知爲非意也者。謝之。知爲非非意也者。了之可也。雖然。難言矣。爲是了心耶。心則不須了。爲了事耶。事則何可了。

文

蘇子瞻燈下顧。自見其影。使叔黨就壁模之。不施眉目。觀者皆失笑。知其爲子瞻也。此叔黨之妙也。以燈取影。而神出焉。使他人爲之。未有能肖者也。文章之業。自王房仲黃貞父。妙爲簡遠之作。蕭疎自喜。未嘗有法。不可謂之無法矣。而世之小生。輒欲以一兩筆傳聖賢之心髓。曰吾得其意止耳。譬之俗工。不施眉目。求肖子瞻者耶。

述夢

王世周獎拔後。雋侈口閉目。意思都入裏許。開予述夢意。二葉相繼解省。手足矜蹈。眉睫多有欣躍之色。雅無世味人。乃爾心動。殆是期二難急了本色。放開千秋手段也。世周已死。明年解省時。那得如此人從旁跳躍耶。

朱王

朱靖之往年文務肥滿。整贍有餘。靈利不足。秋初見投三義。讀之不知其爲靖之也。故知凝靜之力。但須行滿。

自然脫化。王平仲操必得之技。而無快意之遺。某亦疑之。謂天不可與期。讀至予欲無言篇。疾徐再過。臥又思之。此番定是平仲作主。

三秋

三秋風物。某所欣賞。自世長棄去。但知秋景堪悲。小步閒吟。意都不忍。七夕淹留練水。殘暑薰人。中秋還自虞山。關門謝月。重九雅無風雨。但有催租。暗蛩切切。寒漏綿綿。豈徒好景虛閒。抑且連床病臥。孟浪之性無餘。如絲之髻盡禿。點檢秋事。種種難堪。然而三月之間。所接蘄黃齊魯。江右虎林。禱李石門之間。不下數十家。所見新故交知奇麗之觀。不下十餘輩。而臨川一序。可並日月。較是所得浮其所苦。某何患焉。

日記

駕部王淑士。問某閒居何所自遣。某以日記對。駕部曰。政疑世間文字都不必作。只此自真性所流。便是世間真文字。孫子齋好閱草堂筆談。意亦爾。乃不知某之真性。自朝抵暮。半爲米鹽所驅。杳不覺落在何許。上床計過後。乃課程限。隨意授寫一二。則儘有草草匆匆處。無不欣然。箇裏幾希。全靠這些捉得。

天池茶

夏初天池茶。都不能三四碗。寒夜潑之。覺有新興。豈厭常之習。某所不免耶。將芥之不足。覺池之有餘乎。或笑某子有芥癖。當不然。癖者豈有二嗜歟。某曰。如君言。則曾西以羊棗作膾。屈到取芟而飲之也。孤山處士。妻梅子鶴。可謂嗜矣。道經武陵溪。酌桃花水。一笑何傷乎。

從門入

顧升伯看俗下文字。則其機愈出。其想愈奇。爾時覺張伯英公孫大娘諸人。猶是從門入。

李紹伯

李紹伯所藏帶下小兒諸方。無不奇驗。蓋修製之法。必與方合。故驗奇也。家貧不能多蓄成藥。而性好施與。不肯取直。某謂紹伯兄有濟貧之具。而不務廣其活人之心。嘗戲目之爲忍。冀有激發。紹伯弗爲動也。孝伯有女曰止者。疖發于目。啼不可止。以眎紹伯。伯取十餅投之。未半而瘡。又孝若之乳母棄其子。乳他姓子。其子骨立矣。又不任見日。紹伯曰。渴乳傷食。亟治之。必服羊肝散一具。活矣。某謂紹伯。某卽不知醫。是兒子望聞二法。俱無生理。紹伯曰。固也。吾藥能生胸突腹凹頂骨開者。此症未見。何得弗活乎。

張媪

張媪者。小婦之母。爲人修潔。好揚善。而掩其所不及。齋素四十一年。持念甚虔。作務不懈。年七十又七而終。媪嘗病。必有人以果啖之。輒愈。頃病弗肯啖。其人甚喜。辭去。後病甚。亦稍稍悔之。已又自知其悔非正念也。曰。豈吾旡耶。何爲至此。媪聞佛法吉祥而逝。心好之。誠其子必吉祥。逝我旣絕。頂與踵俱作吉祥狀。而力弱不任者。斯亦持念之致効矣。小婦病久。不堪視含。某爲代稱佛號送之。自子達卯。都不得一言。端然臥化。昨歲見世長。一心不亂。雖復摧裂。時若無所恨。今年又送張媪。亦如此。自願瞿然。甲寅十月四日。

欽愚公

歲乙巳冬十一月十六日夜。某與白民孟長深爐煖坐。愚公偕諸君子忽來草堂。傾壘大醉。月落乃罷。後七日。復會草堂。諸君子畢至。丙午五月十三日。愚公爲文祭先夫人。多肉骨兄弟之念。是歲十月十三日。往謝。愚公止予。不果留。丁未重九。愚公訪某海虞嚴叔向館。後三日。同飲瞿元初弟。是夜某歸鹿城。別于虞南門水次。戊申弄晤愚公于郡。是爲正月二十七日。其歲二月二十六日。飲愚公草堂。同座者十三人。己酉上元之次。愚公率其仲與來訪。某命桐侍飲。時月色如畫。金鼓喧闐。相攜出西關。乃別。庚戌九月。愚公葬其尊竹塢之西。某後期往弔。月望後。會郡中。又一月初十。愚公率其長孳來謝。小飲別去。辛亥十月十日。愚公過草堂。十一月晦。再至。十二月朔。

又至。遂往婁東。其明日又至。留飲。座客十四人。壬子臘月二十一日。訪愚公不值。癸丑八月朔。飲愚公第。甲寅三月二十三日。某過閩關。意愚公已往茗溪。未相造。孟長捉予往訪之。神情不懌。倉皇別去。八月五日。再過愚公。三之乃出。某聞聲而訝之。曰。病乎。愚公曰。政苦咯血。某心大恐。然豈謂堂中數語。遂成永隔耶。痛乎痛乎。某忽焉聞訃。心怦怦不可止。偶檢舊歷所識。與愚公飲酒談笑。十年間大率止此。乙巳而上。雖不可攷。然其來也。或在孟夙。或在淑士。或在某所。某之往也。或在慶生。或在元邁。或在孟長。或在愚公許。更不下數十會。要似甲午至乙巳。情致淋漓。無不酣暢。丙午而後。時有默默不自得處。至癸丑臘月一書。頗若孤憤。甲寅兩面。意殆不能吐。痛乎。愚公孰知其先我朝露也耶。愚公文章如虹。肝膽如雪。故是我輩緩急有用人。可人韻人。而今止此耶。家貧母老子未成立。不知屬續時若何。痛乎痛乎。

想因

蘇子卿吞氈齧雪。蹈背出血。猶不免爲胡婦生子。子瞻曰。此事不易消除。誠然。某年來于此事。但作不淨觀。亦無不消除之理。而寢寐之間。時關因想。年少情形。恍恍如昨。思之雅不得其故。昔樂天晚居草堂。所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而夢中游思。屢形篇什。其詩曰。應被旁人怪惆悵。少年離別老相逢。又曰。十五年來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又曰。平生意念銷磨盡。昨夜緣何入夢來。又曰。還有少年春風味。時時暫到睡中來。如此之作。往往而在此。又何也。嘗嘗思之夜之有夢。猶如五更風雨。誰不起念。風止雨息。而感念之懷。當不知其所如矣。樂天有筆如椽。隨手寫出。覆爲一笑。而其不能喻之于懷。故嘗脈脈久之。八識田中。已成故物。舍藏傳送。不亦宜乎。

孫道人

孫道人一去五年。而羶羯腥穢之狀。淋漓如故。神亦不減。此無賴中有色力人也。道人頗曉房中之術。能動諸年少。諸年少追逐之。所得錢輒付酒家壚。而一時游食之輩。爭願出道人門下。道人亦盛服揚揚。從者常數十人。

或一夫賣之。倒囊提篋而去。輒蓬首徒跣。都不得衣履。敝敝行市中。人或怪之。道人曰。方情如此。吾處之素矣。意都不恨。道人能牽羊於柱。出魚于脅。走掌大石可石許。而飛砂如霧。迷離一室。孫子喬錢山民之屬。競効之。故不如其巧便也。今年七十四。老矣。

缺陷

明月驅人步不可止。因訪襄季弘。不相值。且歸。遇諸塗。小憩月橋。水月下。風瑟瑟行之。作平遠細皺。鄰澗可念。二物適相遭。故未許相無也。人言尋常一樣窗前月。此三家村語。不知月之趣者。月無水。竹無風。酒無客。山無僧。畢竟缺陷。

陳鄂州

陳鄂州一爲仕宦所羈。日往來台宕間。不知山水何若。且言晨必帶星。宵必見燭。誠知如此。何不于秀才時打徹此道。必不爲榆枋之飛矣。其言良是。乃不知榆枋九萬。總是帶星見燭人。如曹孟德橫槊賦詩。白樂天蘇子瞻官事湖中了。夫非盡人之子歟。某嘗讀陶周望台宕紀。意未肯信。且將問之鄂州。今未可也。

顧元昭

交輩中真率簡澹。無如顧元昭。某與之交三十年。不相見者時或一二載。然追論平生親故。必思元昭之多慧。而言有味也。元昭于此道。真如千里之足。可不須鞭影。竟不免以好弄損業。且取貧焉。勉就廣文選。得汀之連城冷矣。又以長科員缺。不卽佩符。旅食長安者。幾一年而不返。旁皇未有行色。天之困人。毋太甚耶。元昭與其嫂朱夫人。可稱梁孟。但與同出。不與同歸。此其形影之相弔。又何如哉。其謂天與元昭之慧。與其爲人。而故厄之。必有說。然恐簡澹之性。于世味終泊然無所起也。汀守故冰霜傲吏。雅憐才。必能復發其念乎。

吾老

吾老子日月之下。數年來未見日之新麗。月之冷徹。經一旬不變。如八日至今夕者。吾朝而望日。萬里一碧。青錦羃都作寶淨色。令人欲拜。昔人云。就之如日。正不知其有味若此。夕而望月。如積水空明。可數毫髮。一片玉壺冰。殆款融盡。吾軒能來月。啓板扉。輒低眉向人。爾時不覺身之在庭際矣。年來傷逝。不復看月。儘有閉戶不窺時。故人誼重。忽復相逢。其情彌戀矣。今夜登城頭西南角。望馬鞍浮圖。佛火隱見。呼隴季弘小憩鹿城。步仄徑。看一線天。作跨驢想。正擬議時。有騎馬者過之。鈴鐺鏘然。笑語季弘。此謂想因。相與大笑。憩小橋。望屈氏墓。雙松秀出天際。如三丈夫徘徊月下。便欲乘風歸去。昔屈可菴先生授墨竹于夏太常。不能獨步。竟以寫松名天下。今夕何夕。彼譏謔者盡耶。其下澗而不泉。惜無淙淙聲相答響。

孤鴻

縹緲孤鴻影。來牕際。開戶從之。明月入懷。花枝凌亂。朗吟楓落吳江之句。令人悽絕。

不可已

李卓老行年七十五。筆墨常潤。硯時時濕。雖自笑何爲爾。誠爲卓老。亦何得不爾耶。蘇長公在學士院。一日但書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百十紙。將退衙。盡給諸輿皂。此意欲何爲哉。但是不可已耳。

也可人

先府君在聞雁齋。嘗吟日滿南窗也可人之句。憶有刻本粘於壁。故不知何人語。自今思之。始見其佳。某性愛日。早衰。不可風。循吾窗而坐。覺髮膚脉髓。充然若薰。几上寒花小卉。亦欣欣有向榮意。故嘗欲乞書子柔。以也可人顏之。

辛稼軒

往時見閣本辛稼軒集。用真行篆隸雜書之。鐫刻適潤。類名手新落墨者。或云稼軒自爲之。凡二本。而詩餘得

半。中有寄調賀新郎詠水仙花二闋。予愛其婉麗。吟咏累日。今十有七年矣。夜檢合璧事類。再吟數過。併錄於此。雲臥衣裳冷。看瀟然風前月下。水邊幽影。羅襪塵生凌波步。湯沐煙波萬頃。愛一點嬌紅成暈。不記相逢曾解佩。甚多情。爲我香成陣。待和淚。搵殘粉。靈均千古懷沙恨。恨當時忿忿。忘把此花題品。烟雨淒迷傷鬱損。翠被遙遙誰整。謾寫入瑤琴幽憤。絃斷招魂無人賦。但金杯的礫銀臺潤。愁滯酒。又還醒。

貧人不樂

看來貧人不樂。只是不能行其念。如乍見孺子入井之類。開眼見得。側耳聽得。畢竟無能下手。付之無可奈何也。何得樂。人不得樂。則必感慨於所處之地。縱不怨天。亦須自怨。故曰貧而無怨難。貧人不能行其念。而自謂於心無怨者。吾見亦罕矣。聖人念頭緊。當下行得一尺。決不更留一寸。所以樂。所以無怨。又何疑哉。年來空囊羞澀。常無半錢。及至利害切身處。亦常有百千萬錢之用。如是則亦可以盡行其念。而有不然者。得毋念頭不緊之故歟。曹孟德言二十五六時爲頓丘令。至今思之。所爲都無悔于心。此與聖賢念頭何遠。吾欲拯一離母之子。起念二十日而不遂。雖曰貧故。究竟未有切身之念也。今亡矣。悔何及乎。

夢顧靖父

夜夢顧靖父先生。丰神秀楚。情更真至。欣奇文而共賞。挾籀史以彌連。宛然當年掀髯婆娑之致。而某實無想于晝。無因于先。忽然遇之。不自覺其灑然若有得也。五更殘月冷枕空床。意念悽惻。能莫自遣。某年來獨處。眠時輒思異夢。庶幾想有所適。故人相聚。雖復傷神。譬之筵席必散。猶愈于已。

沈李

今日因謝朱子魚之約不可。遂往觴咏之際。言無零雜。沈衛安吹長簫。作水調歌頭。李季鷹和之。其聲泠泠然。若鸞鶴穿雲。而瘦蛟舞幽壑也。某謂衛安君等。但及時爲之。過是卽欲流連日月。爲所欲爲。而恍然不怡。不能自

言所苦矣。某鷄骨作楚。僅僅支床。復與君等開口而笑。亦大希有事。暗思之不共此席者一年矣。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既別。爲檢香山老病詩一再歌之。其詞曰。晝聽笙歌夜醉眠。若非月下卽花前。今年老病須知分。不負春來一十年。

孫氏學

程式以下無文。壬午以後無程。漢以後無書。此孫先生家學也。子齋旣貴。猶復不看試錄。蓋奉其尊之教如此。先生樓居。子齋與弟讀書樓下。旣成誦。必登樓。爲先生誦之。不錯一字乃止。子齋之仲弟曰寶頌。滿思結志。與子齋同。子齋十九舉于鄉。兩試不第。寶頌疑之。遂繙閱時義。殆盡。然其文皆獨造。子齋曰。吾故不閱一義。亦售寶頌。故步亦不售。然而寶頌之淹貫。卽子齋自謂弗及之矣。湯睡菴曰。迎世之心急。而獨行之思寡。不其然乎。吾每觀載籍所記。獨行之士。何止文藝。終不奄沒。急急者何爲耶。雖然。必以不窺時藝爲獨行。斯則孫氏之學。非通行之路也。

張家郎

張季修之郎紀甫。十六耳。筆下滔滔。便有屈注天潢之想。上流人也。某老矣。見此不甚驚怖。願欲以安瀾語之。飛湍怒浪。何如海晏河清。可灌可濯。而不可使溺也。

鄒公履

歲餘不與鄒公履間問。而氣類彌親。如公履政可不間問也。兒子出其義一編。當是壬子春作。意欲力揉飛揚之性。軌于塗轍。楮墨翕翕欲動。真異才也。兩歲之別。當復融。香山詩有酒薰羅綺煖五字。試問公履是俗是秀。世人應不解。惟公履解得。

兩愿非遍

姚孟長言。且不須爲愚公計身後。但令次公典日親吾黨。不便作落落故人子弟相看。愚公庶幾不死。某嘗信友輩中惟孟長多力。政爲此等處看得見。然一時未有承當者何故。諺云。兩愿非逼。難言哉。難言哉。

李樊

文起傳張嘉玉先生。具載忤逆瑾始末。因及李漸卿事。漸卿好任俠有骨。自其少。多買異書讀之。晝夜無間。甫歌鹿鳴。世眼以貴增註誤物議。謂是目不職丁者。後登第爲上饒。與曠使抗削籍。世人始信之。脫不然。吳城一男子。幾爲婦翁沒矣。某于陳僉憲喪次。一見漸卿。訝然曰。乃今日識面耶。聽其言侃侃如也。後有封禁錄傳於世。宏詞直氣。焉可誣哉。昔樊玄之先生爲商城。有中貴人以開探至。先生鳴騶列仗往謁之。令輿人上堂。中使氣慄。執先生手曰。好手。先生笑曰。此手幸不捉錢。中使默不應。卒備賓主禮而去。當是時。先生豈微倖于彼黃頭者。不至如逆瑾哉。文起所謂大者死。小者斤。胸中故已預辦之矣。

顧僧孺

年來家居。未有與僧孺一月別者。今歲忽忽多有之。頃就日庭中。爲設菜羹乾飯。意各欣然。僧孺約某稍和。且過顧伯宗郊居。致有野適。某謂野適固佳。不如屋簷深穩。下日色可人。隨時生活。念不到向夜僕僕歸也。

飛霜

露結乃霜。而霜花擁簇處。綾片無異。有毫穎可摘。昔人云飛霜當之不耳。

兔孫

母舅家侍兒曰兔孫。父來慶。謹事外王父三十餘年卒。而兔孫代。顰笑舉止。皆不類俗下人。事主更艱苦。有俗下人所必不能堪者。母舅流離轉徙。幾二十年。而兔孫周旋其間無害。又多自食其力。又嘗以其餘奉主人。或問之。歡如也。雅無戚容。而衣履亦楚楚不鶉結。異人也。戊申疫死。

醉語

李卓老妙稱飲食之交。故是不免傲人。然而非也。飲食所以養生。惟精性潔。雖鑿不害。所苦在徵逐耳。病瘍以來。頗思肉味。而朱子魚適呼飲。欣然納履從之。踏月而返。吾無陶公叩門之拙。而有香山醉勝之心。香山詩。到籬家非愛酒。醉時心勝醒時心。

發念

小憩迎仙橋。望雙松而返。迤邐間。有嫗哭其夫甚哀。若初喪不能殮者。悽惻久之。念齋中無隔日儲。御寒之外。都不得贖一錢。可償匠家。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從此發念。雖好風涼夜。不復行遊。庶幾不生耳目之感。無益徒傷神也。學道人儘有隨念往生者。果然。某念甚堅。亦無所戀今之世也。

夢世長

隔簾聞世長聲。某嗚咽不可止。漸近。連稱謝謝者再。遂去。亟追之不得。大慟乃覺。六親夢裏相逢。亦何知昨夢今夢也。昔孝仲死。既祥一見夢十五松下。深巷曲舍。細語悲情。顧視蠶箔上。繭纒纒如貫珠。都作黃金色。至今思之。猶疑非夢。某之夢世長數矣。亦無有如今日五更時者。稱謝。豈三日前曾爲世長作紀略耶。再取讀之。龔季弘曰。世長在焉。呼之或出。

沈汀州

甲辰除夕。某與兒輩晚食且訖。而汀州公至。甚倉皇。問所從來。公曰。歲晏蠶覺。知必騷繹。晷暇故來相視耳。某笑曰。過去勿思。公曰。思之更有一適。辛亥。公恤山東。便道過草堂。執某手喜曰。人言君瘦之甚。今見已安。其如一冢瘦何。某曰。吾分也。豈至于今而猶思之。公笑曰。吾兩人脫驟富。不祥莫大焉。昔與汀州快語極多。此二事嘗識于心。今日寄書連城。更及之。

先賢遺像

新安王民暉為某寫先賢遺像一冊。事在萬歷癸巳甲午間。積以歲月。頗煩搜討。而民暉之筆。又多得之清風朗日。人跡罕到之時。往往神來。具諸生韻。得五十餘幅。雖隱顯殊途。各就所立。而吾鄉之操行文。章大略可觀矣。故嘗裝潢成冊。瞻拜以時。間與後來之秀。焚香展玩。追述前美。蓋草堂中勝事也。亡何竟失所在。但使得者知重。不供酒家之覆。壁上之觀。某亦何悔。當民暉染素時。嘗覓王理之像于夏氏。夏氏子云。昔吾先君龍衢公夢葉父莊。顧文廉諸大老。與理之同堂列坐。心異之。故嘗識之于歷。此豈今日之徵耶。取示宛然。共相嗟異。甚愧慢藏。流落他手。當必有傳寶之者。先賢在天之靈。肯容凡夫褻視也哉。偶與季弘談。追錄畫像姓氏。以俟豐城兩龍。庶幾合焉。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

光

君實

歐陽文忠公

修

永叔

蘇文忠公

軾

子瞻

雍國虞忠肅公

允文

彬甫

殿中侍御史龔先生

猗

遇仙

明兗州知州盧先生

熊

公武

侍御史王先生

遜

謙伯

參政林先生

鐘

仲鏞

中書舍人朱先生

吉

季甯

建文忠臣龔安節先生

詡

大章

兵部侍郎虞先生

中書舍人夏先生

太常卿夏先生

侍御史王先生

山東左布政龔清惠公

提學副使張先生

進士鄭先生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

刑部主事孫先生

侍御史夏先生

禮部主事貞孝吳先生

贈大學士顧先生

四川參議虞先生

德興訓導周先生

上杭知縣高先生

山人王先生

山人周先生

侍御史朱先生

祥

曷

曷

復

理

和

文康

盛

瓊

璣

凱

恂

臣

瑞

以政

綸

恭

栻

仲禎

孟陽

仲昭

從道

彥文

節之

時又

與中

蘊章

德乾

相虞

惟誠

元凱

應祥

養民

理之

寅之

良用

雲南布政使王先生
侍御史顧先生
刑部尚書周康僖公
贈禮部主事方先生
太常卿方先生
侍御史方先生
刑部侍郎周先生
太醫院判盧先生
大學士顧文康公
禮部侍郎魏恭簡公
山人屈先生
通政司參議張先生
南昌通判顧先生
工部員外晉先生
國子司業王先生
翰林諸先生
甯津知縣諸先生
孝廉吳先生

秩 循伯
潛 孔昭
倫 伯明
麟 節庵
鵬 時舉
鳳 時鳴
廣 充之
志 丹谷
鼎臣 九和
校 子才
納 處誠
寰 允清
邦石 孔安
憲 其章
同祖 繩武
邦憲 貞伯
邦正
中英 秀甫

僉憲周先生

美

濟叔

孝廉周先生

士淹

孺亨

明經周先生

士洵

孺允

太僕寺丞歸先生

有光

熙甫

明經淳靖願先生

夢川

孝廉陳先生

時

有體

劉侍御爲崐山。有言某某頗不利地方者。侍御笑曰。姑待之。將自至。聞者服其有體。

西村吾友

陳起田讀書守禮。動有繩墨。未嘗以言忤人。范桂臺力修舉業。吐詞古渾。幾不知世有談諛之情。趙純所攷訂六書。至老不倦。諧聲切韻。出內鏗然。皆一時忠實人。溢瀆村中老友也。今日過之。都無在者。但遇嵇三谿於薛君淑座上。噉啖如常。面有色澤。與之語。亦多笑而不答矣。

張翁

立冬日。雲安君母死。冬未至。而其父張翁又歿。某無一錢可資送。皆雲安君自爲之。不令某知。及某聞知。都非意中。所欲盡於雲安君者。而君故自得也。張媪老壽考終。說者以爲清潔之報。翁既疾。亟思食魚羹。既爲其子言之矣。忽又作媪語曰。此何時。復起殺機。但一心念佛。故已後矣。從此不復言。越一日。瞑。端然與媪無異。嗟乎。媪既以念佛自度。而又度若翁。持念之效。焉可誣哉。吳俗火葬。佛家謂之荼毗。于法爲正。某心不然之。然不能不借此自文矣。

今夕

寒燈夜雨。雖復意象蕭瑟。故屬佳境。今夕疎雨振瓦。頗與初蟄始電相當。礎潤侵衣。令人有脫故着新之想。甲寅十一月廿八日。

宿維亭

夜宿維亭。自隆慶庚午始。先君曾假沐于徐先生館舍。雨霽月新。若低眉窺戶。先君顧而樂之。徐先生接席相語。甚歡趣。告主人爲客具。咄嗟具辦。將命酒。而甌寧公顧茂善適至。夜闌乃罷。轉盼四十五年矣。今夕與僧孺同泊此。因話其事。

金伯闡

金伯闡居喪。哀毀都不得一聲。聞者淚落。

欽愚公

某于欽愚公。殮不及視。含喪不及執紼。哭不及憑棺。望空四拜。長號數聲。便結二十年兄弟之局。豈不痛哉。每訪愚公。開右扉延某入。笑語沸然。聲出戶外。已揖而出。頓形握手。步步惜別。馬策叩門之慟。故嘗悲之。今乃信其不堪耳。朱白民云。愚公死。覺閭闔不熱。行客無味。

李茂初

李茂初低頭忽忽。見人都無一言。想其心際。殊不可堪。傳孝玄誦其除夕詩云。莫言此夜非佳節。猶喜明朝未索通。聽之直堪愁絕。茂初昆季。競爽一時。雅非不遇于世。如湯先生所謂數冬不遭一春。恆夜不經一旦者。坎珂如此。殆是數之所定耶。雖然。有子公朴。可以不貧。無論長蘅繼仲。方聯翩而上也。往年與七賢作會。無不奇窮。然必以孺和爲首。某與白民。政在季孟之間。雖然。白民潔。

顧氏

顧氏科甲三世蟬聯。後來愈出愈秀。其人皆澄清自立。都足不朽。仲從方年少。便以詩若文並駕宮贊。至元熙中。偶輩絡繹。聯翩五世矣。語云。樹德務滋。于顧氏尤信。

抵清溪

發小虞浦。掛帆走淞江。渡吳橋。涉磧磯。數折而風愈正。勢愈烈。然不能速。蓋水淺舟膠。盡帆多礙。政得風力之半耳。夜抵青溪。將訪陳伯玉。路遇開令。遂返。

岳荆玉

岳元駿之尊荆玉。年未五十。廢視三年。聞某至。惘惘相看。有不能自吐之意。某謂公患猶淺。庶幾可治。然頗聞過服大黃。脾土作難。此其所遇庸醫。某故未之有也。而念亦不能遂捨經生業。某甚爲此公憂之。二十年來。某故未嘗廢此道。要以爲適。不以屑意矣。往過徐州。有李九山者。與某同病。相視低徊却顧。大略與荆玉同。病人思起。罪人思赦。殆如是耶。

舟行

鬪風如吼。雪片如掌。一葉歌行。汙瀆中。紆纜而挽之。岸谷若山。不數武。輒膠。老子所謂蓬累而行。于斯特甚矣。王季和又刻檢日記。與之語。不應。賴臘釀政饒。不妨竟日昏昏也。

經外墓

將訪顧伯宗郊居。度虹橋。經外家先墓。入揖愴然。頽垣藜莽。真成墟墓。傍有老屋三楹。壁立墓土間。一人揖予而入。則從表某也。週視空屋。不覺淚下。每春祭掃。輒從諸長老。享餘於此。今無在者。獨玉岑爲兄。文山爲舅。然皆六七十餘矣。墓故德諧翁主之。先外祖五山先生附殯四十年。遷葬白魚段。予乃不復至。已過伯宗。少憩來綠。

軒寒花盈几。日滿南窗。伯宗偕沈姬隱耕于此。自言偶感風痰。不復入城市。往與伯史諸兄弟同遊。伯宗年最少。乃亦爲退老計耶。徘徊久之。不知日暮。

顧宇清

憶與顧宇清兄弟相識。在義興之陳橋。其歲庚午。先君語其叔茂善云。兩郎皆利器。長者較穩。出處當與王伯欽同時。伯欽尙未第也。伯欽第。爲兩邑宰。罷歸未幾年。宇清亦宰兩邑。卒于京。宦囊俱薄。而宇清多男子。貴頗勝。然不第。相提而論。大約政相當耳。今日送宇清喪。途次思之。輒記于此。

井竭

井竭。多作淡鹽味。然猶不惡。取之鹹井。直鹽水矣。往時不飲井水。必惠。必寶雲。必天泉。此念竟安往哉。童子提一罍給炊。意頗矜祕。某亦欣然啜之。舌端權衡。固在政作古人點茶觀耳。

來玉

某嘗因藤于隣地。作風木軒。工未半而藤伐。心惡之。止不復作。先世長規某意不懌。會買隣地。仍某舊額。既建風木軒矣。某將撤去。故軒。規造傍舍。而藤忽生。世長軒右。殆是藤之苗裔也。今日與桐行營其地。度用萬錢。可就精舍。奈何毀已成之工。琢而小之耶。此念若就。故當以來玉名。

二無

每除夕。吾家無所不無。今又無二。籠無香。炊無水。東坡喜雨亭云。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旱若此。卽雨粟。其得而食諸。

蠶浪

羣豕石一名蠶浪。取類不同。肖物各得。暮夜月明。常與僧提竹爐。小憩于此。羣動既息。覺此身出沒洶湧波濤。

間。自詫吾生能與鹿豕游矣。昨有至其處者。見羣石皆裂。初以爲斧。細視之。裂自下上。諸不受斧處。無不裂者。嘗聞蛟之出破石。夫其下有伏耶。山中人言。石之裂。自去冬臘月廿六日。致其時。雷雨驟作。俗謂之臘迸。噫嘻。終臘而雷。鼓非其令。至于迸石。氣復何餘。化之舛歟。人之戾歟。石之災歟。

穎

茅順之有穎癖。每言吾穎不獨佳。可令意在筆先。予嘗擬之。年來果得狂疾。崇不可遣。王道彰以穎謁愚公。爲作穎表。蘇州人謂之穎彰。言非彰穎。則文亦不能佳。故是標榜之習。要非無實而云也。今日聞道彰死舟中。雅無疾。既死。人未有知者。當有記白玉樓者。聞之帝耶。何死之遽也。嗟乎。十年之間。道彰已死。順之亦癩發。而世方竊其價以自高。無實無癖。不亦難乎。

智評

楚黃樊孝介先生智評一書。其弟季常曾以別本相付。且云。顧元城有梨棗之約。心常念之。此書不可無傳。世人亦不可不讀此書。乃不知李翰林試楚還。既有成言于季常矣。李云。先生述錄羣書時。意就一時所記憶書之。尙須編次。就中所載時事。亦有一二與此中傳聞不類者。姑置之。第存副墨。於意云。何子曰。疑以傳疑。政古者闕文之義。以其信而傳之疑。則已非先生全書也。李以爲然。夜歸草堂。喜不能寐。令倩發其書讀之。併錄跋語于此。兩氣淋漓。覺殘燈黯黯多致。先生書凡七品。一神品。神品者。幾將萌而先知。禍未發而先觀。光怪么麼。望之而走。卽如神之智何讓矣。一妙品。妙者。幾已萌而禍且發。運其智力。轉移甚巧。致宵人忸怩。以韜穢。羣豪踟躕而斂暴。功什百于戰爭。乃妙有獨操者也。一能品。能品者。事已遂而禍已成。運策出奇。旋轉成中。如楊葉之射。白猿望之。卽號。以此收功。天下稱能人焉。一雅品。雅品者。以割至之心。行轉移之術。亦機亦械。非機非械。中倫中慮。人我共濟。此天下所目爲端人。而要非畫地拘方。以冀稱變諸務者也。一譎品。譎品者。踪跡詭秘。蹊徑迴環。揆之正人端

士多有不爲。而于事亦或有藉。儻堪稱藥囊中硝砒乎。一具品。具者備也。可備爲有事之用。具者器也。可通于一器之致。隨時便捷。應而不窮。無之未必決癰。有之亦足破結。大之未必濟時。小之亦足解頤。聊存以資用具耳。一盜品。一作織品。盜品者。性專陰而不陽。情獨我而無世。機械橫心。穿窬對面。譬盜憎主人。不必其恆有怨也。而不知者。往往墮羿之彀中。良可畏焉。

梅

庭梅將開。有一枝偃蹇。欲披其上小枝。尊正繁。予不忍。或云。宜亟剪以專其氣。童子戲投腕水中。花爛開。碩而圓。澤於本根者。毛嬙西子之入後宮也。曜朝日。煥浮雲。設老于江臯。獨存標格耳。嗟夫。

婁子柔郎

婁子柔有郎而慧。善讀書。子柔心甚愛。而嚴勗之如成人。嘗語人曰。爲吾家兒。不得不如此。蓋年老子幼。誰無此心。予聞其語久矣。夜夢子柔攜其郎來訪。豐頤秀目。顧盼甚偉。語言嘖笑間。子柔多侃詞正色。務逆閉其所將。然而憐愛之情。隱然自見于眉宇。殆不可擬議。此何爲者。乃知八識田中。下些種子。必結爲境。可懼也哉。

問僧

問僧齋否。答曰不吃齋。但飲酒。

作戒

汀州便道歸省。思一往候。忽念東坡云。無益徒煩報答也。便欲取此作戒。不生勞擾。

徐陽初

虞才多弘偉而少靈異。其靈異者。往往力就弘偉。未盡其才。而求助于學。卒見弘偉。不見靈異。此非學之故也。余所交者。無非真正靈異之人。而乃失之徐陽初。甚矣予之不靈不異也。舟中閱宵光題橋紅梨花一文錢諸傳。

自愧十年游虞書此。

徐陽初杜門嘔血。不求諧世。世人競欲殺之。不爲動。然則能盡其才。所從來矣。

譚家文

文真如一樹梨花。溶溶夜月。又知王夷甫捉玉麈。與手都無異。文筆如楚畹數莖。香韻無非大國。又如道蘊談玄。米亦成滓。文昭如半天朱霞。疎梅掩映。又如子太叔美秀而文。文簫如出水芙蓉。不妨秋老。又如子長作賦。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餘子種種。所謂儉歲之良粢。寒年之纖纈。

趙必達

趙必達扮杜麗娘。生者可死。死者可生。譬之以燈。取影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又如秋夜月明林間。可數毛髮。

狐虎

田狐蠶食于楊村。皂虎脫視于涇口。啓侮開竇。蠹自内生。雖人生不可無外懼。而泉下豈容有隱憂。疲暮之年。誰復堪此。

吾衰

丙午居先夫人憂。哀至則謝客。庚戌之痛。多忍哀對客。而至于今。直借客遣哀矣。自證本心。其實等哀耳。而情若此。此以知吾衰之甚也。

哀

哀不可忍。哀不可遣。故凡平居忽忽。俯首多睡。若夢若醒。以至髓枯而髮白者。皆忍之致效也。一往而深。盡哀而出。猶愈于遣乎。

爾章既勝拜跪環亦漸知女則雖復淚眼相看覺有悲喜不勝之意淚亦自止不似哭世長傷魂動魄一往而不可收也。

書

書入富人之腹如積米太倉只有篩揚時未便有支用時入貧人之腹如村兒驟獲異寶隨碎示人但知入手光耀不覺寢態無餘蘇子曰流于既溢之餘而發于持滿之末韓子曰獵其華而咀其英汎其流而涉其源當家人字字實證。

屠長卿

屠長卿云眉睫纔交夢裏硬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後又安得分明此言似之非也若能打徹夢醒關捩直教衝破死生岸頭已又云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尙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故知此老交不得眉睫。

王子虛

予與王子虛既定交對人計算輒不自休或疑其膳脯予嘗私于孺和曰是殆不知作家者孺和問子何以知之予曰知者不言汝知之久之又嘗私于僧孺曰子虛將不免貧僧孺問故予曰子虛好親予豈富者相耶春來予方理敝帶子虛喜請行之四方其貧殆不瘥矣。

放利

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蘇子曰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果是未見不好人之眼則亦不見天下有放利之人矣何怨之有顧處今之世但恨眼界不寬不怪世路太窄語云財者人之命放利之人其視世之所有皆其命也夫使人捐其命以全人情存天理其必以爲不誠不情之極矣故夫惡放利者其怨滋多不亦宜乎。

掃墓

清明前後。多冷風。霖雨。而今歲。慳慳甚矣。狂飈間起。雨十日不止。朝來光甫約掃墓。予心疑之。乃不意自設奠。至享餘。雲物澄鮮。禮畢而陰。既享而雨。此人事之偶然。亦人心之一校也。記曰。祭則受福。吾甫定儀。節行之。自光甫始。而陰晴若此。知予祖之格思焉。書此志喜。甲寅二月三十日記。

問居士

餅無粟。薪勞軸。瘍手足。蝸延屋。此貧之至變也。以問居士。居士謝曰。皆有之。佳水名茶。奇香野蔬。異卉新書。此貧之至適也。有諸居士笑曰。則具體而微。

風木軒

先世長建風木軒於墓旁。傾橐倒廩。薄有野致。世長既病。人或私曰。悴乎。予知其非也。吾向者因藤于隣墓。嘗作此軒。橐洗而止。世長亦偶見數弓之地。有藤芟焉。聊試爲之。以發一笑耳。貧家無易事。則必傾橐倒廩。心且安之。何悴之有。吾兩人故是天壤間長物。何論作室。此一副皮骨。總之乘輿而來。興盡而返者也。

王季和

王季和因參五雲。遂攜家山中。翛然自遠。錢受之曰。季和故有巖棲之適。不無禪誦之勞。友輩禪誦如季和。斯真勞矣。未審只此便是否。昔方山子隱居巖谷。環堵蕭然。妻孥皆有自得之色。山中人莫有識者。東坡過之。訝曰。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自是方山子之姓名可得而稱云。予將詣武林。知季和在。甚善。然既已知之。便少執手熟視一段佳話矣。

周新

瞿元初之侍者周新。謹身媚主。便體而多慧。無一切驕癡之色。人言元初能自放。賴有此郎。

讀孝介先生碑記

持瓣香謁孝介先生。再讀其所製重建卜廟及勝生祠記。情文深至。真不朽之作也。先生好獎善。至以宵貌叢陋之汪惠。諄諄稱之。且云神效一日之靈。令竭三旬之瘁。民數世而戴之。誰謂民不易德者。今予解組馳還。視此士求如惠之數椽。留在民間者。而亦不可得。嗟予不及惠。其稱之也至矣。昔者羊叔子一言。可令鄒湛不朽。惠何幸耶。然攷先生之作。亦是。有激而云。前不言乎。屬有他懷。偶一登山徘徊。乃不覺愴然有感。此老善善故長。惡惡亦復不短。

心術

投其所欲聞。雖甚拂意。嘻笑而承之。此倖災之淺夫也。然而心術關焉。犯其所最忌。難甚。實心反脣而詆之。此修却之躁人也。然而愚直存焉。由後之說。徒爲識者鄙。由前之說。不免爲明者疑。故夫心術不可不端也。雖顯然修却可也。

耳目

碍世之物。惟耳與目。知道其一也。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鵝亦不驚者。是入世者混之。脅肩諂笑。順口接屁者。是二境人。我願學焉。而未之逮也。則奈何。

望雲圖

先世長大病時。曾爲故候呂渭陽寫望雲圖。意頗自愜。請予題其首。予政以世長病。悶悶未暇也。今日與張季修話其事。默想前境。不覺潸然。昔王子敬旣死。子猷負病來奔。取子敬琴彈。絃既不調。擲地曰。子敬子敬。人琴俱亡。遂慟絕。人生當爾時。安得背疾都不成一聲。卽潰裂耶。

王辰生

孺和母梁夫人。昨午時終。今日辰生遣人來告。曰且哺矣。予心遲之。然不可罪辰生也。孺和之母死而予不知。予何爲者。頃之過牀無幃。含無貝。周身無衣。哭無胤女。內外子孫之役。總于無家無室之辰生。噫。孤苦極矣。猶憶孺和之歿。家四壁立。而母哭其子。子女哭其父。壻哭其舅。妹哭其兄。男女哭其主。十年之間。今昔又何如哉。

小立

晚刻。偕趙九如小立城西。覺眼光意識都減。綠陰紅雨。亦復不成佳境。語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要須精神健在。

志不樂

貧者何以不樂。爲好禮也。富者何以不好禮。取自適也。富非適已之常。禮非貧人之素。吳長卿聞之曰。蓋我師眉公亦云。日來擬賻王母。而卒屈于力之不勝。不及吾情。用志不樂。

夢李公揚

李公揚久客長安。心甚不然之。汗漫遊亦古人常事。要須此身寡累耳。公揚多郎而不檢于財。女長未嫁。此豈久客之境耶。昨夢與公揚語。將取道松江。乃抵家。北游南轍。又非將還氣象也。

癬疥

語云。癬疥之疾。言雖疾不害也。自今觀之。疾無害于此者。今夫糠粃眯目。芒刺在背。雖木鷄之養。誰能頃刻安此者乎。夫疾至于通體不安。則必損眠食。眠食大減。則必傷腹心。蓋呼鷄逐犬之奸。而天下之大盜出焉。且非獨于此也。其用物必鄙而不經。穢而不可近。治之者未去沉疴。先以羶患。即得其術。而薰眼傷神之害。叠出矣。王祥治爲予言。吾方能已之。且不穢。將請試焉。

大風子（四十九粒去殼）水銀（二錢）杏仁（一錢研泥）椒紅（一錢）飛礬（一錢）生肌散（一

錢五分。黃柏末（一錢五分）用胡桃肉拌研爲丸。

周與言

前輩王太僕既老。以一子壻周。一子壻丁。二公皆孝廉。又同里好也。太僕既卒。而子幼母異。析產紛紜。丁爲其壻。諍之甚力。周笑曰。若知曩者約婚意耶。總之爲其子樹人耳。不聞壻周使隙于丁。壻丁使隙于周也。丁大感悟。權如初。而二子亦各受均產之益。先君聞之曰。其言可謂條暢。

登土山

循土山而西。步仄徑上坡。則爲鹿城。其地有古垣喬木。映帶左右。若山迴路轉。高迥幽邃。仰睇碧落。政見雲光。常戲語同人。此山中一線天也。宜從小奚奴跨驢于此。否者暮夜月明。或孤影長嘯。或二三靜默。風香露濕。清吹遠聞。斯亦境與人相得者乎。偶思其處。呼季弘晚食而往。有衣冠四輩。先予徘徊。都不發一語。何歲無月。何地無竹柏。但少閒行如吾兩人。此夜未許予道。

牡丹

晴光雨思。盡態而出。砌上牡丹。便有一二瓣欲吐。新韻晶然。作水紅寶色。淺于桃花蠟。而醇膩過之。眞人工所不能肖也。念西行當復十日。恐遂無花。然朝來已食其鮮矣。偶得句云。幾回欲問催花使。上苑何如趁曉看。

破老

水滸傳何所不有。却無破老一事。非關缺陷。恰是酒肉漢本色如此。以此益知作者之妙。

中庸

有鑿池畜魚。而日取數錢買魚放生者。陰告之曰。君功德甚善。其尤善于不畜乎。主者大悲。語云。不養不殺。是謂菩薩。噫。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古鶴澗

癸卯張苑馬任廣陵。予與友輩數十人送之。舟抵古鶴澗。而雨甚。不可上。使人負以行。夜宿悟空僧舍。其又明日。戴星科跣。領略秋曉之勝。遂解維而西。迄今十二年矣。苑馬之弟行可。旣化爲烏有。而世長亦稱古人。今夕徘徊澗口。追憶其事。仰睇明月。都黯黯無致。

自民登太華

風正帆懸。鳴榔可喜。命三倩再讀于鱗遊太華記。因憶白民自華還。語予曰。世人讀此記多異同。初亦不然之。然未習其妙云。其說曰。東北雷中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又曰。罅中穿。如峽中。峽中之編垂。罅中之綫倚。皆自汲也。又曰。足已茹。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吾昨者從雨若雪舟中。覆按之。覺腰脣間。始隱隱楚矣。張生曰。夫所謂痛定思痛者乎。然予覽白民游華紀。初以銳心上而不知險。旣以忘心下而忘其險。文亦善載腐肉朽骨矣。

扯淡

東坡見悍婦爭言。笑曰。一點靈性。都攪入豬嘶狗咬中。此非戲論也。蠢茲庶民。當其心頭火方熾。喉下痰未消。誰不爲悍婦者。而笑人豬嘶狗咬也哉。新鄭作相。可謂赤心爲國。其歿也。疾書扯淡數字。投筆便瞑。大根器人。到頭自脫。今世之人。處非高公之據。腔無救時之血。而沒沒不知淡者。其性靈何在乎。

盛世事

嵬張某者。使酒恣橫。嘗以匪眦殺人。人莫敢忤。視有貴者。休沐里第。遍訪親戚故人。不及張。張恚甚。遣其奴曰。爲我取若頭來。免汝死。其僕旁皇。貴者之間。罔罔莫知所措。貴者屢出迎客。屢見之。使使問狀。其僕屏息求死。不敢言強之始道故。貴者曰。若行矣。亟命輿詣張。謂曰。若何癡耶。吾頭故自在。母令而使落膽何。張亦歡然置酒。盡

醉乃別。王祥治曰：此盛世之事也。今何望乎？白面郎擁千金之資，揚揚出入呈中，飲食婦女自快，諸黠者陰螫之，扞直指網囚矣。况夫朱家郭解之俠，非盛遭時，惡生行其意而愉快焉。

徐有望

徐有望風流自賞，老而彌敦。許伯清冷醉閒吟，不改其樂。江上美人也，蓋嘗聞之薛君淑云：今日偶候無恙于有望之姪元修，道其梗概。妬君淑言，而有望今年七十又六老矣。

過惠山

去歲秋末抵惠山，不能登。遙望聽松，亦復強作一詩。飲酒五合許，此來絕無心情。飲亦不能一合，頽然駢矣。語云：情隨年少，酒因境多。吾于斯語，政復得半耳。

息香草

秧田之草曰息香。稻田之草曰穀精。蓋精氣之所傳會而生。稻之貴于五穀，其末流猶可觀矣。忠穆王之後，數傳爲穎士尤肖，而班姬蔡琰之徒，文采表示後世。微乎微乎，夜泊伍牧，遺于田野，香襲人。或曰：此息香草也。記之。

王商山先生

顧升伯嘗語予：金城有獨行君子，曰王商山先生。心識之時未甚了。夜飲君常齋中，修甫言先生蓋有堂聯云：君親外不受一人恩澤。天地間要做獨是男兒。由此觀之，豈非獨行哉。修甫又言：先生有庶叔三歲孤，育于先生之父。居無幾，父死，先生肩其任而力籌之。歲有歲會，絕無挪移。出入累數千金，還叔而叔多搏捕狎邪之好。先生思所以感悟之，萬端莫得。嘗夜雪裂膚，先生手持燈火候道左，雞鳴喔喔，叔從博徒來。先生謹身盛容，拱語曰：叔毋勞耶。其叔莫悟也。平生有所造，未嘗從親戚飲食。一時北面先生者，戶外履常滿，絕不通十挺之束。君親之外，獨是男兒，殆終身不易其言者耶。馬涵虛曰：予游金城，久和先生。然未盡其如此。因與修甫君常輩嘆古今獨行。

之士。見于載籍者多矣。然皆苦節不貞之務。如先生之忠敬。乃可貴耳。先生家故中上。多僮僕。遺必如廁。卒時年七十八。未嘗使人滌溷。曰。此非人子耶。而令以手捧穢乎。史稱公劉不履生草。竟先生之念。可庶幾焉。

諛入

貴者不好諛。此非人情。一縉紳云。惟我不爾。其諛者曰。如公言。縉紳大喜。乃不知諛入矣。

訪孟長

訪孟長。知愚公未請茗溪。往候之。談笑間。知二兄之交歡如故也。異度幾不免虎口。今已放還。將抵舍。公鳴掌。教石埭。地僻而民習于厚。絕與此兄相宜。時某部郎元璜。緝甫堵也。孟長言其人大快。士江左右罕有儷者。文起居竹塢。白民謁黃山。凡夫偃仰山中。貧而適。古白游雲陽。卜居已定。數端者皆所樂聞。但風利不能晤康侯。此兄才高眼闊。不審其近菽者何。

蠹口

望齊西北。有蠹口。相傳云。范蠡所從逃海地也。王元美曰。范蠡還會稽。始以其妻子蹈海。此何取徵哉。予往年客蠹口。舡上人指以相語。竊笑之。今日將過虞山。取道于此。因載元美之說。以信世之借古人爲觀美者多妄也。

三花五子方

予目初眇。有教予服三花五子丸者。或云緩甚。甯益于用乎。遂止。揚州張斗嶽謂予。淮僧某者久眇。晰然。問之。則服三五方丸也。此古本所載耳。而修合之法稍異。則効不効應焉。北歸請以相與。予病久且老。無事于方。然願得之以濟同病者。張信士通劍術。其言多不妄。

過唐市

長枕大被。兄弟之歡也。辛亥中秋前五日。與世長托宿于此。時暮夜。月明如晝。僧天涯者出遊。小憩廟中。洗沐。

訖乃臥。兄弟之歡已此矣。今日舟過唐市。撫景悽惻。覺風風雨雨。都來惱人。

先合後離

戊子哭父。辛卯哭姊。丙午哭母。庚戌哭女。癸丑哭弟。二十七年之間。肉骨殆盡。而毛髮爪齒。髓腦顏色。無一如故者。語曰。三十年爲一世。此不足怪。顧念其間。有何佳味。而戀戀乎。陳眉公云。凡傳奇所演。先離後合。人生境界。先合後離。父子兄弟。夫婦合而哭。鬚髮合而白。齒牙合而落。手足筋骸合而拳縮。乃至歸地歸土。歸風歸火。豈不痛哉。可不念哉。

周仲昭

周仲昭既死。垂二十年。而風度宛然。夢寐可異也。仲昭饒志而多情。見予輒有婉孌之色。望樓迎笑。隔岸依依。此其生平必然之致。卽夢神巧于造境。乃至著明親切爾爾耶。將朝來。因見陳仲芳。而思其兄長茂所居。又思其耶堵于鄉。不知今何狀耶。吾春來多夢。所見無非故人。或曰。此老人之態常然。其果然耶。抑別有徵耶。三歲相親。五更一夢。冷風閒蝶。栩栩魂銷。

伯衡夢世長

徐太史伯衡。夢世長辭歸金潼橋。召檀相語。其辭甚懇。莫是魂魄猶思豐沛耶。寢寐相接之交。當世能幾。偶然值之。必非所樂。或諱之者多矣。

春

予十年不見春物。頗能識其光氣。自謂領略殆盡。凡冉冉而不襲者淺也。澹然光悅者香色合也。巽狂震怒坎疎者妒也。麗已遲而神意懶者盛也。寒峭日中暄者晚也。惘然充盈而盡態者盡也。忙疾者性也。此予之所領春也。而今者大抵已忘矣。然猶憶白公詩云。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徘徊倚寺門。惆悵春歸留不得。紫藤花下漸黃

昏。

偶書

六時靜默。由他燕燕鶯鶯。三月烟花。交付風風雨雨。

藤花

藤花膩紫而清芬。屈善麗。其狀爲攪爲拏。爲竄爲偃。爲蓋爲樞。因高爲幢。遇俯爲虬。飲蔓衍駢羅。所在多有。而予所見。朗仲之藤溪。未一二矣。李雲杜言。金陵劉村有雪坡墓。其他忽產藤。紫色而枝相糺。陰廣畝許。子孫歲時展墓。不知所在。望藤羅拜而已。雪坡之裔孫所建。語予。每春晏。花香開十里。而李衷一又引太史公。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之言。疑之也。雪坡讓鎮遠侯不就。後世高之。宜與許由等耶。往歲曾訪藤于薦嚴寺左。頗森蔚。觀者絡繹而至。昨使吉甫偵之。葉而不花。寂無履聲矣。

日者言

有日者言。日逢已癸。君多言語。擊刺之傷。必遠游乃免。且有適焉。嗟乎。予患不游。游則適耳。其如頽索之形。不得輕載。以出何。請盟于心。守口以待之。不免則堅塞兩耳。忽聽之。日者笑曰。夫且塞乎聽畢矣。

景物

蘇子由曰。于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此實落讀書語也。予爲兒時。顧洗馬嘗教之。就學山中。曰。君好讀書。必求助于景物。否者所讀書必不靈。迄今三十餘年。眼光久廢。胸中猶存種種大地河山。洗馬之教也。陶會稽居佳山水間。與無念和尚閉戶參學。袁伯修問之曰。近來參得何如。蓋諷之也。今日讀歇菴天池台宕諸篇。覺袁公知陶不盡。

戲書

凡有形骸之隔。必生淨穢之觀。剖桃終覺於靈公。吮疽兆殺於吳起。是以明智承恩。務鞭其後。仁人用愛。必顧其安。

冷熱性也。吹冷爲熱。非性。畢彰好尙情也。非好之尙。虛情已著。是以鳧短鶴長。斯爲同仁之化。絡首穿鼻。總屬後天之刑。

王喬飛鳥。豈伏謁之鳧趨。莊子尊生。羞越俎之庖代。不求字義。巧竊書詞。往牒具受剝膚。今文所以充棟。喜則相靡。皂櫪之交。自然蹄嚙。進若加膝。率情之愛。難免淪淵。是以傾蓋之歡。必有知人之哲。投杼之懼。不生屢至之時。王夫人有言。其與人也易。其去之必速。

何如老白船中。羞抱琵琶半遮面。爭似蘇家堤上。試爲長老戲參禪。香山社儉得些閒。春夢婆還生顛倒。齊牙喜意。桓公之口無所施。其吐張李衛知微。君集之馬不得信。其駟驟斯蓋神之着形。非關我之相物。是以淵魚之察。謂之不祥。知幾之神。行所無事。

書是同人。每讀一篇。自覺寢食有味。佛爲老友。但窺半偈。轉思前境真空。逆來順受。甘爲罪己之歐。釋怨存恩。不作書門之翟。蓋人性豈必無偏。我心不容有悔。直須洗却意塵。方稱人道。但欲自乾睡面。已結冤家。

學問講習。少年無不老成。罪過風流。白首常如英妙。此今日最陋之習也。恥躬不逮。以思無益。非里巷間物。政須自見其不時。非愛憎中人。豈宜望人所不及。

理直氣壯。明目張膽。便有小丈夫悻悻之意。必如孔明之綸巾羽扇。如曹氏父子之橫槊賦詩。乃秀嗟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優伶

旋行之牛。主人憫而休之。令散處於野。比視之。旋行如故。見者爭相笑也。夫不有功名遂。身退而終不能自放者乎。張伯任先生曰。今世仕宦。都不類優伶。優伶舍其故我。扮脚色於當場。士大夫苟且當場。但修邊幅于林下。蓋優伶退而歌哭者耶。

恕

習懶成癖。且不欲以面孔向人。每有情作一書。游揚他技。或從中居間者。輒逡巡累日。不得已然後爲之。及投人人或不應。則咨嗟不已。蓋予之爲人常疎。自爲常密如此。而奈何猥以所不欲溷人。不得則快快哉。己懶。人安得獨勤己癖。人安得獨通己不欲向人。人安得爲人忘己。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張環蟠桃圖

先大王母方以嘉靖改元週甲子。有繪蟠桃圖爲壽者。曰張環筆力適細。有宋元人風概。而世不多傳。其品故在妙能間。上有侍御改亭先生作大王母弟也。詩于左者。曰德興訓導周秋汀（瑞）餘于令闕時望（雲）瑞安訓導鄭子充（近仁）右。上杭令高歸田（以政）樊府教讀王真愚。下則僉憲周鶴村。孝廉吳純甫（中英）皆當時知名士。圖藏先九德家。萬曆癸丑。光甫弟歸。予自先君歿不幸廢視。家藏殆盡。得此如還珠返璧。悲喜不勝。亟付裝潢家表而新之。久雨初晴。將命桐曝書畫。復紀其事。屈指春秋。蓋九十四年于茲矣。萬曆甲寅四月初五日。

雨窗

焚香啜茗。自是吳中人習氣。雨窗却不可少。

才難

晚刻與元瑜平甫時可飲。追述先世長言笑風調。無不絕倒。而所作書畫。戚友間罕有存者。世亦難得。因知手足之痛。隱隱怛怛至于今。白晝多清淚。非獨哭吾私。蓋亦有才難之感焉。

數見不鮮

往歲與諸賢作會。謬承推獎。心知其無當也。要以一念之信。則自證不負云。中年病廢。便有一二眉眼之傷。匿影避之。其游如昨者。較然不欺矣。邇來氣衰神憤。每臨流對鏡。輒欲自掩其貌。柰何以此僕僕向人。陸大夫有言。數見不鮮。不可不念也。况人合之交。既老而不能見顏色者乎。

得禍

謝靈運自始甯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知爲靈運乃安。此藉祖父之資。自雄高華極矣。然終不免於禍。本朝解學士與王檢討。恃才放恣。上書請鑿章江水。便往來。奇誕彌甚。掇禍彌速。不亦宜乎。

報身

賦性迂懶。不喜作達。耳目所及。多冠服者言之妖。泚然欲嘔。張幼于一生標榜。攜妓荷插。自言賣色于市。此豈復有人道哉。其得禍宜烈矣。豐進士坊才高一世。晚膺腰膂之疾。格不能起。常着五色雲衣。使兩人直舉之。作張道陵奮袂狀。此死人出櫬中屍立耳。何觀乎。甯惟不足于內。要亦今世報身。應招耳目耶。

金小二

金淑真女。小二。慧婉多風。喜談謔。多以意甄敝人物。而綢繆之。雖甚有力。弗能間。一時空羣物也。癸丑游虞山。有富者子集珠翠數千金。爲小二飾會里社扮孫夫人。凜凜有捉刀氣。觀者豔之。爲之語白。就中一騎粧偏好。昨日崑山縣裏來。未半歲。死張氏。或曰張蓋其所甄敝云。予觀古今佳麗。誰不黃土。合在人間十二三。簡簡之後。最

先朝露者二耶。雖然二月春霜殺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二過之矣。獨其母突然無倚。又多蠶鼻之擾。予每出南郭。望東偏綠楊樹色。歌彩雲易散。憫然久之。

祝燕

健燕惠然主。我心念之。昨夢也。而不祥云何。海毋將颺耶。民或侮耶。將情結爲境。告予以先徵耶。神子戲耶。抑夢殺者祥耶。毋如日者占感騰蛇耶。將子有不祥徵耶。且起盥洗。馨鑪再拜。而祝神許之耶。祝曰。毋褻吾襟。毋汙吾琴。載飛載雛。共語春深。

桐夢

桐夢世長與一紙。纏纏百言。多不能憶。其末云。名清放使汝不足。然未嘗苦汝之終不足。德淺故使汝不發。然未嘗限汝之足以發。斯言不爲無理。可深味也。又語桐曰。里將社。多張水戲。囑汝弟慎勿往觀。則諄諄命之矣。記以示櫃。檀柚。

蘭香

周舍章有婢曰蘭香。王夫人媵女也。薄有姿調。舍章昵之。遂謹其身。總內外之勞。周旋妯娌。先諸作務。垂三十餘年。章既病。備兼子女之孝。章死。事王夫人。益勤左右之奉。行年五十。屏處床後。聽夫人指揮。無不咄嗟而具。嬾之性。如嬰兒。如處女。蔡邕有言。金生砂磔。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于卑微。斯人當之矣。

麥秋

麥秋峭而不肅。小春華而不靡。

楊忠愍

野夫見慣不情事。鵲噪鴉鳴總不知。楊忠愍題扇語也。戲場上真正活法聰。步步本色。

穎人

穎人姚玄倩。以華亭薛更生書來。求爲穎客。且云。當不減古諸葛。諸葛以子瞻名後世。令子瞻生是時。或未必與澄心紙。珥珥墨。並稱何也。湖筆自陸希皐後。無慮數十家。日變月化。至茅瑞彰。非獨筆價兼多筆情矣。玄倩少年耳。聽其言多爽氣。且知爲瑞彰之繼子。技必不俗。晨起試之。果然。

王於潛

王於潛見其二子清發可喜。因念昔年於潛病甚。幾欲無生。又明年生子。遂連絡而至。人爭奇之。蚤見頭角。又復如是耶。真才不偶于吾鄉。無先於潛者。况復世德肯終沒沒哉。丙午冬夜。偶謁南昌王先生。先生曰。今日餞秋榜新郎。座上無金伯開。意殊不愜。頃退衙。聞於潛得子。又是一喜也。

潘叔獻

潘叔獻讀書若南山中。經歲不踏城市。雖所欲造。低回輒止。選刻義杓宗。馮黃二氏。而訂以己見。謂此道不妨門入。吾觀少室棒師。端以門頭引人。要須打出門。何疑於作義耶。沈丹衷曰。叔獻藏春秋榜錄。殆將充棟。自洪武辛丑以後。未有脫者。斯亦奇觀矣。三十年前。故嘗萃吾之力爲此藏。可二百餘本。在棲雲僧舍之東軒。頗自矜祕。卒成灰燼。至今猶自恨恨。意必有物妬之。不意若中乃有叔獻。然則吾曩者故慢藏。爲祝融氏所窺耶。

曹幼安

某與曹幼安周旋甚久。故在疎密間。久之彌進。幼安雅不欲先人。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其口。要於默會。無不了了。某嘗欲以君子之交淡。吉人之辭寡相與。昨見某面瘦。其容蹙然。雖復久語。神終不怡。旣別。便使齋訊。不交書。又數日。便使告某所欲聞。曰。念瘦之甚。不應以此營念也。

產正溷人

張治生卜居千秋巷。席之宅青雲坊。相距不數武。得友七人。故名其社曰青雲里。治生序之曰。興會所到。駭電奔濤。沉寂以思。枯髯吹骨。慮無不並茂苑之鑣。奪雲間之席。讀其文可信。先是治生居南城。里曰雙桂。劉元美在焉。元美城居獨行。不欲以名自達於官長。治生曰。吾故在夷惠間。猶能以朝夕之需膏元美。農部馬仲良爲某小立產。歲且入。佃者載以逃。不無快快。吾始知產甚溷人。予曰。某故有田不下十頃。窘則割之。不遺錐。而數椽魯靈如故。夫先人之廬與田何擇焉。政爲有力者不得負之而趨。治生笑曰。有是哉。

交情

周自叔曹惺倪一見張席之。爭問王先生理常州何所不足。曰。政似攻其短。有美吾信之。不須言。王先生嘗語予。此二人者。決定無疑。果然果然。大江以南。無此交情矣。嗟夫。

衛元

歌者衛元。名冠部籍。賓王求歡不可。乃曲謀于媪得之。而媪者年四十矣。定情後。媪以篋請贈。賓王中韻云。三千猶是空羣色。四十難言不動心。一座絕倒。賓王形體頽索。好假紅促坐。人或笑之。輒云。誠爲蕪葭。定倚玉樹。

去江城

去江城不五里。水淺舟膠。方旁阜歧路間。適有巨鰻當洲。伏淤不動。遂依石岸而宿。枯葦拂拂。時與孤雁相聞。暗想仲蔚當年。故有苦竹點綴。安所引流水環之也。濁醪數酌。亦自頽然。

五里亭

舟膠五里亭。意况甚惡。念江上諸賢。頗更夜行曉起之概。十年足力。頓可無餘。馬頭殘月。亦復低眉笑入。

顧山

顧山茶花。已經十年夢想。今日詣二黃。終不能至。詘於足也。黃介子云。相傳花蔭七楹樓。許則敗。敗必淨盡。乃

旁挺小榦。漸盛如初。距其始三易榦矣。今之花杪。已及岑樓。昭明手植可信。當是三百餘年作一小刼也。山多花。丁好栽牡丹芍藥石岩杜鵑。而芍藥之奇。於諸花稱最勝品。可三十許。菊品二百。春秋爛然。自二黃結社於此。花品爭奇。庵僧多知佛法。

大河

舟自大河掛帆而東。望拂水野烟縷縷。橫逗林際。若續若斷。吾谷丹楓。都作沉紺色。蕭蕭蔽空而下。寒江篔簹之想。殊不減吾家志和。但見性未能脫落。如所云日與諸君往來其間耳。夜扣受之不值。書以貽之。

長至

舟還。江上有操豚蹄而祝者。始知爲長至夜。比入城市寂然。念老且困。不復以節序爲限。曩時追逐之歡。流落何許。朝來坐艸堂。二孫擁膝而立。楚楚如常。自辰抵暮。絕無履聲相訪。嗟乎。聖人明四序之節。以休民。吾猶及長至之賀與獻歲等。今亡矣夫。

萬先生恭

少司馬萬肅卿先生恭。有錢穀屯田二議。其略曰。鑛期開發。諸有鎔販。官可勿問。長期流通。雖轉易無禁。屯田期於開種。邊帥兵商。惟力開墾。永不報科。淺識乏夫。所謀毫毛。所見眉睫。少屬遺漏。爭言不利。不知捨之以爲取。而失之以爲得。何者。鑛開則母無窮。錢迪則子無窮。屯鹽行則邊有餘粟。可緩輸將。人自爲守。無煩保聚。此視渺見所得。多寡大小。竟何如哉。鄧文潔見而稱之。謂爲石畫。嗟乎。何論萬先生闊大之才。可與任事。山中相業。卽文潔亦自見其一二矣。惜乎華亭旣去位。不及聞此議也。先是萬先生試童子科。華亭異之。已官南曹。有擬先生學憲者。華亭適在政府。言曰。萬君衡士固當。何知衡吏。遂自驗封。擢郎考功。後理戎政。偶微疾臥邸第。忌者螫之。世廟怒不測。賴華亭力救免歸。嗟乎。賢士大夫。得行其志。用保其身。豈不以相臣哉。先生之在南曹也。壽王櫬過龍。

江。府部迎之。大璫肆橫。以朝妃相恐。無能對。先生不謀而對曰。禮無朝后。何言妃。璫默然。倭寇留都。倉皇閉諸門。男女數萬人號頓城下。先生曰。奈何先棄吾民。悉納之。蓋華亭之保持。先生終始無間。其有所信之矣。

漕河

王先生汶上志。頗留心漕事。卓有定算。而所言不出一方。似未盡所欲吐。但云。開漕要害。總在戴村壩。某嘗按志求之。亦略有會而未暢。今日讀萬司馬治河筌蹄。蓋抵掌可述。云漕自茶城抵臨清。曰開漕。自清河抵茶城。曰河漕。自瓜儀抵清河。曰湖漕。開漕資汶水一縷西注耳。汶性本東入海。如會洸并山東諸泉勢。溢則東衝坎河。如瀉。萬曰。資汶而汶東可乎。乃取石攤坎河口爲水平。溢則縱之使東。平則西注漕。而開漕利。河水溢。往往開支河。殺之。萬曰。支肥則榦瘠。何利於漕。此其要在堤。乃大堤徐邳。延袤三百七十里。布夫守之。于是支河幹愈深。水行地中。而漕河利。高寶諸湖。夏秋泛溢。至高城數尺。萬曰。此其要在閘。乃尋陳平江故跡。建平水閘二十處。板湖。則閘口縱之。饑則閘底蓄之。又於瓜儀各建一閘。湖大脹則痛泄之。而湖漕利。三漕底績。河勢歷然。其云開漕資汶水一縷西注。又云資汶而汶東可乎。此信要在壩村。可一言盡矣。記以問王先生。不識更有說否。司馬公又言。河發有候。請改期早兌。令漕船無與河怒值。此又以時運河。斷斷不可易矣。

嵇先生鑑

慶符令嵇先生鑑。清強有守。初試如臯。以鹽使者牒。掣監儀真。故事。掣者至。燕飲月餘。篋肥乃去。則藉手報使者。先生往還纔六日。徒手歸報。御史而譽之。心啣之矣。遂改知安鄉。人或尤之。先生曰。吾少貧。吾母以縫紉衣我。挾策詣熟。線溪新故屬也。後婚當親迎。念所著履故敝。假他鮮履著之。吾父見。讓曰。若恥履敝。吾恥恥敝履者。遽解去。躡故履往。吾失歡上官。以歸。故履尚在也。嗟乎。世固有爲令抗御史者。自逐其性爲務。至有上官所不能堪。直名高耳。嵇先生不易其志。抗御史以所不言。人莫聞知。故足重也。後補慶符。年五十七。詭引年律。以老。陶會稽。

曰先生嘗云令威威所事也。監司部刺史持法調刺以威我。故威吾所威者。五達之市。三戶之校。心評口誓。其爲監司部刺史多乎哉。令謹事吾民。不勝事也。其曷敢不威。予讀其言凜凜矣。再補廳符。行詣京口。舟幾覆。有巨紳拯之。其人曰。如皋令君耶。以其徒拜檣下。曰德公無以報天。乃假手於此。斯非自威之取效也哉。

機

天下事未有無機而濟者也。顧其用在速。緩則膠。信陽高鉄溪先生嘗判鎮遠洞夷。有相仇者。守使判轄之。不服。判乘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質明往。臥榻已碎。判乃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嘉靖間。景藩由豫章之國。大璫索輓夫。不如數。不得去。有司患之。按察王先生宗沐曰。是駭可給走耳。乃陽啖以夫直。陰令衛師挽。王舟從。舟不得緩。遂巡去。有司省費千計。先是王主事行部瀋州。惡少七人。殺越人于貨。而一人逸。至京。爲緹騎所捕。其六人亦相繼覺。有左驗矣。會械送對簿。先一人復跳而逸。獄久不決。有旨切責理官急。郎中仰屋嘆。移疾臥閣耳。先生攝其事。卽白元輔夏公抵曹。命一隸衣敝絮而伏。擗左。趣召六人。擗右。伏。厲聲曰。已獲復何辭。六人見擗左者叩頭狀。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此其機發于心。湊於手。卽兩先生有不得而自主者。稍稍淹留。人未有不洩之者也。何也。機之用活。緩則死。故曰緩則膠。

殺

王敬所先生嘗詔鄧文潔。子謂口不可殺耶。文潔未及對。王瞠目搖首曰。口可殺也。我畏彼。彼亦畏我。及是時。日討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利其器械。自度可戰。因以卻市挑之。少有次。且執義以往。雖犂庭掃穴。豈難事哉。當是時。口曾新款。王以刑部侍郎閱視宣大山西諸邊。常爲圖說以進。大要謂撫守戰三者權衡同。而三鎮形勢異。官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戰九。山西撫三而守七。其意要以戰爲主。此非明於彼我之數。而熟識險易之形。我畏彼。彼亦畏我。猶是從旁說砭矣。或云。閱邊之遣大臣。自王先生始。

畏寒

生小怯冷。然不如其畏熱。五十後常取時壺煨手。稍去之。輒拳縮不肯展。而兩足湯湯然。卽隆冬不用火具。六十而後。絮襪綿帶。猶不勝其寒。燥之以火。亦不勝。必使人以手溫之。移時乃得數暑之熱。應是水下而火上。水枯而火炎也。火炎而不降。水枯而不勝。上下不交。潮汐不信。生理滅。人道息矣。吾每正襟危坐。不知其俯首時而睡。其斯之故歟。

江陵

江陵既秉政。上六事。內有繕武備一款。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敬請聖駕親臨校閱。以試將官之能否。以觀軍士之勇怯。上然之。將大閱。科臣駱問禮贊之曰。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又曰。伏乞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又曰。釁端宜防。巡幸宜謹。蓋隱然與正府抗。而江陵弗罪也。且曰。始以爲可行而行之。繼以爲當止而止之。誠便國家。輔臣與科臣之言何擇乎。如此心事。猶謂江陵偪無大臣之度者何也。

邊賞

邊功論賞。當先將士。就使主議者發縱指視。允爲功人。亦不得與摧堅陷陣比。江陵在政府。遼左大捷。擬稟恩加。必以將士爲首。其時該鎮諸臣。首敘總兵恩賚。獨厚。雖總督巡撫。身在地方。親理戎事者。亦視之有差。此真宰相之事。不易之論也。武夫力而獲諸原。書生坐而享其利。夫誰堪之。江陵辭恩。疏云。皇上以大捷告廟。自引冲年涼德。必以成功歸之祖宗列聖。夫以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爲能。臣等何知。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且閣臣以邊功受賞。亦自近時有之。非吾祖宗盛德事。妙哉。讜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耳入

錫山六和院僧洞明主之。其人耳根圓利。蕉團樂坐。便可吐析一乘。如觀掌上。罽摩羅菓。往見三際亦爾。際二歲失明。經律論三藏之文。皆從耳入。還從口出。未嘗錯一字。後居練水清涼僧舍。漸曉波畫。人或問之。輒曰。其義當如此。

王世周

王世周談際。都不及李長吉。心實好之。故是巧持門戶人。王開美客荅紀遊。便欲破垣而出。

天竹

盆中天竹。阨於牧而盡。雖藥不復長。計五年矣。有教某植之士者。屢沃不花。長亦不踰尺。或云不取沃。如法輒茂。星丸壘壘。光瑩鮮碩。不受氛滓。嗟乎。旣折不害。又辭腴而就瘠。南方花木。性故有如是耶。當覓穡舍。疏攷之。往歲嘗乞金錢于顧附巢。云隸竹譜。知卉木之挺而直者皆竹也。天竹色丹渥。丹盛明之象也。於方爲南。天之正位。名曰天竹。將謂是歟。

許媪

許媪者。能釀白漿相貽。又能儲一醅待給。醅耳盡缺。其意不厭。當年白衣人。邂逅間。何得便了一局。

周泰叔

葉先生雲嶼嘗語某。吾幼壻佳。幼壻周泰叔也。往讀泰叔試義。謂有擒刺。都不自旁門入。雖復落落。將必售。泰叔見某近草。云是一步一迴。首尾一筆。

孟夫人

孟母葉夫人。賢母也。姓好文史。能爲五七言律。吐音韶麗。有作者之風。然意頗矜祕。嘗一見之王世周許。不下數十章。朗朗可誦。夫人所居。虔潔多異徵。嘗泔水給洗。水中忽現梅菊水仙相。花葉宛然。經宿不散。夫人喜祝曰。

爲吾見者。願見蓮花。質明有蓮花半粧如畫。經宿亦如之。嚴誠侍兒勿洩。女仲歸甯。爲某說如此。仲卒。夫人哭之。慟對二遺輒嗚咽不勝。今日聞夫人召爾章侍寢。覺五內俱貼。昔陶周望幼喪母。嘗詣趙端肅。端肅爲設飲食。入內屬尹夫人主之。夫人摩周望頂曰。小郎去母。獨從父遊。良苦。夜寒誰爲覆被者。不致永口口口。悽惻。計爾章侍夫人甯獨安室。卽鄭母畫荻之事。將一有聞焉。

冰壺

擁絮透冷覺翎片霜花。將封瓦縫。又殘月映幃。直欲排空而入。窺觀天際。始識冰壺。

鄧文潔

鄧文潔善病。善養生。嘗等世弊。而欲逃之。自謂楚越肝膽矣。猶然我也。已在告。則甘不能而置之。托迹僧房。亦罔習禪定。若起若臥。惟意所適。乃恍然見其端倪。而未有以證也。每誦斯語。輒思徐聲遠詩。空齋無長物。併欲去蒲團。

許元倩

夜與元倩仲嘉僧猛語。意頗忽忽。不復能另闢一境。以相娛樂。杯巡之際。如了成局。元倩又言。月冷房空。政賴女孫婉慧。以消寂寞。天又奪之。某亦相視悽咽。昔香山居士。見龜兒解吟。臘子裁服。故是人生佳味。後成涕泣。乃形之篇咏。至謂兒女不須多能。又金鑿子猶是懷抱間物。旣歿三年。香山見其乳母而潰涕。彼何人哉。

未見此人

譚公亮將有疾。念念不忘吳在大徐思曠。每諄諄言之。深以不得一見爲恨。尊賢而不能容衆。於今世未見此人。然在大之沉毅。多燕趙慷慨之風。思曠之清純。絕無有學有養之氣。於今世亦未見此人也。

萬情

窮愁入詩則工醜。猶入畫則肖。垂戾入傳記則奇。是故世界合而知缺陷。萬情合而知不平。香山之詩謂之俗。不知窮也。獻佞之文謂之不肖。不名其醜也。庸庸十指許大氣力。乃欲翻缺陷之案。強貌全人。其孰定之哉。

夢

天宇四垂。如藍色錦。五雲飛湊。浮昱如水淪漣。如雉子班班。時有白霞。如點雪。如屯絮。界五色中。虛丈許。其藍特異。如鋪翡翠。如空清潑。三星綴之。如夜明沙。如初夜長庚。英刺人眼。又南折可二十丈。明月空懸。如梨花春半溶溶。如秋中露下。光濕空際。男女列拜于庭。某亦仰睇周視。如天水動搖。久之不滅。自詫吾眼忽開。便得未有。既覺。如吸上池水。肝肺盡涼。知其在夢。不欲醒。意將卜之。且否否。不如住境。雖然。猶恐習而不知其異也。甲寅十一月二十一日五鼓。半環政從屋梁墮。冷徹四壁。

清貧

貧則清。則人清之矣。惡乎貧。知希則貴。則人貴之矣。惡乎希。夫夫非驚清而求貧。欲貴而却知者也。竟于不貧。而人咸知之。是故安分之人常贏。出位之思必辱。

倖名

履其事者集其名。故有履之而不名者矣。攫其害者食其利。未有攫之而不利者也。是故造化靳名。未嘗靳利。倖利者存。倖名者絕。

徐文長

徐文長小時。與張氏子同里巷。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桶櫛。一趣而到門。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文長與數童子所蹴踏也。張母獨傑之。至則啖以糕糲饅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沫。綻爲針紉。滌熨。不憚細瑣。而張母家故將軍也。文長時備戎物。或弄劍槊。引弓。相與牽纏馬。不轡而馳。

且射衛孺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詎兩兒子意若期以闊遠。不屑屑事兒女。箝束此等文字。幾入鬼道。却妙甚。命倩急取佳箋錄之。然不令兩孫見也。昔莒州公故有慧兒。舞象之年。輒好會真傳。公語朱夫人將束之。夫人笑曰。恐不解。安用束。公默然。

易地則慕

山人集多名爵。僧集多名人。未嘗名爵慕山人。名人慕僧也。雖然。今之執扇。多畫寒林雪竹。易地則慕。故誠有之。

純常

負日者忘其腹。回火者遺其背。此補救之術。非純常之政也。重綿而居。溫徹四體。無陰陽之患。其孰能易之。故曰。王道平平。狐裘貂帽以爲觀。而民始苦寒矣。

時大彬

時大彬之物。如名鑿寶刀。不可使滿天下。使滿天下必不佳。古今名手。積意發憤。一二爲而已矣。時大彬爲人。埴多袖手觀弈。意嘗不欲使人物色之。如避租吏。惟恐匿影不深。吾是以知其必傳。雖然。假蹇已甚。壺將去之。黃商隱曰。時氏之埴。出火得八九焉。今不能二三。蓋壺去之矣。故夫名者。身後之價。不可以先。不可以盡。吾友鄭君約之。塑也。曇陽死之。夫先與盡。猶不可。况其有兼之者哉。悲夫。

破躁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遲之。答曰。前途政雨。此破躁之藥。而聞者以爲可笑也。蘇子瞻舟淺江灘。作書不輟。殆是雨中徐行者耶。

文人

近世文人好訕濟南。多拾其一二險句累辭。轉相口語。如昔人言揚子雲以艱深之辭。文其淺易之意。政不知能言揚子雲者。必真見子雲之爲淺爲易。歷歷可揭示人。而又自能滔滔汨汨。不艱不深。以成一家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者而不惑。然使後世復有揚子雲。猶未必其言之盡是也。今之人何鑿鑿也。嘗覆按其人之文矣。鼓掌肝視。自喻滿志乎。則未有不爲險句累詞者也。其爲險句累詞。又未嘗不顯然出于濟南。而無所顧忌。猶曰文須獨造。安能爲昔人所嘗爲。今之人何鑿鑿也。意殆盡愚一世之人。高閣濟南。惟吾所恣取。而一世之人。果不能出其相愚之意。嘗試一變。縮舌去之。曰。某家嘗云爾。此夫以耳食者所謂一解不如一解歟。吾於濟南。直見其縱橫六經。跌宕子史。如黃河決溜。雖至于不可窮詰。而終爲天下之奇觀也。雖然。英雄欺人。故時有之。

野

每見作達之人。輒欲嘔。見野老則忘。夫非吾未能達。而自忘其野哉。雖然。作達政可嘔。故有野老而作達者矣。政復可忘。

情有餘

絮善而稱。必有餘譽。節口而規。不免煩言。故是吾情之有餘。終爲人理之不足。

難易

遠之有望。易近之不厭難。貧賤不移易。富貴不浮難。

戲書

花之光浮。豈水之色蕩漾。雲之影捷出。香之韻乍來。有無之際。殆不可得而傳。偶讀梁鴻傳。鴻既死。爲葬要離塚。傍曰。可令相近。念忽至此。輒書之。某亦不解何所起也。

繡野橋

舟抵繡野橋。望西城門。不覺占袖。憶昨歲與王季和。從朱伯還。夜飲歸。膠舟於此。俛仰之間。伯還已成陳跡。豈不痛哉。自邵茂齊死。欽愚公繼歿。覺桃花澗水嗚咽。吳閨簫管無聲。甯堪華亭鶴復爾寂寂耶。披襟解帶之致。而今而後。政不可得。

先叢矩矱

陳顯達言。蠅拂塵尾。是王謝家物。汝輩不須捉此。其言甚善。顧使子弟捉得塵拂。亦一快事也。惜乎未見其人耳。先輩多矩矱。博奕飲酒。雅非閨門之權。獨王京兆嘗率子弟圍棋。雖復推敲之際。樂然後笑。未嘗發聲。先君子語予。此老風流。故非吾所及也。

物色人

邵仲書初不喜蔡如。輒語僕物色二字。姑未相與。今日見蔡如。卽未盡者都佳。夫知不美之爲美。如仲書可與物色人矣。

江右奇文

癸丑九月。文起借孟長邀丘毛伯遊青丘。掠予且止。受之當會。座已列。觴千頃雲下。問陳大士。毛伯顛額曰。良苦。往與大士閉門作義。獨形影自憐耳。某問毛伯。王淑士言尊爲文至多。可一日數目。毛伯笑曰。有之。昔郝仲興目關門戶。幾欲嘔心。願莒州向郝索稿。輒得四百五十餘篇。苦心人功行圓滿。不乃大適耶。毛伯大笑。泰昌元年冬。留源彙丘陳行卷。暨艾千子羅文止費無學諸稿爲一帙。題曰江右奇文。書此。

花朝

風遶竹間。輒成大和。子家居無竹。不知其甚。若是早間聞之。悶然曰。花朝若此。其如歲占何。啓戶視之。則雲物澄鮮。冷風翠翠。從東南來耳。陶周望將發天目。夜宿雙清莊。溪流觸石作聲。徹曉來枕上。周望髮之曰。雨甚不成。

行矣。夫陸處之民不識溪聲何怪。而予乃不辨風之敲竹。真可發一笑也。

開

夜無穿街之鼓。則聞村無驚夢之厖。則富。吾于今日見其象矣。往時踏月。見酒薰綺煖之處。多發殺機。卽有念者。常不能自主。夜來啓扉寂然。緩步里許。百道虹光。黯黯穿窗而出。作寶光色。來着人面。不謂疲暮。復逢其開。

邵家郎

頃見茂齊郎。拱揖如成人。心喜。輒復悽咽。我每見吾家孟爾章。舉止嚙笑轉捷。而終似無所賴。如空游之魚。惘惘不知所止。豈孤者之神。自相輪耶。邵家郎生三日。病疫。茂齊憂形於色。懼不免泡幻。戰戰皇皇。汗出如漿。數矣。乃不能見其勝揖時。悲夫。悲夫。

硯池水

東西洞庭山。鬪氣湧水波。千里喊沸。而濱湖一措大硯池中。亦應其類。陡然起立。可憐哉。小附其大。智量乃爾耶。洞庭君聞而笑之。然不知俊廚顧及朔蜀洛黨。戰蠻觸于角端。分主奴於夢寐。洞庭湖。洞庭湖。亦若是焉而已矣。

李縉仲

茂初書齋石峒。先生列盆景處也。縉仲出百義質於此。某與縉仲交十一年。其文不下數變。愈變而愈逼古。翻空徵實。無非篆籀之文。昔安元旭見某刻語。王又新曰。今日又讀世說一遍。王笑曰。不然。前有世說。今有茲刻。恨不攜縉仲義脉兩先生。當云又見枚乘七發也。

顧氏社

往游顧氏諸兄弟間。約爲社。都在舊府東園。或霖雨堂中。時合時分。凡七輩。雋者五人。盛矣。憶昔庚午。先君鑿

仙居沂水于陳橋。庚辰奇元城於髫歲。丁亥識今進士於草堂。謂氣骨深穩。神宇和粹。應受福德。其明年戊子春。見連城驚喜。必令秋搏風之翮。未數日而先君歿。是秋連城果雋進士。以丙午鄉薦。又十年登第。先君之言不失一二矣。獨元宰善病。元亮閒居。每一把臂。不勝今昔之感云。萬歷丙辰春三月。潤州古樸堂記。

劉思諧

中翰劉思諧。貌如敦彝。多奇偉之識。而必依于厚貲。選中未見此人。其郎子約有俊氣。未便了然于心。手需之。將自及。思諧與汀州翁善。因是館予。予自知非其任也。爲相念特至。不敢不一往。思諧于此道最爲有力。卽錙銖濃淡高下。莫能遁也。少與華珏徐大用。笄繼良弟。覲文相砥礪。四人者皆得之。竟失中翰。天意豈有待耶。丙辰記。

繆仲淳

憶與仲淳交。自壬寅馬經庵始。癸卯。予病血。日夕臥公亮南軒。仲淳爲製方與之。癸丑。仲淳在王子順許。聞世長病。馳過草堂。執予手言曰。元長豈可無此阿弟。特請視之。視之而有髮色。予曰。頃以足下自天降。今奈何。仲淳惋然曰。即天降奈何。今日再晤甕城。爲識其語。令吾後甚無忘仲淳也。

崑腔

魏良輔別號尙泉。居太倉之南關。能諧聲律。轉音若絲。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之屬。爭師事之。惟肖。而良輔自謂勿如。戶候過雲適。每有得必往咨焉。遇稱善乃行。不卽反覆數交。勿厭。時吾鄉有陸九疇者。亦善轉音。顧與良輔角。旣登壇。卽願出良輔下。梁伯龍聞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苧浣紗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陳棊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傳藩邸。戚畹金紫熠燿之家。而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于藍。借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唱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爲均節。崑腔之尺。勿能易也。其後仁茂靖甫兄弟。皆能入室。間常爲門下客。

解說其意。茂仁有陳元瑜。靖甫有謝舍之。爲一時登壇之彥。李季鷹則受之思笠。號稱嫡派。

淚零

往與陶逸則周旋北山下。彌連數日。時湘夫人初到嚶城。爲歡如不及。然其情志頗能得之。飲酒談笑之間。其後四年。再題書。不類。多斂華就實之思。友輩中可喜人也。自是不復聞問。薄味玄思。致精爽有氣骨。旣歌鹿鳴。稍似華豔。亦其本色。非強作之者。虞山數月往還。便成千古傷哉。吾邇來匿影白石軒中。度日如歲。偶逢故交。輒問訊當年人物。罕有詳者。念此寂寂。無言淚零。

樊伯愼

樊伯愼。名宦去思。是先孝介意外之事。置田輯宇。是崑山人法外之情。據王豫端批允諸儀部。魏孝廉之請甚善。終是崑山人可問。樊氏子弟不必問也。伯愼有妹塔杜子堅。名鈺。年十八。落筆如古敦彝。寶色瑩然。獨居山中。遂精六壬之用。伯愼不輕許人。爲子誦子堅不去其口。

許文舉

許文舉。將侍臨穎公。過存朋友。戒黜僮僕。然後行。里人嘖嘖嘆羨之。士大夫不徹此障。終倒墻壁。張可菴先生有言。貧士登科第。但要牢立脚跟。轉動一步不得。一步伸縮。步步須與走過。此解殊有味也。吾深有望於斯人。

劉中翰

潤州才大夫。如徐行甫。華德夫。劉叔熙。可謂君子。惜乎皆無年。當德夫被逮時。劉中翰許嫁女與其嗣宗洙。其嗣甚偉。行甫旣死。遺孤學古方稚小。中翰亦許嫁女與之。每月朔。必就徐檢校器物。量度錢布出入。旣長。則籍而還之。叔熙有子夢祖。翼祖。質甚剛。中翰爲簪所入。劑所出。十年而不息。學古有文。自可脫穎。宗洙以尙璽之卹。升成均弟子。中翰意亦少慰矣。獨夢祖忝列青衿。翼祖有雋資。塔于延陵。不知學就否。中翰有郎泉。殊可成進。朱古

黯曰。子約氣直上。駸駸欲度驂臨前矣。

檀條

檀條。金山禪堂者佳。甕城屏風街亦有之。氣韻故不逮。太功坊青八百。氣稍觸。使人有居京洛意。

湘君

湘君嘗自課孫。孫偶瘍。不詣塾。湘君自教之。既一月。見者訝其孫動止有式。多雅步。一所親詣湘君許。庭戶寂然。孫擁榻作字。君亦讀書不輟。

道伎

道人葛了澄。故陳州諸弟子。觸憤學道。自言我於諸行。稍習便詣入。獨特鉢一事。每旦發憤爲之。至則赧怍而退。積四十五日。始得不怯。唐應德與羅念菴分門持鉢。入期會寺中。就所施多少爲優劣。既會。羅鉢常盈。唐或竟日無施者。因以此自定其操。昔謝尙能鸚鵡舞。王丞相問有此理否。謝便着衣幘而舞。坐客撫掌擊節。謝俯仰在中。旁若無人。阮千里善鼓琴。人成諷之。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終日達夜。都不知向人所在。此際功行。豈復有道與伎之別耶。

凡例

有乞書馮咸甫者。必廉其困頓。時乃肯下。否則善價都不得乞一字。里富人求書墓石。謀之其客。客不許。久之。曰。可行矣。乃令富人持緡錢數千。與設凡例。約五文下一字。取籙納之。欣然下筆。書石將半。瞽目其半曰。已足。遂不覆作。昔裴晉公祈皇甫持正作福先寺碑記。酬以千緡。皇甫怒曰。碑文二千字。一字一緡。更減不得。裴笑而足之。張子曰。吾欲處皇馮之間。半也不半。滿則須滿。

視履編。故贈司徒李濟美先生平生視履之作。分章名篇。記錄詳雅。予嘗得而讀之。意頗不便。繼閱。何如裁爲年譜。如指諸掌乎。發意良久。未卽語人。而先生春宵見夢。談笑動止。宛若平生。執手叮嚀。意欲以此事相屬。某亦心許徐君。允謀掛劍矣。夢回雨驟。令留源書其事。請以一月程圖之。先生與家府君誼敦管鮑。交定生死。念無所自致于九原。此夢何容泯滅。又晚年訪舊。意思彌增。雖復垂老多病之餘。不忘草堂相對。每一至輒促膝相語。動移晷刻。某愧不能爲主。竟談而退。猶復步步惜別。平生抵掌之歡。幽明永隔。人世會合。蓋可以忽乎哉。甲子正月十四日記。

小青

長洲許仲謙見示小青集。湖上異書也。首冠一傳。却是俗工寫照。正遠神情。青詩云。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如此流利。從何處摸捉。羨羨居士。許大膽識。乃爾放筆自恣耶。集中書應入昭明選。不爾品外錄中豈得無此。

新嘉驛

一鏢拈出新嘉驛題壁三詩。首絕云。銀紅衫子半蒙塵。一蓋孤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不成春。江行十三日。抵雄縣。又於客館得四句。妾心江岸石。千古無變更。郎心江上水。倏忽風波生。後題銀紅衫子古虔李秀書。然則新嘉驛詩。其爲李秀作無疑。詩亦可人。居然不俗。丹徒鄔善夫索和秀韻。竟日不得一字。非關才少。正患情多。

蘇渙

杜子美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白。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

賦八辭紀異。亦紀老夫傾倒于蘇至矣。按唐藝文志。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弩以比莊躑。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璠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據此真與靜者不類。世人不達變化。遂謂子美譽渙太過。亦何知言與人迥無交涉。渙在廣州嘗作援律詩十九首。其一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儕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戒窠。高掛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分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白。夫豈虛語。當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後不免伏誅。要當以世考之。

子美六絕

不學前賢畏後生。是今人通病。不薄今人愛古人。是作家要訣。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書必不佳。吾欲日誦子美六絕一過。應非小補。

惡夢

某居貧無酬應。一切酬應之文。皆是爲人作奴。心厭苦之。而其人或有以某官功德未揚。某事避忌宜竄。令人欲嘔欲割。無地自容。幾欲焚燒筆硯。誓不復作。勢未能也。春來無此念。頗自寬。夢神相苦。便發狂大叫。鄰雞破之。不覺欣爾有喜。因念世間惡夢。覺已思之。亦是一適。李太白夢遊天姥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較此又是一適也。世路惘惘。正苦不覺耳。誠覺亦焉往不得自適乎。正月念三日記。

病中

杜子美戲爲馬墜歌。結云。君不見。稽康養生被殺戮。固是真語。却有屠歌兒舞健氣。樂天病中詩云。病來城裏諸親故。厚薄親疎心總知。惟有豫章于我分。深于同在翰林時。雖屬婆子話。須要知得。但是開口使俗。

春秋

天下春秋義無先士氏。而安福鄒汝光輒語人此事。但對胡傳看。外論自公。蓋自謂勝之也。然稍聞王辰公終年作義。時借格力於鄒。理或然歟。然而弘偉精健。兩家正不相及。頃求兩家四書義於許文舉。文舉曰。不是說先輩便佳。固自超乘。予笑曰。正欲以此事相煩。文學默然坐久乃去。

溝壑

往與王濡和言。志士不忘溝壑。此語大尋常。但少人跡不到處的溝壑。可安意行其志。斯爲苦耳。今日讀放翁姚平仲小傳。陳眉公署其尾曰。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予深有味其言。因語留源。要是此老省得。

優劣

外父顧厚田。名允烈。隱德弗耀。大都如騶虞潛深山。雖復不踐生草。世不得見。神廟乙亥冬院試。聞而賞之。是夜。礎宿荆溪。故周御史玄暉合樽促坐。甚言今日之舉。可使人心不死。天理常存。引滿更酌。刺刺不能自休。衆客色勤。皆有滿志之意。學校優劣。談何易哉。而今世以干謁覬倖。繞開媒進之路。比周免劣。兼懷肥橐之謀。陰陽鬼馘。莫可端倪。天漏地震。星孛晝晦。不可謂佚佚胄子。無關氣化也。悲夫。

不必

物以類聚。青襟那得餞輜軒。業以羣分。圓顛何用談舉業。此皆理之不然者。看來事亦不必。

遠別

飽煖生淫。直是敗國亡家之本。是好必殺。誰非聚塵喋血之根。是以聖人明微。吉士遠別。

不妨

不妨淺衷易盈。但恐多積不散。不妨入眼難合。但恐去人太輕。太輕之去。毒於刺心。不散之積。臭於聚穢。

醫王

潤有何繼充。遂令城內外無餘舍。水次無餘塢。老少婦女無餘閒。輿無停晷。爨無停薪。手無停批。口無停答。殆駸駸在世醫王山中宰相矣。繼充諺人不活。淚蘇蘇自落。

馬參政

偶經鸚適園西。見馬參政着半臂。獨往來秋葉間。眉宇有營構之色。當是其吟安五字時耶。參政黑頭謝事。夙有棋癖。與人弈。都不欲饒一子。猝遇國手。無所乞。然聞無落子日勝。今年七十矣。作詩滾滾不自休。日可數十紙。內外子孫。歲時羅拜。常百十許。人世間黑頭公如參政。政未多得。

吾物

會金沙友人來移夏至祀。今日雨如注。幾不能迎主于廟。甫灌。雨稍間。既畢禮。啓函將潔之。而桐自虞山還。潔奉以入。仍奉祧主潔焉。仰視椽棟。顧謂桐。吾家世奉嘗於此。荏苒一百四十年。蘋藻楚楚。幸不墮祀。長子孫其中。亦不他徙。異日者。令我爲高屋宇如故。豈不大幸哉。朱方黯曰。頃聞友人言。人未有終其身不徙居者。一姓四世。歌哭於斯。盡城之南北不再矣。吾每笑人。此是我物。聞方黯語。故自心動。

陳抱元

陳抱元朴茂而文。視其弟銘金京口。依麓循澗輒回。白首割炙分甘。歡爾休暢。吾亦爲兄曾有弟。嚶鳴一樹是何年。

櫻桃

他山櫻桃仁核。潤州櫻桃核而不仁。尖下有線紋如桃。作水紅寶色。土人以四月朔開園。縱士女游觀。謂之櫻

桃會陳伯銓摘其最者見餉光明浮豈令人不忍下咽。

鱖魚

漁子漾舟江中。網鱖魚。甲光向日如銀。潑潑耀水上。一鱖傷損即浮。幸脫逃。不復活。吾聞孔雀被網。必自殞其金翠。不使流落人間。鱖魚愛鱗。當猶孔雀愛羽耶。

蝗

飛蝗蔽空。食許時不見天日。中有一線可諦。視其高厚。不知幾丈許也。縣官責捕甚急。劉中翰一戶。捕可百八十餘石。或云句曲道中。積蝗如山。蝗中出火。焚燒殆盡。

鼠

田鼠糾結。如椽蔽江而下。竄入蘆葦中。根苗立盡。沙亦崩殞。此江南怪事也。張養默從白門來。以二鼠見。短尾方喙。視鼠特小。而足稍長。不類鼠。其色沉赤。或曰。非田鼠也。嘉靖中有羣鼠。啣尾而渡。然不滿萬。今日之怪。穿街入戶。遍滿城都。動以萬萬計。子事應將何如。

乘

客問何以徒步不假肩輿。予笑曰。偶避嫌耳。客問何故。予曰。年來尋訪多取道。不行闔閭間。朝來不得已一至焉。而勢佃之糞具。借職謬進。虹霓鼻息。潦倒優伶之肩輿。遮衽嚙膝。相望于道。可令飛黃園玉之御。泚然無色。吾豈肯奸之哉。客大笑而退。宦僕某者。貲買劊劊。冠帶儼然。遂置酒張樂。與客勸酬。七日。膺絕而死。又有某者。貂帽絨裘。將過一失勢家。券從輿中墮地。輒死。此二事頗爲邑中所傳笑。而謬進鼻息優伶之徒。揚揚自喻。適志不知戒也。易曰。負且乘。可不懼哉。

諸虞卿

諸延之心事。不愧古人。第婆心太切。徒義太速。聽言太廣。時亦有直道之累。要不可謂延之負人。每傷直時。其弟虞卿能左右之。至面發赤而口譏諍者數矣。延之嗒然而受。憬然而從。此皆非人情所有也。延之苦貧行義。常不能給。輒夜起徬徨。虞卿知之。傾橐勿吝。吾鄉魏莊渠先生。講學星溪。學者日進。待潤者亦日益。先生弗能給也。必問之。其弟東溪翁。東溪翁如教立辦。當時人爭相語莊渠之德。故難爲東溪翁矣。諸氏兄弟。蓋不愧其外。臯父云。

于昭遠

吾每笑于昭遠舍梵川。處雲巢。乃不知其胸中丘壑爾爾。亦何往不得大山長谷也。故不免昭遠笑人。

拯溺

劉中翰拯溺江口。其德甚大。殆所謂實行其事者耶。興化舒氏。李阻修內家弟也。乙卯秋。兄弟渡江而死。奔告中翰。不踰日。便拯出其長者屍。屍全無害。其小者烏有矣。中翰悶然。問何所憶。其僕云。憶有匙繫麻裙帶下。又線蹊鈴記。劉漫唯唯。越十二日。江人來告。已得裙匙印記矣。取鑰合之。宛然。舒氏子不盡葬魚腹。于其子之子。孫之孫。豈細故哉。近有詐溺以祈賞者。江人知非是。將勿與。中翰必與之。毋令有不然之懈也。

雪堂社

雪堂。王子爾瞻所居堂也。社自丙辰中秋始。再會歸庵。再會梅花草堂。社凡九人。曰元長。曰文休。曰開美。曰仲從。曰爾瞻。曰端木。曰卿玉。曰漢石。曰幼疏。而顧子子貽往來其間。王子又召姚生圖之。倪子伯遠爲寫竹石翠嶺。成一帙。將以記歲年。昭勝會傳之將來。而丁巳清和月。王子溘然逝矣。豈不痛哉。當王子之卒也。予在潤州。方假寐。見兩人掖王子相造。色慘悴甚。淚痕瑩瑩然。輒驚寤。而顧章甫以書抵予。道王子記白玉樓去。豈不痛哉。今夕檢舊稿。得雪堂社圖記。再書其事。

破山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迺爽有氣。開士中了了人也。達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署其册云。某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已。爾。長老曰。貧道爲十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禪師默然。蓋其鋒穎如此。其後破山常住爲鉢庵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力。純以身教化人。不久謝世。其徒六空者。威嚴辯舌。盛有血氣。能言其父爲何心。慳所連。繫江右獄中事。神情都往。今亦稱舌人矣。人之云亡。破山寺安能無寂寂乎。無着故具眼。然見子輒多俊語。可追而憶也。鉢庵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爲予指授方藥。則塵塵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豈其有夙因耶。伊君弢自破山歸。具言今日狀。爲之慷慨。蓋去來本無。而情鍾我輩。東坡故言之矣。

月夜

夜來聽柳州韓生收放明月。滿飲數盃。陶陶然。顧蔡與呼之。疾出。閒步冰壺中。戲捉枯樹影。惜不借韓生杓。作傾瀉狀也。已過小樓。食雀數枚。再飲酒一升許。風來吹面。薰薰有煖氣。疑是海棠亂開。垂柳拂鞍時。酒歸月下。昔人當不妄作。

數

宋羽王訪某草堂。既暮矣。匆匆別去。自怪不能爲主。而周安期張元玉適至。乃又許飲。失子魚遂偕往。爲賓爲主。故亦有數耶。吾鄉關法甫昏而鍵。二兄必欲出關。乃取小艇飛渡。水口苦旱。偏欲水浮。不須陸走。豈吾黨多變幻若此乎。

善處時

阮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嫉之如仇讎。其爲臧否大矣。昔與世周會王淑士座。有時客作達者。世周俛首。挽其袂而刷之。竟日都無一言。既供具。噉啖不輟。踉蹌而去。其容甚和。人豈有嫉之者哉。故夫善

處時者。無過世周。而人咸以爲海鷗野鹿也。今亡矣夫。今亡矣夫。

金先生

某六歲入小學。帥事同里金思齋先生。蒼而修髯。苦吟多佳句。亦時有諠語。傳聞里閭間。里人呵之。先生意乃大得。嘗元旦爲隣家書聯語。微刺隣翁。不知而揭之。觀者失笑。隣之堵馬某。登牆詬先生甚厲。先生怡如也。子雨武選。體不勝衣。好談封狼居胥事。聲色俱壯。未久卒。無子。母華。婦亦華氏。一女嫁某。今不知所在。然老矣。

徵文

嘗以寒宗世譜徵文四方。無多應者。獨鄱陽王公爲譜引。臨川湯先生序世略中表。叔晉孟嘉作十贊。光被幼。傷兒女矣。臨川寄我此序。必傳。勿與不知人草草。其政恐知者不作。不免惶懼耳。

神往

李中丞方嚴自持。好觀諸伶作伎。絲音感耳。都能辨識其非是。耳根差老時。亦不辨譁聲。則編修公附耳分疏之。頤翁翁開動。亦時與兩孫按拍耳語。不覺失笑。登李氏之席。令人神往。

旱甚

旱甚。思洗。銘金適以蔬盒至。急呼伯銓酌飲之。三爵頽然。縱水揮洗甚快。曳履不衫。當風搔首。如三四月時。不知其冬且至也。銘金云。土人掘地得蝗。去土不盈尺。傳云。蠡斯九十九子。剖之果然。良可懼矣。

緇才

龔季弘以沈啓南文休承二紙相與。曰。將寒。爲子取緇。季弘之貧。故不減僕。其念故不可辭。某將送裝潢家爲二卷。緇才足可無憂矣。季弘儻然有骨。于世多所不屑。僕雅重之。頃與語。乃不知其了然有度。又如此。吾欲勸使竟學如季弘者。不有立于先。必有述于後也。

歲壬戌。桐請命守淳治詩。予笑曰。曩與王幼文先生讀書沈聲遠許。每課易議。輒語予。悔不習詩。抹煞多少風味。予心識之。而季思還自武陵。爲予言黃貞父之善易也。貞父猶曰。吾解易不如解詩。昔者匡衡善說詩。令人解頤。而海虞桑民懌自言。直可令匡衡頤解。雖其言不遜。此可以知詩義矣。頃來病甚。鬱鬱無與語。輒飽丹砂。刺鄒臣虎。李愬公經義授守。而以太僕貞父之作與安。未嘗不嘆葩經之妙。人思一樹。乃若四聖之書。茫無下落。如太僕乃許主盟此道耳。貞父自言不如魯詩。果有此理耶。先君子一生拮据。稍有累蓄。挈授不肖。竟以盲廢。遂使朱黃之業。化爲爛草。行年七十。乃欲幫助來者。令二業並興。恐似以蚊負山而蠡測海也。書此自勗。

明媛

徐小淑詩。高自標位。雖復婉麗。牀頭不乏捉刀人。故是凜凜。陸卿子幽清古澹。如謝道蘊談玄。融米成汁。遐周所謂匪簪珥之瓊株。故藝壇之火棗。良非虛語。國朝楊用修婦。獨建旗鼓。雄視一時。吳有顧氏嫁陸完子爲婦。有集數卷。完敗流徙。盡爲家人所火。其被逮一絕云。昨日濃粧上翠樓。今朝含淚下扁舟。當時若作田家婦。無此榮華無此羞。聞者憐之。又吾鄉顧莒州婦朱吐音宏暢。多作者氣。惜其稿不盡傳于世。令千載之下。謂班曹徐蔡。代有其人。于斯特盛也。

小家相

水到渠成。斯語故不可易。然到時誰不忙錯。不若預爲渠以待水。縱小家相。故是安閒。但自揣不能行耳。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睇飛鷺。跼立水際。故不減武陵畏壘。夏秋間。龍吟湖底。煙霧翔湧。吳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予每想至其處。一水之隔。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笑也。長倩許我暮

絲千縷。當乘輿訪之。

淳化帖

馬大參之尊夢澤公。嘗藏淳化帖。時號善本。留予開雁齋。把玩嘗數月。後請賈米弇州。遂不知所在。或云大參傳寶之。裝如故。搨中故有孫過庭書。李濟美先生又嘗得一善本。早晚摹之以爲法。較馬本細而綻。真近世所未見也。予少不解書。獨好觀率更搨。嘗借九成宮于及山周老師。本稱絕倫。俞質甫每借觀。輒題數十字于後。其愛玩如此。師歿。楊留齋中。先君命歸其子載。載不知此事。流落無所矣。吾家藏搨甚多。獨晉唐小楷。褚河南夫子廟碑。麻姑壘壇記。識者稱爲江南甲品。傳寶百二十年。今皆失之。吾雙眼累之也。偶閱輟耕錄。見陶九成淳化搨記。略追憶前事紀之。

茶

松蘿之香馥馥。廟後之味閒閒。顧渚撲人鼻孔。齒頰都異。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造。凡宇內道地之產。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深夜被酒。發張震封所貽顧渚。連啜而醒。書此。

紅碧

賀涵伯坐徑山竹裏。鬚眉皆碧。王長公龔杜鵑樓下。雲母壁都紅。

運水

昨曹幼安遣訊。書尾云。且運第二泉。六月後當還。乃領報。乞水之便。無甚於此。而某不知寄罈缸上。少可十斛。其明日。奴子以泉涸告。方悔之。然俟其歸可稅也。朝來索報。則又忘之矣。吾每日科頭起。都無噉粥想。喘思茶耳。而念不及泉。此何故歟。僧孺曰。爲懶而忘之者性也。爲念不及泉而忘之者境也。某笑曰。願以性。

得季常書

甲辰別季常丙午季常使至得觀智評戊申春書至冬臘使者貽粟至辛亥漢陽李愚公之客毛克甫以季常書至又四年甲寅秋使至觀智評新刻十一年間一面一客三使五書而季常之念愈至某亦爲異季常悲喜皆不能勝所爲悲者繪川先生之訃也孝介之嗣曰維鼎天也其他種種吉祥如黃州之特祠孝介先生之謚奉祭之田祀典之備奉祀之青衿子弟樊家坂之克葬黃岡志之立傳江夏郭鳴龍之傳東婁王緜山之志俞夫人座右格言之刻銓曹諸公智評之刻嫁女漢陽倩李應橋爲諸生名士太夫人春秋七十四神明不衰與俞夫人爲子母歎吾黨小子能無喜耶且不獨一喜而已也聞械而讀若有得焉進使者問故若有得焉仰觀日月之清明若有得焉寤寐若有得焉嗟乎故有故侯去吾鄉十四年歿十三年幸與侯之弟季常爲傾蓋交十一年而彌老彌新彌甚焉若此哉

陳元石

郴州陳元石志在經世著書一百卷集錄碑板遺文幾千卷今在黃安吳氏其人天放其言皆特詣可善偶及邊事抵掌指畫無勞聚米更自言吾親涉其世如此他時變端終在海外今日渡江相訪談竟一日抵暮住金山寺信宿而去約以明年春載書過某艸堂不知必踐否萬歷丁巳初夏寓潤州劉氏記

梁生

譚孟恂捲簾晝臥廳事忽壓乃安寢破瓦腐棟之間正梁橫覆之手足鼻眼都無所敗故自號曰梁生馮子玄爲予說如此兼稱其作義殊絕吾但欲識其人如斯人不復問義矣

飲甘露寺

錢蜜緯潘無隱趙石生觴予甘露寺僧舍是日小雨甫晴修篁罷洗空翠滿人襟袖涼風颯颯從東北來與歌聲相答響徐姬喜行酒作吳吟數闋不覺大醉蜜緯得戴顓故宅有聽鶯詩百十篇雙柑斗酒且更俟之

來雲閣

夜同森甫貞伯元玉再集來雲閣。話往時徵歌踏月之致。回首七年。近死之人。那堪一二別耶。然今日甚喜得青芝也。青芝送我垂虹亭側。燈光黯黯。委蛇高下。覺步步惜別。

周昌東

周昌東宅闌闌之間。老屋閔然。童子迎門。見人有退避之色。甫里先生讀書修行。于今殆昌東屬矣。昌東名口。長洲縣諸生。

詣虎林

某詣虎林。周季候適宰仁和。語聞子將曰。頃求仲語我。元長且至。子爲物色之。某既到。季候載酒徵歌。觴予湖上。雖復絲管啁啾。雅無酒熏綺綬之意。某與子將雜問五雲去後事。季候唯唯然。時有伶人李九官者。能歌新聲。發音清徹。正與峭寒淡月相遭。某爲傾耳。季候笑曰。咄。元長猶復能摸索人。久之呼渡辭去。酒歸月下。遇張子羽鴻舉。如溶溶一樹梨花。月落乃別。丁巳季冬十日。

快雪堂

快雪堂故龕馮先生之像。紅鬚修髯。結跏趺坐。顧道民云。宛如當年靜默時也。此來不見先生。古梅萬萼俱暈。微酣色。一花破萼而笑。微雪垂垂。尼人聞孟陽印持子將無救。遲我舟中。與子玄盡三蕉葉而別。

趙燈

燈名趙氏。蓋趙翁瞻雲者教其郎爲之。嵌珠玲瓏。寶光四射。大略彷彿建燈而加豔焉。今年戊午。爾尊爲置一架。予草堂傍。懸戊申歲所得張九服家麥穗燈。文質正等。相開彌燦。德清許長卿適以張子羽問至。盃聲徐飛。銅花間發。劉有季客海之政。

楊文襄

楊文襄在金山。有角巾人訪之。一擡船郎鼓柁而至。文襄布席角巾。人共舉之。搬換盡一室。如世人揖遜狀。多不發一言而去。寺僧莫測所由。宸豪既就擒。知是與王文成指授兵法。其鼓柁者徐曰仁。愛文成妹婿也。鄔生繼武。見脈文襄遺像。是十三聘童子科。乃至出入將相七十餘年。歷歷具載。本藏其裔孫楊九華家。遺文剩板。剝落殆盡。其存者獨門館之鎮石耳。悲夫。

澹月

澹月柔風。吹人如酒。俄逢角妓。而人而西。舉步繁促。思當年亂頭扶路人。深居如海。

張元玉

周安期偕元玉訪予。得讀其所爲應觀風試卷。辨爽饒風氣。何松陵之多才也。連日侍元玉飲。都不減沈公容恨家無美醞。又斗筲不堪作敵耳。約歲暮過汾湖。從仲韶索酒十斛。便請對壘。當從壁上觀之。

徐幸之

徐幸之取適于酒。不及醉。借興于花。遂曉其理。留連婦人。老不能身其事。此三者皆非人所及。

清映堂

清映堂集嘉賓。常數人。焚香展卷。陶寫情性。主人溫克自持。令海內俠遊之士。如歸其家。而產不及中上。束所入僅償所出而已。又獎拔孤貧。往往昌達。老友王天池。才令也。歸洗其囊。而主人左右之。寒燠饑渴。必令均。王亦不知非其家。主人名文龍。姓孫氏。

練水

吳中讀書之家。練水多有。其先輩予不能詳。如徐尙書之博大。殷員外之秀美。使人讀其書。疑爲千載上人。張

三江先生十三能文章。見者謂爲王文恪公之作。既老該達。稱五經庫。唐叔達妻子柔繼之。韻頑一時。王翰林辰玉將死。囑其子。誌我必唐與婁。故亦重其能文。非獨千載子期之感也。金子魚不上公車。蠹魚萬卷。其人更長厚可重。李長蘅滾滾千言。倚馬立就。書法直逼古人。山水竹石。亦駸駸肩山襄陽之亞矣。鄭閑孟巽仲和汪無際。盡能奄有千古。不欲苟同生活于人。沈公路抱膝海上。故稱淹博。乃亦卜居練水。嚶鳴相召。豈非宇內之希覲者哉。偶念李縉仲候豫瞻兄弟。風氣適上。不減諸人。聊題數行紀之。練水固以朴茂相高。乃不知其人文獨盛也。萬歷甲寅仲秋。

發茗溪

乘夜發茗溪。韓止修謂予。何不造令。某念歸安廉吏。安所得精飼過客。遂行。質明泊菱湖。有老氓輸官租。還頌候。市人倚而聽之。各序其所常得。某呼石倩小子識之。脫造令者。較今所得孰多。倩亦欣爾有喜色。

臘八

訪薛更生桑庵。作臘八粥相餉。與郭九解方子旭各啜兩甌。侍兒皆飽噉而去。覺何家肉穢人。

宋刻

有傳眎宋刻者。其文鈎畫如繡。手摸之。若窪窪然。問所由。故出紹興守家。共先憲副藏書也。問故。將質以償路符之所不及。且誠售者勿洩。有是哉。吳質清惟恐人知。卽于古未數數耳。趣記之。然非守意也。（守名魯唯。）

吾廉

徐娟。澡手拂籍。顧影生姿。燭下淋漓。使人欲領麴部。金淑真絳桃玉蕊。愈麗愈妍。旖旎情多。不堪滅燭。張美昂

藏脩遠意。常獨步。如緲緲孤鴻。棲飛不定。鶯花寂寞。賴有斯人。

杜小章。一見相習。所謂氣類之交。澣衣裙布。直令紈綺無色。

幽禽亦解芳菲意。攪亂柔枝不肯棲。如紺園春半。景色愁人。侍兒不解春秋。但道杏花零落。便有深閨自憐意。
(上幽禽二語。徐小桃作侍兒春愁。是周霏霏入宮語。)

楮溫卿。茗雪問人。敏視清辨。多出塵之想。所居不事華飾。隨方物用。無不妥適。嘗衣染緇衣。雜綺坐。而貌宇娟好。議論抑揚。頃刻數十交。不頓不矜。時人目之溫友。又曰。不交褚仲幾。不盡友朋之致。

袁信。梁溪人。眉目如點。舉止閒適。意及之。凝眸一往。無所關說。其婉孌。天性也。嘗居郭南草堂。披籍梅花下。飛英點額。都不可別。

芙蓉院主周姁。貌如花光。豔發不定。好任俠。嘗撲地作梨花舞。便身揉捷。令人有魏博間想。居恆以翰藻物色人。一時被容接者。無不自勝。

張子曰。予嘗與數子語。蓋低徊不能去云。豈非以其神哉。語曰。惟色損廉。予故自信吾廉不害也。

坐小閣

季弘相訪。因約僧孺過土山。坐小閣。風片雨絲。澹澹相續。平蕪如錦。舞綠搖金。借飲數盃。竟醉。路逢汪千頃。拉還草堂。方晚食。簷端作滴溜聲。僧孺不欲久留。跳而歸。人間兒女之念。寒儉乃篤。漸老益至。暗思僧孺二十年前。援而止之。豈有冒雨徒跣之事乎。

遇君淑

偶過諸延之。遇君淑。病後談笑。頗不減曩時。獨步履敝敝然。殊有老人之態。然某與周旋最久。故不見君淑健步時也。如許頭顱。猶不免援長缺向人。此可恨耳。晚歲生子。遂多。不免多累。而某某朗秀可喜。大有昂昂千里之致。故堪鼓掌。

梁雪士

梁雪士性癖耽歌。至忘病瘦。爲人辨韻。不免取憎。故是道中人好勝應爾。雪士旣病。與予坐城南角。歌春歸一闋。再喘再暗。竟作廣陵散。藤花村右。欲名西州門矣。

趙瞻雲

昨爾尊邀我作趙瞻雲傳。且云。將以眉公本見眎。崔灑題詩在上頭。豈能復道眼前景耶。然聞趙老意欲補出。年少時貧苦自力狀。則予傳似不可無作。瞻雲老布衣也。至今文肅公自題畫像。必引瞻雲之言爲信。則其所得。力于貧者可知矣。

魁蒼

魁蒼面目巖秀。不肯聞隔壁環珮聲。眞行人也。今居選佛院中。與市廛僅隔薄板。邈若深山。

文筆山房社

予識王潛冲文于潛陽公座。嘆其清發。後一年。王子虛示我文筆山房社草。則其郎玄度三兄弟之文皆在。皆必得之技也。又一年。陳魯詹應薦。殊可喜。然恨世人知此社不盡。今秋開榜。而玄度與其姪元修暨潛仲夏元禮。棄拔矣。兩王氏世有科甲。其獲未艾。獨太常之後寥寥。今見元禮。使人增氣。萬歷戊午九日。

老梅

老梅憔悴欲盡。爾尊移玉蝶一株。將易之。予低徊不忍。旣數日。條有勾萌。乃植玉蝶于北。剛一步許。意雖萌。不悴也。今忽成蔭。敷藹如雪。交枝布葉。中作綠龜。夏雨灑灑。移時不漏。予佇立良久。飄風送濕。乃去。

出迎薰門

出迎薰門而南。憩西宗僧舍。問故李亞夫讀書處。茶者不能答。但云新貴人某有扁額于此。不覺失笑。旣出。登迎春橋。勾萌始青如潑黛。遂折而西。野梅岸立。睨人垂垂欲笑。與季弘竟造其下。徘徊久之。過樂全先生祠。拱揖。

而退。讀壁上遺詩乃行。忽疎籬綴雪。淨香逼人襟袖。乃北折入小巷。問榖花所在。陶去亮云。橋斷不可渡。季弘曰。僧蓋斷橋。以絕游者。偵之果然。却立凝視良久。一僧招予入。乃是以誠。故王侍御葆裔孫。能言敦厚公事。嘗遇孟夙于五雲。頗相器重。或云結伴徑山未也。然其人談次。多不任其聲。病矣。爲予設粉餌。滿一器。食之而盡。望朝陽門入。遇僧孺子琴西城上。

觀放燈

僧孺季弘方黯。晉行晚食訖。出駟馬關。觀放燈。大都駕竹葉爲棚。金鉦隨之。每試銅花。士女填塞。至游行百十步。過則寂然。未嘗有燈也。多取勝于月。又霽後逢節。人情一新。穿街陌。聽小鼓。觀小兒。所行不覺忘倦。久之入關。小憩景德寺。一片空明。龕燈無火。爲讀蘇子瞻不把琉璃開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之句。頽然孤往。二鼓乃別。

謁廟

將賁瓣香謁廟。參大士曇華亭。遂上西峯。拜武安王故像。取道登城。禮主土神。誠安淳候伺。四鼓遂行。過半山橋。初聞鷄鳴聲。道上行履特特。廟火熒煌。一燈黯黯。製亦弘麗。整衣肅拜而出。經文康公祠。下望東巘。石壁如削。成然迤邐入山。有童子弛擔候門。呼予且坐。予得龕石甚安。久之啓鑰。禮大士。遂歷翠微。陟雲磴。問武安守宮人何在。旣畢禮。將從西麓下。守者言路滑不可履。仍轉而東。月光滿袖。青黛如潑。晨鐘隱隱。與磬效聲相雜。憑童子肩。登鹿城。衣乃大濕。挺脅望城外茅舍。着霜都作雪色。笑語安淳。今夕故佳。殊非老人調度。已上土山。廟祝延予坐。度不可歇。遂還。

勝林

勝林長老。疊踏關中。予與章甫訪之。故大慧師草庵也。泉頗幽潔。不類往時。林云。故有泉甚若。吾度殿之南可穿也。不五尺。泉泓然。芬而甘。關內榖數株。植甫二年。今盛敷榮。子疊疊矣。此豈有山緣乎。予故卓錫于此。長老剃

度補陀爲內家。濟世凡數歲。賜三紫衣。度嶺謁愍公。隱海虞山中。又八年。修證人也。眉宇開豁。酬對更爽。雖與世作緣。故嘗有揮刀斬截之意。

三一義

近得李三一作義。如謝靈運伐山開道。勇壯多風。

許元倩

許夫人老壽考終。可以無憾。吾甚悼我元倩。四歲間。夫妻相繼淹忽也。爲伯玄者良苦矣。友輩如元倩。可謂濟明行修。雖復向人嬉戲。未嘗不以禮自衛者耶。

西湖約

趙石生與在西湖。某心許之。有平原十日之約。楓葉且丹。多不得消息。將下帷發憤。遂忘湖上耶。石生能忍謔張之毒。不與作緣。可謂清徹。而永不能酬其與。非某所聞。杜子美云。知君未愛春湖色。與在驪駒白玉珂。將書以問之。

寒山僧

寒山寺僧某。有一力甚勤。然不得于少主。逐之夜風雨。僧從電光中。見屋脊上有物蠕蠕。偵之則人也。迫而察之。乃所逐者。僧默無言。謹其槌而臥。夜半槌發有聲。僧曰。爾恐我耶。爾爲此不法之事。倘聞于不相得之主。爾無命矣。爾第入質明相遣。其人伏地請死。將旦。贈以斤金。曰。亟去。毋爲少主所知。但取一房老小。不失爲人。否者亦聽若耳。後十五年。其人率妻子來謝。自言有百金裝矣。時世長在僧座。見其人聞其事。袁石公嘗閱書畫于寒山僧舍。詫謂力不如者。此老僧也。

求志

將介白民祈趙嫂爲女仲志墓。已得請三年矣。吾欲待爾章稍知文句。攜之偕往。今將何如。

物聚則散

有與予三世同里。祖父皆杜門自守。而孫不免詿誤觸憲網者。乃其人又獨往獨來。不開睚眦之隙者也。同里人譁然。冤之。當事者廉其狀。付所司按治。時漢陰王新宇署縣。判狀云。閉戶不出。若示其高。一毛不拔。實僭之禍。聞者撫掌。稱是傳神之筆。兼得情性云。久之。郡李安元旭公。覆按始白。然歸視其囊洗矣。物聚則散。故不必其入者之悖歟。又况乎丁必散之運。而駕以自用之愚者耶。裁及其身。豈顧問乎。

修梵

僧修梵。嘗受染于先世長。致有筆氣。屢不謂其便解竹妙也。予雅不知妙理。觀梵作。覺運腕使筆。都成三昧。

茶史

趙長白作茶史。攷訂頗詳。要以識其事而已矣。龍團鳳餅。紫茸驚芽。決不可用於今之世。予嘗論今之世。筆貴而愈失其傳。茶貴而愈出其味。此何故。茶人皆具口鼻。穎人不知書字。天下事未有不身試之而出者也。

吳工部

吳工部茲勉。取道婁東。特乘小舫候之。不相及。聞工部還家。頗完向子平事。殊可喜。然又不免在原之痛。將毋悒悒耶。比老以汶上翁知某。又申之以孟長。其眷顧周至。真非言語所及。惜乎既朽之木不可雕。而階前人亦無堪斧削者。將奈何。

山塘

庚申正九日。晤李愚公山塘。神情開滌。真不負二十年來作觀相。方約詣陳古白。驟雨如澍。將更日。而郭仲至。則女家禍起。吾身如孤豚。魂飛湯火間矣。然念孟夙在慧度。此日不一往。後復何期。乃彳亍而行。雨益甚。孟夙驚。

喜出迓。步履輕安。談笑自適。爾時又如飲冰。五內清澈。

至誠

生平無刺心之毒。沉舌之冤。自恨未經煅煉。忽盡償之。雖復骨戰魂驚。信知至誠莫破。

胡處生

老去不復與英少作緣。偶逢佳麗。必自處不競之地。飄雲過之矣。李文長見某二談。怪不及吳處生。正不知生平二念。已在夢寐間。猶復肯穢珠玉耶。然處生視某如觀漢宮老娥。神情正不免飛動。

高文爾

高文爾吐音圓美。妙有情性。當家人物也。就使隨衆作伎。亦宜處青丘白龍間。其在甕城。獨劉中翰一人知之。却不盡。

牌刀

牌名于駟馬石氏。至景德黃氏。光如秋水。恰與銀燭紅鬪相宜。刀名于小拙陸氏。至薦巖之沈氏朱氏。絕無斧脊芒刃之用。浸失其傳。殆是牌至黃而始全。刀至于陸已絕盛。難爲繼也。

草堂客

前輩文王唐祝諸名家。字落碑板。或短長伸縮之用。未盡靈變。石工章簡甫輒爲搬涉。其韵愈勝。某嘗問章林石田。輒曰。非吾所及。但守鋒穎。不差毫末。庶幾可嗣。先民每覽其刻。知非自譽。田爲人質。訥無妄言。布袍楚楚。有道者氣。往來草堂。凡五年。未嘗更端白事。亦不識其喜慍之色。語及頷之。低頭微笑而已。嘗客茗。嘗問。更數寒暑。爲人鐫志。據石而脫。時又有陳雲卿。亦及侍文待詔之南碑版。無間頽剝。破塚。豐碑小碣。盡能識之。又嘗致其所識。歸某草堂。性喜飲。微譴。然多名家之風。無流俗性。忽一日。倉皇來告。且病。兩買舟西歸。某遣力願成送之。入舟。

便欲顛墜。成以背抵之。不踰時卒。二人者。清淨專一。其去應爾。吾往時買金鐫字。金石鏗然。氣衰人遠。草堂政自寂寂。

詞諜

庚申二月廿三日夜。余聞諜者狀于陳全。漏下四鼓矣。帶夢扣扉。鑿舌本盡縮。女若獨悲喜不勝。願如諜者決存。孫氏情詞挺挺。殊有丈夫之概。爾時酸風殘月。助人愁恐。每念斯境。可令無地霜飛。齊臺風襲。故知迫窮之狀。必真。自心之信不惑。

珠池

廣南珠池。六海也。自雷廉訖于交趾。連亘千里。舟不得行。犯者擬盜。許立殺以獻。沈全老守廉。請除之。遂爲令。袁無華曰。珠出斷望者上。次竹林。次楊梅。次平山。至于汙泥下矣。朝廷設邏卒數百人。艘三十。守六池。舟旣不得行。邏者卽緝綠爲盜。然無多取。獨新會鄉山人。駕巨扁。乘秋冬間盜取之。而珠始纍纍出人間矣。每盜置一革囊。可五六錢許。亦雅無名珠。或云必斷望者。卽不名而稍圓。或云斷望池龍守之人。莫能到。

白釀白簾

王弇州晚歲減飲。但飲白釀之清淡者。士大夫家競爲之。名鳳洲酒。一時臘釀爲之罷市。王文肅爲人書扇。問是張芝山白簾否。張家簾幾滿天下。

孫靜原扇

扇推李昭馬勳劉玉臺。我皆識之。信名下無虛士。今日檀持一簾。美而淨。展闔如意。令人不忍去手。云得之孫靜原氏。每怪此道無作者。不圖又見斯人。

年饑

某所歷饑荒之歲。如嘉靖辛酉。萬歷戊子。乃至戊申極矣。然未有如庚申之甚者也。小民持錢入市。抵暮無所得粟。解衣求質。望門無所得錢。疾痼所禳。市空無所得鷄豬鵞鴨。造物者頓挫斯民。毋已甚耶。往時傷稼。其騰貴故宜。今年萬頃如雲。民力休息。而枵腹者相踵于途。至取半莎之草充晝哺之膳。自詔良民。不能從衆。不亦悲夫。聞吳閩罷肆。比屋絕糶。不識將來竟何如。

爲是

金沙王氏藏書至多。一經家難。蹴踏無餘。閣中橫廣十丈。高可三尺。殘函斷線。紛披狼籍。使人見之出涕。孫氏旣罹奇陷。三世所藏。半易餅餌。半入陶家。往在譚氏。嘗見其藏書不下二萬餘函。周列三屋。其後流落。政與孫氏等。張氏嘗竈寶珠于屋梁。梁高三丈。自謂人力鬼丁不能及也。火焰繁絕。珠燼而屋不敗。此四恨者。千古所不能平也。歐陽子曰。物聚于所好。而嘗得于有力之強。有力而強。其入必悖。得禍之烈。豈爲是歟。光宗元年記。

秦昌初

秦昌初發帑能稅。何論邊徼關梁。扑舞謳誦。卽窮巷婦女稚子。皆有生氣。爾時斗米值三十錢。民間不見所苦。垂白之老。喜談朝政。大行詔下。莫不歎歔掩涕。如喪考妣。果有此事。

還扇

樊孝介將行。夏士球瑋作二詩。書扇頭爲題。樊受之色喜。諸人競作詩餽扇。闔關扇貴。樊笑曰。本無拒諸君之心。筭狹不能藏也。爲錄其詞而還之。偶讀華子魚還金事。書此。華云。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終是委曲。

蚤黃

蚤黃香氣清遠。不類桂。所以爲佳。故凡物之出類者。未有不得氣之先者也。庚申七月東樓卜書。

蔣九鉞

萬歷甲辰。九敍以樂府見投。擬古惟肖。壬子爲汝上翁言之。其明年癸丑。授知于熊御史杜府君。己卯。領鄉薦。丁巳。偕王孝先。賀賓仲。顧余。劉中翰許。執手珍重而去。己未。讀避暑社草。頗有格力。泰昌庚申卒。十一月二日夜。宿蔣市。問賓仲使者知之。予一哀而出涕。嗟乎。予何所致于九敍。予深惡夫涕之無從也。

何上舍

吾鄉藏書家葉文莊尙已。其後爲顧侍御孔昭。周孝廉孺允兄弟。能蓄能讀。爲一時大雅之冠。周于舜多買法書名畫。樽罍彝鼎。藏疑香雲谷。夢芝六觀諸館中。殆可充棟。華豔富贍。一時無與比者。自後物力漸削。亦絕無好事之家。何上舍道光獨喜藏書。每一刻。纔就。善價而求之。一藏本。一讀本。一副本。較他家所蓄。完好十倍。而上舍頗能搜討。焚香煮茗。哦咏萬卷中。上舍死。其子進士君。取其愛玩者以殉。時稱進士孝子。今日聞上舍之孫卓然者。書聲略記其概。蓋何氏之興于文學。自上舍公始也。泰昌元年庚申元日。

王慶長

王慶長。爽氣淋漓。故不乏長者之度。一登其座。可使五陵長價。山河動色。世間眼孔。如菘豆人。莫動齒頰。

詣慧慶

顧僧孺。拉詣慧慶。小與孟夙語。而爽然失也。孟夙以此月過華山。聽一雨說法。除夕當在五雲獻歲。攜行者拙。成入石孟山。便有終焉之志。石孟去餘杭不五十里。僧孺躍然曰。卽耕硯必一往。僧孺故上根人。夾帶稍難。泰昌元年十二月五日記。

過選佛場

夜過選佛場。列坐長明燈下。聽道者唱佛膜拜。令人煩悶俱寂。憶往年清夜。先君嘗至此。疊遮移時而去。風景不殊。山河遼邈。某自倦游後。念都不及二十年以下人。

張平甫

張平甫既病。便齋素。低頭默默。都不欲見一人。偃臥而逝。平甫潔清自喜。無迂曲性。宜如此。一生強酒。卽沉湎。不肯言醉。望五而瘵。酒瘵也。傷哉。泰昌元年十二月九日。風氣如春。雞鳴後。疎雨墮瓦。獵獵忽聞其婦哭聲。遂不成寐。書此。

論孟解十二條

自遠方來

孔子聖人。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或曰此東家丘也。貴遠而賤近。世態從來如此。註則近者。可知非解。由是觀之。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談何易乎。

耳順

楞嚴經云。十方齊擊鼓。十處一時聞。此耳順也。耳順兩字。從來經傳未及。

參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不免無風起浪。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是剝肉成瘡。高峯祖師有言。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這須直下承當。但下唯字已遲八刻。予嘗有言。曾子之唯。遠不如顏之請事。以水洗水。有何間隔。

無所取材

無所取材。蘇子由曰。戲也。言無所取材。以爲梓也。雖聖與人言。不免于有戲也。訓詁材作裁。無味。亦無自歎自證之理。

孝哉閔子騫

孝哉閔子騫。卽父母昆弟之言也。味于其字自見。

論篤

論字虛。如云若論篤實便與之。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割雞焉用牛刀

割雞焉用牛刀。豈真語哉。却當不得子游認真。故又曰。前言戲之耳。傳曰。禮樂百年而後興。豈虛乎哉。

孟子舉業之祖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因說賢者翻出不賢者。虛活玲瓏。湊成二比。是舉業起股之法。又因賢者不賢者翻出經始曷喪二節。以實證虛。頓挫變換。又可爲中比絕妙之法。

可以濯我纓

柳子厚詩。有叟垂華纓。華纓。華髮也。可以濯我纓。便是濯髮。不作冠系解。且孺子亦安所得冠系而濯之。

曾子

曾子芸瓜避杖。藜藿不糝何來。頓頓必有酒肉。在家左右或隣里所嘗往來之人。未必皆曾子所欲與。針鋒不接。便相違拒。何得問有餘。必曰有。清夜沉思。頭面多赤。

舜象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畢竟自知有不得乎親不順乎親之處。讀書者不得寬縱聖人象傲。父母愛之。亦畢竟有得親順親之處。不得抹略傲弟。程子曰。觀書者只怕氣不平。遮護君子。溪刻小人。都是不平處。

禹稷顏子

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二語尋龍捉脈。便成鐵案。何消問。孔子賢之。何消問。孟子說同道。何消問。易地則皆然。蘇明允教兒多讀孟子戰國策。大都在案在接。觀者不可不察也。

過文

張賓王仕而優。則學下。用幾語過文。時推絕識。湯宣城亟稱之。後有儒生于則仕下。亦用幾語作對。真堪捧腹也。我每想其操觚授梓時。可謂無天于上。

水仙

阿昌云。循北郭。經淮雪寺。路徑平衍。土人結蒿爲籬落。護水仙其中。漸成深谷。寺以南。花戶多矜貴之色。稍北一二里。花丁易售。今日得花五十三株。子柳爲立石盆中。參差植之。風煖日曛。晚來爛開三百許萼。

臘梅

臘梅爛開。浮香直入樓際。小坐綺疏下。暗想海潮菴尺許黃玉。忽爾盈庭。故知物靜則生。自然條暢。雖復敷晒受敵。不能勝本根之甯息也。頃在婁東。移植水仙一器。又得此花映帶左右。歲事豈不旣濟矣乎。

楊上林

某在孫氏。與楊上林周旋久。遂信今世故有死生患難之交。

夜雪

夜微雪。小坐東樓下。令阿昌讀東坡乳泉賦。併後題云。賦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旣渡海。親寫二本。一以示秦少游。一以示劉元忠。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讀畢。周行迴廊間。簷溜滴瀝。星鋸刺人。盆梅點雪。白石幾番作鵝黃色。欣然久之。不就寢。五更後。寒透重綿。足趾欲裂。

過弇山

過弇山訪王錫之。循牆而眩。且仆矣。賴担夫免。與歸東樓下。冷如鬼手。汗可一升許。爾時面孝若。覺五內都裂。庚申十一月廿一日記。

孺子

徐玄提琴入獄。戴子紫墨行歌。輔卿倚石而嘯。李季鷹曰。千載後。徒令孺子成名。徐玄名來。戴子名竹。輔卿宋姓名子相。季鷹名文翰。

金文甫

金文甫急朋友之難。饑不及炊。吾甚重之。文甫曰。往時在獄。聞人救援聲。脊梁上竟一目有力。

日者言

予頗不信日者言而言。某今歲庚申夏不利。于臘月非獨且晝紛紜。亦且夢魂顛倒。由今觀之。若付左券。夜夢柱下史降于草堂。端然持誦。緡殺粉委其傍。豈來春清淨之徵耶。傍委穀。未便乘人間。征赤松子遊也。

見利

見利思義。此語甚平。却是體認得到。

夢

某自傳人物以來。多夢先賢。必肖其情性。語言舉止。殆不解何故。昨又夢許蕭山。衣冠儼雅。路逢顧甌寧。揖讓甚都。而周思州步履蹣跚。笑容可掬。鷄鳴夢覺。猶有條暢之氣。戊午己未。甌寧孫錫疇聯第進士。辛酉蕭山孫士翀薦于鄉。

異士

萬歷戊子間。有謀螫不類兄弟者。令健客陳少閑允武潛居里中。乘間猝發。既一年許。陳殺鷄爲黍。延子上坐。自懺其倉卒誤許之狀。至于流涕。予心藏之事。頗聞戚友間。稱陳異士。今其死矣。冥漠之中。何忍負此良友。恨垂老途窮。無能爲役也。當奈何。陳雖浮沉里閭。爲人排難解紛。至以身代。如脫鮑我生之奇禍。撫狄婁雲之遺孤。皆

非今世人所及。蓋棺論定。雅亦無悔焉。

檢故冊

先夫人之喪。爲萬歷丙午。弔者千二百有幾。迄泰昌甲庚。僅一十五年。今日偶檢故冊。亡者四百八十八人。李太白有言。古人今人若流水。可不大哀也哉。韓昌黎曰。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臘月二十八日記。

綿州翁

訪錢汝治。其家綿州翁老終。傷哉。翁志欲有爲。肯任事。服官綿州。半署他縣事。如郾灌資陽汝川綿竹。皆有興革惠政。退老于鄉。至不能給殮。賴猶子汝治周身周衣。僅稱無憾。傷哉。翁在京師。張黃門伯任重。其有體。不失鄉邦士大夫之歡。其後家居三十餘年。有禮有義。每苦其身以周物。公務私舉。犁然如故。公實與有力焉。其里中故有朱老。名篋。才力不及翁。周旋世故。足以相比。死後寂無弔者。而翁有裔孫。漸露頭角。故爲勝之。恨汝治居貧。翁未克葬。獨奈何。翁名德徽。字仲柔。得歲八十有五。

周急

先輩周急。故時有。然多及其貧時。爾汝之交。與所周旋器重之士。太史李集虛。獨捐數十金。佐學租外。周乏之義。至六十餘人。秤量題識。禮義秩然。疲暮之人。感憤堆積。倉皇東歸。陡聞此事。不覺破顏大喜。爲益三蕉葉。頽然竟醉。自念苦貧時。受朋友之給。不覺遂多。故嘗匿影閣中。抱慚累日。念諸友當餽時景色。爲之慨然。

撫掌

戴鄖陽仲豪。神情開爽。多戀戀故舊之思。其謂仲豪出處有數。故不煩相念。旣屬同人。正仗天飛者吐氣。仲豪領予言。執手珍重而別。已伏軾思之。當年作社。莫逆者十一人。亡何。伯符病歿。孟文早逝。二狄相繼淪亡。元倩寶志長畢。鄂州小試于台。無端奄忽。青雲故人。獨仲豪與叔顛。奮躍天衢。馳驅皇路。濟卿以子泰符貴。笑傲泉石。孟

千仲安猶復僕僕耕硯端自給。然口鼻眉眼依然如故。某獨何爲于此。捲簾長嘯。寒雨蕭瑟。輒命侍者紀之。以拱
撫掌。

除夕

蠶鼻紛擾。自是吾家節下故態。久習而安之。今歲某在孫氏。所見夜叉羅刹。猶惡萬狀。遂成故習。覺家居節物
盡佳。人生但作空觀。就使身居地獄。亦安往不適哉。獨念風雨如晦。女若清燈黯然。未免有情。不覺潸然沈涕。然
夜來得其手書數行。挺挺自信。殊有丈夫風霜之氣。可令而翁自謂弗如。泰昌元年除夕。

過王氏

乙卯冬。予過安溪訪妹婿葉蒼蘅。夫妻相賓也。心獨喜。遂之王氏。王氏者。故弟君與之媳。大學王伯圭女也。伯
圭婦曰張媪。生女而愛。妻君與子。豐其糲而與之。而君與子好佚遊。輒敗不一歲。洗其奩裝。又多爲無行。以辱王
氏。王氏弗能堪。請與母居。義弗可。見予而有吞吐之色。手羹予。淚蘇蘇沾羹具。爾時心獨憐之。計所以安王氏。而
未有路也。今又七年矣。人之無良。不能庇一婦人。又多爲無行。以挫辱之。李卓老云。苦海婦人。應屬當今王氏哉。
天啓元年二月二日。世長子柚死。予不肯哭。但自訟却無負其心。故獨負王氏矣。王氏有美行。饒女德。將爲立傳。

聲歌

性喜聲歌。絕不能解其事。又不能集其人。然三十年間。聚此堂者。淪落幾盡矣。沈衛安不知泰昌之世。楊雄峯
張平甫不及天啓之朝。顧僧孺奉行新曆十二日而死。豈不痛哉。雷敷民望八之年。足開雨雪。逢場咏嘯耳。識稍
鈍。發音愈高。金文甫好演琵琶傳。或請爲之。欣然便作。風雨之朝。窺戶以候演者。沽酒作食。無慙于懷。問其年。亦
六十餘矣。人生妙有情性。何入不得。

人日

泰昌元年除夕。風雨如晦。遣奉子瞻像于大樹齋。將更名容安。從公念也。其明年人日過此。僧寮闐寂。齋廚索然。跛行者爲煮白粲相餉。食之盡二盂。菜一器。念此老謫居海外。隨僧一餐。于此味何如。阿昌曰。將毋勝之。食已雪甚。爲歌李太白蜀道難再過。抵暮而去。

乞梅花帖

乞梅花帖。顧僧孺與某往來絕筆也。帖在正月五日。十三日。某從婁東歸。則僧孺死一日矣。其帖云。病寒發熱。思嗅鴈梅花。意甚切。敢移之高齋。更得秋茗啜之。尤佳。此二事。兄必許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將無上元後把臂耶。此帖字畫遒勁。不類病時作。人生奄忽如此。何以堪之。往與孺和相酬答。不下萬紙。後無存者。使人神傷。朋友手澤。亦何與人事。要可發一時之相憶云爾。

葉翠竹

某不見葉翠竹作伎。而知其佳。其體適也。不與深語。而知其解。其顧盼疾也。不與作緣。而知其妥。其神周而不支也。頗聞鶯花間有心人。多混跡梨園。可以辭所惡。而就所好。昔臨川翁一曲纔就。爲玉雲生朝歌夜舞而去。斯其人歟。斯其人歟。

不可使知

東坡云。勝故欣然。敗亦可喜。但透此關。可以無入而不自得。此老學問平正。析理分明。了然于心。亦便了然于口與手。所以不免爲當時道學先生所呵責。然在名教聖人。亦時時銜口吐出。其言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不可使知者何故。昔長樂老見五朝興廢。都不關心。夫亦知其所不可使知者耶。

衢橘

橘之品出衢州。西安者上。味甘如蜜。而韻不純。膚澤甜液。滿蒂有凸。如花觸手易解。此品之上也。次其膚不澤。

靡不圓穩。而味特甜。西安人都販。蘇州所在亦時有。獨吾鄉市上無此。何故。土人云。霜後採橘。藏半月許。始出版。乃不知味韻俱足。却在冬春之交。先此味不全。入春則易敗。採者利易脫。而售者無厚價。吾鄉人不好事。故弗賣也。今日孝若信至。得百二十枚。其大如孟。瓢闊厚多液。香甘如乳。入春十五日矣。以寒甚。獨不敗。

志感

丁巳夏。趙當世以南差過京口。爲某言蘇石水先生甚念公。每相見。輒稱足下古而文。足下必一往。爾時方有向平事。未暇也。且又不識蘇先生。未敢輕詣。今日得李愚公書。又言見先生督府。輒稱其曠世逸才。且欲盡見其所爲舉子業。愚公問何從知之。答曰。得之賀對揚許。某故未嘗識對揚先生也。茂林松柏間物。淹淹欲盡。奈何。輒辱海內大家。過煩口頰。殆是未見其人。未聞其語耶。謹記之以志感刻。且告兩先生。正不如勿見耳。辛酉三月朔日。

篋

古團扇可捲懷。不施書畫。班婕妤所稱白團扇是也。紈扇以紈。蒲葵扇不可捲。王右軍爲姬。書蒲葵六角扇是也。今之扇。篋也。其製出日本。高麗人亦多爲之。若尙蘇州。故不知所始。李昭者。不數骨。堅厚無窪。擲之純然。見外舅顧孚承家。有陳白陽手筆。蘭花水仙。對人欲笑。馬勳者。見仇十州爲周氏寫六觀堂圖。如絲如髮。宮室竹樹。器皿畜牧。畢具。堂外廣庭。不盈咫。庭中母雞哺數子。嘴距宛然。不礙庭廣。其致圓根。踈骨。闔闢信手。劉玉臺者。舊藏頗多。曾識其人于徐慶生汪園中。喜謳善酒。好縱博。手削竹如風。聚竹秤之。輕重政等。不差抄忽。劉語我。吾妙在用膠。得我法。用之則開。舍之則藏。不勞腕力。如蜀府扇也。顧我法。莫能傳吾子矣。其言如此。不能知其所以然。劉之先又有曹大本者。取材甚長。要于整淨。見王秦孺家。有其家理之先生書畫。頗自矜祕。今觀女家所藏。卽大本亦未一二也。周東村筆。旣疎宕。文侍詔書。特弘放可喜。舊扇中三絕也。

孝若書

予咳不已。孝若題書來勸我保重自身。看難女下落。吾覽之而泣。將復之。都不得一字。正月廿五日。

病

首僂而足不得前。強之前。左右行若飄風。此衰老之故。然非病也。然自知有深于病者。無愁常不怡。腦空若無所賴。眠而不睡。睡卽見故所與游。或其他荒瘠不堪之處。此皆神枯髓竭。見諸形相。而非有物使之也。孝若爲我卜。甚不利花朝。則花朝閉小閣中。不窺戶。甫離席而仆矣。或曰。蓋先入者主之。政不知其先入而必信者。病也。其能主之而祟者。亦病也。或曰。不如勿卜。卽勿卜當必爾。然則殆是衰老之故。然也耶。

籤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書曰。恆舞于宮。酣歌于室。卿大夫有一子身。家必喪。此數言者。古今人禍敗死生之籤絲也。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甚笑世之祈籤而索絲者。

略引

往聞弇山翁爲人志墓。多抽寫細小。不掩其實。吏部從旁勸止之。翁掩口曰。正欲其肖。此太史公之胸懷本趣也。某不揣傳崐山人物。自謂不欺。旦起拈一題。必盥手焚香。念某官某處士之靈。實式臨之。然後敢下。故雖自知不文。要亦無惡于志。至生平交游。所及瞻待者。非耳目甚習。不敢妄也。但更有一念。稍欲摠發閨房之秀。以備彤史。力頗未暇。今日讀李獻吉集。載巡視江右時。表章節義之疏。敘列八人。輒識之。念吾鄉之懿美。必有合符節者。可備援引。參訂云爾。

春寒

比來春寒。爲陰雨寒也。仲月初三。則稍異矣。雖有旭日。不禁雪飛。雖甚積雪。絲飛殆盡。土不成膏。爾尊念某在

病贈以貂帽狐裘。某卽甚寒。未嘗並用。今日並用之矣。而十指如冰。呼吸成凍。寒矣哉。衰矣哉。憶昔戊寅之冬。可謂祁寒。飛霜沾樹。冰凌戛戛然。謠云甘露。時某待試義興。前川阻絕。用肩輿躑躅行。日不設三四十里。輿中顧見湖傍有白鳥。蠕蠕若嬌翼者。諦視之。則蹴水而喙膠矣。命輿者鑿冰出之。以爲一笑。歸語先君艸堂。先君訝曰。我墮矣五十年。夫嘗慣此。夜與弦公話其事。輒紀之。蓋俛仰之間。四十五年于茲矣。

花朝

癸丑花朝。某在常州館舍。晴光晶瑩如今日。而春寒特峭。與王元孚垂簾坐。噓雲軒下。談說甚歡。坦老旣放衙。酌北酒飲之。色味清冽。不減南釀。而俗謂之麥燒。此未嘗旨其味者也。坦老云。大東以北。惟龐兵部家辦此。坦老兵部婿也。故常得之。乃知北地故有麥燒耳。夜微寒。飲市沽三爵。不異煮水。書此。元孚今已矣。故人風味自在。昨歲繆太質語我。坦老移官陪京。將築室而老焉。已得懶暉種竹剪韭地矣。故將訪之。不堪嗚咽。獨奈何。

驚鴻

驚鴻縹緲。彷彿雲外。有女史識其閣中聯云。風清琴上來明月。香散梅林禮梵經。信知此娃。無所不先。彼能識者。亦是當年香案吏。

陸文娥

陸文娥爽氣踈韻。故是飲中勝伴。周旋竟日。愈覺真素。卽甚醉。無潦倒不堪之態。風花露卉。又見翻局。

求生錄

許約疎以求生錄見惠。求生者。求生而不得。其治武進之本懷也。求而得之者。凡十有二人。丹陽姜大參士昌爲之序。載此老除夕縱囚事。殊可人懷。卽宦途落落如此存心。如此行政。其必有立于世無疑耳。約疎十三秋試。文名籍籍。便有光宗潛邸始通朝籍之夢。世之皇皇者。欲何爲乎。約疎名復。萬歷丙辰進士。

李衷一

聞衷一已倦游自老。其郎蚤有譽于天下。殊可喜。衷一名滿天下。已落其實矣。縱後得雋。亦便不能盡酬其志。何如養高教子自愉快乎。張賓王爲鹿嘉社作序。靈健如昨。故知此兄之未肯降也。嘉社卷頗似當年包儀甫。却無儀甫肥滿氣。

周可順

周工部後叔有養子曰可順。姓趙氏。警敏能識字。工部絕憐愛之。歷守金華。必呼與俱。諧聲辯象。無所不覈。遂遊弇山兄弟間。號曰秋水。嘗學事喪禮。士大夫從其說者。無苦塊之過。亦時引經據傳。有所排擊。不勝憤憤。執事者或笑之。然非秋水之爲見。衆口嘖嘖之矣。晚歲布衣履舄。往來李太僕家。語及工部。未嘗不黯然涕也。年深物化。迄于今。治喪者猶稱周禮云。其子曰堯塗。爲唐尹壻。以鐫刻名四方。說者謂不減章簡甫。梨棗之役。獨推唐氏。今觀堯塗之作。駸駸青尙于藍矣。

茗中

茗中董遐周。如通犀桃蠟。無非奇外之珍。覺珊瑚火齊。爲下茅止生。如徑寸墨寶。光芒不可睨視。

顧叔來

輟茗栽菊。蓄石好禮。皆人間希有之事。而顧叔來皆有之。其小恙應爾。卽小恙自可不害。何以故。叔來樂而不淫。不損物。故知之。

夏文衢

吾鄉夏氏。故有三先生。長龍錫。名禹功。次雲衢。禹錫。次文衢。禹範。長公和而流。次公談而則。季公嚴而不和。然其篤信好學。安資獨行。斷斷非今世人所及。竟以貧死。且無子。傷哉。次公詩文名大噪江左。而意獨以今文自雄。

長公不好爲應世之業。落落諸生間。雅好吟咏。純以談諧相高。正如曼倩割肉帝前。自然天放。季公追躡騷雅。不肯下人。所如不合。無非論詩考訂之故。然世未有傳者。偶檢家乘。得所爲壽先夫人八十詩一章。學選而未至。却不俗。爲再錄而存之。或曰。季公死。葬殮不具。其妹塔任汝楫。稍經理之。任亦貧士。讀書守禮。雅有先民氣。

茅瑞璋

中書君老而禿。意甚快快。而茗中茅瑞璋適至。殊可喜。且備聞董純常安窮養晦。不就秋試。太守張石林有意物色之。莫致也。純常脩遠之致。十年前直以一見得之。常在心口。聞所未聞。豈不快哉。外人頗怪某心好瑞璋。稱有穎癖。一茗人持管城子數百。望高門紅旗下走耳。焉知純常既能高純常之不就試。又惜王令則之試而不遇于時。塵塵不休。類豈有斯人也哉。純常名孝初。令則名經。

皆空道人

皆空道人印章一枚。故王伯欽先生得意之作。孟夙絕愛之。攜入徑山。嘗自言吾于世無所不舍。獨此石與羅肖華墨未便舍去。羅肖華墨者。孟夙蓋得之錫山張雨臺云。罷草而金飾。御前物也。偶過于昭遠。論墨及此。昭遠云。訪孟夙山中。已見。某笑曰。咄咄孟夙。舍至是耶。歸臥草堂。有一僧持此石從徑山來。薄紙裹之。題云。先伯父梧林公手澤。惟公知之。故以相與。萬歷戊午四月日記。隨付石倩藏之。又二年。倩以疾告歸。常懼其逸也。今日得之。箇中缺一角。惋然再記其事。天啓元年秋九月。

寫蘭

秦昌元初。舟過青丘。問古白所在。意欲乞九畹數莖。既不值。則典蘭於舍主人。主人謝不夢。某笑曰。古白在山。何得夢耶。夜登舟。念此品。故屈原孔子之儔。徒以奇香爲世人物色。不似此君無色無花。純以韻勝。已又自訟。勿作是念。不令白民大得志耶。朝來就日南窗。檢得邵茂齋所作幽香圖十紙。殊有風趣。又得先仲所藏周公瑕蘭。

譜一册。妙談闡理。恐爲孫知微本也。且就古白問之。

悒悒

往在甕城。與二陳游處甚適。銘金不降其志。氣可食牛。又能以佳釀醉人。見某在病。倍加憫恤。伯銓蕭散有奇趣。志不忘功名。昕夕依依。真有相觀之意。予每愧之。聚散何常。再更秋試不售。令人悒悒。

汪趙

新安汪令聞。嘗爲某鑄世略。某稱其人靜而有常。無刻急浮僞之性。丁巳冬相遇西湖堤上。問餽甚悉。累十日不肯別。草堂集盡煩雲槐。所計直嘗不給。雲槐揮刃不輟。更大寒暑無間。人或怪之。輒曰。願爲此君力。此殆不可曉也。

周和仲

周和仲鼎。翛然獨處。不與人作緣。不蓄應門。必有詣。則倩一童子持刺。并日爲之。旣還。衡門寂然。南陽陶某與仲固有兄弟之約。後守松江。弗往見。俛首隨諸生應試。守知是和仲。請與相見。稍以故人念。諷之。仲弗應。蓋其爲人。挺挺有氣力。某知之。而仲亦能作青眼相視。聞某忤物。仲必以爲佳。旣老蕭瑟。仲輒語人。人何得不貧。如元長政可無悔。

萬綠樓

君淑旣移居萬綠樓。予往訪之。頗得軒櫺踈豁之觀。與徐幸之嘯咏移時而去。樓在烏衣村左。故里人盛度作。背谷枕流。薄有野趣。昔與諸人嘗登此。念村上四姓。舍宇巋然。獨盛氏無存者。愴然久之。徐幸之曰。君正不知村中燕子。已飛入人家。益復寂寂。

全少府

崑山名宦。未必遂重樊孝介。適少府在事。禮以行之。至誠以將之。殊可爲孝介氣類之喜。少府食不過一菽。庭宇蕭然。兩蒼頭。衣短後。跨馬入署中。竟半歲始出。其容大削。而有自得之色。少府金谿人。名廷訓。

堵先生

堵先生恂恂無異同。其氣自不可奪。爲德不必令人知。可謂長者。君章茹淡絕囂。故有膽氣。可作大俠。與人語。使人百慮俱消。寢食有味。

龔季弘

張齊芳爲父詣闕。季弘納履便行。卒成大事。可謂不負興文。今日之役。遭延弗欲進。予問故。季弘曰。但如向者。提一革囊。跨蹇驢就道。亦復何所不可。

西寺二雲

僧白雲晚居景德寺。不諳方脈。但修合瘡藥賣之。所到城市。得錢日可五百。乃至千計。輒市酒肉持歸。遇人卽呼與飲。不必其所興游。錢盡乃罷。每歲必執大籌。登殿角剗削苔蘚。上下如飛。旣七十餘。不倦。生平未嘗有疾。端然而逝。又有伴雲者。已剝落。自婁東來。居嚴鳳竹所。好啖腥血。所得儼施。都付酒家取飲之。遍及同舍。無所吝惜。天啓壬戌初夏。忽持瓣香肅迎章馱尊者。已就隣僧飲食。無異曩時。行者呼雲晚食。取帶下錢。索飲未醉。又更起爲謀。已撲被而寢。實明視之。吉祥逝矣。大乘經教。無非爲臨時命終。二雲所歷如彼。而命終如此。豈所謂直心是道場者耶。蘇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讀者輒失笑。索解人政不可得。

孫家郎

孫敷年十八。病且死。白其父玄錫曰。侍兒周且娠。生子耶。吾子也。玄錫泣領之。及期生子培。又一年而玄錫卒。婦支氏已下世。乃以培付妾王氏撫爲孫。而婦周女王氏撫培有恩勞。長育教訓。無所不極。提攜周氏女。斬然爲

少寡婦。君子聞之曰。歎之告父。周之生子。王之存孤。皆天也。何也。歎十八歲童子耳。是非通曉大義。亦烏知嗣續之重。向父發其所私。務存不絕之綫。以有培耶。卽周氏舉培時。年甫十七。不有王夫人堅忍。強自衛。甯無瑣尾小言。幾令培童而習之。爲孫氏小家相乎。或曰。蓋孫之先東莊公。與玄錫父南京左府經歷。守道有遺德。云東莊富。好行其德。嘗爲吾鄉貸逋。賦金萬。雅爲邑候。王應璧所嗟異。經歷既貴。宅旁有朱顯道墓。意必存之。每誡其家人。輒曰。其下有神人。犯者必死。知人之畏墓。不如其畏神也。此二事不足以迓天休。能使歎且死必言之。而王夫人必存之乎。天啓癸亥。長至日。予見培于南城里第。舉止有則。如成人。一嫗蒼頭屏息候俟。予雅重之。是夜爲海上顧繩所義。與培心膽。江都蕭穀心言其事。共相嗟嘆。謂孫家郎必有立。其明年甲子五月十三日。王夫人病終南城里。或曰。王有小積。將爲培聘名家女。會鄰人失火。倉皇失之。念無可爲繼者。遂鬱死。傷哉。嗟乎。予每聞王氏課孫狀。幾占賢母矣。提兩歲孤。脫劍易穀。以長以教。又能卒葬玄錫夫婦。及庶祖姑。凡五樞。楚楚如禮。家衆之自食其力者。畢會操作。惟謹。斯豈易事哉。孫氏有世德。後必興。而寄一綫于王夫人。存孤藏樁。王又不及培之。或立而死。此其際難言之矣。或曰。自玄錫沒。迄于今。家老夢豸。實與有力焉。

衢橘

衢橘出西安。志云。味甘而多液。盡矣。乃不知正以香脆爲佳。吾每試衢之良者。體圓。色細潤。觸手便解。無粘滯。切切有聲。如魚吹。如微風墜輕雪。如裂一尺絹。煙沫濺射如霧。着人指掌間。多作方于魯青麟髓墨氣。然後甘液流散齒牙。故乃可喜耳。今歲橘通不佳。衢品更不可得。將除孝若爲置百十枚。籠置牀頭。夢回。已。速令相對。割噉。都不狼籍。

曹宣

今日識曾稚甫玉泉院。科跣裸袒。手持酒鐘。揚揚而至。見予拱而入。予知其爲生也。亟就之。不復可踪跡矣。予

謂太古。此人必成令器。古因出其所臨地獄變相示予。莊嚴肖物。都不減閻李。近聞其追貌周堯洲事。甚奇。自詫暗中摸索。可不失人。稚甫名宜。

楊卷阿先生

有儒生與人訟。誤信刑名家言而訴者。時卷阿先生。以少府署縣事。出原詞。召生語之。故曰。卽公明事理。達于政。訴詞必出名家手。其人何爲者。得毋爲敵人開禍。情叵測乎。不然。何起伏擒刺間。彼直而君却寥寥也。儒生謝伏其言。先生卒直之。說者嘖嘖稱先生法吏法吏云。乃不知先生真循吏。公生明者也。先生署岷。多善政。有深德于民。予不能悉記。憶昔亡兒桐。以童子科應試。先生拔實第一。爲博士某。抑兩名。先生終不然之。後以註誤。遷秩三府。瀕行。語人曰。吾故知此地有張元長。亦知桐可成進。然終不知桐之爲元長郎也。今日偶談儒生事紀之。先生名鳳。嘉號卷阿。

秋圃晨機圖

錫山張復。爲澄江徐弘祖振之作秋圃晨機圖。以奉母王夫人。夫人早寡。憐振之有奇骨。聽遊五嶽。每歲旦長跪請期。夫人輒與之期。及期乃還。多秋藤縷縷。機杼聲札札。達四壁。母慰勞振之。輒呼振之子卯君。誦所課章句。相視愉愉如也。今年春。振之持凌石圖見。予笑語振之曰。君治遊甚善。顧吾念之。昔司馬遷李固唐韓愈。近世李于麟。薛仲貽之徒。其遊亦何所不極。然皆截其自己之肉骨。可以直之無前。舉之無上。而君攜慈母之所愛。萬里如期。不憂老母耶。振之笑曰。吾自信我老母。今年王夫人八十。振之不復請行。母獨心憐振之。治軟輿。率振之盡遊善卷銅棺諸絕勝處。一月乃還。其明年王夫人寢疾卒。嗟乎。古今稱母子慈孝者多矣。勤織課孫。爲其子理向平之履。至老無倦。又以身率之。自有載籍。而有母子如夫人能幾予。眇正賴振之豁吾視。書以問之。

秋葉

飲茶故富貴事。茶出富貴人。政不必佳。何則。矜名者不旨其味。貴耳者不知其神。嚴重者不適其候。馮先生有言。此事如法書名畫。玩器美人。不得着人手。辯則辯矣。先生嘗自爲之。不免白水之誚。何居。今日試堵先生所貽秋葉。色香與水相發。而味不全。民窮財盡。巧僞萌生。雖有盧同陸羽之好。此道未易恢復也。甲子春三日。

血脫

萬歷戊午六月初七日。汀州翁在王岸先司訓許。予往候之。留半日乃別。賀元朗拉汀州飲石丈齋。予偕往。既到。則腸血下注。不可忍。胸腹間都作滯悶。痛亟。辭汀州。馳歸草堂。血濡縷滿地。乃着禪襪間。嗚嗚有聲。元朗使人來報。丹陽王礪恆適至。君無恐。頃之礪恆至。顧席下濡縷。曰脫也。然色鮮。當不害。亟取貝母一兩。令細研爲末。分作十劑。奠盆中立。舐之。酒少許咽下。三舐而注者減。色昏黑。又三舐之。息矣。後七日納涼容安。軒下忽飢。飢如瘧。其明日寒熱怒發。九日夜就地而寢。都不省人事。元朗持予泣。又十日而愈。自後血不復脫。壬戌冬。注如初。而勢差減。其明日寒熱亦如。戊午而甚。予心大恐。又明日強起迎黃州樊伯慎。語竟日。反覺小損。不五日愈。今歲三月念七日。展仲女墓而哀。血復下注。連十日不止。腫發左脾。刺痛不可堪。凡五日乃潰。愈思輕脫。有養社者。跌觀之。據牀欲就坐。跌矣。方顛跌時。意甚旁皇。念老人不得有此。而又避左腫。乃傷右脅。傷時不甚覺楚。有徐季白者。進膏并藥酒一罈。敷而飲之。既十日楚甚。不可席。展轉如山。如錐刺。強而席。有聲。汨汨然達于腹及左。則滿腹皆楚。痛。許仲嘉曰。凡有聲者火也。任弘濟曰。君多鬱而善怒。火何疑焉。周孝仍曰。且非獨于此。驟跌必驚其神。予皆領之。守中醫不服藥。又數日而汨汨聲稍上。乃達于背。予笑曰。嘗恐年少內傷。乘跌而發。何有傷逆行達于背者耶。醫云。一句可了。火是已。就口坡索沉香磨酒飲之。不三日減。端陽次日。與桐言其狀。姑記之。始知予十年三脫。猶須慚愧病來遲矣。今年脫後。重以跌撲。其不可忍應耳。然是年進。非關病進也。吾今漸老。氣血益虛。他年脫時。驚疑或不能言。勿輕用劑。

甲子

國朝洪武三年甲子。正統九年再甲子。弘治十七年又甲子。嘉靖四十三年又甲子。至天啓四年凡五甲子。吾鄉先輩以甲子領鄉薦者。自王遜始。登十八年乙丑開科榜進士。次項璉。乙丑進士。王汝霖。戊辰進士。陳弈。朱晏。凡四人。次魏梭。乙丑進士。張中甫。正德戊戌進士。周愚。戊辰進士。秦雷。呂繪。陸表。徐中。徐樊。徐永年。李維楨。王愷。九十一人。次方範。萬曆甲戌進士。前後鄉薦共一十有七人。今年甲子。絕無十七人之子孫。與秋試者。獨侍御遜之八世孫。榮一人入津耳。二百四十年之間。寥落殆盡。而榮以眇孤。依寡母。顧氏讀書不輟。能慰其祖濟南公于人世之外。嗟乎。以其人則賢矣。以其世攷之。則世家矣。感時撫事。爲之三嘆。

住心

王孟夙識性高遠。不樂塵鞅。敝屣一官。決然捨去。斯亦近來絕特之行矣。乃其不忘病子。身教孤孫。尤足安心息念之本。蓋王氏自兩御史開基。歷石門祭酒。王臨安。德安。奕葉有集。大雅不羣。而其子嶽。率禰衡之性。犯米顛之辯。從青蓮浣花。輞川襄陽之好。陽豔輒殞。猶如瞿曇。斯亦難爲孟夙矣。孤孫榮。八歲喪父。便能狀述先事。累牘連篇。王氏青緇。應在此子。就使釋迦出世。亦必獎成。近列青矜。已登前路。孟夙可以高枕無憂矣。李長者語人。你要住境。我勸你住心。入室聖人。不踐成跡如此。獨其留心像教。未免與世相關。致于唇舌。某不解禪。尚從孟夙商之。

故侯

宋淳祐間。崑山令項公德潤。永嘉人。韓公澤。由童子科擢第。自長州丞辟宰崑山。見祀名宦。廊署利字。至今多載公名姓。而致之邑乘。但云以文學飾吏事。爲政廉敏。留意學校。嘗修玉峯志。官至中奉大夫。頗意未詳。志亦不復可見。故常往來胸中。欲就永嘉訪其坟墓子孫。悒悒久之。偶閱漢陽李愬公東甌條議錄內一款。看得永嘉先

賢項喬。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大參。茹古含今。經文緯武。標風格于中外。垂型範于簪纓。七典藩封。丕著茂烈。戒書鏡楚王之危禍。日揭霜嚴。方略創峒蠻之逆謀。神出電入。且明德遠培。而達人世濟。公澤公悅。宋代瞻畏壘之崇。項係項曼。先朝褒循良之德。景行道業。濬發淵源。著作昭垂。名流競誦。風徽不泯。實紀具陳。萬歷二十六年。前任學道伍。俯念名儒。特錄一孫奉祀。冠裳零替。令典久缺。查得重生項君珽。委係項喬嫡長曾孫。相應例請。仰乞兼收。用表流風。以彰世教。是夕更長燭明。遂欲忘寐。命安淳盡書其說。兼題書愚公。能令千載上死人重開生面。如此舉動。卽五年理甌。僅受一博士銜以去。何恨乎。亦何怪乎。二月初一日。

濂溪

周元公。道州營道人。晚知南康軍。移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自號濂溪。蓋取營道所居。故有濂溪云。許參如言。嘗見公像于太倉周氏。溫茂甯粹。可以想見其爲人。今丹徒劉氏所刻周元公集。亦有小像冠其首。故不知于周氏所藏何如。然雍雍氣象。知必有所自。參如又按濂溪在今九江府城南一十五里。自廬山西北流。合龍開河入江。去城南一十三里。爲元公墓。今潤州亦有濂溪祠。在城南鶴林寺之西。或曰公嘗從其舅官京口。故京口人祠之。萬曆壬午癸未間。汶上龐公時雍。令丹徒。重建祠。鴻鶴山下。予嘗考公傳。龍圖閣學士鄭向。嘗任公爲分甯主簿。揚用修丹鉛錄載。公與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卽此二語。是可。不問而知其爲人。亦不必按像而後知其貌之溫茂寧粹矣。曰。與費令遊山。豈其簿分甯時作耶。用修云。由衷之語。有道之言。自不可及。

瑯琊王氏

江左諸王。散處太倉嶠山間。均是瑯琊之裔。某小時頗聞京兆族不出瑯琊。其後乃合之者。非也。勝國時。古川公自河南安陽選爲嶠山州學政。是爲兪州族始祖。任安貞亦自安陽來知嶠山州。是爲京兆族始祖。復幾傳兩

族各督太倉趙辛一家。侄長而叔次。長者用趙氏。多買田宅。以事繫句容。趙嫗往視之。走死句容。趙氏族與長培。閔次賢者亦從史其間。因之爲利。兩塔大閔。久之各別族于瑯琊。其後京兆祖潛山公布政江右。質庵公時爲江西巡撫。語次因復合宗。古之人歟。夫安有不知而作之者。質庵名倬。潛山名秩。京兆名執禮。

臟腑習氣

劉思諸好服人參。乃不減願升伯。而二公碩膚魁貌。至老不衰。不可謂非服參效也。何繼充多用人參。略與繆慕臺等。而二公名滿江南。活人無算。不可謂非用參效也。至于予獨不然。食參則吐。求劑于名家。則神速不如他人。豈富厚貧窶之臟腑各有習氣。而神聖工巧之心。手省時各主之耶。諺云醫不療貧。其時乃名。莫有此理否。

西空例

朱方歸自蓮子峯還。述西空例云。要將這個度日子。去看峯頭當喫茶。病居士聞之。笑曰。此老生計大善。只有進氣更無出氣。

耿御史

太倉州庠生周一禎。崑山人也。坦直無他腸。不幸常見疑于州守廖如春。會直指行部。有投匿名書者。廖疑周所爲私螫之矣。適廖行學。黠吏遇周于尊經閣下。白廖縛之。周不屈。廖乘醉榜掠無數。竟一夕痛死。崑痒張允中。季春芳等。冤訴當道。時耿御史判牘云。州自有人。故應理直。于崑則爲鄉隣之鬥。何須被髮。廖以城旦去。而奪張季兩人諸生。耿後權南臺。張始得復。而季不逮矣。說者謂鄉隣之喻。于法甚確。蓋前輩之惡。要挾重法紀如此。今亡已夫。耿名定向。世稱天臺先生。

楊梅

楊梅赤體。甘液易嗽。南方之果。罕儷之者。去歲六月一日。若致楊梅甚圓美。予噉不下二十許枚。自誇齒健。恐

向後遂不爲例。今日有餉此物者。噉都不減曩時。予自四月朔罹大痛。齒用大損。物莫能着。都舍胡下咽。而于楊梅不然。豈性之獨嗜。齒牙固不得作主乎。李文長好食楊梅。每就其家。王內翰家。食訖。則必召讓其家之給事者。責給事爲增值取之。不稱旨。乃就王問故。則王之常值較給事者所增值二倍矣。歐陽永叔言。物嘗聚于所好。而嘗得于有力之強。蘇子瞻亦言。必有一物攝之。一物者。錢是也。可爲撫掌一笑。若今年移居山中。楊梅易得。將就若取噉。恐亦不得如居東婁時者。何也。山農就時。則有挈其最圓美者。望如王內翰家走耳。朝來汗出如漿。無爲于室。聊書此當渴時說梅也。

柳生

諸天設觀柳生作技。供頓清饒。折旋婉便。可稱一時之冠。至其演龐氏汲水。令人涕落。昔袁太史自命鐵心石腸。看到此輒取扇自障其面。吾爾時可幸無眼。却有耳矣。腔右崑山。有聲容者多就之。然五十年來。伯龍死。沈白他徒。崑腔稍稍不振。乃有四平弋陽諸部。先後擅場。然自新安汪姬上江蔡姬而後。寥寥矣。柳生多一往之情。而面有不可之性。知其解者。不如愁絕。任傳川語。我不如君。遂傳之。傳川行年八十。忽作此言。索解人政不易得。

秦侯

侯以乙丑進士。出宰崑山。銳志治理。殆欲風蕩煩紆。與氏更始。乃不知青藍礙人。而一時講張者。昂之卑之。正賴天性明斷。如乘敝屣。常時論者。謂侯不必爾。由今觀之。崑人自負侯。侯固不負讀書識時之素矣。侯掛冠日。忽過草堂。情詞慷慨。慰問周至。一似相視莫逆者。然如此癖好。知侯之不能久處崑也。他年詩文之業。尙拭目觀之。

聞人提學

邑諸生金某。數往來新洋江口。有鸞島。放船中流。縱鬼江上。手持一册。行誦不輟。金往問之。曰。是何院本耶。其人笑曰。亦再看綱目耳。金喜。就與話。之無所忘失。更時有擬議。金自謂弗如。執手鄭重而別。後十年。其人

入爲御史。視學南中。則紹興聞人先生銓也。金以諸生入試。課惡紫之奪朱也等目。金義稍濶。微入恐其亂朱語。友輩爲金危之。旣放試。金名籍優等。先生笑語金。不憶江上擬議綱目時耶。若義頗濶。徒以造次之會。略識梗概。然若且老休矣。金悚服久之。謝去其諸生。金一子號咸溪。以小兒醫特聞于世。

韻雪

杭州法相寺有種石軒。爲山窗絕壁。摩雲插天。故云。此所謂貪天工爲己私也。爲谷語我。軒有僧。字韻雪。雪加韻。猶之乎石須種耶。然聞其作詩細秀。就律討義。此則詩家之大難。今世所絕少。果然。則窗間陡壁。猶是他山之石也。方求其稿觀之。

王微

顧子貽還白虎林。械一篋一集相貽。則修微所著閒草。與手書抱疴詩也。修微名滿江左。秀出仙班。乃知鹿城有無明子。世豈真有嗜痂者耶。讀董侍郎鄒憲使眉公友夏令則諸序志。令人噤口不復措一詞。獨聞西安公造修微。以集修微。嘆雅道旣興。彊宗未旺。某固知仙班中未易見此人。也。集中寄懷宛叔詩甚多。夫宛叔何爲者。而與修微生同時。居同室。神情同抱焉。如此哉。知修微在鄧尉。不欲往。應憐我索莫至此。

自民題壁

楞伽山石佛寺有自民。偕諸禪學歲朝放生偈。讀之快甚。自愧非吾所及。夜臥白石軒下。遂不成寢。因憶東坡云。此處有甚麼歇不得。吾聞其語。畢竟未見其人。蓋豪傑之士。回頭轉步。豈不斬截。顧念胸中。有一分拖帶。瞻前顧後者。皆歇不得者也。然快活受用。如自民。吾見亦罕矣。遂命守淳書其事。豈惟吾老自棄。卽莞莞兩孫子。不及朱子收耳。偈云。立春日放生。石湖水正新。龜魚波浪闊。安度有觀音。偕來供放生者。三峯蘊空玄旭。白與戒堂恆。西小孫子收也。爲天啓丁卯春一日。西空朱鸞識。時年七十有四。崇禎元年十月初六日。元長記。

登鹿城

由土山西折登鹿城。固有小徑。松篁高密。茅屋數間。點綴其左。耕者雜居之。雪朝月夜。多與鬻季弘朱方黯游。衍其間。仰睇雲影。一往而逝。徑狹不復可踪跡。故嘗以一線天名之。有年矣。今日復過此。頗聞削稻聲。草煙蓬蓬。逼人。低回慨然。殊有林谷之氣。

王孝先

予病血枯。又不免少年之過。已入立境。嚴親見背。泣血損明。喘喘且死矣。吾友王孟安一劑療之。予性不能食。參。遇試。或咀嚼一片兩片。吐輒不止。此劑用至三錢。當時以爲神效。戊辰冬。守淳患三瘧。飢飢一月。予始知之。亟謀之。孝先搖首曰。更十日則不治矣。必兼用參附。乃可小減。予瞿然縮喘。不敢應。孝先力持前說。服參附各一錢。乃至二錢。瘧粗損六七。明年己巳初夏始愈。故未嘗去參也。予頗怪溫室好服參。以爲臟腑習氣。由是觀之。顧其用之者何如耳。孝先之大父京兆公。以醫特聞。至孟安尤著。張宗曉曰。孝先讀方書。無間寒暑晝夜。其論診視用劑。各原口臟腑。通變血脈。自謂吾家兩父。猶有讀書氣。

胡道士

樂天晚年。所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此二項良友。寢寢濟之。已三十年。踪跡大是落落。而更不能得之談玄者。私心怏怏。胡太古存心濟物。勤修正乙之教。主張陰晴。不矜不伐。可謂彼家良士。經理洞天。衣鷄食糲。而不肯持短疏向人。所得齋施。悉以供玉泉一院之需。吾友其人十年矣。喜怒不形其顏。倉猝不損其操。其徒有徐又玄者。可續家風。得此二士。玄理朝徹。崇禎二年七月既望。與安淳同宿洞府。聊識其壁。

堯封二僧

堯封僧文惠正念。予族弟也。己巳春日。尋周旭初小開。飲堯泉而甘之。旭初語我。還自堯封。惠以見詢。且有故。

園之感焉。予始知惠念爲張氏子。往參湛公龍洞時。方結圓覺社。顧筍洲以露船庵疏見屬爲序。近又聞文姚二太史護持此山。有二僧在。予且一往。飽啜泉水十斛。以其餘爲二僧洗却故園之感。不亦可乎。旭初笑曰。如是願爲助法。期以今秋九月。不知必遂否。

吾社

讀履仲台行紀。陡見山川面目。讀卿玉歸庵集。可數春生次第。此吾社之兩奇。十年來暗中摸索之大快也。崇禎己巳小春日。

月季花

海虞興福寺有月季花一株。在僧舍前除。其地周廣可十丈許。長條羅羅如織。每月落紅成陣。至隆冬寸雪。鮮麗奪目。卉中奇觀也。僧能殊云。相傳是趙宋間物。春夏花蘂密于秋冬。輒有蟲蝕之幾半。故所得花正與秋冬等。予不識花木事。意此品必隸薔薇。并月爲季。而花特繁。多歷年所如此。殆是豔雅婦人老于風塵之下。吞吐日月而得仙者耶。觀其根株不甚蟠鬱。而堅澤如古石。嗅之隱隱有芬芳氣。將地僻山深。去人漸遠。自爲一籬落。獨與生生之氣相舒灌者乎。今日偶坐息庵。見一花吐英尺五間。嫣然欲滴。書此。

窖金

西蜀某宦官按察。生五子。各立中下產。僅給饘粥。己身服御亦絕不使有餘。既老壽。乃出平生所積俸羨。可萬金。願佐公帑之不給。吏告窖金不縮。亦無公事須助。宦乃請令穴廢院而窖之。題石版云。還之造物。既百年。窖如故。萬歷辛酉。奢酋扇亂。劫掠公私物殆盡。成都府士民無所得食。岌岌不守。有知其事者。自之官。用免殘破。此老高義。直貫千古。無論卽其時宦茲土者。與茲土士民。皆廉吏廉夫矣。日來掩耳不欲聞。顏相國窖金事。不免盜聽書此。

存墓

存墓。盛德事也。然必其存之可久焉。不然。而因之以爲名。或終去之。則不如無存。何也。心術未壞也。昔聞魏東溪。應事左。荒塚歸然。令造之。問何不券。東溪曰。券自可。吾觀其子非券之而卒改葬者。故不券也。令拱手曰。杜氏之葬。在西堦之下。此古人之義也。然不知東溪宅至于今。斯塚尙在否。近有悍僕。幾盜葬。劉侍郎之墓。賴陳子欽存之。許聽庵美之以詩。中有忍見昌化墓。埋沒不能伸之語。予初不省聽庵訝然曰。兄忘之耶。故象山令夏公津曾遷令昌化。今盜葬侍郎墓者。卽欲存昌化墓者之僕。吾不能忍憤憤之性。故云。予聞之悚然。憶昔友人嘗請予志象山墓。且曰。予將刻而存之。吾爾時深加嗟歎。就燈草一記。後不果刻。已見此友就塚規松崗。多蓄鶴鹿其上。予心不然之。何有存先賢墓。以供娛樂。徒點綴耳目耶。由今觀之。夫其存之以爲名而終去之乎。南門孫別駕宅有一塚。是先輩朱公昌之墓。別駕恐家人之發也。懼之以神道。多積瓦石護之。終別駕之世。至于其子。不能守瓦石如故云。

黃翰林

江上徐振之與其兄長卿過草堂。請作小香山梅花堂記。援而止之。不可。期以十日再過。又風厲不得泊。兩年隔截。覺振之面上煙霞如昨。而愈思儻。倍蓰曩時。其述東閩黃翰林道周事。使人神聳。玉堂金馬之客。自闕巖岫。讀書味道。不復與世相關。猶是男子行徑。獨其魚軒沉寂。欲令東漢王霸婦。不免滯洩春光矣。奇哉。振之語我。倘肯借君家庭。貽兄弟應試。便暫過澄江。當爲君盡航海遊楡林事。姑俟之。